# 武俠世界

**百變奇兵**（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著

大殺手初遇小無賴，兩人都以義氣爲重，肝膽相照，然而，他們一個厭倦風塵，另一個却是唯恐天下不亂，到處惹是生非，帶來無窮糾紛。本故事奇幻獨特，構思精細嚴謹，由頭至尾筆力萬鈞，氣勢雄渾逼人，如此佳作，敬請先睹爲快，萬勿錯過。



$4.00

第25年
37

## 編者話

西門丁繼「劍斷情未斷」後今期又推出巨著——齊雲飛傳奇故事「胡姬」。此篇乃是他一新風格之作，寫的雖是古代的故事，却有現實中的影子，如幻如眞。故事是由於一個胡人的女兒嫁給「黃龍幫」幫主爲妾，但不久便突然失踪而展開，之後江湖上便連續發生了一連串的轟天動地大事，引出了幾個性格不同的青年俊彥，他們都迷上了江南杏園的柳三小姐，於是……其中過程，多姿多采，耐人尋味。（請參閱今期103頁）

＊＊　　＊＊　　＊＊

巨型小說今期是龍乘風的雪刀浪子故事「百變奇兵」。是講述一個大殺手遇到一個小無賴，他們一個厭倦風塵，另一個却是唯恐天下不亂，到處惹事生非，但他們都以義氣爲重，肝胆相照，到頭來還是帶來無窮無盡的糾紛。欲知詳情，先睹爲快。

＊＊　　＊＊　　＊＊

下期除了刋出龍乘風簇新中篇「大帥夫人」外，巨型小說是東方白的民間歷史故事「孫山筆」，是篇叙述宋徽宗年代，重道貶佛，沙門弟子迭遭慘殺情況，閱讀之下，令你有一種不尋的感受……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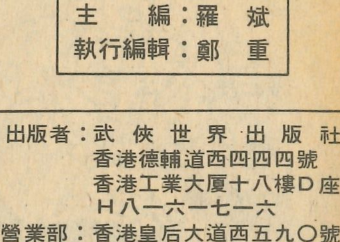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114.00 |
| | 一年港幣 $228.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135.00 |
| | 一年港幣 $270.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182.00 |
| | 一年港幣 $364.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37期
（總號127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環球小說盡名家
# 每週新書多姿采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 百變奇兵

文·龍乘風
圖·可飛

## 最討厭的搗蛋王

三十二張烏黑的骨牌剛砌成八戳，一隻毛茸茸的大手便抓着兩錠金元寶押注在天門之上。

這兩錠金元寶，每一錠都是十兩，二十兩金子押下去，使圍在整張賭桌的大小賭徒都爲之哄動起來。

這裏是姑蘇城內的一間小賭場，不要說是二十兩金子，就算是一注牌押上二十兩白銀，已可算是很了不起的豪賭。

這時候，推莊的是個臉色青青，身材高瘦的漢子，他是這小賭坊的常客，也是姑蘇城青豹帮的頭子。

在姑蘇，人人都知道城內有三帮六派，又有天字第一號打架會。

這「一會三帮六派」，在江湖上雖然毫無名氣可言，但却把姑蘇城弄得烏烟瘴氣。原來這都是當地痞棍無賴的組合，他們經常爲了芝蔴綠豆般的事情便大打出手，有時候還弄出命案，甚至傷及無辜。

在三帮六派之中，聲勢最浩大的正是青豹帮。

這青豹帮的帮主姓胡名根，由於嗜賭牌九，所以渾號就叫「牌九根」。

這一天，胡根的手風不弱，兩口莊直殺下來，最少已殺進了五六十兩銀子。

但現在，却有一個陌生的大漢，忽然在天門之上押了二十兩金子的賭注。

這二十兩金子若兌成白銀，便是足足一千六百兩！

胡根的臉由青變白了，兩眼却直瞧着這兩錠金子發光。

押注的大漢却連眼皮也沒抬動一下，只是悠閑地摸了摸鼻子。

衆賭徒在哄動一番之後，漸漸沉靜下來，誰也不敢在這時候胡言亂語。

他們也許不怕得罪這大漢，但却不敢招惹胡根使他生氣。

骰子早已在胡根的手裏，但他却遲遲沒有撒下去。

那大漢也不催促，只是靜心地等待着，過了良久良久，胡根才吆喝了一聲：「有殺有賠，押注越大越好！」

骰子接着撒出，是十點。

骨牌很快就分好，那大漢押了重注，居然毫不在乎地，隨隨便便就把兩張骨牌翻了開來。

圍在桌旁的賭徒又是一陣哄然，有人忍不住嘆了口氣，說：「啊呀，長衫擅板櫈，鱉十啦！」

看見大漢抓着的這副牌，胡根的臉立刻有了血色，他也立刻翻開了手裏的兩張骨牌。

他的牌也不算好，那是一張四六，一張天牌，只有兩點。

但兩點對鱉十，已够吃有餘！

那大漢輸了二十兩金子，當然還要再賭，衆賭徒的視綫集中在他身上，人人心裏均想：「他這一注會不會賭得更兇？」

誰知道那大漢這一注押下去的不再是金元寶，而只是一塊碎銀子。

「一兩？」胡根怔住，忍不住問：「老兄，你這一注就只賭這個？」

那大漢冷冷道：「不可以嗎？」

胡根乾笑一聲，道：「沒甚麼可以不可以的，但想翻本却很難了。」

那大漢道：「輸了就是輸了，爲甚麼一定非要翻本不可？」

胡根嘿嘿一笑：「說得有理。」心中尋思：「這寃大頭原來就只有二十兩金子賭本。」眼見桌上賭注不大，便漫不經心地把骰子撒了出去。

這一手牌大家都不錯，那大漢拿了人牌斧頭，湊成了九點，但莊家却是地牌彎八，抓住一副地槓。

地槓吃人牌九，那大漢又輸了。

胡根連贏兩口，那大漢嘆了口氣望着他說：「你好運氣，我倒楣，不賭了。」

胡根乾笑着，心想：「這寃大頭就只有這二十兩金子另加一兩白銀，一下子輸乾了，自然非走不可。」

但就在這時候，却聽見一個人大聲說：「這位大哥，你從外地而來，當然非輸不可。」

那大漢一怔，回頭望望，原來說話的是個只有十四五歲，眼睛大大的少年。

「小兄弟，你怎麼跑進賭場裏來啦？」那大漢瞧着這少年，再看看胡根，只見他那張青青的臉孔變得陣紅陣白，好像想動手揍那少年的樣子。

那少年却一點也不害怕，居然還向胡根裝了一個鬼臉。

胡根的臉色更難看，看樣子馬上就要發作了，那大漢却拱了拱手，陪笑不迭地說道：「兄台休怪，他只是個不懂事的小孩子。」

胡根忿然地啐了一口，心裏罵道：「你這麼寃大頭才他媽的不懂事！」但他這句話却忍耐着，沒有當着衆人面前罵了出來。

那大漢也不再理會他，只是拖着那孩子的手離開了賭坊。

那孩子却忽然向他抱拳說道：「在下姓方，叫方寶樓，請問尊駕貴姓？」

那大漢呵呵一笑：「我姓萬，江湖上的朋友都叫我萬載愁。」

「原來是萬大哥，失敬！失敬！」方寶樓道：「聽萬大哥的口音，似乎是來自山西？」

萬載愁奇道：「你年紀小小，怎麼聽得出來！」

方寶樓說道：「我有個朋友，也是山西人氏，他說的口音也和萬大哥一般無異，所以才如此猜測，不知道是否小弟弄錯了。」

萬載愁搖搖頭，笑道：「你沒有弄錯，我的確是山西人氏。」說着，又再重新打量着這眼睛大大，看起來十分機靈的孩子。

方寶樓忽然哈哈一笑：「萬大哥心裏是不是認爲小弟有點那個？」

萬載愁怔了一怔，道：「甚麼這個那個？」

方寶樓道：「有點那個的意思，就是認爲小弟年紀雖小，却是老氣橫秋，狂妄驕傲。」

萬載愁哈哈一笑，道：「你只猜對了一半。」

方寶樓說道：「是前一半？還是後一半？」

萬載愁道：「是老氣橫秋，但却還不能算是驕傲狂妄。」

方寶樓道：「那很好，這證明萬大哥心裏並不討厭小弟。」

萬載愁道：「你是個聰明的孩子，怎會惹人討厭？」

方寶樓搖搖頭，道：「你這兩句話，全都錯了。」

萬載愁笑道：「怎麼錯法？有那一點錯了？」

方寶樓道：「不是錯了一點，而是錯了三點。」

萬載愁一怔，道：「我才說了兩句話，怎麼會錯了三點來？」

方寶樓道：「你且聽着，第一點：我並不聰明，是個衆所周知的笨蛋。第二點：我巳十五歲，早就可以做別人的乘龍快婿，你叫我一聲老弟還可以，若說我還是個孩子，那就是對小弟大大的不敬重，而最後一點，也是錯得最離譜的一點，因爲小弟在姑蘇城內，是個著名的搗蛋大王，許多人看見小弟都討厭得不得了，比方說牌九根，他剛才就恨不得在賭坊裏把小弟的腦袋擰脫下來當作便壺使用。」

萬載愁聽得津津有味，道：「原來推莊那人叫牌九根，這名字不錯。」

方寶樓冷笑一聲，道：「他換骰子的手法更不錯，若不是這樣，你又怎樣抓了一副蹩十？」

萬載愁怔了怔，奇道：「怎麼你也知道他在賭桌上作弊？」

他滿臉奇怪的樣子，但方寶樓却比他更詫異：「原來你早已看穿他的把戲？」

萬載愁笑了笑，道：「十賭九騙，當他把骰子抓住久久不撒出去的時候，我就已經知道他要伺機換上自己帶來的灌鉛骰子。」

方寶樓「啊」」的一聲，笑道：「原來萬大哥也是個大行家，難怪你輸了二十兩金子之後，就不作翻本的打算。」

萬載愁却嘆了口氣，道：「你錯啦，我身上就只有二十兩金子和碎銀一兩，既然都輸光了，又怎麼能再在賭桌上磨菇下去！」

方寶樓面上露出了忿忿不平之色，他忽然抓住了萬載愁的手，大聲道：「咱們走。」

萬載愁一怔：「走往哪裏？」

方寶樓道：「找那騙子算帳，我要他連本帶利雙手奉還！」

萬載愁揮了播手，笑道：「算啦，財到光棍手，有去無回頭，方兄弟你犯不着爲了這點小事生氣！」

方寶樓皺了皺眉，怫然不悅地說：「原來你沒把我當作朋友！」

萬載愁忙道：「我絕不是這個意思，只不過二十兩金子對我來說，還不是一筆太大的數目，既然輸了，就當作喝酒吃肉使掉便是。」

方寶樓道：「但這是你現在所有的財產，總不成變成了叫化子，一路乞食乞回山西去。」

萬載愁道：「我暫時不打算回山西，等到明天早上，我大可以找親戚商量商量，相信總可以借得一千幾百兩銀子。」

方寶樓搖搖頭，說道：「向人借貸，總是千難萬難，還是向牌九根討回金子的好。」

萬載愁臉色一沉，道：「方兄弟，你這麼說，莫不是瞧不起萬某人嗎？」

方寶樓道：「小弟可沒這樣想，只不過你做了別人的羊牯，小弟心裏自然難免大大的不舒服。」

萬載愁面色稍緩，道：「與其做個害人的豺狼，倒不如身爲羊牯，雖然吃虧一點，但却心安理得，問心無愧。」

方寶樓點了點頭，沒有反駁，但心裏却是大不以爲然：「他媽的，這呆荸看來威風凜凜，原來却是羊牯中的羊牯。」

萬載愁看看天色，只見明月早巳高高懸在頭上，便說：「方兄弟，時候不早啦，你回家休息好了。」

方寶樓搖搖頭，道：「這麼早，如何睡得着覺？」

萬載愁道：「還說很早？你不怕爹娘掛念嗎？」

方寶樓道：「我不要見爹娘，你若要見他們兩位老人家，就自己一頭撞死在路邊好了。」

萬載愁一呆，道：「方兄弟何出此言，莫非……莫非……」

「莫非你是個白痴，現在還弄不清楚我的說話？」方寶樓冷冷一笑，道：「老實告訴你我爹是個惡棍，我媽是個淫媒，在我六歲那一年，他們都給另外兩個更惡的惡棍和更無恥的淫媒打死了，有人說這是同行如敵國，又是甚麼弱肉强食，萬老兒，你現在聽懂了沒有？」

萬載愁倒抽了一口涼氣，面上不禁大起憐惜之意，叠聲道：「對不住，對不住！眞是很對不住！」

方寶樓「嗯」的一聲：「你有甚麼對不住我了？他媽的少說廢話，咱們哥兒倆都肚子餓了，一起上萬花樓喝兩杯酒，吃幾斤肉才是正經。」

萬載愁道：「如此好極！但……」

「但個屁！」方寶樓捲起衣袖，一拍腰間大聲說：「今天你輸乾了，自然由小弟做東道，你若敢推搪，小弟就天天罵你祖宗十八代，把你罵得變成手硬脚硬的倒路屍……」

萬載愁見他越說越兇，連忙點頭不迭地說道：「我不推搪，一千一萬個不推搪，今天我做了羊牯，實在是有權白吃白喝的。」

方樓寶哈哈大笑，立刻拉着他的手直向大街北方飛奔，又說：「說得好，咱們



現在就去喝個他媽的痛痛快快者也。」

× × ×

萬花樓樓高三層，頂樓有修飾最華麗的廳房。

方寶樓似乎是這裏的熟客，萬花樓上上下下每一個伙計都對他十分客氣，招呼得甚是慇勤。

萬載愁忍不住問：「方兄弟，你經常到這裏吃喝嗎？」

方寶樓道：「也不算太多，一個月大概只有十七八次。」

萬載愁一怔：「這豈不是要花很多銀子？」

方寶樓皺了皺眉道：「錢財如糞土，正是又臭又俗，提起了就大大倒胃，來！來！小弟先敬萬大哥一杯，也敬萬花樓一杯！」

說着，「骨嘟骨嘟」地連續喝乾了兩杯酒。

萬載愁也乾了一杯，道：「你敬我一杯，我是很感謝的，但不知道方兄弟何以又要敬萬花樓一杯酒？」

方寶樓笑道：「這萬花樓的名字用得極好，所以值得一敬。」

萬載愁奇道：「這名字如何好法？」

方寶樓道：「這太簡單了，萬大哥姓萬，小弟的名字裏又有一個樓字，而咱們今晚又在這裏花天酒地，加起來不就是萬、花、樓嗎？所以，這名字實在大有先見之明，早就知道咱們會在這裏痛痛快快的喝酒吃肉！」

萬載愁呵呵一笑，說：「方兄弟妙人妙語，我也敬你一杯！」

方寶樓却搖搖頭，道：「你不要再敬酒了，因爲小弟的酒量，巳是到此爲止，只要再喝一杯，那就非醉不可。」

萬載愁怔了怔，但見他年紀細小，也知道他說的不是謊話，便道：「既然這樣，咱們以茶當酒，也是一樣。」

方寶樓道：「對！如此小弟再敬萬大哥一杯！」

於是，兩人不再喝酒，只是不斷的喝茶，不久，方寶樓點的幾道小菜也巳經端了上來，兩人同時運箸如飛，吃得甚是痛快。

等到兩人都塡飽肚子後，方寶樓便問：「萬大哥遠道而來，所爲何事？」

萬載愁苦笑一聲，答道：「可說是無所事事。」

方寶樓眉頭一皺，道：「原來萬大哥是個天涯飄泊，流落異鄉的傷心人，唉，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既來之則安之，你就把姑蘇當作是自己的家鄉好了。」

萬載愁道：「愚兄不錯是天涯飄泊，流落異鄉，但『傷心』二字，却似乎還用不上。」

方寶樓道：「就算不是傷心，最少也是失意，再不然就是給人逼得走投無路，所以才會渾渾噩噩，無所事事地到處浪跡天涯。」

萬載愁一怔，道：「方兄弟怎會如此猜想？」

方寶樓嘆了口氣，道：「小弟雖然年歲不大，但在道上混了這十年八年，甚麼人甚麼事情都見得多了，不然又怎會老氣橫秋起來？」

萬載愁哈哈一笑：「好一個老氣橫秋的方老弟，哈哈……」說到這裏，方寶樓忽然臉色一寒，向廳子珠簾外喝道：「外面來了甚麼人？」

簾外一人語聲平淡地回答：「是個牌九莊家！」

方寶樓一拍桌子，怒道：「牌九根，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撒野到萬花樓上來了！」

他還沒有衝出去，珠簾巳被一隻靑靑白白的手撥開，只見廳外密麻麻地擠滿了人，但走進廳子裏的却只有胡根一個。

萬載愁向他抱了抱拳，微笑道：「這位朋友，可不是想把三十二張骨牌帶到這裏再賭一番罷？」

胡根也向他抱拳，道：「這裏不是賭博的地方，再說，胡某今天也賭够了。」

萬載愁道：「不錯，這裏只宜喝酒吃菜，胡朋友若賞臉，就請坐下來一起擧杯用筷。」

胡根搖搖頭，道：「這裏的酒不好，我不會喝。」

萬載愁道：「你這話可不對了，剛才我喝了兩杯，覺得這裏的酒比任何地方都不輸虧。」

胡根冷冷一笑，道：「這裏的蒙汗藥更是藥力霸道，只要喝一口就最少昏迷三晝三夜。」

萬載愁笑着道：「胡朋友，你眞會說笑……」

胡根哼的一聲，道：「這裏是天字第一號打架會的地方，你在這裏多耽一會兒，就越多一分危險，所以……」

「所以你滿嘴都是屁！」方寶樓一拍桌子，怒道：「牌九根，萬大哥是咱們打架會貴賓，你敢動他一根汗毛，老子要靑豹帮上上下下全都變成死豹子！」

胡根也是面露怒容，突然下令：「把這小子宰了！」

珠簾外立刻有七八個靑衣漢子湧了過來，每人的手裏都亮出了明幌幌的鋼刀。

方寶樓也從靴筒邊抽出一把鋒利的七首，又把萬載愁推開一旁，大聲說：「萬大哥不用怕，有小弟在這裏，誰也傷不了你！」

他嗓門响亮，單聽聲音的確胆色過人，他叫萬載愁不要害怕，但自己的一張小臉却蒼白得很厲害。

那幾個靑衣漢子看見方寶樓手裏也有兵刄，不禁齊聲狂笑，其中一個比方寶樓還要矮上兩三寸的矮子，爲人相當陰險，突然在狂笑之際一刀疾劈方寶樓面門。

方寶樓急急閃開，這矮子反手一刀，又向他腰間削了過去。

其餘靑衣漢子見矮子動了手，也就樂得清閒，紛紛站開一旁，以隔江觀火的心情瞧着兩人拚命。

那矮子雖然長得比方寶樓還矮，但却手脚粗壯，膂力甚大，他連砍七八刀，只見刀刀虎虎生風，連桌上的碗盞碟子，也給他劈碎了不少。

方寶樓雖然也練過點武功，但看來絕不是這矮子的對手，再打下去，總有一刀會把他砍倒下來。

萬載愁皺着濃眉，正待勸阻，忽然一道寒光斜裏飛來，不偏不倚正插在那矮子

的右腕上。

那矮子怪叫一聲，鋼刀「噹」聲墮地，定睛一看，原來腕上插着的是一柄十分小巧的飛刀。

簾外又來了一羣人。

爲首一人，大概二十出頭，穿着一件翠綠長衫，他雖然年紀輕輕，但却服色考究，相貌也是俊美之極。

「葉老闆來也！」方寶樓一看見這俊美少年，不由心花怒放，大聲道：「葉總舵主，牌九根吃了豹胆熊心，居然敢跑到這裏來撒野，非要好好教訓他不可！」

那萬載愁不禁怔了怔，心裏想：「這少年雖然只比方老弟大了幾歲，但却既是葉老闆，又是甚麼葉總舵主，倒是不可小覷。」

胡根看見了這位俊美少年，不禁臉色發白，說道：「葉山川，你不是去了廣西嗎？」

俊美少年淡淡一笑，道：「本來是想去的，但後來回心一想，覺得廣西雖然好玩，但沒有小方陪伴着，總是不够味兒，所以就轉折回來，準備帶他一起去遊玩遊玩。」

方寶樓叫道：「這眞是太好了，也總算葉總舵主來得及時，否則天字第一號打架會從今之後，就會少了方總護法這一號人物啦！」

葉山川瞪了他一眼，罵道：「我才出門三天，你就闖出了大禍，偏偏功夫又練得不倫不類，這豈不是自討苦吃麼？」

方寶樓一伸舌頭，笑道：「總舵主的教訓，方總護法一定會好好記住，大不了從明天開始，每天早上多練半個時辰功夫，那也就差不多了。」

葉山川哼一聲：「甚麼多練半個時辰，就算眞的依言照辦，每天也只是練功大半個時辰而已，憑你這副身手，虧你還好意思自稱方總護法！」

說到這裏，目光一轉盯在胡根的臉上：「胡帮主，我知道三帮六派，現在都已歸併在你青豹帮門下，這眞是值得恭喜的大事。」

胡根道：「這不算甚麼，大家都是城內城外的兄弟，那又何必分甚麼彼此？」

葉山川點點頭，道：「你這句說話很不錯，未知敝會是否也要歸併在青豹帮的門下，那才算是功德圓滿？」

胡根臉色一變，但最後還是按捺住，說：「貴會有貴會的會務，胡某可兼管不來。」

葉山川淡淡道：「你若有自知之明，那當然最好，但你怎麼又會站在這裏胡說八道，說萬花樓的酒混有蒙汗藥？」

胡根吸了口氣，居然說：「你就當我剛才發神經好了。」他連這句話也說得出口，已不啻是向葉山川投降。

葉山川「啊」的一聲：「原來青豹帮的帮主是個神經漢，這眞是奇怪極了，其餘兩帮六派的頭子怎會歸併在你們神經青豹帮的門下？」

胡根勃然大怒：「姓葉的，你再咄咄迫人，可不要怪咱們三帮六派一起翻臉無情！」

葉山川冷冷一笑，說道：「你這個人眞是莫名其妙，在姑蘇，連三歲小孩也知道萬花樓就是打架會的總舵，你如今帶足了人手直闖進來，差點連本會的方總護法也給矮子一刀割掉了腦袋，怎麼一說起來，反而是咱們咄咄迫人了？這豈不是惡人先告狀，一刀宰了西洋傳教士才來講耶穌嗎？」

胡根說他不過，只好翻臉拍桌厲聲道：「是惡人先告狀又怎樣？總之，今晚本帮主有事情要跟這位萬先生商量商量！我現在馬上就要接他離開這裏，你們打架會若是要阻攔，那就只好先打一場大架再說吧！」

方寶樓怒道：「不行！」

胡根冷笑道：「萬先生又不是你的老婆，他要來便來，要走便走，幾時輪得着你來大呼小叫？」

方寶樓罵道：「他媽的，你把萬大哥當做羊牯，想宰了一次又一次，有方總護法在此，當然不能讓你胡來！」

胡根臉色一變，忽然把兩錠金元寶往桌上一拍，道：「誰說我把他當作羊牯？這兩錠金子我現在雙手奉還便是！」

方寶樓立刻把金子取回，然後用力塞在萬載愁的手裏，說道：「光棍倒嘔金元寶，這種怪事千載難逢，正是不要白不要，總之，以後再也不要跟這王八蛋賭錢便是！」

萬載愁淡笑道：「你不是說錢財如糞土，又臭又俗嗎？」

方寶樓道：「剛才咱們哥兒倆正在喝酒吟詩，正是他媽……不，正是附庸風雅，優哉悠哉的時候，自然不可提及此等銅臭東西，但如今這些粗漢子殺上門來，正是煮鶴焚琴，劏鷄殺鴨，甚麼雅興都給沖散了。」

胡根「呸」的一聲，大聲罵道：「別臭美啦，你這個小雜種除了打油詩和淫穢不堪的王八詩之外，還能怎麼能够風雅起來呢？」

方寶樓嘿嘿一笑，道：「你眞是他媽的井底之蛙，你說方總護法不會放屁那還可以，說到吟詩作賦，只怕就僅差青蓮居士一籌而已！」

胡根道：「甚麼青蓮居士？」

方寶樓道：「青蓮居士就是詩仙李白呀！」

胡根忍不住笑出了眼淚：「李白若有半分像你，他就不是詩仙，而要改稱爲屁仙了。」

「放你媽的狗屁！」方寶樓還待再罵，葉山川已然喝道：「小方，你這條舌頭越來越骯髒了，再不收歛收歛，就要拿出來洗一洗。」

方寶樓吃了一驚：「怎麼洗法？」

葉山川道：「當然是割下來用石灰水用力洗刷！」

方寶樓嚇得連臉都白了：「不洗不洗，這麼一洗可乖乖的貓貓不得了。」

胡根嘿嘿一笑，忽然盯着萬載愁：「這裏臭氣薰天，俗不可耐，咱們且到外面走走。」

方寶樓急急叫道：「萬大哥千萬千萬不要上當。」

萬載愁却苦笑了一下：「方兄弟，我知道你和葉總舵主都對我很好，但萬某其實也只是光棍一條，又有甚麼上當不上當



的？既然這位胡朋友如此盛意拳拳，我也只好跟青豹帮的弟兄們走一遭了。」

方寶樓急待阻攔，萬載愁却已跟着胡根頭也不回地下樓而去。

葉山川也沒有甚麼表示，一直等到萬載愁和胡根遠走之後，他才對方寶樓說：「你的萬大哥不是普通人，他的本領比你最少高明十倍。」

方寶樓咕嘀着說：「他當然不是普通人，他是個羊牯中的羊牯。」

葉山川冷冷一笑，道：「你少自作聰明，憑你和牌九根這兩塊材料，誰也吃不掉他。」

方寶樓道：「我是眞心把他當作朋友看待，可沒有半點存心不良。」

葉山川道：「這也是你唯一可取之處，憑你這副德性，我早就把你踢出打架會門外。」

方寶樓望着他，忽道：「人人都說咱們天字第一號打架會這個名堂又粗俗又古怪，這名字跟總舵主實在不大相襯。」

葉山川道：「咱們只是江湖上不入流的小組合，來來去去只是跟一般地痞惡棍，大小流氓互爭長短，打架會這個名堂又有甚麼不對？」

方寶樓聳了聳肩，笑道：「這方面的學問，我自問遠遠不如總舵主，但如今三帮六派已合併在一塊兒，咱們打架會恐怕很難獨善其身。」

葉山川搖搖頭，道：「三帮六派全是烏合之衆，胡根也不見得是個怎樣厲害的脚色，他們絕不可能把咱們打架會擠出姑蘇城外。」

方寶樓道：「總舵主有這份自信，那當然是很好的，但牌九根當着你的面前押走萬大哥，這件事傳揚出去，只怕對總舵主的聲望會有點影响。」

葉山川冷冷道：「單憑胡根，他還不敢在這裏胡作非爲，這一次他押走萬先生，背後必然有人指使。」

方寶樓點點頭，道：「對！一定有人指點擺佈，但那是甚麼人？這人爲甚麼非要見萬大哥不可？」

葉山川道：「你要明白這兩點，首先就得知道萬先生的眞正來歷！」

方寶樓道：「萬大哥是山西人，如今正在到處流浪。」

葉山川道：「除此之外，你還知道甚麼？」

方寶樓道：「他是個羊牯，明知有人在骰子裏作弊騙他的金子，他也裝作沒有瞧見。」

葉山川道：「這就不是羊牯了，羊牯是不會那麼精明的。」

方寶樓道：「就算不是羊牯，總不會是老虎。」

葉山川冷冷一笑，道：「他的確不是老虎，因爲就算是老虎也比不上他。」

方寶樓一怔：「你認識他？」

葉山川搖搖頭，道：「我不認識他，但却知道他是個怎樣的人。」

方寶樓奇道：「總舵主怎會知道萬大哥的來歷？」

葉山川道：「我若甚麼都不知道，也就不配做萬花樓的老闆，更不配做打架會的總舵主了。」

方寶樓目光一閃，道：「你就是爲了萬大哥，所以才折回姑蘇的？」

葉山川道：「這一次你猜對了，因爲我本來就是想到廣西找尋這個人。」

方寶樓道：「你又不認識萬大哥，爲甚麼要找他？」

葉山川道：「你可知道，他爲甚麼要從山西來到這裏？」

方寶樓問道：「是不是給債主追討欠債？」

葉山川道：「那也差不多了，但却比追討欠債還更可怕。」

方寶樓道：「萬大哥欠別人甚麼？」

葉山川道：「一條命。」

方寶寶吃了一驚：「他殺了人，所以有人要殺他塡命？」

葉山川道：「事情並不是這樣。」

方寶樓道：「你不是說他欠了別人一條命嗎？」

葉山川道：「他不錯曾經殺過人，而且所殺的都是很厲害，絕不容易被人殺害的武林高手，但現在向他追討命債的，却不是這些人的親屬和朋友，而是另外一個更可怕的人。」

方寶樓嘆了口氣，道：「我現在越聽越胡塗了。」

葉山川微微一笑，道：「也許是我說得太複雜了，倘若簡單一點地說，整件事情是這樣的……」

接着，他很用心地說，方寶樓也很用心地聽。

夜已更深了，萬花樓也到了打烊的時候……

## 壯志消沉萬載愁

在一條黑暗的胡同裏，忽然來了一羣人和兩盞燈。

「萬先生，你自己進去罷。」這是胡根的聲音。

萬載愁一直都跟在胡根背後。

胡根把一盞燈籠遞給他，臉上的表情，就像是放下了一塊千斤大石。

萬載愁把燈籠接過，神情也沉重得就像接住了千斤重担。

這條胡同雖然看起來沒有甚麼特別，但這時候却彷彿瀰漫着一種陰森詭異的氣氛。

萬載愁沉重地嘆息一聲，終於提着這盞燈籠，大步進入胡同之內。

他走了大概五十步，就停了下來。

胡同裏有人，那是一個白袖飄飄，鬍子也皚白如雪的老者。

「小萬，你還認得老夫嗎？」白衣老者的聲音很是平靜，但却又有着一種玄奇的力量，好像隨時都可以把別人的耳膜震破。

萬載愁恭恭敬敬地回答：「屬下只跟老爺子隔別了三個月，又怎會認不出你老人家的容貌和聲音？」

白衣老者道：「老夫還以爲你眞的可以把天滅裏的一切完全忘掉！」

萬載愁說道：「屬下的確很想完全忘掉，但這恐怕需要一個很長久很長久的時間。」

白衣老者問道：「你已決定要脫離天

減？」

萬載愁道：「是的。」

白衣老者道：「但你還欠一條命。」

萬載愁道：「屬下已爲組織殺足十人，早已兩不相欠。」

白衣老者道：「你記錯了，你只殺了九個。」

萬載愁道：「不！屬下記得很清楚，屬下第一個爲組織殺的人是西園公子穆十三，然後是快刀譚百勝、樵隱卓一純、瘦彌陀了空、多事先生蕭瑾、金冠羽士何玄眞、武林狂牛莫嘯豪、千里明駝徐烈、神珠客于重陽，而最後一個就是石觀音施素素……」

白衣老者搖搖頭，說：「施素素不是你殺的，你只是把她一掌震斷了半邊經脈，是老夫三日後找到了她再補八十八掌才功德圓滿的！」

萬載愁道：「就算你老人家不補這八十八掌，她已活不過半個月！」

「那可不一定。」

「怎麼不一定？難道老爺子認爲她還可以再活到一百八十歲？」

「說不定她忽然遇上了當今天下第一號神醫時九公，她就可能眞的有救。」

萬載愁連連搖頭：「就算眞的遇上了時九公，時九公也不會救她。」

白衣老者冷笑着回答道：「世事難料，幹咱們這一行的，正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萬載愁道：「即使時九公眞的要救她，施素素也是死多活少，半邊經脈都震斷了，誰都不可能再活下去！」

白衣老者搖搖頭，道：「還是那一句老話，幹咱們這一行的，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萬載愁道：「這簡直是强辭奪理！」

白衣老者道：「就算是强辭奪理，也是道理。」

萬載愁怔住了，這是他自有生以來所聽見最荒謬的一句說話。

「老爺子，屬下已決定不再殺人！」

萬載愁停頓了一會，又補充着說：「最少，我決不會再爲天滅而殺任何人！」

白衣老者冷冷一笑，道：「這麼說，你並不是眞的要放下屠刀，只是不再爲天滅効力而已。」

萬載愁道：「屬下已殺够十人，咱們之間早已兩不相欠！」

「你只殺了九個！」白衣老者道：「施素素是死在老夫掌下的！」

萬載愁臉色倏變：「你說九個就九個，總之，屬下再不會殺第十個！」

白衣老者陰森森地一笑：「不，你一定會再爲天滅効力的。」

萬載愁冷冷道：「你可以殺了屬下，但永遠也不可能再逼屬下出手殺人。」

白衣老者沉默了一會，忽然嘆了口氣，道：「既然這樣，你現在可以走了。」

萬載愁聽見這一句說話，立刻掉頭就走。

胡同外再也沒有任何人，他大步而來，也踏着大步離開這裏。

× × ×

翌日，陽光滿天。

萬載愁在一家看來霉氣十足的客棧裏，要了一間腥腥臭臭的房子，一直睡到晌午時份才在木床上爬了起來。

他匆匆抹了一個臉，又用半瓶竹葉青漱了漱口，就往大街上走。

他在一個賣麵的攤子旁邊坐了下來，向賣麵的老頭兒說道：「先來一碗辣牛肉麵！」

「兩碗，一辣一不辣！」他背後立刻有人向老頭兒更正。

萬載愁不必轉身，便知道是方寶樓來了。

「方老弟，怎麼這般湊巧？」

「萬大哥，這不是湊巧。」方寶樓在他身邊坐了下來，笑嘻嘻地說。

「難道你一直都吊着我嗎？」

「不要說吊吊聲那麼難聽，咱們既然是朋友，就該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萬載愁微微一笑，道：「你瞧我現在像個有難之人嗎？」

方寶樓笑道：「你現在怎麼會有難？而且還口福不淺之至！」

萬載愁一怔：「甚麼口福不淺？你是不是說這檔攤子的牛肉麵？」

方寶樓點點頭，笑道：「在姑蘇，賣麵攤子最少有二三十個，但牛肉最香，麵條最爽的就是這一個檔子。」

萬載愁「噢」的一聲，道：「如此說來，眞是幸運之至。」

「牛肉麵來了！」賣麵的老頭兒把麵端上，親切地笑着說：「這一碗是辣的，那一碗是沒有加辣的，小方哥兒向來怕吃辣牛肉，就算你不加以吩咐，老兒也知道怎麼煮了。」

萬載愁瞧了瞧方寶樓，笑道：「這位老丈跟你倒很相熟。」

方寶樓哈哈一笑：「何止相熟，簡直是大有淵源！」

「這倒要請教請教。」

「他是我乾爹。」

「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方寶樓笑道：「你不信，大可以問我爹乾。」

萬載愁向賣麵老人望了一眼，老人笑了笑：「小方哥兒最愛說笑。」

方寶樓打了一個哈哈，笑道：「這怎會是說笑？想老子每逢輸得兩袖清風，一臉是屁的時候，便連要買個包子吃吃也苦嘆身無分文，幸好你老人家與衆不同，老子就算白吃十天八天牛肉麵，嗆蝦米粉和大花臉雜錦菜，你老人家都是十足招待，萬二分的高興，哈哈，正是患難見眞情，老子就算天天叫你三百句乾爹，也是心甘情願，越叫越起勁的！」

萬載愁笑道：「你倒一點不吃虧，他是乾爹，你是老子，一算之下只能扯平，變成一對兄弟。」

買麵老頭兒說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小方哥兒人材出衆，將來是必成大器的。」

就在這時候，有人叫喊了一聲：「喂，給我弄一碗麵來，越大碗越好。」

賣麵老頭兒匆匆迎了過去，正待問一聲是不是要牛肉做配料，忽然又有人說：「這老漢熬的湯水不够味兒，非要加點材料不可。」

賣麵老頭兒怔了怔，只見攤子旁邊來



了兩個漢子，一穿黑衣，一穿紫袍，而這時候，那紫袍漢子正用勺子不斷攪動着鍋子裏熱騰騰的湯水。

賣麵老頭兒怫然不悅，但却也不敢隨便得罪顧客，只是說：「湯水材料已不少啦，單是豬骨已有七八斤。」

那紫袍漢子搖頭不迭，說：「七八斤骨頭怎麼够？最少還要加上一顆腦袋。」

賣麵老頭兒大驚道：「這種玩笑開不得。」

紫袍漢子臉色一沉，喝道：「誰跟你開玩笑？他媽的，給我砍了！」

他一喝之下，黑衣漢子居然眞的拿住了一柄鬼頭大刀，不由分說地便向賣麵老頭兒的脖子砍了下去！

這下子眞的不是開玩笑了，黑衣漢子這一刀又快又準，只聽見「噗通」一聲，賣麵老頭兒的腦袋立刻應聲跌下，還滾進那盛滿熱湯的鍋子裏。

鍋子裏的湯水立刻一片血紅，但由於那些湯水極其滾熱，從腦袋裏冒出來的鮮血幾乎馬上就給煮熟了！

賣麵老頭兒雖然丟了腦袋，但在霎時間他的四肢仍能活動，他的身子甚至搖搖蕩蕩地走過了對面大街，才在一個賣菜婦人的面前仆跌下來。

那賣菜婦人發出了一陣尖銳恐怖的叫聲，連兩籃蔬菜也不要了，只是大哭大叫地沒命奔逃。

方寶樓的臉色也已給嚇得煞白，雖然他是打架會的甚麼「總護法」，但像這樣殘酷恐怖的血案，他還是第一次遇上。

但他向來喜歡以英雄好漢自居，自己的「乾爹」給人砍掉了腦袋，這種事他是萬萬不能袖手旁觀的，尤其是萬載愁就在身邊，他更不能像個縮頭烏龜似的遠遠避了開去。

「來者何人？竟然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砍掉老子乾爹的腦瓜子？」他在驚怒之下，聲音雖然還很响亮，但却有點顫抖起來。

那黑衣漢子桀桀一笑，大聲道：「甚麼老子瓜子？你又是從那裏鑽出來的龜兒子？」

方寶樓一挺胸膛，大聲道：「老子是打架會的方總護法！」

「方總護法？」紫袍漢子轟然笑了起來：「我還以為你是武林盟主哩！」

方寶樓怒道：「只要假以時日，老子若要做武林盟主又有何難？」

黑衣漢子怪笑一聲，道：「你可知道武林盟主是幹甚麼的！」

方寶樓道：「自然是伸張正義，在武林中主持公道！」

黑衣漢子道：「公道是甚麼東西？吃得不吃得？若我要找三百斤公道，又該往那裏找？」

方寶樓怒氣陡生，說：「常言有道：『公道自在人心。』爾等窮凶極惡之輩，竟然向一個手無寸鐵的白髮老翁驟施毒手，簡直是他媽的禽獸不如！」

黑衣漢子「唧唧」地一笑，望着紫袍漢子說道：「這小子乳臭未乾，胎髮猶存，但居然胆敢向咱們如此無禮，嘿嘿！嘿嘿！」

紫袍漢子忽然把鍋子裏賣麵老頭兒的首級撈了起來，獰笑道：「死老鬼，你有一個這樣的乾兒子，便是死也死得眼閉了。」但那賣麵老頭兒實在死得絕不眼閉，只見他兩目圓睜，滿臉都是驚愕和憤怒的神色。

方寶樓大怒，從靴子裏抽出了鋒利的匕首，便向這紫袍漢子撲了過去。

但他才撲前兩步，背後便有一隻粗大的手把他拉了回來。

方寶樓不必回頭去看，便已知道是萬載愁把自己拉住了，但他還是不顧一切衝前要跟這兩個惡人拚命，嘴裏又大聲叫道：「萬大哥休阻小弟，我知道打架拚命這種事情你絕不在行，但放心，我决不會讓這兩個狗崽子傷了你一根毫髮！」

他說得壯烈凜然，有些在街上看熱鬧的人都爲之暗暗喝采。

由於逞兇的兩名漢子實在太可怕了，所以就算有胆瞧熱鬧的人也是站得遠遠的，不敢太過接近兇案發生的地點，至於公然轟聲喝采讚譽方寶樓，更是萬萬不可，否則惹怒了兇徒，給他們一刀揮斬過來可不是開玩笑的。

萬載愁看見方寶樓這副不怕死的模樣，臉上也是露出了讚許之色，但他知道這孩子年紀細小，武功也平庸之極，雖然胆色過人，却絕不是眼前這兩個惡客的對手，所以始終還是緊緊拉住方寶樓不放。

方寶樓見他拉着自己，面色陡地一沉，回頭喝道：「你這算是甚麼意思？」

萬載愁嘆了口氣，道：「這一場架，你是不能打的。」

方寶樓怒道：「老子是天字第一號打架會的總護法，身經大小戰陣不計其數，這一場架爲甚麼打不得？」

萬載愁乾咳一聲，道：「打架只是拳來脚往，扭作一團的玩意，大不了鼻腫臉烏或者是打斷骨骼，但這兩位老兄，一動手就砍掉你乾爹的腦袋瓜子，顯然是失心瘋了，常言道：『君子不吃眼前虧』，既然遇上了瘋子，也就只好退避三舍，下次再算了。」

方寶樓哼一聲：「甚麼叫退避三舍？老子小弟可不懂。」

萬載愁聽見他忽然自稱「老子小弟」，不禁爲之一怔，過了半晌才道：「這是一句成語，意思是避讓一點，不要跟別人爭執。」

方寶樓道：「退避這兩個字，老子小弟是懂得的，但『三舍』兩字又是甚麼意思？」

萬載愁道：「行軍打仗，以三十里爲一舍，三舍就是九十里。」

方寶樓兩眼一瞪，說道：「你要老子小弟退避九十里嗎？不！不！就算是九里也不行！」

萬載愁道：「這只是個比喻而已，你現在馬上向後跑九十丈也就差不多了。」

方寶樓道：「一步也不退！這場架又不是要你來打，你若怕我保護不周，那麼你自己退避三十舍，從速滾你的蛋遠遠去也好了！」

那兩個惡客同時轟聲大笑，罵道：「對！滾你奶奶的蛋，滾得越遠越好！」

萬載愁的臉色很不好看，忽然拱了拱手，道：「兩位在光天化日之下斬殺老弱

無辜，這份胆色在下十分佩服，請問兩位高姓大名？」

黑衣漢子哼了一聲，冷笑道：「我姓鐵，叫鐵一刀。」

紫袍漢子道：「老子是蒲達！」

萬載愁眉頭一皺，道：「兩位的名字，在下可從來沒有聽過。」

方寶樓道：「這等無名小卒，老子也從來未曾聽人提起過。」

萬載愁道：「但瞧兩位的身手，在江湖上絕不會是無名之輩。」

鐵一刀冷冷道：「萬欠一，你知道就好了。」

萬載愁臉色一變，方寶樓却是爲之一呆，道：「甚麼萬欠一？」

蒲達道：「他姓萬，又欠下了別人一條性命，所以大可以叫他萬欠一。」

方寶樓嘿嘿一笑：「老子只聽過欠一找九，可沒聽過甚麼千欠一萬欠一的，眞是他媽的不倫不類之至。」

萬載愁吸了口氣，盯着蒲達的臉說：「原來兩位是冲着我而來的，那麼儘管向萬某身上招呼好了，何故却揮刀去砍一個跟在下毫不相干的老頭兒？」說到最後一句，目光森冷地轉望向鐵一刀。

鐵一刀獰笑一聲，道：「這老頭兒本來是跟你毫不相干的，但他千不該萬不該，居然賣了一碗麵給你吃，這就大大的有罪了。」

方寶樓怒道：「放屁！老子的乾爹不賣麵，難道你叫他去賣笑？」

萬載愁臉色一沉，接道：「兩位跟在下素昧生平，這算是甚麼意思？」

鐵一刀道：「聽說你不再殺人了，所以想證實一下這消息是不是眞確的。」

萬載愁還沒有答話，方寶樓又巳一連串粗話罵了出來：「放你媽三百八十八個婊子屁，萬大哥是個他媽的正人君子，他連打架也不會，又怎會殺人？說句好聽的，這人是個羊牯——」

萬載愁聽到這裏，不禁眉頭一皺，那些站在遠處瞧熱鬧的人也是爲之怔住，紛紛忖道：「說句好聽的巳是羊牯，不好聽的稱呼又是甚麼？」

但方寶樓却沒有再說下去，他忽然改變了話兒，捋起衣袖繼續罵道：「廢話少囉唆，你們兩個狗崽子一塊兒上好了！」

他雖然比兩個惡客矮了一個頭，但却聲勢洶洶，大有穩操勝劵的樣子！

可是，誰也對他沒有信心。

其實，便是他自己也在心中發毛，「乾爹」無辜被殺，這個仇有機會當然非報不可，但他知道，憑自己的玩藝兒，怎麼說也一定打不過這兩個兇神惡煞的傢伙，說不定「咯嚓」一聲，自己這顆小腦袋立刻就要變成煮湯的材料。

但他又爲甚麼有胆在這兩個兇殘的惡客面前裝腔作勢？

說穿了眞是一文不値，原來他從葉山川那裏，知道這位萬大哥是個本領極厲害的武林高手，所以決定狐假虎威，裝作毫不怕死似的跟蒲達和鐵一刀糾纏到底。

但這條小狐狸可眞狡猾，他知道自己背後這條老虎雖然厲害，但請將不如激將，與其懇求相助，不如索性說他是個羊牯，還說要保護他的安全云云。

但無論如何，方寶樓巳撩起了火頭，萬載愁就算想置身事外也不行了。

可是，歸根結底，蒲達和鐵一刀本來就是冲着萬載愁而來的，但這兩人一出手就殺了賣麵老頭兒，這種兇殘無理的手段也實在令人憤慨之極。

這時候方寶樓巳騎上虎背，只好硬撐到底，心裏却盼望萬載愁快點出手，早早把這兩個瘟神送上陰司大路。

但萬載愁却沒有出手，只是把方寶樓拉住：「方兄弟，惡人自有惡人磨，咱們也用不着多費唇舌，走！」

聽見這個「走」字，方寶樓不禁心中大感失望，他瞪着萬載愁的臉，忽然大聲道：「你怕死，自己退避九百里，九千里好了，今日老子就算殺得裂胸剖腹，也要跟這兩個渾球來一役盤腸大戰！」他越說越是「慷慨激昂」，盼望這一番說話能够激勵起萬載愁的戰意，出手對付蒲達和鐵一刀。

但萬載愁還是沒有半點動手之意，他只是向蒲、鐵兩人拱了拱手，道：「今日一會，甚不愉快，只盼咱們後會無期，如今就此別過也罷。」說完，抱起方寶樓掉頭便走。

他這一抱手法奇快，方寶樓只覺得忽然腰間一麻，就算想掙扎也使不出半點力道，接着自己巳在萬載愁懷裏，但聽得勁風擦耳而過，兩人都有如騰雲駕霧似的瞬即離開了姑蘇城外。

出了城外之後，萬載愁仍然抱着方寶樓疾馳飛奔，一直過了半個時辰後，他才在一座小山丘之下停了下來。

方寶樓這才吸了口氣，道：「萬大哥果然是武林高人，這下子只怕咱們眞的巳退避到九十里外去了。」

萬載愁苦笑了一聲，在方寶樓腰間拍了幾下，便把他放落下來。

方寶樓給他拍了幾下，這才恢復了氣力，心想：「這必然是馬穴功夫，咱們天字第一號打架會裏，除了葉總舵主之外，就沒有任何人懂這一套了。」

萬載愁見他沉吟不語，便道：「方兄弟，你是不是認爲愚兄是個胆小鬼？」

方寶樓搖頭，說道：「知道你其實並不是個胆小鬼，但羊牯之名，看來却是半點不假了。」

萬載愁嘆道：「不錯，羊牯是註定要給人欺負的。」

方寶樓道：「但小弟知道，你的本領絕不會比那兩個狗崽子差，只要你肯動手，他們的狗頭同樣會變成煮湯的材料。」

萬載愁點點頭，道：「你說的不錯，這兩人雖然兇殘惡毒，但愚兄要擊敗他們，着實不是甚麼難事。」

方寶樓道：「實不相瞞，小弟剛才是想激你出手對付那兩個惡人的，若你不在場，對弟早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了。」

萬載愁微微一笑：「縱然如此，你的胆子也算很大很大了，因爲愚兄若比你更早一步溜之大吉，你這顆小腦袋就會大大的不穩。」

方寶樓笑道：「這個小弟可不担心，萬大哥是個義氣深重的大丈夫，絕不會把小弟丟下不顧。」

萬載愁道：「你才認識我一兩天，怎



知道我一定有義氣？」

方寶樓道：「老子小弟閱人多矣，深明羊牯與義氣之道。」

萬載愁不禁大奇，道：「羊牯和義氣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之事，兩者之間又有甚麼相干？」

方寶樓道：「風馬牛是風馬牛，但羊牯和義氣却是大有關連，古往今來，凡是羊牯必有義氣，而有義氣的人也十之八九是羊牯，如曰不信，請看屈原、伍子胥、諸葛亮、岳飛等等這些英雄豪傑，他們那一個不是忠心耿耿，義薄雲天的忠義之士？但到頭來屈原投江自盡，伍子胥死於吳王之手，諸葛亮一世精明，臨老却要扶助不成材的阿斗六出祁山，結果還是師老無功食恨而歿，岳飛大破金兀朮，雖然英雄蓋世，但只消十二道金牌，再加上莫須有之罪就得嗚呼去也，嘿嘿！忠臣義士，義士忠臣，其實算來算去，還是只有羊牯才能勝任得來的！」

這番似是而非的論調，萬載愁心中自是不以爲然，但他並不擅長雄辯，一時之間也想不出甚麼說話來加以反駁，只好嘆一口氣道：「他們若是羊牯，那麼愚兄可不敢以羊牯自居了。」

「這一點倒是不必自謙客氣，」方寶樓道：「英雄有大中小之別，羊牯也有高低之分，屈原、伍子胥、諸葛亮、岳飛這些羊牯，在歷史上大大有名，那是巳成定局的，但除了這些成名羊牯之外，天下間還有許許多多名氣略次，甚至是默默無聞的無名羊牯，這些羊牯雖然名氣遠遜，但羊牯之氣却是一般無異，甚至還會有些羊牯中的羊牯混在其間，所以，萬大哥是用不着不好意思的。」

萬載愁咳嗽兩聲，苦笑道：「愚兄大概就是那些羊牯中的羊牯了？」

方寶樓說道：「這也沒有甚麼不好呀？總而言之，小弟早就看出你是羊牯，既是羊牯就必有義氣，既有義氣就絕不會見死不救，尤其是小弟有難，你這個愚兄是無論怎樣也會挺身而出，爲小弟消災解難的。」

萬載愁拿他沒辦法，只好說：「咱們現在巳退避三舍了，料想那兩個惡人再也不會追上來，方兄弟你有甚麼打算？」

方寶樓哈哈一笑，道：「老子小弟現在還能有甚麼打算？當然是你怎辦我便怎辦。」

萬載愁一怔：「你說甚麼？」

方寶樓道：「小弟巳在姑蘇城裏惹下瀰天大禍，這兩個惡人只要一看見我這顆小腦袋瓜子，必然一刀唏里呼嚕的砍將下去，那可乖乖的貓貓不好玩。」

萬載愁道：「但你還有打架會做靠山呀。」

方寶樓道：「不提打架會猶可，一提之下，老子小弟更加不能回去，我死不要緊，若是連累了會中弟兄，那可變成天大的罪人了。」

萬載愁苦笑一下，道：「這麼說，咱們可算同是天涯淪落人，愚兄回不得山西，你也回不得姑蘇，大家一起做個流浪漢好了。」

方寶樓說道：「做流浪漢也沒有甚麼不好，正是四海爲家，廣結人緣，相信不出三幾年，咱們從東至西，由南至北都會留下足跡，這未嘗不是他媽的一件賞心樂事。」

萬載愁嘆了口氣，道：「流浪生涯，可不如你想像中那麼寫意，就像是大原野上孤獨的豺狼，雖然看來是那麼的逍遙自在，但是却要忍受着比死亡還更難受的寂寞……」

方寶樓道：「一隻豺狼也許是太孤獨了，但咱們却是一雙！」

萬載愁搖搖頭，道：「但這是靠不住的。」

方寶樓一怔：「爲甚麼靠不住？」

萬載愁道：「江湖上波詭雲譎，處處艱險難行，咱們目前可以靠在一起，但說不定到了明天又會各散東西，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又有誰能知道明天會發生怎樣的變故？」

方寶樓臉色一變，道：「原來你打算明天就跟老子分道揚鑣！」

萬載愁忙道：「不！愚兄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方寶樓冷冷一笑，道：「老子知道自已本領低能，遲早總會成爲你的負累，既然你不想老子跟着，老子立刻折回姑蘇城內便是！」

萬載愁連連搖頭不迭，道：「方兄弟，你千萬不要誤會！」

「誤會？誰說這是誤會？」方寶樓冷冷一笑，但旋即又扮了一個古怪的鬼臉，格格怪笑着說：「萬大哥，你以爲我眞的這麼小器嗎？你若會棄我而不顧，也就不是羊牯中的羊牯啦！」

萬載愁給他弄得啼笑皆非，正待一整臉色斥責兩句，忽見山丘之上突然出現了九個人。

這九個人都是衣白如雪，而站在最正中央一個，更是連鬢髮也巳全白。

方寶樓臉色一變，忖道：「這九個白衣王八邪門得緊，瞧他們的眼色，對萬大哥似乎是不懷好意。」

再想下去，又暗暗罵道：「他媽的，這時候對萬大哥不懷好意，也就等於對老子有不軌企圖了，呸！今天是甚麼日子，居然連番遇上這些瘟神？」他心裏越罵越兇，幸好嘴裏還忍得住，但却也巳忍耐得十分辛苦。

方寶樓滿肚子罵人的說話罵不出口，只好盯着萬載愁，也直到這時候，他才發現萬大哥的臉色巳變成一片鐵青。

這白髮老者正是昨晚在胡同裏會晤萬載愁之人，他微笑着向萬載愁走了過來，道：「你昨晚睡得好不好？」

萬載愁搖搖頭，道：「不好。」

白髮老者道：「今晚呢？」

萬載愁道：「只要遇上了老爺子，我就算想好好睡一覺也不行了。」

白髮老者「哦」一聲，緩緩道：「原來老夫在你心目中，是一個這樣討厭的人，嗯，怎麼你今天不再向老夫自稱『屬下』了？」

萬載愁道：「我巳想得很透澈，既然我再也不會爲你們做任何事，這『屬下』兩字，當然也應該免了。」

白髮老者仰天狂笑，道：「好胆量！好胆量！老夫早就看出，你是個野性難馴

的傢伙，但却想不到，除了野性難馴之外，你更是一個忘恩負義，過橋抽板的無恥之徒！」

萬載愁的臉色刷的變得一片雪白，神情顯得十分憤怒：「萬某縱然並非正人君子，却也絕不如你所說那麼鄙下！」

白髮老者哼的一聲，道：「兩年前，你怎樣懇求『天滅之神』，難道如今已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萬載愁道：「我沒有忘記！」

白髮老者道：「他老人家爲你救了一個美人兒，損耗了二十年內力，這份恩德，你酬報了沒有？」

萬載愁道：「當然已完全酬報！」

白髮老者道：「你怎樣酬報法？」

萬載愁道：「他救一命，我爲他殺十人！」

白髮老者道：「老夫還以爲你早已完全忘記了這個承諾！」

萬載愁道：「我已殺足十人，最後一個是施素素！」

白髮老者搖頭道：「昨晚老夫已說得很清楚，施素素不能算是死在你的手上，你還欠天滅一命！」

萬載愁怒道：「翁千雪，你不要逼人太甚！」

那白髮老者翁千雪淡淡道：「老夫何曾逼你來着？哈哈！哈哈！」他忽然大笑兩聲，身後八個白衣人已迅速地圍了上來，八把長劍也同時霍聲破鞘而出。

萬載愁一手摟着方寶樓，喝道：「你們這是甚麼意思？」

翁千雪目中閃動着冷酷的光芒，道：「天神已下令，要你無論如何速返總壇接受第十次任務，如若不從，咱們就會殺掉你身邊的每一個人！」

方寶樓臉色已蒼白得很可怕，但聞言却還是忍不住大聲罵道：「老不死，原來我乾爹就是你們這夥狗崽子害死的！」

翁千雪面色一沉，冷冷地盯着方寶樓：「方總護法，你若把天字一號打架會這種流氓組織當作是少林寺和武當派，那可是自視過高了，而即使是這兩大門派的掌教，在老夫面前也不敢如此無禮！」

方寶樓「呸」一聲，道：「少林高僧和武當道士都是出家人，他們當然是先禮後唸經，等到唸飽阿彌陀佛，無量佛壽之後，才會動手打架，但本總護法可沒有這一套，正是要打便打，要罵便罵，怕你的就不是他媽的英雄好漢！」

翁千雪嘿嘿一笑，但眉宇間却也不禁露出了一絲讚賞之色：「好胆量！好胆量！你們一大一小，都是一般的好胆量！」

方寶樓其實心中已在發毛，但他知道討饒於事無補，也就只好硬撑到底，嘴裏繼續罵道：「死老烏龜，你手下有八個死王八蛋，個個都是天生的閹殺奴才，只懂搖頭擺尾乞憐討食的雜種小狗，跟我萬大哥相比，簡直連屁也不如！」

那八個白衣人給他這麼一罵，人人都是面色驟變，翁千雪白眉一皺，終於喝道：「把這小潑皮的舌頭拔了出來再說！」

八個白衣人早已想出手，此刻命令一至，人人都搶先發劍，劍劍不離攻向萬載愁必救之處。

這八人雖在盛怒之中，但頭腦却還十分清醒，他們都知道，要擒制方寶樓，只是輕而易舉之事，但却首先要把萬載愁逼開，那才可以下手。

方寶樓看見八劍齊發，有如千重劍網從天而降，不禁爲之面如土色，心想：「這副牌就算不是蹩十，最多也只有一個點兒，想不通賠只怕很難了。」

他心裏大叫糟糕，平時狠潑刁鑽的打架手段此刻半點也施展不出來，唯有希望萬載愁大發神威，以一殺八，把八個白衣人統統擊敗。

這時候，萬載愁已把他挾在脅下，只騰出一隻右手對付敵人。

方寶樓睹狀，忽然一股血氣從心裏直湧，大聲道：「萬大哥快放下老子小弟，你若因老子小弟死在這裏，老子做鬼也要罵你八百聲羊牯！」

萬載愁哈哈一笑，道：「咱們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好兄弟，他們要拔你舌頭，愚兄又豈可袖手旁觀？」

方寶樓胸中血氣更熱，道：「就讓這些臭王八拔掉我的舌頭好了，這樣以後就再也沒有人罵你是羊牯啦！」

萬載愁搖搖頭，說：「不！愚兄是賤骨頭，你越是罵我羊牯，愚兄就越是高興。」他一面說，一面以單掌迎戰八個白衣人的攻勢，方寶樓心中暗暗驚嘆，忖道：「果然是大羊牯！而這羊牯也果然有一身好武功！」

萬載愁以一敵八，只見那八個白衣人都把手中長劍使得猶如疾風驟雨一般，方寶樓雖然在萬載愁脅下，也覺得面上被這八陣劍風刮得隱隱生疼，好幾次眼看小命難保，都給萬載愁閃避開去，但這數場虛驚，也已把方寶樓嚇得目瞪口呆，差點沒撒出尿來。

只聽得萬載愁向那八個白衣人道：「你們以多欺少，本已不算是英雄好漢，若再敗在萬某手下，那更是面上無光，最好就是化干戈爲玉帛，大家不要再打了！」

他是眞的不想再打下去，但那八個白衣人却越打越狠，而八人劍上招式變化也是層出不窮，方寶樓暗叫一聲：「再耗下去，我哥兒倆終究還是要輸個清光，這是光棍遇惡棍，大家棍來棍往，到最後還是惡棍們的大棍厲害得多！」

對於眼前戰況，方寶樓是越看越悲觀，到後來，他覺得劍光耀眼逼人，便索性閉上眼睛，又自尋思：「萬大哥叫這八個狗奴才不要再打，他們全不理會，眞是豈有此理，可惜老子命中注定大器晚成，如今就算想助羊牯之王一臂之力也是不能，反而變成他的累贅，可惜棄總舵主不在，否則戰局一定可以他媽的大大改觀……」

想到這裏，忽然聽見一陣利刃裂帛之聲，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心想：「羊牯之王果然中劍也！」

他一驚之下，急忙睜開了眼睛，只見一人右肩上血流如注，面色慘白地坐在地上。

但這人却不是萬載愁，而是其中一個白衣人。

這白衣人已沒有劍，他的劍不知如何居然已落在萬載愁的右手裏。

方寶樓看見萬載愁抱着自己，居然還能奪走敵人的長劍，又把敵人一劍刺傷，



不禁大是興奮，喝采道：「精采！好一招『以子之劍，攻子之肩！』萬大哥不必客氣，再客氣的就是灰孫子！」

萬載愁乾咳一聲，道：「甚麼以子之劍，攻子之肩，眞是信口雌黃，胡說八道。」就在這兩三句說話間，手中長劍又刺傷了兩個白衣人。

方寶樓大是興奮，拍掌笑道：「這兩劍很好，龍頭鳳尾再加上縱橫十六底中關，這口莊連過兩關統殺無賠！」轉瞬之間，又有三個白衣人腕上中劍，臉色蒼白地倒退開去。

「住手！」翁千雪眉頭大皺，倏然喝止。

方寶樓哈哈大笑，道：「殺得好，這老……老人家終於打退堂鼓啦！」他本來想說「老烏龜」，但想起「見好收篷」這句話，也就不再說得太難聽。

但翁千雪還是狠狠的瞪了方寶樓一眼，萬載愁也在他額上鑿了一記爆栗，道：「小方哥兒年紀還輕，說話不知輕重，翁令主休要見怪。」

方寶樓給鑿了一記爆栗，心中並不生氣，只是暗暗忖道：「這個老烏龜原來是甚麼令主，哼，瞧他這副德性，手執的總不會是金批令箭，多半是一撮鷄毛鴨羽而已。」

只聽得翁千雪不斷連聲冷笑，顯見心中着實憤怒之極：「姓萬的，你很好，居然敢傷了老夫的白衣八衞，但這還不够，你最少還得先把老夫殺了，才可以遠颺而去！」但見他衣袖一擺，手中陡地亮出了一面蛇形般的鐵牌來。

萬載愁面色一變，連忙說道：「在下只是爲勢所逼，可不是存心要跟你老人家作對！」

翁千雪怒道：「你早已完全不把天神放在眼內，更遑論是老夫了，快把那黃毛小子放了，你我就在這裏放手一搏。」

萬載愁目光一掃，向那些白衣人瞧了一眼，翁千雪又道：「你不必担心，老夫保證他們絕不會傷害這黃毛小子，而且，只要你贏得過老夫，老夫就再也不理會這一件事！」

萬載愁動容道：「此話當眞？」

翁千雪沉聲道：「老夫是何等樣人？豈會言而無信？」

萬載愁吸一口氣，把方寶樓放下，道：「好！咱們就這麼決定！」

方寶樓站在地上，見那些白衣人紛紛向自已怒目而視，心裏不禁有點害怕，但他却還是要充英雄，一挺胸膛又向那些白衣人道：「你們聽見翁令主的說話沒有？誰敢違背他老人家的命令，那麼就會連累翁令主，害得他變成一個言而無信，卑鄙下流無賴賤格的混帳老烏龜！」這「老烏龜」三個字他已忍耐了很久，這時候轉彎抹角，還是要罵了出來才覺得痛快。

翁千雪聽得爲之嘔氣，心中罵道：「這小子滿嘴風言風語，待老夫打敗了姓萬的之後，才再把你抽筋剝皮，一洩心頭之忿！」

這時候，萬載愁也不再等待，立時刷刷刷刷刷連發出五劍，每一劍都是指向翁千雪要害。

翁千雪「嘿」的一聲，蛇形鐵牌左右急撥，把萬載愁這五劍盡數撥開，這五下擋撥之勢力道恰到好處，而且在出手之際，全身上下絕無半點破綻，萬載愁不禁爲之眼色一變，立即長劍斜砍而下，斬向翁千雪左腰。

這一斬氣勢雄渾，勁力內蘊，翁千雪叫了一聲：「好劍法！」身形却立時有如鬼魅般輕輕飄了開去。

萬載愁五劍不中，再斬一招仍然師老無功，眼見情勢有點不對，立刻彎腰蹬足，一個觔斗向後翻了出去。

但他這個觔斗才一翻出，在半空之中已有千百道烏光迎頭罩了下來。

萬載愁知道翁千雪是使用暗器的一流高手，也知道他遲早會使出暗器絕技來對付自己，由於早有防備，雖然人在半空之中，但仍然能够及時舞動長劍，把這一撮暗器悉數擊落開去。

但這一來，翁千雪已搶佔了先機。

他手中那蛇形鐵牌雖然長僅尺許，但蛇首尖端却是銳利無比，就像是一柄尖刀，倘若給它刺中要害，也是絕對足以致命的。

翁千雪以暗器阻慢了萬載愁的身形，繼而蓄銳反擊，一時之間，只見蛇形鐵牌氣勢大盛，在短短霎眼之間，已向萬載愁攻出了二十八招。

這二十八招着着圍住萬載愁身上要害疾刺，每一着都是快如閃電，勢若奔雷，但到了最後數招，只聽得叮叮噹噹之聲响個不絕，萬載愁手裏的長劍竟然一片片斷掉下來。

方寶樓瞧着地下片片斷截下來的斷劍，心中不禁大是吃驚，他不知道翁千雪用甚麼方法使萬載愁的長劍折斷，但却知道這必然是極上乘的功夫，只見萬載愁手中長劍只賸下了劍柄，可說是劍不成劍，連一隻貓兒也刺不死了。

翁千雪的臉色也甚是得意，忽然大聲道：「你馬上跟老夫回總壇，這黃毛小子就讓他回姑蘇繼續做他的小痞棍好了。」

萬載愁把劍柄拋掉，冷然道：「在下還沒有敗！」

翁千雪嘿嘿一笑：「你連劍都保不住，還有甚麼本領可以抗拒老夫？」

萬載愁道：「你震斷的劍，並不是在下的劍。」

翁千雪冷冷道：「你的劍呢？」

萬載愁道：「在下的劍早已束諸高閣，因爲它已染上了太多血腥。」

翁千雪道：「你還年輕，怎可以棄劍不用？你有這樣好的身手，只要再繼續磨練下去，將來一定可以成爲絕世無雙的大劍客！」

萬載愁道：「在下早已壯志消沉，若再磨練下去，結果只有死得更早！」

兩人雖然不斷交談，但却仍然在激戰之中，萬載愁赤手空拳，雖在下風而猶未落敗，翁千雪到了這時候也不再接話，手裏蛇形鐵牌的攻勢却更急猛了。

方寶樓越看越是心驚，他現在最担心的可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担心萬載愁會給翁千雪的蛇形鐵牌刺穿幾個大窟窿。

只見兩人越打越快，到了後來，方寶樓甚至看不清楚兩人的身形和面貌，只覺得眼前一片眼花繚亂。

驀地，方寶樓聽見了一陣沉實得可怕的砰然之聲，接着，他就看見一個人有如斷綫風箏似的向後面倒飄了開去。

方寶樓定睛一看，忽然拍手高聲歡呼：「萬大哥好功夫，至尊保猴王，所有兔崽子的狗崽子統統有殺無賠！」

也難怪他這樣高興，因爲踉跟地倒飛出去的人是翁千雪。

翁千雪敗了，他胸口間莫名其妙地中了一掌，這一掌力道沉實，當他被震得倒飛開去之後，就已經忍不住吐出一口鮮血來。

萬載愁面上木無表情，只是抱了抱拳，說了一聲：「得罪！」

方寶樓以依樣葫蘆，向翁千雪拳笑道：「得罪！得罪！得——」

但第三句「得罪」只說出一個字，突覺腦後啞穴一麻，下面那個「罪」字便再也說不出口。

方寶樓猛然一驚，急迅地回頭望去，然後就忽然呆住。

他呆住最少有兩個原因，第一，他給人點了啞穴之後，接着又給人點了玄機、神堂、膻中三大要穴。

但即使他沒有給人點了這三個重要的穴道，他也非要呆住半天不可。

因爲當他回頭一望的時候，就看見了一張美麗到不得了的臉龐。

那是一個年紀和他差不多，站起來只比他略矮一點點的錦衣少女。

這錦衣少女雖然年紀甚輕，但已長得婷婷玉立，容色絕麗之極，這時候方寶樓和她距離甚是接近，但聞得陣陣沁人肺腑的香氣，從她的身上直撲鼻孔而來，就是這麼瞧一瞧，聞一聞，方寶樓已差點快要昏倒過去。

雖然他一看見這少女，便動不得，說不得，但他還是覺得渾身舒泰之極，心想：「這是從那裏冒出來的小仙女？老子在姑蘇城內，大大小小不大不小的美女都見得多了，但她們加起來還不及這小仙女的一根指頭那麼好看，啊呀，方總護法啊方總護法，這次你非死不可啦。」

想到這裏，又不禁反問自己：「這小仙女多半只是點了自己的穴道，可沒有要謀害老子的意思，既然這樣，方總護法又怎會死？……不！就算她不殺我，這次方總護法還是死多活少了，像這樣的大美人小仙女，今天不幸教老子遇上了，就不能不害相思病嗎？別人害了相思小病，也會茶飯不思，晚上睡不着覺，今番老子害的必然是相思大病，這場病一生出來，恐怕連心肝腸肺臟也會一起想穿想爛了，嗚呼！不想方寶樓一生英雄，到頭來還是英雄難過美人關，倒不如讓她快快伸手掐死了我，反而落得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風流的美滿收場……」

「呸！這種收場又有甚麼美滿了？若說是最美滿的收場，當然是一雷天下响，轟出一炮有情人終成眷屬來！對了，自古情場如戰場，今日老子有緣給她點了穴道，正是機不可失，好好歹歹，總要排除萬難，讓這漂亮的小仙女做我方總護法的好妻子！」

雖然他給錦衣少女點了穴道，但一雙眼珠仍然能骨碌骨碌地轉來轉去，那少女見他一直賊忐忐地瞧着自己，不禁爲之面上變色，終於忍不住一個耳括子便打了過去。

「妳爲甚麼要打人？」萬載愁立時怒喝。

錦衣少女冷笑道：「我愛打他便打他，你管得着嗎？」

她打方寶樓，萬載愁大是憤怒，但方寶樓却反而沾沾自喜：「打者愛也，她的手又軟又滑，打來雖然响亮却不甚疼，就算再多打幾下也不妨事。」

錦衣少女打了方寶樓一記耳括子後，又用一把長約尺許，金光湛然的短劍抵在他咽喉之上，萬載愁臉色驟變，道：「妳是誰？爲甚麼用劍抵着他的脖子？」

錦衣少女冷冷一笑，道：「這是天神的命令。」

萬載愁又問道：「天神又有甚麼命令了？」

錦衣少女冷冷道：「這小子油嘴滑舌，殺之不枉！」

萬載愁面色一沉，道：「世間上比他更油嘴滑舌的人不知凡幾，天神能殺得乾乾淨淨嗎？再說，就算小方哥兒是天下間最油嘴滑舌的人，也沒有理由就此把他殺掉！」

錦衣少女道：「別人怎樣油嘴滑舌，天神一概不管，但這小子唆擺你脫離天滅，那就該死得很了。」

萬載愁怒道：「萬某要脫離天滅，在早早之前已有此決定，而方兄弟跟我認識，前後却只不過一兩天之間的事情，妳若要把方兄弟拖進這淌渾水裏，那簡直是强辭奪理，不通之極！」

錦衣少女冷冷道：「通與不通，我可理會不了這許多，總之，你若不肯回總壇會見天神，這小子固然百死不足以蔽其辜，連你也同樣難逃天神的懲罰！」

萬載愁道：「天神在總壇等我？」

錦衣少女點點頭，道：「不錯。」

萬載愁忽然哈哈一笑，道：「妳撒謊可撒得不够高明了，天神若在總壇，那麼最少跟此地相差千里，又怎可能知道萬某認識了這位方兄弟？」

錦衣少女冷冷道：「天神總壇，絕不一定固定在甚麼地方，只要是天神所到之處，處處都可以成爲天滅總壇！」

萬載愁的眼色不禁又變了：「妳是說，天神已到了姑蘇？」

錦衣少女道：「天神在甚麼地方，我不能對你說，但這兩天以來，你的言行舉動，天神都很清楚。」

萬載愁道：「那麼，煩請姑娘告知天神一聲，就說萬某已決定離開天滅，做一個平凡淡泊，與世無爭的江湖浪人。」

錦衣少女道：「這種說話，請恕我無法代爲傳遞，你現在只能選擇去，或者是不去參見天神。」

萬載愁道：「不去又如何？」

錦衣少女臉色一寒，鋒利的短劍微微用力，立刻在方寶樓的脖子上劃破了一道口子，鮮血汩汩流了下來。

方寶樓暗叫一聲「苦也」，忖道：「乖乖的貓貓不得了，這一劍只要再割深幾分，我這個小仙女老公就要變成閻王女婿啦。」



錦衣少女一劍劃了下來，方寶樓固然暗暗叫苦，萬載愁也是臉色大變，急忙喝止道：「有話慢慢商量，妳休要傷了方兄弟！」

方寶樓心中罵道：「眞是從羊牯蛋壳裏爆出來的天下第一號大羊牯，老子如今已給老婆一劍割得血淋淋了，還說甚麼『休要傷害了方兄弟』！」

錦衣少女聽見萬載愁的語氣軟弱下來，不禁大是得意，笑道：「要我不殺他，除非跟我走。」

萬載愁猶豫了好一會，才長長的嘆了口氣：「這一仗算是我輸了，我跟你回去見天神便是。」

錦衣少女面上發出了喜悅的光芒，道：「大丈夫言出必踐，你說過的話可不能不算數！」

「算數！算數！萬某說過的話怎能不算數？」萬載愁嘆道：「但妳最少先得把方兄弟恢復自由，我絕不能讓他爲了自己而受到無辜的傷害。」

錦衣少女道：「這個容易。」說着，伸手拍活了方寶樓所有被點制住的穴道。

方寶樓甫恢復了自由，便伸手抹向脖子，這一抹之下，手掌立時染得一片血紅，錦衣少女瞪了他一眼，冷笑道：「別怕成那副樣子，流這麼一點點血，是絕對死不了的。」

方寶樓却嘻嘻一笑，道：「我怎會死？又怎捨得死？我若死了，就不能再看得見妳這位小仙女啦。」

錦衣少女撇了撇嘴唇，說道：「我並不姓小，名字也不叫仙女，你不要認錯了人。」

方寶樓道：「妳當然並不是姓小，芳名也不會叫仙女，但這小仙女三個字，却可以當作妳的外號。」

錦衣少女哼的一聲，瞪着他說：「你這張嘴巴，果然是沒正沒經，我叫葉芷雅，可不是甚麼小仙女！」

「葉芷雅，這名字好極了，就和我方寶樓這個名字一般動聽。」

「方寶樓這名字有甚麼好？我一聽見就煩死了。」葉芷雅沒好氣地說。

方寶樓嘻嘻一笑，道：「葉姊姊說不好聽就不好聽，但若跟一個老頭兒的名字相比下來，方寶樓這個太寶號就好聽得多了。」

葉芷雅問道：「你說的是那一個老頭兒？」

方寶樓道：「翁千雪是也。」

這時候，翁千雪早已走了。

方寶樓早已知道，但葉芷雅却直到現在才發覺，是以不禁說了一聲：「翁老爺子呢？」

方寶樓呵呵一笑，道：「這老烏……這老人家輸得天烏地烝，所以歸心似箭回家吃蛋去了。」他堆砌一番，兩句說話之中便包含着「老、烏、歸（龜）、蛋。」這四個字。

葉雅芷聽見他說了「老烏」兩個字才轉口，已聽得出他又在罵翁千雪是老烏龜蛋，忍不住「嗤」一聲便笑了出來，但接着隨即又扳起了臉孔，裝做一副冷冰冰的樣子。

她那一下笑聲雖然短暫，但却笑得燦爛如花，艷若桃李，方寶樓不禁又瞧得痴了。

萬載愁却是個老實人，聞言爲之大奇，忍不住問：「翁老爺子爲甚麼輸了便要吃蛋？」

方寶樓微微一笑，道：「他給你一掌打傷，這下子自然非要多吃幾枚鴨蛋鵝蛋鷄蛋補補身子不可。」

葉芷雅冷冷一笑：「吃鴨蛋鵝蛋鷄蛋都不管用，最好是吃了你。」

方寶樓道：「人肉又腥又韌，而且補不了身子。」

葉芷雅道：「你那裏是個人了？你只是一枚要不得的壞龜蛋！」

方寶樓笑道：「既然是壞了的龜蛋，那就一定不好吃，而且也補不了身子。」

葉芷雅哼的一聲，道：「我還以爲你很聰明，原來却是條笨虫，居然承認自己是個要不得的壞龜蛋。」

方寶樓嘻嘻一笑，說道：「葉姊姊怎樣說我，我都不會介意，是笨虫也好，壞龜蛋也好，我有份的，妳將來也一定是有份。」

葉芷雅寒起了臉，道：「甚麼你有份我有份的？你是你，我是我，你是虫是龜蛋，跟我可沒有半點相干。」

方寶樓見她生氣，忙道：「沒相干！沒相干！現在沒相干！」

葉芷雅道：「不但現在沒相干，將來直到永遠也沒相干！」

方寶樓連連點頭，含糊地道：「妳說得對，我完全同意，誰敢不同意我說的就是壞龜蛋的一份子。」他最後一句說話又是大有問題，但他含糊其辭，而且又說得很快，葉芷雅雖然冰雪聰明，却也沒察覺到這說話裏出了甚麼毛病，方寶樓心中不禁大爲得意：「老子若是壞龜蛋，妳將來就是貨眞價實不折不扣的壞龜蛋夫人，那當然是公一份，婆也一份，大家都是不好吃的壞龜蛋。」

葉芷雅見他雖然沉靜下來，但一雙眼睛還是不斷盯着自己，不禁心中有氣，便說：「這裏沒有你的事情了，快走！」

「走？走往哪裏去？」方寶樓急忙牽着萬載愁的手臂，說：「咱們是同生共死的好兄弟，無論萬大哥到哪裏，我也一定跟着。」

葉芷雅冷冷一笑：「他若去見閻王，你是不是也跟着？」

方寶樓應聲道：「既是同生共死，就不管他去見閻王也好，海底龍王也好，又或者是玉皇大帝也好，我都一定奉陪到底，若有半點皺眉縮鼻搔耳朵，方寶樓便是個沒種的懦夫！」

葉芷雅冷哼道：「好會吹大氣，就只怕眞正遇上刀山油鍋的時候，你就會原形畢露，嚇得臉青唇白！」

方寶樓打個哈哈，笑道：「妳說得很有趣，我不生氣，眞的一點也不生氣！」

葉芷雅從來沒有遇上過這樣無賴的少年，知道再說下去的話，也不會有甚麼結果，只好瞧着萬載愁，看他怎樣對付方寶樓。

其實，萬載愁遇上了方寶樓，也是爲之一籌莫展，葉芷雅瞧着他，他也就只好苦笑一聲：「既然方兄弟堅決要跟着，咱

們就一塊兒去朝見天神好了。」

方寶樓心中一陣驚怕，又是一陣歡喜，但表面上却裝做慷慨凜然的樣子，朗聲說道：「如此妙極，這才算是兄弟同心，共同進退！」

葉芷雅瞪他一眼，眞想在他的臉上打上七八拳，但這念頭畢竟也是一閃即逝，因爲這個小無賴雖然可惡，但却也不是一個眞正的壞人。而且，他看來似乎還眞的很有點義氣……

## 神秘的灰衣人

黃昏，夕陽被一座崇峻的山崖阻擋着，有八個靑衣人手持火炬，凝視着從一條曲折石徑走來的三個人。

這三個人正是葉芷雅、萬載愁和方寶樓。

當葉芷雅來到這八個靑衣人面前的時候，他們面上的表情都顯得十分恭敬。

葉芷雅環視了衆人一眼，然後才說：「天神要見的人，現在已經來了。」

一個國字臉，鼻孔朝天的靑衣人立刻應道：「天神就在營內，葉左使請進。」

方寶樓盯着葉芷雅俏麗的臉龐，心想：「好好一位大美人，却幹起甚麼撈什子左使右使的，眞是不倫不類、不三不四、不折不扣的不知所謂。」

葉芷雅見方寶樓盯着自己，不知道他心裏又打着甚麼主意，便說：「你先走，我在後面跟着。」

方寶樓漫聲一笑道：「這很好，這樣很合規矩。」萬載愁心中大是奇怪，爲甚麼這樣便很合規矩了?他當然想不出，方寶樓言下之意乃是：「我是夫，妳是婦，夫唱婦隨，妳在後面跟着老子走，那自然是很合規矩也。」

三人一直向前行走，首先穿過了一座茂密的竹林，然後就看見竹林外有一座巨大的營幕。

方寶樓看見這座營幕，心中不禁爲之怦然跳動，因爲他知道，「天神」就在這營幕之內。

三人來到了營幕之前，帳幕的皮帘忽然被撥開，裏面走出了一個紫袍人。

這人穿着的紫袍十分闊大，臉上還戴着一副紫色的面具，令人看來有着一種妖異陰森的感覺。

方寶樓倒抽了一口冷氣，忍不住說：「你……你就是天神?」

紫袍人發出了乾澀而尖銳的笑聲，半晌才接着說：「不錯，本座就是天神，天滅之神。」

方寶樓道：「天滅又是甚麼意思?」

紫袍人森冷地一笑：「天滅天滅，天誅地滅，凡是該死的人，只要激怒了本座，都一定會慘遭橫死！」

方寶樓矯舌不下，忙道：「你放心，我是一定不會把你激怒的。」

天滅之神哼一聲，道：「你就是方寶樓?」

方寶樓彎腰鞠躬，道：「區區正是方寶樓。」

天滅之神說道：「你很有胆識，但武功却不濟事，而這種人，往往是死得最快的。」

方寶樓一挺胸膛，道：「大丈夫生死何足論，總要活得光榮，死得燦爛，那已不枉此生了。」

天滅之神默然半晌，冷笑道：「你年紀小小，也配談大丈夫這三個字嗎?」

方寶樓哂然一笑，說道：「甘羅年僅十二而拜相，區區如今何以不配成爲大丈夫?」

天滅之神冷笑道：「好一張刁嘴，難怪有人要把你的舌頭拔了出來。」

方寶樓悚然一驚，說道：「區區只是以事論事，天神何以也跟翁老爺子一般見識?」

天滅之神喝道：「你這黃口小兒，竟敢在本座面前如此放肆?來人哪……」

他一聲喝令，立時有四個黑衣武士分從左右直標而至，萬載愁暗叫不妙，匆匆護着方寶樓。

只聽得天滅之神忽然又呵呵一笑，對四個黑衣武士說：「這位方總護法是本座的貴賓，難得他年紀輕輕，胆識却比你們四個人加起來還强得多，以後你們要好好向他討教討教。」

萬載愁一怔，不知道天滅之神何以對方寶樓忽然如此客氣。

但方寶樓却在無意間知道了眞相。

原來當萬載愁上前護着他的時候，他身子微微一側，便剛好看見葉芷雅正在盡力搖頭，又向天滅之神打着手勢，意思大概就是：「刀下留人。」

所以，天滅之神才會在忽然之間改變了語氣，放過了方寶樓。

在這一刻間，方寶樓當眞是心花怒放，恨不得立刻抱住葉芷雅親嘴兒來作爲報答。

他這心花怒放的表情，終於給葉芷雅看見了，她立時扳開了臉孔，不再看他，也不讓他看見自己。

這時候，她只覺得耳根發熱，心頭怦怦亂跳。

她心裏不斷暗罵自己：「我一定是瘋了，這無賴如此可惡，我怎麼還要向師父爲他求情?」她想不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只是覺得自己這一次眞是胡塗頂透，恨不得自己賞自己幾下重重的耳括子。

葉芷雅覺得自己太胡塗，萬載愁更是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但天滅之神既然暫時沒有對付方寶樓的打算，他也就吁了一口氣，面色也隨着緩和許多。

天滅之神忽然咳嗽兩聲，拉開了營幕前的皮帘，對萬載愁說：「你進來，本座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商量。」

萬載愁遲疑了半晌，才對方寶樓說：「愚兄要進去了，你陪着葉姑娘在外面逛逛。」

他這句說話，方寶樓自然是正中下懷，聞言連忙點頭不迭地說：「如此甚好，如此甚好。」

葉芷雅氣得跳了起來，立刻搖頭道：「如此不好！誰要你來陪我?快滾遠點！我看見你就連飯都不想吃啦！」

方寶樓道：「不吃飯不要緊，咱們可以吃鷄吃肉，也可以吃活宰鮮魚。」

葉芷雅冷笑一聲：「我現在甚麼都不想吃，只想吃活宰鮮方寶樓！」

方寶樓嘻嘻一笑，道：「這也不難，



就請用刀宰割可也！」

葉芷雅哼了一聲，忽聽得有人嘿嘿的笑了三下，方寶樓才回頭一望，整個人便已給一隻手提了起來。

那是天滅之神的手。

方寶樓嚇得連臉都白了，急忙叫道：「快把我放下！」

天滅之神冷冷道：「你沒聽見葉左使說甚麼嗎?」

方寶樓吸了口氣：「她……她說過甚麼?」

天滅之神道：「葉左使說，她現在甚麼都不想吃，只想吃宰鮮方寶樓。」

方寶樓忙道：「她只是跟我開個玩笑，是當不得眞的。」

天滅之神冷笑道：「但本座却是個很認眞的人。」

方寶樓道：「不，你不是個認眞的人，而是一個偉大而認眞的神，也是上天下地，古往今來獨一無二的天滅之神。」在此危急關頭，他又施展出拍馬屁的功夫以求自保。

天滅之神呵呵一笑，道：「你眞會說話，就像是一隻經驗豐富的鸚鵡。」

方寶樓聽見他的語氣似乎有點轉機，立刻也學着他呵呵一笑，道：「鸚鵡雖然會說話，但牠的肉淡而無味，咬下去有如嚼蠟，一點也不好吃。」

天滅之神道：「但你不是鸚鵡。」

方寶樓說道：「所以我比鸚鵡更加難吃。」

天滅之神道：「但葉左使既然想吃，本座就得動手，好吃不好吃，已是另外一回事。」說着，左手一揚，掌裏忽然就亮出了一柄又軟又薄的刀。

刀鋒已割進方寶樓右邊胸膛上，鮮血立刻迸流而出。

萬載愁看得大吃一驚，他沒料到天滅之神如此喜怒無常，忽然又向方寶樓動起刀子。

但是他還沒有開口，葉芷雅已經失聲叫了起來：「師父，我現在不想吃他的肉啦！」

天滅之神「哦」的一聲，接着格格笑道：「我的好徒兒，你爲甚麼又改變主意了?」

葉芷雅道：「我看見這無賴就已渾身不舒服，若再吃掉他，必然嘔吐大作，連自己也不想活了。」

天滅之神「唔」了一聲，接着點點頭說道：「我明白了，倘若這小子死掉，妳也不想活下去，是不是這個意思?」

葉芷雅忙道：「不是這個意思，不是這個意思。」

天滅之神冷哼着道：「不是這個意思又是甚麼意思?你們這些黃口小子黃毛丫頭，眞是麻煩頂透，頂透麻煩，本座不管啦！」

接着，方寶樓只聽得「砰！」然一聲，給天滅之神從半空摔了下來，而這一摔的力道說大不大，說小也不算小，他只覺得眼前金星亂墜，然後就黑沉沉地昏倒過去。

× × ×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方寶樓聞着了一陣令人極爲舒泰的香氣。

這陣香氣，是從一座精緻小巧銅鼎裏散發出來的，而方寶樓微微睜開眼睛，就看見了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女孩子，正以一種焦急的神情凝視着自己。

方寶樓看見她這張臉龐，差點又再昏倒過去。

那是上天下地，古往今來獨一無二，美麗得呱呱叫的美人兒葉芷雅。

葉芷雅瞧着他，他也目不轉睛的瞧着這俏麗的美人兒。

「方……方公子，你終於醒過來了。」她如釋重負地說。

方寶樓咳嗽兩聲，道：「我不是甚麼公子，只是一個……一個可惡的無賴。」

葉芷雅搖頭道：「不，你不是那種人，最少，你很講義氣，爲人又有骨氣。」

「我有義氣，又有骨氣，哈哈！」方寶樓笑了一下，續道：「可惜葉姊姊一看見我這種人就心裏有氣，只是這一點，那就是甚麼都不用提了。」

葉芷雅咬了咬口唇，說道：「我怎會一看見你就心裏有氣?」

方寶樓說道：「這也只能怪我平素行爲不端，說話又學得一套油腔滑調，所以妳看見我就心裏生氣，那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葉芷雅笑道：「原來現在是輪到你來生我氣了。」

方寶樓笑道：「妳可不要這麼想，我只會自己生自己的氣。」

葉芷雅道：「你還是不肯原諒我。」

方寶樓一怔，道：「我本來就沒有埋怨過妳，也沒有生妳的氣，這『原諒』二字又是從何說起?」

葉芷雅怔怔的看着他：「你眞的不生氣嗎?」

方寶樓道：「我可以發誓……」

「我不要你發誓，只想你對我……」

說到這裏，葉芷雅的聲音幾乎細微得不可聽聞，但由於四周實在是太靜寂了，方寶樓還是可以聽見下面那幾句話。

葉芷雅是說：「我不要你發誓，只要你對我……好……師父說：小方若是眞心眞意對待妳，爲師也不會反對你們在一塊兒……」

方寶樓歡喜得直跳起來：「妳師父眞的這樣說?」

葉芷雅的臉已紅得像是棗兒一般，她垂下了頭，鼻尖險些可以觸及襟前衣衫之上：「師父眞的這樣說過，師父本來也是個很好很好的好人……」

「這個還用說嗎?」方寶樓站直了身子，傷疼早已抛到九重霄外，「我一看見妳師父，就發覺他是個仁慈長者，實在是個天大的好人！」

葉芷雅道：「你懂得看相?一看見我師父就知道他是個好人?」

方寶樓說道：「這個自然……」說到這裏，驀然省悟起天滅之神一直都戴着面具，自己根本就沒有見過他的臉孔，心想：「這次吹牛吹出馬糞豬尿來了！」但他確然十分精靈乖巧，一發現這個紕漏，立時改口說道：「雖然我看不見妳師父的容貌，但從他的眼神、聲音、言行舉止推算下來，妳師父必然是個頂天立地的英雄好漢！」

葉芷雅却「噗哧」一聲笑了起來，道：「我師父並不是甚麼英雄好漢，她是個女人。」

「是個女人？」方寶樓大爲驚訝，「妳師父眞的是個女人？」

葉芷雅道：「我師父甚麼時候說過她不是個女人？」

方寶樓窘笑一聲：「原來是巾幗不讓鬚眉，佩服！」

葉芷雅嫣然一笑：「方公子少年英雄，那才更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方寶樓聽得心花怒放，整個人爲之飄飄然：「哪裏話，若論本領，我比妳可差得遠了。」

葉芷雅道：「在武功方面，我也許比你高明一些，但說到胆色和才智，方公子却又遠勝小妹甚多。」

方寶樓雖然給她盛讚得頭暈轉向，不辨東西，但却還沒有完全一塌胡塗，心想：「老婆讚老公，從西指到東，葉姊姊準是有點事情要我去辦？」

若是別人想指點方寶樓辦事，雖然不一定不行，但却也不一定行，倘若是優差，那自然是多多照辦，但倘若要辦的事情又困難又不討好，這位方總護法就不會那麼容易答應下來了。

但這時候，他却巳暗自決定，只要葉芷雅一開口，無論是甚麼事情，都要答應，正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果然，葉芷雅接着又道：「不瞞你說，師父要我去對付一個壞人，但我知道憑自己的本領，是絕對傷害不了對方分毫的，但我却已答應了師父……唉，這一次，眞是煩死了……」

看見她蹙眉頓足，徬徨無計的樣子，方寶樓不禁爲之又愛又憐，眞想抱緊她好好撫慰一番，但他知道現在還不能這麼猴急，否則一下子唐突了佳人，那就甚麼功夫都白費了。

「不要煩！不要煩！」他一拍胸膛，說道：「葉姊姊的事，也就是小方的事，妳若有甚麼地方用得着小弟，儘管開口好了！」

葉芷雅嘆了口氣，說：「我知道你一定會這麼說，但我自己一個人煩就好了，爲甚麼還要連累你也煩惱起來？」

方寶樓眼珠子骨碌地一轉，忽然臉色一變，變得十分生氣的樣子：「妳不喜歡說便不要說，我知道，我並不是甚麼名俠，妳雖然有了很大的麻煩，但我却連爲妳分憂也是不配！」

葉芷雅急忙道：「你不要這麼想，我絕對不是這個意思，你不相信，我可以發誓……」

「我不要妳發誓！」方寶樓打蛇隨棍上，也照着她剛才的說話說道：「我只要妳對我好。」

葉芷雅垂下了臉，彷彿連鼻尖也紅了起來：「我……我知道了。」

方寶樓深深地吸了口氣，終於忍不住拉着她的一雙手。

這雙手又白又滑膩，而當他握住這雙手的時候，那種感覺就像是整個人都凌空向上飄升了起來。

葉芷雅沒有掙脫，只是怔住了。

她抬起了頭，怔怔地凝視着方寶樓，方寶樓也望着她，心裏却在想：「天長地久有時盡，但願此刻無絕期，她這雙小手若可給我永遠拉着，就算是當今天子要跟老子掉換位置，老子也決計不幹。」他平素狡黠虛浮，但此際却是動了眞情，心裏又大有「小英雄難過美人關」之慨。

兩人四隻手互相拉住了好一會，方寶樓差點便要在葉芷雅的嘴唇上親個吻，總算他竭力克制着這股衝動，說：「我知道葉姊姊對我眞的很好，但妳既然有煩惱的事，就不該對我隱瞞不說。」

葉芷雅眨動着長長的睫毛：「你眞是要知道？」

方寶樓點點頭，道：「當然是眞的，在妳面前，我怎會說半句假話？」這最後一句話，他巳對人說過不知多少遍，而仔細分析下來，這却是一句騙人的說話，因爲它的意思雖然是半句假話不說，但一句假話或者是無數句假話却還是可以說個夠本的。

但這時候，方寶樓却絕對沒有存心欺騙葉芷雅之意，他現在的確是一片摯誠，所講的每一句話都是眞心之極。

葉芷雅咬着嘴唇，想了很久才說：「師父要我去殺掉那個壞人。」

「那壞人是誰？」方寶樓吃了一驚，心下却在尋思：「這老婆雖然甚好，但老婆的師父却是個麻煩頂透的女妖怪，她似乎有一種殺人癮，但却又不是自己親自動手，而是逼使別人去殺，萬大哥固然給她逼得滿肚子辣塊媽媽，如今連吾妻芷雅也給這老虔婆逼得愁容滿面，要向老公訴冤訴苦。」

只聽見葉芷雅輕輕嘆了口氣，說：「雖然那人百死不足以蔽其辜，但我却一定殺不了他，除非……除非……」

「除非怎樣？」方寶樓急問。

葉芷雅道：「除非你肯聽我的說話去做，咱們就可以一塊兒聯手把這個惡人除掉。」

方寶樓點頭如搗蒜，說道：「這個容易，只要葉姊姊的說話，小方一定遵命依從。」

葉芷雅高興地笑了起來：「方公子，你眞好！」

方寶樓道：「我甚麼都好，就是臉皮太薄，聽見『方公子』這三個子就會心跳面紅。」

葉芷雅道：「你的臉沒有紅啊。」

方寶樓道：「但一顆心兒怦怦亂跳却是眞的，妳不信摸摸看。」說着，把她的手拉到自己胸口上，但這一來，心跳面紅却是葉芷雅而不是方總護法了。

葉芷雅很快就把手縮回去，說：「你若不高興我叫你『方公子』，那麼就叫小方哥兒好不好？」

方寶樓拍掌笑道：「當然好得多了，這稱呼既不肉麻，又是親切動聽，嗯，妳再叫一遍讓我聽聽。」

「小方哥兒！」葉芷雅終於又輕輕叫喚了一聲。

方寶樓高興極了，現在，就算葉芷雅叫他跳海撞牆，他也會照辦如儀，連眉頭都不會稍皺一下。

過了一會，葉芷雅就把自己要殺的人是誰，和怎樣殺掉這人的計劃說了出來。



方寶樓又是一面聽，然後一面不住地點頭。

最後，葉芷雅說道：「你一切都明白了？」

方寶樓點點頭：「再也明白不過，就只有一件事情大大的不想做。」

葉芷雅道：「是甚麼事？」

方寶樓道：「因爲小方哥兒現在馬上就要跟葉姊姊分手了。」

葉芷雅抿嘴一笑：「這怎能算是分手？充其量只能說是分頭行事而巳。」

方寶樓嘆了口氣，道：「不管是分頭還是分手，終究是要分開一段時間，那可想死我啦。」

葉芷雅面一紅，笑道：「你這張嘴巴總是不修好，若給別人聽見了，我可要死給你看！」

方寶樓道：「這個萬萬不可，妳若死了，我活着還有甚麼趣味？」

葉芷雅擰開了臉，嗔道：「你越來越不像話，若再說下去，我以後都不再理睬你啦！」

方寶樓忙道：「葉姊姊千萬不要生氣，我知道自己錯了，該掌嘴！該掌嘴！」說着，響起了兩下清脆「啪啪」之聲。

葉芷雅旋即回頭失聲叫道：「不要打了……」但一看之下，方寶樓哪裏是在掌自己的嘴，只不過是用右手打着左手手背而巳。

「你好壞！」她嚷了起來，拳如雨下地打在方寶樓的胸膛上。

方寶樓吃吃一笑，忙道：「葉姊姊拳下留人，小方哥兒投降便是。」心中却在說：「老婆打老公，快活又輕鬆。」

葉芷雅又在他身上打了七八拳，其中有三四下還打得砰然有聲，直把方寶樓打得「喲」的叫了起來。

「我巳經投降，妳再打可要逼虎跳牆啦！」

「你算是甚麼老虎？」

「當然是老虎公。」

「呸，你若是老虎公，我……我……」說到這裏，葉芷雅却是再也接不下去。

但方寶樓立刻接道：「妳當然就是專門馴治老虎公的母老虎了。」

葉芷雅「呸」一聲，說：「你再不正正經經把事情辦好，待會兒我就向師父說你對我無禮得很，那時候，哼哼……」

「千萬別告我一狀！」方寶樓臉色一變，道：「妳師父雖然是個天大的好人，但她若聽見妳這麼說，一定會把我的腦袋扭脫下來，那麼妳以後就再也見不着小方哥兒了。」

葉芷雅向他扮了一個鬼臉：「不見就不見，你以爲自己是個香寶寶？」

方寶樓的臉色更難看：「好哇，原來妳只是逗着我玩的，妳說得對，我的確不是甚麼香寶寶，而是一個出身貧賤的小無賴，小痞棍，跟妳這位葉左使、葉大小姐相比，簡直就是判若雲泥……」他越說越激動，連嘴也扁了起來，好像快要大哭一場的樣子。

葉芷雅看見他這副樣子，倒是大吃一驚，連忙雙手亂搖，說：「你不要哭，我剛才只是跟你開玩笑，你若眞的生氣，我給你回揍一頓好了。」

方寶樓怒道：「妳這個賤人，妳以爲老子不捨得揍妳？」

他怒氣冲冲的向葉芷雅撲過去，葉芷雅雖然吃驚，却沒有閃避，似乎正準備逆來順受。

但方寶樓撲過去之後，並不是眞的要揍她一頓，而是輕輕抱着她的纖腰。

「我現在要揍妳了。」他的語聲忽然柔和起來，說：「我打架是要咬人的，妳怕不怕？」

葉芷雅搖搖頭，低聲說：「不怕。」

方寶樓又再問：「妳眞的不怕？」

葉芷雅的臉貼在他的肩膊上：「我眞的不怕，你咬我好了。」

方寶樓不再客氣，眞的在她的脖子上咬了一口。

當然，這一口咬的並不深，她並未覺得疼痛，只是有點濕濡和痲癢的感覺。

她也咬了他一口，然後說：「你呀，眞是人細鬼大，好可惡好可惡……」

方寶樓笑了笑：「我知道自己眞的很可惡，妳再咬我一口好了。」

葉芷雅却推開了他，臉紅紅的說道：「不能再胡鬧啦，倘若給人看見了成何體統？」

方寶樓現在能够這麼抱一抱她，心裏巳覺得很滿足，也就不再得寸進尺，道：「葉姊姊放心，小方哥兒可不是個蠢材，總之，姑蘇城的事，包在我身上好了。」

葉芷雅望着他：「我相信你一定會幹得很好。」

方寶樓笑着回答道：「這個自然。」心裏却說：「虎妻無犬夫，總不能讓妳瞧扁了。」

他巳決定回姑蘇，幫助葉芷雅去對付一個江湖上的大惡人，臨走前，他想見一見萬載愁，但葉芷雅却說，萬載愁巳奉命殺人去了，而且在任務沒有完成之前，他是不會再出現的。

方寶樓無奈，只好暫時抛開一切雜念，重回姑蘇再說。

× × ×

午夜，霧罩姑蘇。

霧裏，一條頎長的影子在大街上向南移動，那是一個神情冷漠的灰衣人。

他背上有劍，右手裏却搓動着三顆骰子。

這人似乎是一個賭徒，又像是一個劍客。

他一直向南走，而在這條大街的最南方，正有一盞燈籠在霧裏散發着朦朧的光芒。

這燈籠上，漆寫着兩個「天」字，而且兩個「天」字都緊貼在一起。

只要是姑蘇的賭徒，都一定會知道，這兩個「天」字，乃是雙天賭坊的獨有標記。

× × ×

雙天賭坊是大賭坊，也是姑蘇城內最平靜的賭坊。

它平靜，是因爲沒有人敢在這裏惹事生非，不但普通人不敢，就算是兇慣了的江湖惡客也不敢。

誰若眞的敢生事，誰就死！

所以，除了活膩了的人之外，這十年來巳沒有任何人敢惹到雙天賭坊頭上。

但雙天賭坊的老闆是誰，卻沒有多少人知道。

人們只知道，在這座賭坊裏，權力最大的人是任總管。

任總管有個外號，叫「搏兔先生」，因爲他練的武功就叫「搏兔三絕」。

在姑蘇，搏兔先生任速星無疑是個既可怕，又神秘的人物，甚至有人認爲，他就是雙天賭坊的眞正大老闆。

但他否認這種傳說，而且，他看來也不像個很有錢的人。

他只是穿着很樸素的衣服，吃喝也很省儉，而居住的地方也只是一間古老而並不寬敞的石屋子。

他看來實在不像個大老闆，甚至連賭坊的大總管也不像。

但誰也不敢懷疑搏兔先生的武功，因爲他是「東山老人」歐無血的唯一弟子。

歐無血成名於五十年前，當時，連北極異人風雪老祖也說：「此人厲害，是個連老夫也怕了他三分的麻煩傢伙。」

風雪老祖是當世武林第一怪傑，也是所向無敵從來未曾一敗的絕世高手，但那時候，卻連風雪老祖也這麼說，那就證明歐無血這位「東山鐵人」着實非同小可。

（按：歐無血壯年時號稱『東山鐵人』，直至年紀老大之後才被改稱爲『東山老人』，但成爲『老人』之後的歐無血，卻比壯年時還更厲害得多。）

任速星既然是歐無血的弟子，他的武功當然也是非同小可。

據說，他所練的「搏兔三絕」，就是歐無血晚年後所研劍的三種絕藝。

這三種絕藝，是「搏兔九式」掌法，「搏兔百式擒拿手」及「搏兔七刀」！

歐無血在世之時，從來未向任何人施展過這三種武功，但他的弟子卻被江湖中人譽爲搏兔先生。

有任速星這等高手坐鎮，雙天會自然是穩如泰山，誰也不敢輕易上來自招麻煩了。

但今天卻是例外，終於有個活膩了的人來了。

× × ×

骰寶桌上的荷官叫「小熊王」潘品，他現在二十七歲，不酗酒，不好色，也不喜歡隨便動手打架。

他身材結實，兩眼炯炯生光，臉上的神情看來就像一隻熊。

他在十九歲那一年，就在這張骰寶桌上做荷官，有時候也會在牌九桌上做彭禿子的副手。

彭禿子比他大二十歲，身材卻比他細小一半之多，但在這裏，人人都知道潘品難纏，而彭禿子卻更不好惹。

潘品很少動手打架，但只要一動手，被他痛毆一頓的人必然非死則重傷。

彭禿子脾氣比潘品還暴躁得多，但他卻也有原則，就是在賭桌上從不會得罪賭客。

對彭禿子來說，他認爲每一個賭客都是他的衣食父母，他曾經看過無數賭徒，在牌九桌上輸得傾家蕩產，甚至弄得債台高築，結果要上吊投井才能一了百了。

當然，也有不少賭徒即使自盡身亡，還是未能完全太平無事的，他自己固然再也不會償還債務，但卻禍及妻兒，遺下了一條可怕的賭債尾巴。

賭禍害人，自古皆然。

所以，彭禿子自己從來不賭，連一文錢也不押注。

他很聰明，所以這幾年以來，他賺下了不少錢，單是賭客給他的打賞，已有好幾千兩。

但這幾年以來，彭禿子也打爆過不少人的眼珠子和鼻樑。

他打的並不是賭客，而是那些他認爲瞧得很不順眼的人。

現在，又有一個令他瞧得很不順眼的人出現了，倘若這人並不是個賭客，那麼彭禿子一定會找個理由來跟對方衝突一番，然後就用拳頭將之毒打一頓。

那是一個臉色冷冰冰的灰衣人，看他的樣子，彷彿這裏每一個人都欠下他八百兩銀子沒有還似的。

這時候，潘品正在準備揭盅：「開啦」但那灰衣人卻叫了一聲：「且慢。」

潘品瞧了他一眼，道：「這位大爺要下注嗎？」

那灰衣人點點頭，說道：「不錯，我押大。」說着，漫不經心地把一張銀票押在賭桌上那個「大」字上面。

潘品把銀票拿起一瞧，眼色忽然變了：「這是甚麼意思？」

原來這張銀票上面並沒有銀碼，卻畫了一隻烏龜。

灰衣人冷冷道：「你沒有看見嗎？只要把這張銀票拿到宏富錢莊，就可以十足兌現。」

潘品臉色一寒：「十足兌現？兌現甚麼？」

灰衣人道：「廣西金錢龜一隻。」

潘品嘿嘿一笑：「尊駕原來是存心來找碴子的，這一注，請恕本賭坊不能接受，你若有甚麼不滿意的，請到後面大廳上，大家不妨慢慢商量商量。」

灰衣人道：「我是來賭錢，並不是來商量甚麼的。」

潘品道：「但這不是錢。」

灰衣人道：「金錢龜怎麼不能算是錢，牠若不是錢，也不會叫做金錢龜了。」

潘品道：「這張不是銀票，而是龜票，但這裏可不是菜市場，你要賭烏龜，請到別家賭坊去。」

灰衣人道：「我若一定要在這裏賭又怎樣？」

潘品冷冷一笑，卻沒有再說話，因爲他已看見搏兔先生來了。

任總管還是像平時一樣，穿着一襲褐色長袍，他如今已是兩鬢斑白，顎下的鬍子看來更是有點焦黃，但他雙目光芒炯炯如電，雖然只是隨隨便便站在那裏，也有着一種懾人的氣勢。

潘品一直跟灰衣人磨菇着，就是等待任總管出現。

任總管把銀票拿了過來，仔細的看了半天，忽然說：「押龜賠龜，小熊王，你揭盅好了。」

潘品一怔，但任總管既然這麼說，他也只好把瓷盅揭開。

「一二五，八點小。」潘品冷笑着把骰子的點數叫了出來。



灰衣人卻說：「你看錯了，不是八點，是十一點。」

潘品怒道：「我怎會看錯？」突聽「得！得！得！」三下聲音在瓷盅上響起，再瞧一瞧，不禁爲之呆住了。

一、二、五那三顆骰子還是沒有改變，但在這三顆骰子的旁邊，居然又多出了三顆骰子。

這三顆骰子的點數，都是小得不能再小，每一顆都只是一點而已，但六顆骰子加起來，卻的確總共是十一點。

潘品的臉色又變了，不由喝道：「小子，你找死！」

任總管卻是無動於衷，卻忽然說：「小潘，這一口骰寶，賭坊大小通賠。」

潘品吃了一驚：「爲甚麼要統賠？」

他幹了這許多年骰寶荷官，從來只有莊家憑「圍骰」而大小通吃，可沒有幹過大小通賠這種奇事。

任總管捋了捋鬚，說：「三顆骰子是八，六顆骰子是十一，所以這一口骰寶，是亦大亦小，無論怎麼算法，都是莊家輸了。」

潘品當然絕不同意這一種說法，甚至連押了「大」的賭客，心中也是大不以爲然。

但任總管既說「大小通賠」，那些押注「大」的賭客由輸變贏，自然都是大喜過望，紛紛喝采歡呼。

但一些經驗老到的賭徒，都知道贏了這一注之後，今天休想再賭下去了。

果然，任總管立刻就對大家宣佈，雙天賭坊今天經營至此爲止，大家明天再來玩好了。

圍在骰寶桌旁的賭客，只好散夥，其中有人自怨自艾，喃喃地說：「早知道這樣，老子一押就押上他媽的五十兩，唉，倒霉！倒霉！這種押大開小也能贏錢的怪事，以後只怕一輩子也遇不上了。」

誰也沒有注意到這個人，而他這些說話也可算是「賭徒之常情」。

而當所有賭客紛紛散去後，這人卻來到了一座石墩背後。

那石墩本來是用來承載花盆的，但現在花盆已被換上了一座石獅子。

這人躲在石獅子後面，又背靠着石牆，居然躲藏得十分之好。

原來這人正是方寶樓，他現在要密切注視的，就是那個神秘的灰衣人！

## 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賭客散盡後，那灰衣人立刻就成爲潘品要擊殺的對象。

潘品想動手，自然是要經過任總管的許可。

任總管沒有反對，還說很想看看小熊王的武功進展到甚麼地步。

方寶樓精靈剔透，心中已在暗罵：「老狐狸想看殺手司馬的武功才是眞的。」

其實，潘品何嘗不知道這一點，但他自己也眞的很想殺了這個灰衣人，來發洩心中的怨氣。

可是，他不知道這個灰衣人是誰。

方寶樓看見潘品眞的要動手，不禁又暗罵道：「甚麼小熊王，簡直是他媽的小豬王才是眞的，你不知道這人是誰，但老子知道，他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殺手之王司馬血，你算是他媽的老幾？司馬血若連你這個蠢豬都打發不了，那才是武林中一等一的怪事！」

這時候，潘品已展開了攻擊。

他用的兵刃，是兩柄用百煉精鋼打造的鋼梭，只聽得「嗤」地一聲響，他左手的一柄鋼梭已疾迅如電般射出。

司馬血冷冷一笑，碧血劍已破鞘擊向潘品咽喉。

潘品的鋼梭來勢雖快，但司馬血的劍更快，就只是這樣互發一招，勝負已然立判。既判勝負，也定出了生與死。

任總管瞳孔收縮，終於還是忍不住說了一句：「好毒辣的劍法。」

司馬血直認不諱：「毒蛇劍法，本來就是以毒字爲先。」

潘品這時候才倒下，臉上充滿了驚詫、絕望和不可置信的表情。

彭禿子陡地發出了一聲怒吼：「你是從那裏來的狗崽子？」

司馬血沒有理睬他，只是冷冷的望着任總管。

彭禿子又已撲了過來，他練的是惡煞碎骨爪，招式快捷而兇猛，無論是誰的腦袋給他抓了一下，都勢非要天靈爆裂而死不可。

他雖然身材細小，但內功有極深湛的造詣，只見他每一爪擊出，都帶着急勁「嘶嘶」之聲，身形變動更是奇快無比，而司馬血手捏碧血劍，卻是一直沒有發動招式，只是一味旋身閃避，看樣子似乎準備要跟彭禿子展開游鬥。

方寶樓看得心驚肉跳，忖道：「這禿子好厲害，殺手之王這番險狀百出矣！」

心念未已，司馬血已退到石獅子旁邊，彭禿子怪喝一聲，一爪向司馬血迎頭插下，司馬血一閃，他這一爪便擊中了石墩上的石獅子。

方寶樓只聽得「噗」的一聲，石獅子上半截身子立時四分五裂，跌得遍地皆是，但他可不敢亂動，身子立時蹲矮一些，心中連連叫苦：「殺手之王怎麼這樣膿包，那禿子再若發幾招，說不定會把石墩石獅連帶方總護法都一塊兒抓個稀巴爛，那可死得胡塗兼不值了。」

幸好司馬血很快又已轉身開去，彭禿子仍然是爪爪緊逼，頃刻之間又擊碎了七八件物事。

但直到這時候司馬血還是一劍未發。

彭禿子越攻越兇猛，但卻也越攻越是心驚胆顫，到最後，他突然停手不攻，蹌踉地向後倒退開去。

司馬血望着他，冷冷道：「你爲甚麼忽然罷手？」

彭禿子面如土色，喘氣不休地說：「我根本遠遠不是你的對手，也難怪小潘在一招之間就倒了下來。」

司馬血道：「但你可知道，爲甚麼他會死，而你直到現在還活着？」

彭禿子搖搖頭：「我不知道。」

司馬血道：「那是因爲你比潘品還更不值錢。」

彭禿子恍然大悟：「有人付了錢要你殺小潘？」

司馬血道：「是的。」

彭禿子道：「是誰付錢要你殺他？那人付了多少？你又是誰？」

司馬血道：「我只能回答你最後一個問題，我姓司馬，是個殺手。」

「殺手之王司馬血！」彭禿子失聲驚呼：「難怪小潘連一招都接不住！」

任總管輕輕的吸了口氣，對彭禿子說：「你也同樣接不住他一劍，他今天不殺你，是因為不想免費殺人。」

彭禿子聽的不住點頭，背脊已完全濕透。

司馬血望着任總管，忽然冷漠地笑了笑，道：「你應該知道，我今天的眞正來意罷？」

任總管眉毛一揚，問道：「是不是要來殺我？」

司馬血道：「是的。」

任總管道：「是誰這麼大手筆，居然僱請到殺手之王來對付任某？」

司馬血沒有回答，就像是完全沒有聽見他在說甚麼。

任總管只好乾笑，他才笑了兩下，一把尖刀已經從袖裏揮了出來，直劈向司馬血。

剎那間，只聽得呼呼風聲作響，方寶樓見任總管刀法極快，一上來就攻得酣暢淋漓，不禁有點為司馬血担心。

但轉念一想，又覺得自己眞是胡塗頂透：「這殺手之王最好給剁成肉醬，那麼老子就省却很多麻煩，葉姊姊吾妻也不必給天滅之神責備了。」原來葉芷雅要方寶樓幫手殺掉的人，就是這位殺手之王司馬血！

這時候，任總管以搏兔七刀猛攻司馬血，兩人刀來劍往，搏鬥得十分激烈，只見任總管奮起平生之力，下手毫不容情，大有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之勢。

但司馬血劍招十分奧妙，任總管招招攻擊，他便招招守禦，任總管的刀固然攻得有如雷霆萬鈞，司馬血的劍也是守得牢固嚴密，完全無隙可乘，兩人一纏上了，便鬥得難分難解，直把方寶樓看得為之目瞪口呆，心中讚嘆不已。

兩人鬥了三百餘招，任總管忽然退開，大聲道：「你要殺我，一點也不容易，充其量只能弄個兩敗俱傷而已，與其同歸於盡，不如到此為止！」

司馬血道：「搏兔七刀，果然名不虛傳，在下十分佩服。」

方寶樓暗自奇怪，忖道：「任總管已攻了幾百招啦，又何止七刀而已？」他當然不知道，搏兔七刀雖然名曰七刀，但却一刀分七招，每一招又有七式，換言而之，所謂「一招」，其實已有四十九式刀法在內，「七刀」加起來，總共便有三百四十三式刀法之多！

任總管把「搏兔七刀」所有招式完全使完，但仍然未能跟司馬血分得出高下，可見兩人在劍上的造詣，的確是半斤八兩，旗鼓相當。

任總管見司馬血也不再苦纏追戰，便說：「你受僱於人來殺任某，並非與任某有甚麼仇怨，如今既然暫且休戰，咱們到後面大廳喝兩杯如何？」

司馬血搖頭道：「喝酒是不必了，在下只想奉勸任先生一句說話。」

任總管道：「任某洗耳恭聽。」

司馬血說道：「任先生本乃高人門下，可犯不着為了幾枚臭銅錢而效力於鬼老闆。」

方寶樓一怔，心想：「怎麼又弄出一個鬼老闆來？鬼老闆鬼老闆，莫非就是雙天賭坊的大老闆？」

只聽得任總管呵呵一笑，道：「甚麼鬼老闆神老闆？任某可不明白。」

司馬血冷笑道：「不明白就不明白，在下告辭了。」

任總管抱拳道：「不送。」

司馬血不再說話，掉頭便走，但當他來到石墩旁邊的時候，却突然伸手一探，把方寶樓有如小鷄一般憑空揪了起來。

方寶樓大吃一驚，急道：「你抓錯人啦！」

司馬血冷冷一笑，依然把他揪着帶離賭坊之外。

方寶樓暗叫不妙：「這番死也，他是當今武林呱呱叫的殺手之王，正是殺人如捏蟻，老子為了要討好老婆才跟踪着他，但這一跟只怕馬上就要跟到閻王殿了。」

司馬血輕功奇佳，瞬即已揪着方寶樓穿過了十幾條大大小小的街道。

方寶樓不再作聲，他知道現在無論自己說甚麼都是多餘的。

初時，他的確害怕得快要撒尿，但給司馬血揪着穿過十幾條街道之後，却反而慢慢地鎮定下來，而且還尋思道：「論武功，老子暫時跟他相差很遠，就算沒有十萬八千里最少也有十尺八寸，本來大家相差十尺八寸，其實也不算太多，但常言道：『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又說：『棋差一着，縛手縛脚』，所以若跟他硬拚不來的，不能力敵，却可智取，這殺人王再精靈，也萬萬想不到老子手上有一種無色無味的毒藥，嘿嘿，你擅長毒蛇劍法，又說以毒字為先，顯然他媽的不是甚麼正人君子，既不是正人君子，就是下三濫的邪惡之徒，哼，你毒老子更毒，待老子一會兒毒死了你，一來為民除害，二來討好吾妻，三來一雪如今被他揪去之恥，正是一毒三鵰，眞乃妙哉之又妙哉也！哈哈……」他最後哈哈一笑，已得意忘形地從心底裏發出聲來，司馬血不由瞪了他一眼，道：「你賊眉賊眼的，笑些甚麼？」

方寶樓一凛，忙道：「我只是覺得有趣，所以笑了出來。」

司馬血道：「甚麼事情那樣有趣？」

方寶樓道：「我本來是在賭坊裏押大小的，但現在却給你揪着飛來飛去，就像是做了小神仙一樣，所以覺得十分有趣，你一定是個大神仙了，對不？」

司馬血哼道：「天下間何來甚麼大神仙小神仙？這只是騙小孩子的鬼話。」

方寶樓道：「但許多大人都相信世間上有神仙。」

司馬血道過：「那是迷信。」

方寶樓道：「但你又為甚麼會飛？」

司馬血道：「我不是在飛，只是奔跑跳躍得比常人快一點而已。」

方寶樓搖搖頭：道：「我不懂。」

司馬血道：「你年紀還小，又沒練過功夫，所以才會大驚小怪，我現在只不過



是施展輕功而已。」

方寶樓「噢」的一聲：「原來這就是輕功，眞了不起。」

司馬血忽然冷冷一笑，道：「但更了不起的却還是裝蒜神功。」

方寶樓暗吃一驚，但他表面上還是裝作一片茫然之色：「裝蒜神功又是甚麼功夫？」

司馬血冷冷一笑，道：「方總護法，這門子的功夫，你比我更在行千百倍，又何必來問我？」

方寶樓一聽見「方總護法」這四個字，心中登時一片冰涼：「完了，老子以為自己的身份，這臭傢伙直至毒發身亡跟閻王訴寃的時候還懵然不知，誰知道他早就知道老子是何方神聖，嘿嘿，這下子眞的完了，完了，完完全全的完了……」

司馬血見他默然不語，又說：「葉總舵主早已對我說過，在打架會之中，最機靈最聰明的就是你這位方總護法，如今一見，果然是名不虛傳。」

方寶樓雙眉一揚，道：「你認識葉山川？」

司馬血皺了皺眉，道：「你怎麼對總舵主這樣無禮，居然直呼他的名字？」

方寶樓哈哈一笑：「這又有甚麼相干？他從來都不跟我計較這個。」

司馬血說道：「就算他器量寬宏，不跟你計較，但旁人聽見，也是大大的不妥當。」

方寶樓道：「旁人不妥是旁人的事，咱們哥兒倆可不會理會。」

司馬血嘆了口氣，道：「你怎麼老是不肯學好？」

方寶樓道：「你怎知道我不肯學好？我現在不是好得很嗎？」

司馬血道：「你為甚麼一直跟着我？」

方寶樓道：「我沒有故意跟着你，只是你一直向前走，我剛好也正是想到雙天賭坊賭幾手骰子，所以大家就不謀而合了，等到你跟惡人打起來的時候，我的確是在暗中窺看，但却並不是居心不良，只是適逢其會，不捨得放過欣賞這連場精采大戰的機會而已。」

他說來總是大有理由，司馬血也不是個呆子，但一時間却也無從反駁這少年的說話。

兩人一面說一面走，不一會已來到了萬花樓。

方寶樓一怔：「你怎麼把我帶到這裏來？」

司馬血說道：「這有甚麼不對，萬花樓是打架會的總壇，你又是打架會的總護法，我把你帶回萬花樓來，那正是找對了路。」

方寶樓咳嗽一聲，說：「但你這樣揪着本總護法，我這張臉可不知道要擱到甚麼地方才好了。」

司馬血冷冷一笑，道：「你這張臉的臉皮，本來就比牛背還厚。」他口裏雖然這麼說，但最後還是把方寶樓放了下來。

方寶樓雙脚踏實在地上，不由暗罵道：「殺千刀的烏龜殺手，你在賭坊裏贏了一雙金錢龜，待會兒老子要贏了你這條烏龜老命！」

他心中在盤算着怎樣「誅惡鋤奸」，忽然看見一個人正在用奇怪的神情瞧着自己，不禁嚇了一跳，差點沒栽倒在地上。

這人的臉色更是奇怪，說：「小方，你怎麼啦？」

方寶樓忙道：「我沒事。」

原來這個瞧着方寶樓的人，就是溫文雅爾的葉山川。

葉山川望了他一會，又說：「你眞的沒事嗎？」

方寶樓道：「眞的沒事。」

葉山川微微一笑：「既然沒事，為甚麼要勞煩司馬大哥送你回來？」

方寶樓一怔：「司馬大哥？」

葉山川伸手向司馬血一指，笑道：「這位就是江湖中鼎鼎大名的殺手之王司馬血，我認識他三年了，一直以來都叫他司馬大哥。」

任總管對莊家說：「押龜賠龜，小熊王，你揭盅好了！」

方寶樓倒抽了口涼氣，忖道：「想不到葉總舵主跟這烏龜殺手有這等淵源，這下子事情可又變得複雜起來了。」

若在平時，他絕不會傷害葉山川的任何朋友。

但這一次，他却非要殺掉司馬血不可，因爲在他心目中，着實「大有理由」應該把這位殺手之王送往西天極樂世界。

雖然暗箭傷人的行徑，絕非英雄本色，但他已認定司馬血是個大壞人，而方總護法要對付這種武林敗類，又何須遵守甚麼江湖規矩？

但他不免暗自奇怪：「葉總舵主怎會交上了這種朋友？還叫他司馬大哥那麼親切？」

想了一回，不禁暗暗嘆息：「唉，人總會有胡塗的時候，葉總舵主雖然本領高明，但却也難免會上了壞人的當，正是誤交匪類，不知人心險惡，這烏龜殺手準是要利用打架會的勢力來攪風攪雨，哼，很不幸這次你遇上了方總護法，你這等惡毒陰謀非要馬上粉碎不可。」

這時候，葉山川已帶着司馬血進入金碧輝煌的玉翠廳。

方寶樓自然跟着。

但他一進入玉翠廳，就爲之嚇了一大跳，心中叫道：「媽啊，那裏來了這個嚇死人的胖妖怪？」

原來在玉翠廳裏，已有一個肥大得驚人的大胖子正在喝酒，這大胖子的肚皮着實大得驚人，最少有兩個懷胎九月孕婦的肚子加起來那麼厲害，而他用來盛酒的罎子，更是大得嚇死方寶樓，裏面載着的酒恐怕足夠他洗澡三次。

別的不說，這大胖子喝酒的聲音，也比尋常人响亮數倍，而他所喝的酒，又是濃烈之極，方寶樓不必喝，光是聞了幾下便已有些醉醺醺之意。

大胖子一看見司馬血，立刻就放下了酒罎，大聲笑道：「司馬血，你來得正是時候，咱們今晚痛飲千罎，不醉無歸。」

司馬血却是眉頭大皺，頻頻搖手不迭：「今天不喝酒。」

大胖子瞪眼道：「這是甚麼道理？不喝酒活着還有甚麼趣味？」

司馬血道：「你不喝酒就覺得活着無趣味，但我却認爲喝醉了才最無趣味。」

大胖子道：「只喝一點點怎會醉？」

司馬血道：「何謂之一點點？是一滴？還是兩滴三滴？」

大胖子唉的一聲：「你今天怎麼了？兩個月前，你在杭州還是大罎大碗的喝，那一天眞痛快，雖然酒館的一百二十斤花彫都給咱們喝光了，但你還是沒有醉……呃……」說到這裏，酒氣上湧，好像有點想吐的樣子。

司馬血苦笑着道：「你才以爲我沒有醉！」

大胖子一怔：「但你還能走路呀，而且你回客棧的時候，肩上還揹着一個白白胖胖的女人！」

司馬血問道：「當時你是怎樣瞧着我的？」

大胖子搖搖頭，道：「老子記不起來了。」

方寶樓心裏哼一聲：「你這個大胖子也自稱老子，簡直是辱沒了我這個眞正的老子！」

只聽見司馬血嘆了口氣，道：「你不記得，我可記得清清楚楚，那時候，你就像個大蝙蝠。」

「大蝙蝠？」大胖子想了一想，忽然一拍桌子大笑道：「哦！老子記起來了，那天晚上，老子酒興大發，一時高興便把自己倒掛在屋簷下，的確很像個偉大的蝙蝠。」

方寶樓暗罵道：「甚麼偉大的蝙蝠，也不怕笑掉眞正老子的牙齒。」

司馬血又嘆了口氣，說道：「所以，那時候你所看見的景象，都是倒轉過來的了。」

大胖子「啊」的一聲，說道：「老子明白，原來不是你揹着那個白白胖胖的女人，而是那個白白胖胖的婆娘揹着你走路哩！」

司馬血苦笑了一下，道：「你知道就好了，那天晚上，我着實醉得很厲害，若不是那個女人把我揹回客棧，只怕到了天亮的時候，我仍然會躺在溝渠旁邊不省人事。」

大胖子嘆了口氣，道：「你又何苦因噎廢食？」

司馬血道：「我若打抽噎，一定不會不吃食物，但今晚是決不會喝酒的了，唐兄再多費唇舌也是無用。」

方寶樓心道：「原來這大胖子姓唐，倒不知道是不是唐三藏的後代……不對，唐三藏是個得道高僧，從未娶妻生子，而且他也好像不姓唐，但姓甚麼却又忘掉了……哈哈，這大胖子怎麼不姓朱？他若姓朱，就準是朱八戒的後人，朱八戒既貪吃，又貪色，說不定曾經偷偷地背着唐三藏風花雪月，那麼就會生下這等天下第一號大胖子出來了……」他越想越有趣，忍不住「嘻」的一聲笑了出來。

葉山川瞪了他一眼：「你在發甚麼神經？還不去沏一壺上好的巖茶來？」

方寶樓一怔，說道：「總舵主要喝茶嗎？」

大胖子立刻說道：「葉總舵主不能喝茶。」

方寶樓奇道：「他爲甚麼不能喝？」

大胖子道：「司馬血已不肯喝酒了，倘若連葉總舵主也喝茶不喝酒，老子獨個兒喝又有甚麼趣味？呃！呃……」

葉山川微微一笑：「唐大少爺既然這麼說，區區就用杯子盛酒奉陪好了。」

大胖子皺眉道：「嗯？用罎子喝不行嗎？」

葉山川道：「區區可沒有唐大少爺的海量，若也像你一般整罎來喝，非要大大出醜不可。」

大胖子嘆了口氣，道：「只可惜衞空空不在姑蘇，否則這酒囊倒是個很好的對手，便是淚子來了，也會比你們兩人强勝十倍。」

他望了葉山川一眼，又道：「也罷，你用杯子喝好了，但可不能喝茶來瞞騙老子。」

葉山川笑道：「豈敢！豈敢！」

方寶樓道：「既然如此，那壺茶倒是用不着沏了。」



葉山川盯着他的臉：「誰說不用沏？我雖喝酒，但還有司馬大哥！」

方寶樓苦着臉，道：「別這樣兒好不好？本總護法馬上去沏茶便是。」

他一面向廳外走出去，一面暗暗好笑：「這一次中正老子下懷也。」

過了片刻，方寶樓提着一壺熱茶和一隻杯子，向司馬血走了過來。

「司馬大哥，請用茶。」他臉上仍然苦兮兮地，好像老大不情願爲司馬血斟茶似的。

這正是方寶樓奸猾之處，他知道這時候若禮貌週到地招待司馬血，說不定反而會引起對方的懷疑，但他現在一臉委屈的樣子，旁人却一定不虞有詐，又有誰能想得到，這一壺巖茶裏居然已混和着極厲害的殺人毒藥？

大胖子想不到，葉山川想不到，司馬血也同樣意想不到。

當然，尋常的毒藥，一定無法瞞得過殺手之王司馬血，但這壺茶裏的毒藥，却絕不尋常，即使是最擅長用毒的蜀中唐門高手，恐怕也會着了它的道兒。

偏偏這時候，司馬血又眞的有點口渴了。

他端起了杯子，嘴唇已觸及杯子的邊緣上。

但也就在此際，忽然有人在他背後說：「好口渴，把這杯茶讓給我喝如何？」

方寶樓怔住，司馬血也怔住。

每個人都怔住了，連那大胖子也不例外。

司馬血怔怔地瞧着那人，那人緩緩地從他手裏接過杯子。

大胖子忽然高興地大笑起來：「淚子，你來得正合時宜，茶有甚麼好喝，過來陪老子喝酒才是正經。」

方寶樓心中暗暗叫苦：「怎麼在這緊要關頭上却來了一個甚麼淚子？求求你快把茶送回給烏龜殺手喝好不好？」

那人捧着杯子，忽然望着方寶樓，道：「這位就是方總護法嗎？」

方寶樓暗吃一驚：「怎麼今晚人人都知道老子就是鼎鼎大名的方總護法？」當下點了點頭，道：「我叫方寶樓。」

那人微微一笑，道：「我早就聽人說過，方總護法雖然年紀輕輕，但却是個很有辦法的少年英雄。」

方寶樓作賊心虛，臉上陣青陣白，只好陪笑道：「小弟見識淺薄，不明世務，還望兄台多加指引。」

那人道：「指引可不敢當，但請你喝一杯茶却是可以的。」

方寶樓忙道：「小弟不口渴。」

那人道：「我知道你不口渴，但我的喉嚨却乾得很。」

方寶樓道：「那麼你自己喝好了。」

那人道：「我很想喝，但却又不能馬上便喝。」

方寶樓道：「爲甚麼不能喝？」

那人道：「因爲這樣不合規矩。」

方寶樓道：「不合甚麼規矩？」

那人道：「我的規矩。」

方寶樓道：「你的規矩是怎樣的？」

那人道：「我的規矩，是絕不會隨便喝別人斟的茶，因爲這樣太危險了。」

這句說話，使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連葉山川也是面露慍色，顯然，他認爲這些說話，未免是相當的過份。

只有方寶樓心中有數，知道事情出了岔子，他面上雖然儘量保持不動聲色，但心裏已叫苦連天，眉頭一皺之下，只好說：「對不起，小弟……小弟忽然內急，非要去解決不可……」

那人淡然一笑：「我知道你現在眞的很急了，但就算再十萬火急，也不急在一時，我想你幫我一個忙，可以嗎？」

方寶樓正待搖頭說「不！」葉山川却已說道：「當然可以，方總護法常說百忍成金，就算忍它一兩個時辰，也絕對不會是甚麼問題。」

他這麼一說，不啻是封死了方寶樓的退路，那人滿意地點了點頭，笑道：「葉總舵主果然精明果斷，明白事理。」

方寶樓暗罵道：「老子尿急不尿急，又跟葉總舵主明白事理有甚麼相干？眞是個狡猾的狐狸！」

只聽見那人悠然一笑，又說道：「我現在眞是口渴得要命，但奈何我的規矩，是要別人先喝一半，我才放心喝另外一半的。」

方寶樓抽了口冷氣，道：「你的意思，是要找個人先喝這半杯茶？」

那人點點頭：「正是這樣。」

方寶樓道：「那很容易，讓司馬大哥喝好了，小弟知道他也很口渴。」

那人搖搖頭：「這樣不好，倘若茶裏有毒，豈不是會把他毒死？」

方寶樓臉色發白，大聲道：「茶裏怎會有毒？你這分明是在損我！」

那人道：「我也不是說茶裏一定有毒，但天下之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爲了安全審愼起見，還是要勞煩方總護法先喝一半，那麼我才能安心享用。」

方寶樓道：「我現在眞的是急得很厲害，若再喝茶勢必水淹七軍。」

他越是推搪，衆人越是懷疑，葉山川生氣起來，便說：「你不喝，我喝！」說着，向那人取過杯子，便要把這杯茶喝下。

方寶樓大吃一驚，忙道：「葉總舵主這茶喝不得……」

葉山川臉色陡變，怒道：「這茶……原來眞的有毒！」

方寶樓乾咳一聲，道：「茶裏的並不是毒藥，它……它毒不死人。」

葉山川喝道：「既然毒不死人，爲甚麼不能喝？」

方寶樓道：「茶裏雖然沒有毒藥，却有瀉藥，誰若喝了，就要大吐大瀉。」

他眼見大勢已去，再也不能瞞過衆人，便把毒藥說成是瀉藥，這樣就算葉山川怪罪下來，罪名也沒有那麼嚴重。

葉山川冷冷一笑，道：「好哇，枉我向來把你當作親兄弟看待，想不到你竟然想害死我！」

方寶樓忙道：「我不是要害死你，只是……只是想跟這位司馬大哥開個玩笑罷了，但我現在也知道錯了，總之下次決計不敢便是……」

葉山川怒道：「你害死了司馬大哥，也就等於是害死了我，這種事還能容許你

下次再幹嗎？」

司馬血笑道：「葉總舵主不必太認眞，方兄弟年紀還小，自然難免有點好玩，你若過份責罰他，倒是不給我面子了。」

葉山川哼的一聲，悻然道：「這杯茶你若喝進肚子裏，只怕如今已經面目全非，還談甚麼面子不面子！」

方寶樓訕訕一笑，道：「一瀉之下，面色雖然難看些，但却也可以清洗清洗腸胃。」

葉山川瞪着他，冷笑道：「好啊，原來這是清洗腸胃的妙藥，那麼你喝掉它好了。」

方寶樓大吃一驚，急忙雙手亂搖，道：「我的腸胃又空又扁，絕對洗不得，倘若一洗之下，保證立時穿開七八十個大洞小洞，才瀉到一半便得在茅厠裏魂歸極樂世界。」他一急之下，也不顧慮得許多，甚麼話都說了出來。

葉山川臉色一沉，喝道：「嘿嘿，說來說去，這茶杯裏的還是穿腸斷命的殺人毒藥！」

方寶樓心中一片冰凉，心想：「這下子可眞乖乖的天崩地裂，老子歸西也！」

葉山川冷冷一笑又道：「國有國法，幫有幫規，你用這種下三濫的陰謀來害司馬大哥，正是人神共憤，天地不容……」

「不要再說了，」方寶樓長長的嘆了口氣，道：「把這杯茶給我喝掉便是。」

葉山川呆了一呆，但在衆目睽睽之下，還是不由自主地把杯子遞了過去。

司馬血吃了一驚，急道：「這茶不能喝！」

但方寶樓才接過杯子，便仰首把杯子裏的茶喝得一滴不剩。

茶好苦。

這將會是方寶樓最後的一杯。

葉山川的臉色忽然變得十分可怕，彷彿喝了毒茶的人並不是方寶樓，而是他自己。

司馬血怔怔地瞧着方寶樓，然後又瞧着那個叫他不要喝這杯茶的人。

那人淡淡一笑，說道：「這是最好的結果。」

司馬血道：「甚麼最好的結果？他才是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

那人道：「他的確只是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但這個小孩子却險些幹掉你這位殺手之王。」

司馬血道：「就算他眞的毒殺了我，我也不會怪他。」

那人道：「不怪他，難道要怪你自己嗎？」

司馬血道：「不錯，這只能怪我本領平庸，連茶裏有毒也看不出來。」

那人道：「世間上若總共有一萬種毒藥，你能看得出九千九百九十種，那已不能算是沒有本領。」

司馬血道：「但還有十種可以瞞過我的眼睛和鼻子，這已很要命。」

那人道：「世間上的確有好幾種一等一的毒藥，就算是蜀中唐門的主人也未必能够一眼看得出來。」

司馬血嘆了口氣，道：「不錯，而更可怕的，就是用毒者竟然只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那就更令人防不勝防。」

方寶樓忽然走到那個大胖子面前，說：「我想做一件傻事。」

大胖子眨了眨眼，說道：「你喝了那杯毒茶，那已經傻得很。」

方寶樓道：「古往今來，誰個不是成者爲王，敗者爲寇？而且老子早已知道，今晚不是司馬血死，便是方總護法亡，如今殺手之王既然福星高照，老子也只好以一死謝天下。」

大胖子哈哈一笑，拍了拍方寶樓的肩膊，道：「有種！大丈夫本來就應該視死如歸，敢作敢爲，而且像司馬血那樣的人，就算毒死他也不是甚麼罪孽，來，老子敬你一罎如何？」

方寶樓道：「老子現在要幹的正是這件傻事。」

大胖子道：「好極，咱們都是老子，不喝酒都是乖兒子！」

他說到這裏，從桌底下抓起了一罎十斤裝的高粱，迅速地拍開泥封，然後把酒罎推到方寶樓面前。

方寶樓仰天打個哈哈，大聲說：「不管你是誰，今晚咱們不醉無歸！」

語畢，提起酒罎，仰首便喝。

但高粱酒辛辣無比，他才喝了一口，便忍不住劇烈地嗆咳起來。

大胖子笑道：「不用猴急，桌底下還有八九罎，咱們慢慢來，一罎一罎慢慢的喝。」

方寶樓又是哈哈一笑，但笑聲其實苦澀無比：「對！咱們兩個老子一起把酒底下的桌全部喝掉。」這時候，他的神智已開始昏亂，居然把「桌底下的酒」倒轉來說，變成了「酒底下的桌」。

他很快又喝了幾口。

這一次，他沒有再嗆咳，但却很快就天旋地轉，連站也站立不穩。

但他還是要喝。

只是，他還沒有喝完那一罎高粱，人已像元寶般仆跌下去……

## 百澈大逆殺千雪

燈光朦朧，人也朦朧。

方寶樓在仆跌下去之後，就一直不省人事，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他的眼睛又再睜開來了。

他只覺得渾身酸軟無力，連抬起眼皮也好像是一件十分吃力的事。

但他還是看見了燈光，也看見燈光之下，正有一個人目不轉睛的看着自己。

方寶樓忽然呆住。

「是妳？」他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爲這人居然是葉芷雅。

葉芷雅輕輕地點點頭道：「不錯，是我。」

方寶樓道：「這裏是甚麼地方？是陰間？還是陽間？」

葉芷雅道：「不要胡思亂想，我是個人，你也仍然活着。」

方寶樓瞪大了眼睛：「是眞的？」

葉芷雅道：「當然是眞的，你只不過喝了幾斤高粱，又怎會死掉？」

方寶樓道：「但我已喝了那杯混和着一流毒藥的茶！」

葉芷雅搖搖頭，說：「那是假的。」



方寶樓一怔：「茶怎會有眞有假？」

葉芷雅說：「茶當然是眞的，但我給你的毒藥却是假的。」

方寶樓大奇：「妳不是要把司馬血這個大惡人毒死爲民除害嗎？」

葉芷雅又用力地搖搖頭：「要毒殺司馬血，並不是我的主意。」

方寶樓道：「我知道，這是妳師父的命令，妳是身不由己。」

葉芷雅還是不斷的搖頭：「這也不是我師父的命令，她絕對不會叫我去刺殺殺手之王。」

方寶樓越聽越胡塗，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妳說清楚一點好不好，我現在眞的一點也不明白了。」

葉芷雅忽然擰開了臉，然後就啜泣起來。

方寶樓吃了一驚，急問：「葉姊姊，妳怎麼哭了，是不是我說錯了甚麼？」

葉芷雅哭了一會，才說：「一切都不關你事，你沒有錯。」

方寶樓道：「我知道妳也沒有錯，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葉芷雅說：「我師父給一個大惡人擄走了，那大惡人的弟子藉此要脅我，要我串同你來暗殺司馬血。」

方寶樓呆住，心想：「原來吾妻當時是在騙我……」想到這裏，不禁爲之大失所望，便說：「難怪妳對我那麼好，原來是受人要脅，不得不如此而已……」

葉芷雅急了起來，說：「不！我對你好並不是完全裝做出來的……」才說完這句話，臉上已是一片通紅。

方寶樓在側邊看見她這張又紅又俏的臉龐，才醒了三分的酒意，立刻又再多醉幾分，心想：「不管妳對我這份情義是眞是假，妳老公方某這一輩子跟妳註定是永遠沒完沒了的！」他越看越是心醉，越想越是甜蜜，嘴裏却說：「那時候妳對我那麼好，到底有幾分是眞，幾分是假？」

葉芷雅的臉更紅，終於說：「初時是九分假，只有一分是眞，但到了後來，我覺得很對你不住，假的便漸漸越來越少，眞的反而漸漸多了起來……」說到後面一兩句，聲音已低微得有如蚊吶一般。

但方寶樓靜心聆聽，每一個字都清清楚楚地聽進耳朶裏。

他馬上又再心花怒放，眞想立刻手舞足蹈，來表示心中的高興。

但是他大醉初醒，渾身仍然酸軟無力，就算想大叫大跳一番，只怕也是無能爲力。

過了好一會，他便問葉芷雅：「那個大惡人的弟子叫甚麼名字？」

葉芷雅道：「他姓翁，叫翁百澈，大概二十三四歲年紀。」

方寶樓眉頭一皺，道：「他長得英俊不英俊？」

葉芷雅一怔：「這又跟事情有甚麼相干？」

方寶樓道：「怎會沒有相干？據相書所說，越是英俊的男人，就越靠不住。」

葉芷雅心中暗暗失笑，知道他正在吃醋，便說：「若相書所說不假，那麼翁百澈這個人就極靠不住。」

方寶樓心中一陣子不高興，忖道：「原來翁百澈是個小白臉。」

葉芷雅瞧着他，見他半晌不說話，便問：「小方哥兒，你在想甚麼？」

方寶樓咳嗽兩聲，說：「我沒事，就只怕妳以後遇着了這個人，仍然會上了他的大當。」

葉芷雅失笑道：「我以前也曾以爲他是個好人，但經過這一次敎訓，我永遠再也不會相信他的任何說話啦。」

方寶樓嘆了口氣：「但願如此……嗯，他姓翁，跟翁千雪可有甚麼淵源？」

葉芷雅道：「翁千雪就是翁百澈的父親。」

方寶樓冷哼一聲：「果然是犬父無虎子，老混蛋的兒子也一定脫離不了混蛋本色。」

葉芷雅却搖頭道：「你這話可不對，翁千雪雖然手段毒辣，但對我師父却是很忠心的。」

方寶樓道：「妳師父是個好人嗎？」

葉芷雅道：「她當然是個好人。」

方寶樓道：「我也相信妳師父是個好人，但她爲甚麼會有翁千雪那樣兇殘毒辣的部屬？」

葉芷雅道：「我師父也經常告誡翁令主，但他却反而說師父太慈悲，放過了不少江湖敗類。」

方寶樓冷冷一笑：「但翁千雪追逼萬大哥的手段，却連許多江湖敗類也幹不出來。」

葉芷雅道：「這也難怪，他本來就是綠林大盜出身，後來才洗心革面，立誓不再做傷天害理的勾當。」

方寶樓道：「但他現在所做的勾當，却比綠林大盜還惡毒，爲了要逼萬大哥重回天滅，他派人殺了一個無辜的賣麵老頭兒！」

葉芷雅說道：「這未必就是翁令主自己的主意，據我所知，在他直接統領的部屬裏，其中有幾個都是極殘酷，極嗜殺的兇漢，這些人向來視人命如草芥，爲了要達成目的，往往是甚麼事情都可以幹得出來。」

方寶樓拍了拍額角，道：「天滅有這種兇漢部屬，非要弄得天下大亂不可。」

葉芷雅嘆了口氣，道：「我師父雖然有她自己的一套抱負，但對於組合裏的管理，的確有很多不完善之處。」

方寶樓道：「妳師父有甚麼抱負？」

葉芷雅道：「你聽過法外天牢這個地方沒有？」

方寶樓想了想，道：「聽過，據說，那是一個羈禁武林敗類的地方。」

葉芷雅點點頭，說：「法外天牢牢主，是個嫉惡如仇的人，他建造法外天牢，就是要把天下間所有惡人都關了起來。」

方寶樓道：「這是執行法外之法的手段。」

葉芷雅道：「不錯，官府中人雖然一直都不贊同這種做法，但誰也沒有加以追究，而且，一般人也不知道，法外天牢究竟在甚麼地方。」

方寶樓道：「但要把江湖上所有的惡人都關了起來，又是談何容易。」

葉芷雅道：「這一點當然很不容易，而且簡直就是絕不可能。」

方寶樓吸了口氣，道：「我明白了，妳師父也是法外天牢的人！」

葉芷雅立刻搖頭道：「不，你這樣想却是想錯了，我師父並不是法外天牢的人，但她認識法外天牢牢主，却是眞的。」

方寶樓道：「他們是老朋友？」

葉芷雅道：「他們是識英雄者重英雄，我師父常說，法外天牢主是個大英雄，而我師父，不用說自然是個女英雄了。」

方寶樓道：「這麼說，你師父是十分贊同法外天牢牢主的行徑了。」

葉芷雅道：「她老人家自然十分贊同，而且也曾打算建立另一座法外天牢，來幫助法外天牢牢主一臂之力。」

方寶樓道：「這倒是個好主意！」但在嘴裏同意之餘，心裏却在想：「武林中若有幾座法外天牢，說不定大家就會互爭『生意』，當武林中的大惡人一個一個被抓掉之後，說不定會連小惡人，小痞棍，小無賴也統統抓進天牢裏關起來，等到這些小惡人變成老惡人，小痞棍變成老痞棍之後才放出去，但這些老惡人和老痞棍已經老得連牙齒也沒有了，想再惡也一定惡不起來，這本來也是一件好事，只不過老子有時候也很兇惡，痞棍無賴的地位更是固若金湯，到時候若連老子也關進法外天牢裏，吾妻可要傷心死了。」

他越想越是稀奇古怪，葉芷雅又自說道：「但我師父知道，要建造另一座法外天牢，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要有鉅大的財力和人力之外，還要找尋一個適當的地點，算來算去，這件事既困難又麻煩，所以師父最後決定放棄建造另外一座法外天牢的計劃。」

方寶樓連連點頭，說：「這也是明智之舉，若太勉強而爲之，那未免是太委屈自己了。」

葉芷雅望了他一會，才道：「師父並不是怕委屈了自己，她雖然放棄了建造法外天牢的計劃，但却還是要協助法外天牢牢主，把世間上許多窮兇極惡，假仁假義的僞君子一一收拾。」

方寶樓道：「如此甚好，你師父果然不愧是個人間罕見的女英雄。」他心裏對天滅之神其實絕無好感，但他却也深明愛屋及烏之道，若直接恭維葉芷雅，言辭間可能會變得肉麻起來，那就吃力不討好了，但他一味吹捧她的師父而且天滅之神又不在場，那麼這種馬屁就一定不會拍錯，必然會令到葉芷雅心裏既是感激，又是舒服。

果然，葉芷雅面上露出了欣悅的神色，又說：「這幾年來，法外天牢雖然把不少惡人關進天牢裏，但也有不少惡人，是連法外天牢的人也無法對付，也對付不了那許多的，於是，我師父就創立了天滅這個組合，目的就是把那些罪大惡極的江湖敗類逐一處死。」

方寶樓道：「你師父爲甚麼不把那些江湖敗類送進法外天牢裏？」

葉芷雅說：「凡是關進法外天牢的人，將來都可能會獲得釋放，但師父說，有不少壞人，根本就無可救藥，而且又是百死不足以蔽其辜，所以把這種人送進法外天牢裏，徒然是極費心機，而且也對不起那些曾經被惡人折磨殺害的無辜者。」

方寶樓又是點頭大讚：「你師父果然眞知灼見，晚輩小方哥兒佩服之極。」

葉芷雅道：「師父常說：『天滅天滅，天誅天滅。』她成立天滅的目的，就是要協助法外天牢，儘量減少武林中的敗類，雖然法外天牢與天滅之間的行事方法並不一樣，但却是殊途同歸，本質並無甚麼分別。」

方寶樓想了一想，道：「妳師父是個女英雄，那是無可置疑的，但在天滅裏，似乎並不是人人都像她一樣。」

葉芷雅長長地嘆了口氣，道：「你這話一點也不錯，師父雖然用心良苦，但手下却是良莠不齊……」

方寶樓道：「就以翁千雪來說，這位老爺子就未免太兇一點……」

葉芷雅道：「翁老爺子行事手段偏激，師父是早已知道，但他是天滅裏的元老功臣，曾經有好幾個厲害的大魔頭都栽倒在他的手裏，所以師父向來都很遷就他，很少批評他的不是。」

方寶樓道：「原來你師父是個十分寬大的人，唉，這豈不是使翁老爺子更加變本加厲嗎？」

葉芷雅道：「翁老爺子的確是越來越偏激了，但他對我師父，的確是絕對忠心的……可是，他的兒子翁百澈却極可惡，居然把他殺了。」

方寶樓大吃一驚：「妳說甚麼？」

葉芷雅道：「我是說，翁百澈殺了翁老爺子！」

方寶樓奇道：「做兒子的爲甚麼要幹掉自己的老子？」

葉芷雅道：「就在萬載愁帶着你參見我師父一個時辰之後，我師父突然遭遇了暗襲。」

方寶樓道：「出手暗襲妳師父的是甚麼人。」

葉芷雅道：「他們總共有五個人，人人的武功都很厲害。」

方寶樓道：「哦？那時候我在甚麼地方？」

葉芷雅道：「在銀營裏。」

方寶樓「噢」的一聲，說：「不錯，當時我正在昏迷之中，但萬大哥呢？」

葉芷雅道：「他已走了。」

方寶樓道：「他去了甚麼地方？」

葉芷雅道：「他已接受了師父給他的殺人任務。」

方寶樓道：「妳師父要他去殺誰？」

葉芷雅道：「鬼老闆。」

方寶樓吃了一驚：「鬼老闆？是不是雙天賭坊的鬼老闆！」

葉芷雅奇道：「你怎會知道雙天賭坊的老闆就是鬼老闆？」

方寶樓哼一聲：「我是在姑蘇城裏長大的，城裏有甚麼事情我不知道？」其實他本來甚麼都不知道，只不過在賭坊聽見司馬血和任速星的談話，才知道有「鬼老闆」這一個人。

葉芷雅也不再追問方寶樓，只是輕輕的嘆息一聲，說：「這鬼老闆神出鬼沒，連搏兔先生那樣的高手也成爲他的爪牙，而我師父早就想消滅了這兩個人。」

方寶樓道：「鬼老闆的武功十分厲害嗎？」



葉芷雅道：「當然厲害。」

方寶樓道：「萬大哥打得過他嗎？」

葉芷雅道：「這個我可不知道，但師父既然堅決要派遣他出手，想來必然很有把握。」

方寶樓點點頭，道：「這個自然！」但他心裏却是大不以爲然：「打得過也好，打不過也好，這一戰之後是死是活，只是萬大哥的事情，而妳師父高高在上，正是隔江觀火，就算派人一萬個羊牯大王出戰統統變成了死羊牯回來，那也是無關痛癢得很。」

但葉芷雅再冰雪聰明，也猜想不到方寶樓心中想些甚麼，她又嘆了口氣，接道：「可是，萬載愁才走了半個時辰，我師父就給敵人展開了暗襲。」

方寶樓道：「他們是甚麼人？」

葉芷雅道：「爲首之人，正是神出鬼沒的鬼老闆。」

方寶樓吃了一驚：「這可不妙。」

葉芷雅嘆道：「當然不妙，否則以後的事情就不會弄致如斯田地了。」

方寶樓道：「這一戰打得怎樣？妳有沒有參戰？」

葉芷雅搖搖頭：「沒有。」

方寶樓道：「妳當時在甚麼地方？」

葉芷雅道：「在銀營裏待候你這位方總護法。」

方寶樓心中大是高興，心想：「老子每次昏倒，吾妻就在旁邊小心侍候，的確艷福不淺。」

只聽見葉芷雅又接着說：「後來，我聽見金營裏傳出了激戰之聲，知道發生了事故，便匆匆趕出去看個究竟。」

方寶樓道：「你看見了甚麼？」

葉芷雅道：「我才出了銀營，看見了一個人氣急敗壞地走過來，說：『天神給鬼老闆殺了！』我一聽之下，不禁又驚又怒，差點便要昏迷過去，誰知道就在這時候，那人趁機出手，一下子就點了我七八處穴道！」

方寶樓哼了一聲：「此人可惡！」他這句說話，倒是貨眞假實，不折不扣的由衷之言。

葉芷雅臉上也是一片忿然之色，續道：「這人就是翁千雪的獨生子翁百澈，當時，我怎樣也料不到，他竟然有胆量用這種手段來暗算我，不但我料不到，即使是師父，甚至是翁千雪也萬萬想不到會發生這種事情。」

方寶樓說道：「這就是人不可貌相的道理，這小子越是英俊倜儻，就越是大大的靠不住。」

葉芷雅見他醋意又生，不禁心中暗暗失笑，但兩耳却也不期然地燙熱起來。

過了好一會，她才接道：「翁百澈隱瞞得很好，平時，誰也看不出他的輕功，竟然比他的父親翁千雪還是更高明得多，他把我的穴道點制住之後，就把我帶到金營，那時候，師父正在和一個綠臉紫髮的白衣人動手……」

方寶樓一怔：「甚麼？綠臉紫髮，是綠色的臉龐和紫色的頭髮？」

葉芷雅點點頭，說：「的確是這樣的一個人，還有，他的眼珠子白多黑少，但却凶芒閃爍，看上去十分詭異恐怖。」

方寶樓道：「那人是不是鬼老闆？」

葉芷雅搖搖頭，說：「不，鬼老闆是戴着一副黑色面具的。」

方寶樓道：「這就跟妳師父差得遠了，既然要戴面具，就該選用一副好看一點的，面具黑漆漆的，又有甚麼好看？』」

葉芷雅笑了笑：「你是不是不高興與別人戴着面具？」

方樓寶道：「那倒不是，其實戴着面具做人也沒有甚麼不好，最少在生氣的時候不會給人看見臉上那種難看的表情！」

葉芷雅道：「你說得對，我從明天開始，就戴着面具和你見面。」

方寶樓連忙搖頭不迭：「這可不對了，世間上人人都可以戴着面具跟我見面，就是你萬萬不能。」

葉雅橫了他一眼，道：「爲甚麼我就不能？」

方寶樓道：「妳若戴着面具，我可要餓死啦。」

葉芷雅不禁在是奇怪：「我戴面具，你爲甚麼會餓死？椿這兩事情根本就風馬牛不相及。」

方寶樓說道：「不是風馬牛不相及，而是宰相及宰相夫人，兩件事情相及之至呢。」

葉芷雅瞪了他一眼：「你又胡來了，我可要走啦。」

「別走別走！」方寶樓趕忙拉住她的手：「我大病初癒，妳若在這時候不理睬我一走了，我一定又會再昏倒過去。」

葉芷雅噗嗤一笑：「你那裏有病，有點喝醉罷了，虧你還說自己是甚麼英雄好漢，只是喝了幾斤高粱酒，就醉成這副樣子。」

方寶樓道：「凡事都有第一次，我這一次酒力不勝，那是因爲酒量未曾練成之故，但經此一役，下次酒量必然大有長進，就算再多喝十斤八斤也若無其事。」

葉芷雅「呸」一聲：「你若再多喝十斤八斤，只怕會當場醉死了，當你變成死人之後，自然覺得一切都會若無其事。」

方寶樓舌頭一伸：「那可不好玩，我死了不打緊，但以後再也見不着妳，那可是死而有憾，說不得只好做鬼也天天跟在你後面，那時候，誰若敢對葉小姐無禮，我就伸手揑死他！」

葉芷雅道：「不！你若做了鬼，千萬不要跟着我。」

方寶樓道：「妳害怕鬼？」

葉芷雅道：「不管是人是鬼，若他天天跟在我後面，我都會把他打走。」

方寶樓道：「人是打不走鬼的，而且，我這個方小鬼是好鬼一名，絕對不會傷害妳，還可以把纏着妳的寃人寃鬼一一打發掉，所以嘛，這種護花鬼對妳來說，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

葉芷雅臉上發熱，道：「你越來越放肆啦！」

方寶樓道：「男人放肆一點，總比做個百依百順的應聲蟲好得多。」他說到這裏，拉着葉芷雅柔纖的手又用力了幾分，兩眼痴痴地望着她，就像個呆子。

葉芷雅只覺得一顆心跳得好厲害，終於低聲說：「不要這樣拉着我的手……」

方寶樓道：「妳不高興？」

葉芷雅跺足道：「給人看見那可羞死了。」

方寶樓看見她這副嬌羞的模樣，心中大樂：「好老婆對我這個老公其實是有眞情眞義的，她言下之意，分明是沒有人看見那就拉拉手也不成問題啦。」

現在，他也不敢過份胡來，終於放開了葉芷雅的手。

葉芷雅長長的吸了口氣，又問：「爲甚麼我戴了面具，你就會餓死？」

方寶樓搖搖頭，道：「不能說。」

葉芷雅一怔：「爲甚麼不能說？」

方寶樓道：「我若說了出來，妳多半又會生氣，說我胡來，說我放肆。」

葉芷雅暗罵道：「果然又要胡來放肆一番。」但在好奇心驅使下，便說：「不，你說出來好了，我答應你不生氣。」

方寶樓道：「這是妳說的，可不能反悔！」

葉芷雅道：「不反悔就不反悔。」

方寶樓又怔怔的望着她，過了很久才說：「妳不戴面具，臉孔很美，若戴了面具，我就再也看不見啦，常言道：『秀色可餐』！妳若整天戴着面具，自然很快就把我活活餓死！」

葉芷雅一聽恍然大悟，知道又上了這小靈精的當，不禁爲之啼笑皆非，但她在啼笑皆非之餘，心中又是甜蜜蜜的甚爲受用。

她沉默了好一會，才說：「那鬼老闆武功極高，但却一直沒有出手，而那個綠臉紫髮的白衣人却漸漸不支，眼看就要死在我師父掌下……」

方寶樓道：「妳師父神功無敵，對付那種三不似，四不像的怪物，自然是綽綽有餘。」他只是憑空猜想，就像是親眼目睹那一戰一般。

葉芷雅點了點頭，道：「師父的武功當然很高，但那白衣人也不是膿包貨色，以前師父也曾經提起過他，說他的外號本來叫『玉面金剛』，是個很俊俏的男人，但後來爲了練習一種邪門的武功，不惜使用十三種古怪的藥草，丹丸來改變自己的身體，結果他眞的練成了那種武功，他却弄得容貌大變，連頭髮和膚色都變得十分古怪，據師父說，他這一着乃是平生最大錯誤，就算他不計較自己的容貌，但如此借助藥物來練功，走的又是邪門岔路，相信不出十年，這位『玉面金剛』就會毒發身亡，就算練成了天下無敵的武功，也是不能長久稱霸江湖之上。」

方寶樓冷冷一笑，道：「天下間的蠢材，眞是殺之不盡！」

葉芷雅道：「他可不是蠢材，只是一念之差，因而鑄成大錯。」

方寶樓道：「這怪物叫甚麼名字？」

葉芷雅道：「他叫包聰生。」

方寶樓道：「原來他叫阿聰，倒是個自作聰明的人。」

葉芷雅道：「其實包聰生的確是很聰明的，就只是壞在貪多務得，在三年之內連續拜了五個師父，想一下子就把天下間所有的絕世奇功都練成過來。」

方寶樓奇道：「江湖之上，最重師門規矩，他怎麼能在三年之內連拜五人爲師呢？」

葉芷雅說道：「那是金子作祟，一個人有了錢，無論做甚麼事情，都會方便得多。」

方寶樓冷冷一笑道：「只怕也會死得更快。」

葉芷雅道：「你這話也不錯，許多人就是自恃財雄勢大而胡作非爲，但到最後，只要一個不小心就會作法自斃，縱然有千萬家財也救不了他。」

方寶樓道：「包聰生若不是連拜五師，恐怕也不會練甚麼邪門武功。」

葉芷雅點點頭，說：「不錯，他練這種邪門武功，已是他的第五個師父所傳授的。」

方寶樓道：「他的師父是否也和他一樣，有紫色的頭髮和綠色的面孔？」

葉芷雅搖搖頭：「那可不是，他的第五個師父叫定歷道人，據說也和包聰生一般，是個出家人之中的美男子。」

方寶樓道：「爲甚麼師父又不會變成紫髮綠臉？」

葉芷雅道：「那是因爲定歷道人沒有練那種邪門的武功。」

方寶樓道：「他爲甚麼不練？」

葉芷雅道：「他擁有那本邪門武功的練習秘笈已有二十年了，但却一直不敢輕易嚐試，他所顧慮者，就是那十三種古怪的藥草和丹丸，可能會使到自己變成了一個殘廢的人。」

方寶樓道：「原來他師父也對這門子武功全無信心，但却叫包聰生去試一試，眞是老奸狡猾之極！」

葉芷雅道：「其實包聰生也不是個容易上當的人，但這一次却是他自投羅網，可怪不得定歷道人心狠手辣。」

方寶樓說道：「不錯，這是自作孽，不可活，就像是小方哥兒迷上了葉姊姊一般。」

不到三言兩語，方寶樓的毛病又再發作，葉芷雅也不理會他胡扯甚麼，只是繼續接着說下去：「包聰生爲了練那武功，終於容貌大變，從一個翩翩佳公子變成了一個極其妖異古怪的綠面人，但他沒有對師父說過任何埋怨的說話，只是等到武功練成之後，才把定歷道人的心肝挖了出來吃掉。」

方寶樓聽得爲之毛骨悚然，道：「如此說來，定歷道人可算是引狼入室了。」

葉芷雅道：「包聰生練成了這套邪門武功之後，不但容顏大變，性情也比從前兇悍得多，後來不知怎樣，更和鬼老闆混在一起，據說連搏兎先生任速星遇上了他，也不敢對他怎樣。」

方寶樓道：「總之，都是一窩妖怪，一撮吃人不吐骨的魔鬼。」

葉芷雅道：「那包聰生雖然練成了邪門武功，但跟我師父相比，還是技遜一籌，眼看他很快就要腦肝塗地，死在我師父『天誅地滅九悉眞功』之下，但翁百澈也已押着我在金營之外出現……」

方寶樓皺眉道：「這算是甚麼英雄好漢？」

葉芷雅道：「他這種人跟英雄好漢四個字本來就是相差十萬八千里，我師父爲了我，才把包聰生放了，又答應鬼老闆馬上離開姑蘇。」



方寶樓道：「離開姑蘇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

葉芷雅道：「但鬼老闆只是故弄玄虛，他絕對沒有放過我師父的打算。」

方寶樓問道：「難道他還要殺害妳師父？」

葉芷雅道：「我師父也同樣要殺了這個可惡的鬼老闆，爲江湖中人除去一大禍患。」

方寶樓說道：「他們終於還是打起來了？」

葉芷雅點點頭，說：「這是勢所必然的事。」

方寶樓道：「結果怎樣了？」

葉芷雅道：「初時不相伯仲，但到後來，師父爲了顧及我的安危，出手便有了顧忌而漸落下風。」

方寶樓冷冷一笑：「那姓翁的是不是以妳的性命來要脅妳師父？」

葉芷雅說：「正是這樣。」

方寶樓哼的一聲，道：「這兩個狗崽子，眞是丟盡了天下間所有男人的臉！」

葉芷雅道：「但在我師父敗象已呈的時候，翁千雪却突然掩殺而至。」

方寶樓道：「他到底帮誰？」

葉芷雅道：「當時，我以爲他會帮着兒子，那可更加不妙，誰知道他爲人雖然兇惡毒辣，但却絕不護短，一上來就痛罵兒子，說他不該背叛天神。」

方寶樓道：「罵得好！」

葉芷雅道：「翁老爺子喝令翁百澈把我放了，但翁百澈却不答應，還叫父親不要多管閒事，翁老爺子大怒，一連串罵了八九句粗言穢語……」

方寶樓笑道：「老子罵兒子，那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照正常情況，該是有攻無守，兒子合該挨罵之至。」

他說來似是而非，葉芷雅不禁又是爲之一陣好笑：「但這一次，情況不大正常，兩人這一罵居然互有攻守，而且還是兒子反攻之勢兇猛得多。」

方寶樓冷哼道：「這畜牲，大逆不道，我若是他的老子……」

葉芷雅不等他說完，便截口道：「你若是他的父親，那麼現在已經變成一個死人啦！」

方寶樓一凜，道：「這畜牲眞是連翁老爺子也敢宰了？」

「這又有甚麼稀奇？」葉芷雅嘆了口氣，說：「原來他早已拜了鬼老闆爲師，而在他心目中，鬼老闆的地位，已比父親重要不知多少倍！」

方寶樓怒道：「眞是荒唐之極！」

葉芷雅接道：「翁老爺子見兒子不聽自己的命令，不禁氣得面如土色，說甚麼也要把我救出來，誰知道翁百澈兇性大發，竟然用重掌來對付自己的父親……」說到這裏，聲音激動起來，顯然對翁百澈的禽獸行爲極爲憤怒。

方寶樓沉聲一嘆道：「這種逆子叛徒，合該千刀萬剮，再也不必送進法外天牢去。」

葉芷雅道：「翁老爺子怎樣也想不到，自己的兒子竟然會對自己如此兇暴，不由分說就一掌疾劈過來，他本已有傷在身，這一掌再也禁受不住，登時吐血倒下，而且很快就氣絕身亡。」

方寶樓又嘆了口氣，說：「這樣說來，翁老爺子也算挺講義氣，爲了妳師徒兩人，最後却死在兒子的掌下。」

葉芷雅兩眼早已紅腫，這時候更是忍不住哭了起來。

方寶樓輕輕撥了撥她的秀髮，柔聲說：「不要難過，惡有惡報，這姓翁的畜牲必然不得好死。」

葉芷雅哭了一會才停止下來，續道：「翁百澈殺了翁老爺子後，我師父更是心神震蕩，終於敗在鬼老闆手下，被他點住了十幾處穴道。」

方寶樓道：「鬼老闆如此得勝，眞是毫不光采。」

葉芷雅道：「但師父却已受制於他，連我也無法不聽從翁百澈的說話。」

方寶樓一凜，道：「他對妳怎樣？」

葉芷雅說：「在鬼老闆面前，他可不敢胡來，過了不久，他就對我說：『葉小姐，我現在恢復妳的自由，但妳必須答應我一件事，否則嘿嘿，妳師父可活不過今晚！』他若說要殺我，我倒不怕，但他用我師父的性命來相逼，我可沒法不屈服下來。」

方寶樓眨了眨眼：「他是不是要妳來騙我，讓我去暗算殺手之王司馬血？」

葉芷雅覷覷地看了他一眼，說：「是的，你直到現在還生氣嗎？」

方寶樓笑了笑：「我爲甚麼要生氣？妳又不是故意要騙我。」

葉芷雅道：「不，我是故意騙你的，只不過事情却是出於無奈。」

方寶樓哈哈一笑：「既是出於無奈，那就不是故意騙我啦，我又何必生氣？」

葉芷雅凝視着他，他又說：「就算妳眞的存心騙我，我也不會生氣，要是妳連騙騙我都不肯，那才使我傷心死了。」

葉芷雅笑罵一聲：「年紀小小，就爭着要做賤骨頭，眞沒出息。」

方寶樓道：「只要和妳在一塊，有沒有出息又有甚麼重要？但妳若要我出人頭地，我也一定不敢偷懶，所以，妳叫我去幹掉司馬血，我連眉頭都不皺一下立刻就去幹了。」

著芷雅道：「但你成功了沒有？」

方寶樓說道：「只差一點就成功了，誰知道最後却殺出一個程咬金，把司馬血那杯毒茶搶走，還要我把毒茶喝進肚子裏去。」

葉芷雅微微一笑，說道：「那杯茶若眞的有毒，你現在還能跟我說話那才是奇事。」

方寶樓道：「是妳把毒藥換掉了？」

葉芷雅點點頭，說：「不錯，因爲司馬血是個殺手中的俠士，我不能眞的毒死他，便暗中把毒藥換掉，暫時瞞騙着翁百澈。」

方寶樓吁了口氣，心中暗道：「哇！好險，若非這樣，妳年紀輕輕就要做寡婦了。」

葉芷雅又說：「把茶搶去的人並不叫程咬金，而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雪刀浪子？」方寶樓「啊」的一聲：「這人倒是個浪子中的大俠。」

葉芷雅點頭道：「你在萬花樓那壺茶

裏弄鬼的時候，他已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才故意搶走司馬血那一杯茶，還要你把它喝掉。」

方寶樓苦着臉：「這豈不是分明要幹了小方哥兒嗎？」

葉芷雅笑道：「但你現在給幹掉了沒有？」

方寶樓道：「那是因爲小方哥兒洪福齊天，所以才死之不去。」

葉芷雅道：「別把自己的福氣捧上雲堆了，你這一次平安大吉，是因爲龍大俠早就知道那些不是毒藥，他只是故意嚇嚇你的。」

方寶樓一呆，問道：「他既然看見我下毒，又怎麼知道那些毒藥根本就不是毒藥？」

葉芷雅道：「是我說給他知道的。」

方寶樓更是莫名其妙：「妳不是受制於翁百澈嗎？爲甚麼還敢對龍大俠說出這些事？」

葉芷雅道：「翁百澈已給龍大俠幹掉啦。」

方寶樓一怔，說道：「怎麼幹掉得這樣快？我本來還想看看這姓翁的到底有多神氣呀！」

葉芷雅冷冷道：「這種衣冠禽獸有甚麼好看？」

方寶樓道：「我就是想看看這種衣冠禽獸的樣子，但既然給浪子大俠幹掉，也就不用再提了。」

葉芷雅道：「原來龍大俠老早就很注意鬼老闆和翁百澈這兩個人，翁老爺子一直都不知道兒子已暗中拜了鬼老闆爲師，但龍大俠却早已查探得清清楚楚。」

方寶樓又說道：「聽說這位雪刀浪子的確神通廣大，比起方總護法還要高明一些。」

葉芷雅搖搖頭：「不，方總護法的本領高明多了。」

方寶樓受寵若驚，忙道：「這可不敢當之至。」

葉芷雅道：「當得起之至，別的不說，就以吹牛神功和胡說八道的道行來說，就算有十個萬雪刀浪子也萬萬比不上一個方總護法。」

方寶樓訕訕一笑，只好說：「那也只不過是各有所長而已。」

葉芷雅白了他一眼，半晌才說道：「雖然龍大俠的本領及不上方總護法，但他還是一刀就把翁百澈這惡賊砍翻了。」

方寶樓道：「翁百澈遇上了雪刀浪子，那就只好算他倒楣。」

葉芷雅盯着他：「你遇上了雪刀浪子又怎樣？」

方寶樓苦笑一聲，說：「仰藥了結殘生可也。」

葉芷雅望着他面上奇特古怪的表情，不禁爲之掩嘴一笑。

她這一笑，艷若春桃，方寶樓差點又要醉得暈倒過去。

但葉芷雅一笑之後，神情又漸漸沉重起來。

方寶樓鑑貌辨色，知道她正在爲師父的安危而担憂，便說：「妳師父福氣十足，一定可以逢凶化吉，妳大可放心。」

葉芷雅長長的嘆一口氣，說：「但願如此。」

方寶樓眼珠一轉，忽然問：「那個大胖子是誰？」

葉芷雅道：「你敢跟他拚酒，也可算是十分了不起。」

方寶樓道：「他到底是誰？」

葉芷雅道：「他正是杭州唐門的唐大少爺。」

方寶樓一怔。

「杭州的唐大少爺？莫不是……莫不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嗎？」

不等葉芷雅再回答，他已在額上連連賞了自己七八個爆栗，罵道：「斗胆！斗胆！有眼不識泰山！不醉死你這個小英雄才怪……」

聽見「小英雄」這三個字，葉芷雅不禁嫣然一笑，又把方寶樓瞧得爲之癡呆起來。

## 鬼王勇鬥馮象王

黎明霧更濃，在一座幽谷裏，忽然响起了清幽簫聲。

這簫聲初時溫雅柔和，甚是優美，但過得片刻，簫聲漸漸高亢起來，曲調之間更隱隱帶着殺伐之意。

谷內無風，只有這縷簫聲，只有這濃霧。

但既有簫聲，自然有人，但這人是誰，爲甚麼會在這時候來到這座人跡罕至的幽谷裏？

簫聲越變越尖銳，在這濃霧裏，想看見奏簫人的廬山眞面貌，却是大不容易。

驀地，簫聲中又混雜着一個人沉重的腳步聲。

簫聲越尖銳，這人的腳步聲也越是沉重，彷彿每一腳踏下去，都使人有着山搖地動的感覺。

簫聲不斷，這腳步聲也一直沒有停下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然一陣山風吹來，濃霧終於漸漸被吹散開去。

紅日已高懸，此刻已經不再是黎明時候。

一個黃袍老人，仍然在山谷中走來走去，他走得越來越慢，但腳步聲却也越來越是沉實。

他每踏過一步之處，都留下了深達兩寸的足印。

這些足印，每一隻都彷彿隱藏着無窮無盡的殺機。

黃袍老人的足聲，就像是鼓聲，他用這聲音來對抗那尖銳肅殺的簫聲，自然相當虛耗內力。

他的衣衫已濕透，頭髮尖之下更是不斷地滴着黃豆般大小的汗水。

濃霧散開後，他看見了一個白衣人，正倚在一塊大岩石下。

白衣人手裏有簫，簫洞仍在他嘴唇邊，但是忽然間，足聲和簫聲都同時停頓下來。

黃袍老人看不見白衣人的臉，只能看見他臉上一面漆黑如墨的面具。

「鬼老闆！」黃袍老人冷冷的叫了一聲。

「馮右使！」白衣人也回敬一句。



這黃袍老人，原來就是天滅裏的右使——「象王」馮勁！

鬼老闆把簫放下，馮勁就看見了他的嘴唇。

原來這面具除了有兩個眼孔可以視物之外，在嘴唇部位也是有裂口的，所以，鬼老闆雖然戴着這副面具，仍然可以吹奏出肅殺的簫聲。

馮勁目不轉睛，森然地望着鬼老闆，他是天滅裏的象王，武功遠在左使葉芷雅之上。

若是葉芷雅，她根本抵受不住鬼老闆的簫聲。

這簫聲可以使人心智昏亂，再進一步就是瘋狂地自我毀滅而死。

但現在，馮勁還是很清醒，很冷靜，只是衣衫頭髮俱已濕透。

鬼老闆兩眼也直視着他，嘴唇間忽然唸唸有辭，所說的話辭彙艱澀古怪，令人很難聽得明白。

馮勁冷笑，忽然大喝一聲：「鬼咒迷魂大法，又怎迷得住馮象王？」

他這一喝眞氣充沛，震耳欲聾，但鬼老闆却只是冷淡地一笑，說：「鬼咒若迷不住馮右使，馮右使又何必運氣大喝？須知這麼一喝，你內力又再損耗了三分！」

馮勁的眼色變了。

這一喝，他果然已輸了三分。

鬼老闆淡淡一笑，又道：「在天滅之中，只有馮右使是個人材，譚灼珠這等女流之輩，又豈是象王可以効忠的對象？」

「胡說！」馮勁怒道：「天滅之神巾幗不讓鬚眉，馮某是從心底裏服了她，你用詭計陰謀把她擄走，這才丟盡了天下間所有男人的臉！」

鬼老闆哼一聲：「你也不是十歲八歲大的孩子了，居然還自甘屈服在一個女人之下，這豈不是枉費馮天王傳授你一身驚人藝業嗎？」

馮勁道：「人各有志，馮某自問俯仰無愧於天地之間，這已比起你這位鬼老闆强勝千萬倍！」

鬼老闆沉默了片刻，才道：「不錯，人各有志，就算你要一頭撞死在這裏，旁人也不能把你怎樣的。」

馮勁怒道：「少廢話，天神在甚麼地方？」

鬼老闆道：「你要見她？」

馮勁道：「不錯。」

鬼老闆道：「你要見她不難，只要付出一點代價便成。」

馮勁道：「甚麼代價？」

鬼老闆道：「一眼一耳一手一腿就够了。」

馮勁臉色驟變：「你這簡直是欺人太甚！」

鬼老闆道：「約戰本老闆的是馮兄，到底是你逼我還是我逼你？」

馮勁知道再也談不攏，終於揮掌疾攻，務求搶佔先機，他練的是「四象八卦斷魂手」，講究的是神凝丹田，氣冲九霄，只要第一掌揮了出去，後着便綿綿不斷有如長江大河滾滾而來。

鬼老闆嘿嘿一笑，右手一沉，一股陰柔的力道逼了出去。

這一着功夫叫「五陰寒冰手」，內力初發之時若有若無，只有些微寒涼的掌風逼向敵人，但到了五招七式之後，掌力便變得至陰至寒，有如千年冰峯直壓向敵人，一般可畏可怖。

馮勁知道厲害，不敢硬碰，僅是從側面攻擊敵人，只見他兩掌出招極短，每一掌才攻出一尺左右便即縮回，顯然心中頗爲顧忌鬼老闆的陰寒掌力。

這一來，鬼老闆更是可以放手任意施爲，而原本氣勢冲霄，精深博大的四象八卦斷魂手反而受到極大的肘掣，只能局限在側面發動攻擊。

不到五十招，馮勁已全然處於下風，但他守得極是嚴密，鬼老闆雖然佔盡優勢，却也未能迅速地把這位馮右使解決。

兩人越戰越快，各自施展生平所學，鬼老闆雖然穩操勝劵，但馮勁依然全力奮勇週旋，這股死纏爛打的拚勁就像是年青伙子一般無異。

可惜高手過招，單憑拚勁還是無濟於事的。

鬼老闆早已立於不敗之地，換而言之，馮勁到頭來還是非敗不可。

當他支撑到三百五十招之際，眼前已全是鬼老闆的掌影。

馮勁只覺得左肩忽然一陣奇寒，已然中了一記五陰寒冰掌。

這一掌所及雖非要害，但那股劇烈的寒氣却有如千刀萬箭般直透馮勁的全身骨髓。

馮勁心中大吃一驚，知道這一戰再無半點取勝希望，只好運掌如風護住胸腹，匆匆倒退開去。

鬼老闆冷笑一聲，喝道：「你現在才知道後悔，已經太遲了。」

馮勁可沒有後悔約戰鬼老闆，但如今既然敗了，除非自己再也不想活下去，否則自然是非走不可。

走得脫固然要走，就算走不脫也要試一試。

因爲他還想再活下去。

只有活人，才能救回天滅之神！

所以，他非走不可！

但鬼老闆不肯放鬆他，甚至動用上鬼簫來追擊。

馮勁知道生死存亡繫於一綫，再也不猶豫，反手就撒出了十二支金鏢。

這十二支金鏢並非志在傷敵，只是用來擋住鬼老闆一陣，使自己有機會可以逃脫。

鬼老闆冷笑，鬼簫左挑右撥，十二支金鏢盡被擊飛得無影無踪。

馮勁就趁着這一霎眼間，身形向前急射八九丈。

鬼老闆沒有再追，也不必再追。

谷外已有一人攔截住馮勁，那是紫髮綠臉、神情妖異可怖的包聽生。

這時候，只見包聽生手持鋼刀，殺氣森嚴地向馮勁走了過來。

馮勁怒喝一聲，說道：「你這邪魔外道，作惡多端，總有一天會自食其果。」

包聽生陰惻惻地一笑：「將來的事，將來再算，但今天死在這裏的人却一定不是我，而是你這位馮右使！」說到這裏，只見藍光閃動，鋼刀已劃向馮勁面前。

馮勁一看這刀藍光湛然，便知刀鋒之

上餵了劇毒，自是不敢與之短兵相接，而此際他也不求殺敵，只求保住性命再說，驀然看見包聽生一刀揮來，立刻便旋身急閃開去。

包聽生自恃刀上有毒，刀勢使來着着直砍快劈，這種快攻的刀法看似雜亂無章，其實招招含有厲害後着，馮勁若打算趁虛而入，就勢必會給對方反鎖纏困，變成泥足深陷之境。

尙幸馮勁中了鬼老闆一掌後，已再無求勝殺敵之意，他心中如今只有「留得青山在，那怕無柴燒」這種念頭，所以雖然看見包聽生刀法之中似有不少破綻，却也絕無乘虛反擊之意。

但他左肩中了一掌，上半截身子越來越是僵凍，若在短暫時刻之內不能衝出這座山谷，只怕還是凶多吉少，終究要死在包聽生毒刀之下。

鬼老闆冷酷而得意的笑聲，從馮勁背後傳了過來，包聽生的刀勢更是疾迅了幾分。

但就在這時候，谷外突然來一條粗壯的影子。

那是一個身材相當魁偉的大漢。

這大漢人未到，長矛已搶先刺出，嘴裏同時大喝：「綠面妖怪，去你媽的王八蛋！」

這長矛幾乎足足一丈，這一矛飛刺過來，當眞有如當轟雷電閃一般，包聽生大吃一驚，匆匆一縱躍出了兩丈，那大漢又罵了一聲：「綠面烏龜往那裏跑！」跟着第二矛又再刺了過來。

馮勁乍遇援手，心中又驚又喜，本來他此際大可從容逃脫，但援手既已趕至，他却又不肯獨自逃命，而讓這大漢單獨作戰的。

但他中了五陰寒冰手之後，全身已凍得有如冰雪一般，雖然竭力運氣抗拒，那種寒冷之氣却是越來越甚，想振臂揮掌，更是連半點力氣也使不出來。

他心中暗自長嘆一聲，忖道：「想不到活了六七十歲，練了四五十年的功夫，却連這個鬼老闆一掌也經受不起，眞是慚愧……」

這時候，包聽生以單刀力戰大漢一桿長矛，戰況凶險之極，鬼老闆却沒有動手，只是冷眼旁觀，瞧着兩人激烈拚命。

過了一頓飯時光，但聽得嗆啷一聲，包聽生手腕已被大漢長矛刺中，毒刀跌落在地上。

但包聽生絕未退縮，猛地一折腰，左足踢起毒刀，刀尖向前急射向大漢胸口要害。

他這一刀休說是射向大漢胸口，就算只是擦着大漢一點肌膚，也立時可以要了大漢的性命，馮勁怕這大漢不知道刀上有毒，便急忙叫道：「小心，這刀是餵了劇毒的！」

其實他這一叫未免太遲，他那「小」字才出口，毒刀已射到大漢胸口前不足半尺。

但大漢身手不凡，只見長矛一圈，毒刀便給撥飛開去，射入一塊大石之中。

包聽生手腕受傷，毒刀又已失落，敗局已定，只盼鬼老闆及時加以援救，但鬼老闆却視若無睹，彷彿對這大漢說：「只要你有本領，儘管把這綠面妖怪一矛刺死好了。」

但大漢在佔盡優勢之下，却沒有驟施殺手，只是喝問包聽生：「綠面烏龜，你投降不投降？」

包聽生怒道：「不降！不降！寧死不降！」

大漢道：「你若寧死不降，那就眞的要死了。」

包聽生道：「大丈夫頂天立地，生死事等閒，氣節比天高！」

大漢點點頭，道：「說得好，那麼你現在就去死罷！」說着，長矛招招逼殺過去，突然更使出一招「四夷賓服」，只聽見「嘶」一聲響，矛尖已在包聽生胸口劃了一道半尺長的口子。

包聽生看見鮮血有如湧泉一般流出，不禁眼色大變，那大漢冷笑道：「我還以爲你流出來的血也是綠色的！」冷笑聲中，舉起長矛又再挾着勁風向包聽生胸口疾刺而去。

包聽生只覺得陣陣凌厲的風撲面而至，而對方長矛進攻的方位更是變幻莫測，知道自己已處於極兇險的生死邊緣，此刻，除了鬼老闆之外，再無任何人可以挽救自己。

但鬼老闆仍然屹立不動，全無出手相救之意。

不到十招，那大漢已把包聽生逼到一株大樹旁邊，包聽生突覺咽喉有尖銳之物抵住，原來是長矛已抵在他喉管之上。

「投降不投降？」那大漢又喝道。

「不投降……也不成了！」包聽生原來終於還是認輸投降，那大漢滿意地一笑：「好，你既投降，我就不能殺你，快滾你媽的王八蛋！」

那大漢說完這兩三句話之後，就撤了手中長矛，目光轉向鬼老闆的身上。

鬼老闆也盯着他，忽然點點頭，似乎甚是嘉許他的武功。

「你姓萬，叫萬載愁，對不？」鬼老闆乾笑着說。

那大漢回答道：「不錯，我就是萬載愁。」

馮勁心中「噢」的一聲，暗忖道：「這幾年來我一直在外面辦事，只曾聽說過翁千雪找到了一個很厲害的帮手叫萬載愁，只恨無緣識荊，眞是想不到原來就是此人……」

鬼老闆忽然哈哈一笑，道：「閣下好俊的功夫，難怪翁老頭兒一直捨不得放過你這塊上好的材料。」

萬載愁冷冷道：「你爲甚麼一直不救這位綠面刀手？」

鬼老闆道：「我爲甚麼要救他？」

萬載愁道：「難道你對自己的手下，向來都是見死不救？」

鬼老闆搖了搖頭，說道：「沒有這種事。」

萬載愁道：「既然這樣，何以剛才袖手不理？」

鬼老闆道：「對於一個絕無性命之憂的人，又敎我從何救起？閣下雖然招式兇猛，看似殺氣森嚴，但其實却絕無傷害老包之意。」

萬載愁皺眉道：「你敢肯定？」



鬼老闆道：「當然敢肯定，因爲我知道，你早就厭倦殺人。」

萬載愁冷冷一笑：「你錯了，我現在正是爲了要殺人而來的。」

鬼老闆點點頭，道：「我知道，因爲你還欠天滅一條命。」

萬載愁臉色一沉，道：「我早已償還清楚，所謂還欠一命，其實只是他們弄錯了。」

鬼老闆淡淡道：「弄錯也好，弄對也好，你今天還是要爲天滅再殺一人，但那人却絕不會是老包。」

萬載愁道：「爲甚麼不會是老包？」

鬼老闆說道：「因爲他還不配讓你出手。」

萬載愁道：「他不配，誰配？」

鬼老闆道：「當然是我。」

萬載愁冷笑道：「你知道就好了。」

鬼老闆道：「但是，我却不想跟你動手。」

萬載愁道：「是不想？還是不敢？」

鬼老闆道：「隨便你怎麼說都行，總之，今天我不會殺你，你也不會殺我。」

萬載愁搖搖頭道：「這是絕不可能的，在今天，你我之間必須有一個人要倒下去。」

鬼老闆道：「這一點，我却是很同意的，而且我敢肯定，能活到明天的一個，絕不會是閣下。」

萬載愁道：「這是甚麼道理？」

鬼老闆道：「雖然我今天決定不跟你動手，但却決定要把你永遠留在這山谷之內。」

萬載愁哈哈一笑：「這附近大概已佈置着不少高手了？」

鬼老闆道：「說多不多，說少也不算少，恰好有一百個。」

萬載愁望了包聽生一眼：「這綠面妖怪是否其中之一？」

鬼老闆道：「他已向你投降，當然不算。」

萬載愁又是哈哈一笑，長矛突然閃電般向鬼老闆刺去。

鬼老闆雖有鬼簫在手，却不發招，也不招架，只是飄然退開，避過長矛。

也就在此際，山谷四周突然間殺聲大起。

一百個黑衣人，一百件殺人武器，同時向山谷之中掩面而至。

萬載愁的臉色變了，他若要殺鬼老闆，似乎就得首先殺掉這一百人。

但他如今連多殺一人都不想，又怎能再向這一百人大開殺戒。

馮勁却長嘆一聲，道：「好厲害的妖氣，道消魔長，大禍事果然來了……」他一面說，牙關一面格格作響，那不是因爲恐懼，而是因爲中了寒陰掌力，全身上下都冰凍得厲害所致。

萬載愁手綽長矛，眼見一百個黑衣殺手漸漸向自己圍了上來，臉上肌肉不由自主地抽搐起來。

鬼老闆淡淡一笑，突然對殺手們大喝一聲：「只要把這兩人碎屍萬段，人人都有重賞！」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一百件兵刃幾乎同時向馮勁和萬載愁砍殺過去……

# 千杯萬載一醉解千愁

黎明有霧，黃昏却在下雨。

雨點打在一輛騾車上，一個面無血色的大漢，正在策趕騾車，向姑蘇城進發。

姑蘇城已在望，這大漢忽然彎下了腰，然後就不停地嘔吐。

他身上最少有十幾道大大小小的傷痕，但雨水却把血跡冲洗得乾乾淨淨。

在騾車之上，有一桿長矛，長矛已彎曲，而且在不少地方都有崩缺。矛尖還有血漿的痕跡，連大雨也洗之不去。

就在大漢在騾車上吐個不亦樂乎的時候，官道上迎面疾馳着十幾匹駿馬。

但奔得最前，跑得最快的一匹，却無論如何也談不上「神駿」二字。

那是一匹奇瘦的老馬。

牠若不跑動，誰也看不出這匹老馬的脚程，竟然比後面那一騎高大神駿的馬兒還更矯捷得多。

但這還不算奇怪，最令人吃驚的，就是騎着這匹瘦馬的人，竟然是個巨大無比的大胖子。

這大胖子騎上馬背，沒把馬兒壓垮已算出奇，而這匹瘦馬居然還能馱着這個大胖子遙遙領前，那就更是奇上加奇了。

連正在嘔吐的萬載愁也覺得奇怪。

× × ×

奇人奇事，在這個稀奇古怪的花花世界裏，總是無日無之，層出不窮。

能够馱着這個大胖子奔走如飛的瘦馬，自然就是偷腦袋衞空空的馬。

衞空空不是大胖子，這個大胖子不問而知，正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而能够向衞空空借得猴子馬的人，也絕不會是唐竹權。

世間上只有龍城璧，才可以借用猴子馬，除了他之外，就連衞空空的妻子薛惜瑤也不能。

薛惜瑤是武林世家之後，但却不懂馬，所以她不能借用丈夫的猴子馬。

唐竹權更糟，他是個無酒不歡的酒徒，猴子馬若交給他，只怕不到三天就會餓死渴死，或者是給人盜走。

只是雪刀浪子龍城璧，衞空空才會毫不猶豫地把心愛的猴子馬交到他手上。

如今唐竹權能够騎着這匹猴子馬在官道上疾馳，當然是龍城璧的主意。原來唐竹權早就想試一試騎着這匹猴子馬的滋味，而這一次也是他經過多次央求，龍城璧才答應下來的。

一試之下，唐竹權果然威風八面，他心中大是得意：「想不到老子騎馬，也會有比別人更快一截的時候！」

萬載愁不認識唐竹權，但却認識他後面的幾個人。他們正是雪刀浪子龍城璧、葉山川、葉芷雅和方寶樓。

方寶樓不懂騎馬，唐竹權便叫他一起騎着猴子馬出姑蘇城，但龍城璧却搖搖頭：「這不行，你已經是個大胖子，怎能再讓猴子馬百上加斤？」

方寶樓忙道：「龍大俠說得對，就算要兩個人騎一匹馬，我也不能跟你在一塊兒，你實在是太肥胖了。」原來他在酒醒之後，葉芷雅就帶着他會見龍城璧、唐竹

權和司馬血等人，到了今天黃昏，葉山川接到了消息，知道萬載愁曾經和鬼老闆的手下狠狠打了一場，如今正在趕回姑蘇城中，龍城璧恐防鬼老闆再派人追殺，便匆匆前來接應。

唐竹權見方寶樓不肯跟自己共騎一馬，也不勉强，便說：「既嫌老子太胖，你便找個最嬌小玲瓏的人共騎一馬好了。」他這句說話，分明是指着方寶樓趁此機會親近葉芷雅。

方寶樓自然正中下懷，但葉芷雅臉皮嫩薄，怎麼說也不肯在衆目睽睽之下和他共騎一馬，葉山川淡淡一笑，也不管方寶樓同意與否，便把他摟起，兩人騎着一匹灰馬趕上了大路。

方寶樓看見萬載愁，高興得幾乎從馬背上摔下來：「萬大哥，方老弟在此，我想得你好苦也！」

萬載愁抬起頭望着他，臉上終於有了笑意：「方老弟，你也來了……」

唐竹權「砰」然一聲跳下馬，瞪着萬載愁，說：「你就是一萬年才發愁一次的無影殺手老萬嗎？」

萬載愁苦笑道：「我不是一萬年才發愁一次，而是一萬年之內天天都發愁。」

唐竹權裂嘴一笑：「不用愁，不用愁，若是愁來了，咱們就大醉他媽的，只要醉了，那就一醉解萬愁啦！」

萬載愁一怔：「尊駕高姓大名？」

唐竹權笑道：「老子複姓天下，名第一，字號大，綽號醉鬼。」

萬載愁皺着眉，喃喃唸道：「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嗯，這豈不是杭州唐門大少爺唐竹權的外號嗎？」

唐竹權笑道：「老子正是唐竹權，你甚麼時候才陪老子喝它幾罎？」

方寶樓忙說道：「萬大哥萬萬不可奉陪，你若陪他喝酒，一定會醉得像一頭死狗。」

萬載愁嘆道：「我現在和一頭死狗也沒有甚麼分別了。」

龍城璧吸了口氣，說：「萬兄受傷不輕，先把他送回姑蘇城再說。」

萬載愁道：「我死不了的，但馮右使却……」

葉芷雅忽然臉色一變，打開了騾車車廂木門。

車廂裏躺着一個人，他面色慘白得很可怕，赫然正是象王馮勁。

「馮右使！」葉芷雅尖叫起來。

「別難過，他的人雖然死了，但氣節却還活着。」萬載愁叫她不要難過，但自己的聲音却好像快要哭了出來：「以前，我沒認識清楚天滅，也沒有認識清楚天滅之神，甚至以爲這是一個邪惡的組合，天神是個邪惡的魔鬼……但現在我明白了……馮右使在死前，已把天滅的一切說給我知道……」

方寶樓道：「我也明白了，你原來不是個羊牯，而是個深藏不露的大英雄。」

龍城璧凝視着萬載愁，道：「你跟鬼老闆動手？」

萬載愁搖了搖頭，道：「鬼老闆一直都沒有跟我動手，但却派一百個手下來殺我……」

方寶樓吃了一驚：「這可不是很危險嗎？」

萬載愁道：「危險的不是我，而是這一百個人。」

方寶樓道：「對！萬大哥武功蓋世，區區一個百狗崽子又算得上甚麼！」

萬載愁道：「鬼老闆的手下，大概分開兩種，一種極厲害，一種極膿包。」

方寶樓道：「不管是那一種，只要遇上了萬大哥，必然統統有殺無賠。」

萬載愁苦笑道：「別把我捧上半天高，這次我遇上的都是膿包，否則又怎能以一敵百？」

方寶樓道：「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一百個膿包加在一起，那就十分厲害了。」

萬載愁道：「說他們十分厲害倒不見得，但由於人多勢衆，要突圍而出也的確相當困難。」

龍城璧目光閃動，問道：「那鬼老闆呢？」

萬載愁道：「這一百個人跟我纏上之後，他就走了。」

龍城璧沉吟半晌，道：「他是不想跟你拚殺，以保存元氣。」

葉山川道：「據丐帮那方面的消息，認爲鬼老闆在短期之內，將會發動一場可怕的陰謀。」

唐竹權道：「是甚麼陰謀？」

葉山川道：「目前這沒查出。」

唐竹權咆哮道：「這鬼老闆作惡多端，這幾年來已害死了不少人，你可知道，三個月前湖北褚家莊被刦殺，寶庫裏不見了八十多件古玩，還給殺了三十餘男女老幼，這又是鬼老闆的傑作！」

葉山川道：「但官府却連鬼老闆一點罪證都查不出來。」

「官府！官府！官府裏的王八大人，雜種捕快就只會抓些小毛賊，把告狀伸寃的善良百姓先打三十大板再說道理！」唐竹權越說越是激憤：「若要官府去抓鬼老闆，只怕最少要等他媽的一萬八千年！」

龍城璧微笑道：「你這麼生氣又有甚麼用？最好還是靜下來，大家慢慢從長計議。」

方寶樓嘻嘻一笑，對唐竹權說：「不錯，你要靜下來，大家才能慢慢從長計議，把鬼老闆打得變成眞鬼，然後再讓閻羅王判罰他應得之罪。」

唐竹權瞪了他一眼：「小總護法，你好神氣哇！」

方寶樓笑道：「老子不姓小，老子是姓方的，你若心裏有氣，老子回到姑蘇陪你再喝高梁酒好了。」

唐竹權哈哈大笑：「好小子，你酒量太差，若想陪老子喝酒，只怕還得先要多吃幾年米飯才成。」

方寶樓道：「其實如今大勢紛亂，絕非喝酒時候，且待收拾了鬼老闆之後，咱們才再開懷飲好了。」

唐竹權笑道：「小方總護法果然是個打鼓高手。」

方寶樓一怔：「甚麼打鼓高手？」

唐竹權回答道：「擅打退堂鼓之高手也！」

衆人聞言，無不笑了起來。

× × ×



一連三天，姑蘇都有不少叫化子進進出出。這些叫化子，有些年紀甚老，有些年青力壯，也有些殘缺不全，不是少了一隻手，就是少了一條腿。

但這一天，却突然來了一個「最黑的叫化」。

這「黑叫化」衣衫烏黑，頭髮漆黑，一身皮膚更是黑得像是煤炭一樣。

但他輕功高明，行動疾迅，誰也沒發現這神秘的黑衣叫化，已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入了萬花樓。

當然，他進入萬花樓之後，萬花樓裏立刻就有人知道他來了。

第一個把他抓住的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丁黑狗！」龍城璧一抓住他，就說：「到這裏來。」

丁黑狗立刻跟着他走。

龍城璧把他帶進一座隱蔽在七八幅山水畫後面的廳堂裏。

廳中還有六個人，那是司馬血、唐竹權、葉山川、葉芷雅、萬載愁和方寶樓。

丁黑狗笑了笑：「想不到這裏這麼熱鬧。」

司馬血道：「我是爲了殺人才到姑蘇的，但到現在只殺了一個小脚色，最重要的一個却還未把他送進地獄裏去。」

丁黑狗道：「你是否要殺鬼老闆？」

司馬血道：「除了鬼老闆之外，搏兎先生也是我非殺不可的。」

唐竹權道：「是誰這麼大手筆，一下子就花這許多銀子要你幹掉兩個惡人？」

司馬血道：「是你的老子唐老人。」

唐竹權一怔：「怎麼？原來是老子的老子？他爲甚麼不自己出手？難道老子的老子認爲自己老了，手中一桿松木紅纓槍威力再不如前？」

司馬血道：「沒這種事，你老子的槍法是越老越辣，絕對不會怕了鬼老闆和搏兎先生，他不出手，是因爲這幾個月來他都很忙，抽不出時間來對付這兩個人。」

唐竹權搖搖頭子：「老子的老子很忙？他忙甚麼？怎麼老子一點不知道？」

司馬血嘆了口氣：「枉你是唐家大少爺，居然連家裏的事情都不知道，眞是笑話。」

唐竹權道：「老子的家裏有甚麼事？莫不是竹君要出嫁了？」

司馬血道：「唐二小姐總有一天會出嫁的，但却不是現在，因爲雪刀浪子現在也很忙，簡直是忙得不可開交，又怎會有空閑去做新郎倌？」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你再取笑，我的臉可要紅了。」

唐竹權道：「不准紅！」

龍城璧奇道：「我臉紅是我的事，你爲甚麼不准？」

唐竹權道：「除了跟老子拚酒之外，你這張臉絕不能隨隨便便就紅了起來！」

「眞是霸道之至！」司馬血冷笑。

唐竹權道：「你還沒有說老子的老子在家裏忙着些甚麼？」

司馬血道：「重整家園是也！」

唐竹權嚇了一跳：「老子的老子爲甚麼要忙着重整家園？莫不是失火了？」

司馬血道：「不是失火，但也和失火差不多了。」

唐竹權急了起來，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老子只不過出門三個月，怎麼就弄得亂七八糟？」

司馬血哼一聲，道：「江湖中事，不要說相隔三個月，就是隔了三個時辰，也會形勢大變，你在外面醉得不亦樂乎，却不知道你老子曾經跟鬼老闆座下的四鬼將殺得天翻地覆！」

唐竹權怒道：「甚麼四鬼將？他們在哪裏？」

司馬血道：「現在都已變眞鬼啦！」

唐竹權道：「老子的老子幹掉的？」

司馬血道：「不錯，唐老祖宗的槍法，四鬼將終於抵擋不住，但在這四鬼將變成眞鬼之前，府上已給這四鬼弄得天翻地覆，聽說連兵器架都給四鬼的鬼頭刀削得變成一堆爛木！」

唐竹權咆哮道：「鬼老闆！老子也要你到地獄做個眞鬼！」

司馬血笑道：「這樁生意，我已接下了，唐老祖宗付了三千兩，要我殺了小熊王潘品，搏兎先生和鬼老闆。」

唐竹權道：「這又跟潘品和搏兎老先生有甚麼相干？」

司馬血道：「當日闖進府上的，這兩人也有份兒，但後來八姑媽帶着七八個丐帮高手殺到，這兩人就趕緊逃之夭夭。」

唐竹權怒道：「他媽的，這羣兎崽子竟敢殺進老子的地方，簡直是找死！」

司馬血道：「其實唐老祖宗跟鬼老闆早就大有過節，五年前鬼老闆逼害湘北卓家堡，想把卓家一千二百畝地方全部買下佔爲己有，但唐老祖宗仗義從中作梗，鬼老闆最後才放棄了這個念頭。」

唐竹權哼一聲，罵道：「眞是他媽的鬼老闆活王八，老子這一輩子跟你沒完沒了！」

龍城璧忽然乾咳兩下，道：「唐兄，你罵完了沒有？」

唐竹權道：「罵人這種事，老子可以一口氣連罵十二個時辰，但現在可以暫停，讓你說話說話。」

龍城璧道：「我沒有甚麼話要說，但丁黑狗却一定有很重要的消息帶來。」

唐竹權望着丁黑狗：「你有甚麼消息嗎？」

丁黑狗道：「鬼老闆正在籌劃着一項重大的陰謀。」

唐竹權道：「是不是攻打少林寺，動手大搶藏經閣？」

丁黑狗搖搖頭：「不是這樣，但却更嚴重得多。」

唐竹權一怔：「比攻打少林寺還更嚴重？你可不是嚇人罷？」

丁黑狗道：「這絕對不是憑空揑造，或者是誇大其詞，據我所知，這幾個月以來，鬼老闆最少跟十幾夥强盜帮會，或者是邪惡組合有所聯繫。」

龍城璧吸了口氣，道：「這件事我也略有所聞，但鬼老闆的眞正意圖如何，却是無從知曉。」

丁黑狗道：「初時，小弟也和龍大俠一般，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但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後，小弟却發現了一個很重要的關節！」

唐竹權急道：「快說，少賣關子！」

丁黑狗道：「鬼老闆所聯絡的帮會組合，包括毒花盟、骷髏帮、幽魂堂、金青會、砂壩大鵬門、黑玫瑰水寨、搜命山莊等等，而這些帮會組合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有首腦人物，或者是重要高手被關在法外天牢之中！」

此言一出，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獨有方寶樓還是神色自若，只是不時把自己目光凝注在葉芷雅的臉龐上。

龍城璧神情嚴肅，道：「想不到鬼老闆原來想刼法外天牢！」

丁黑狗道：「這是他唯一可以一下子攏絡十幾個帮會組合的辦法，而只要他的陰謀成功，他的勢力立刻就會迅速膨脹，達到了足以震撼整個中原武林的地步。」

葉山川沉聲說道：「此事果然非同小可！」

唐竹權道：「簡直是頭等大事，但老子只要還有一口氣，就絕不容許這鬼東西奸謀得逞！」

一直沉默着的萬載愁突然嘆了口氣，道：「難怪鬼老闆不肯跟我動手，原來他有此重大圖謀，所以一定要保持元氣，來應付這一場大戰。」

葉山川道：「但法外天牢易守難攻，而且戒備森嚴，高手雲集，鬼老闆這一次只怕要做賠本生意了。」

龍城璧搖搖頭道：「咱們絕不可小覷了他，對於法外天牢的一切，鬼老闆所知道的恐怕比咱們還多許多，但他若然還敢動手，那就最少證明他自己很有把握！」

司馬血點頭道：「鬼老闆既有信心去幹，咱們就絕對不能輕視！」

丁黑狗道：「敝帮帮主和幾位長老，都很重視鬼老闆近來的動向，只怕一場大戰，遲早在所難免。」

方寶樓道：「大打一仗，雖然慘烈，却也痛快！」

唐竹權盯着他：「你的武功目前只能算是第八流半，咱們大打一仗又跟你有甚麼相干？」

方寶樓道：「本總護法雖目前武功平凡，但却有頭腦，大可指揮大家作戰。」

唐竹權呆了一陣，忽然捧着大肚子，笑得連眼淚也迸了出來。

「老子沒有聽錯罷？你來指揮咱們作戰？」

「這又有甚麼稀奇！」方寶樓道：「你們雖有一身不平凡的武功，但若各自為戰，全無作戰計劃，又怎敵得過鬼老闆訓練有素的精銳部下？」

唐竹權道：「老子身經百戰，又豈會全無計劃？你這簡直是杞人憂天。」

方寶樓道：「但無論如何，這一仗必須要有一個人能够全權負起指揮重任，而這一個人，咱們大可以任命他做『百變元帥』。」

唐竹權奇道：「元帥兩個字，老子是懂得的，但為甚麼要叫做百變元帥？」

方寶樓笑了笑，說：「兵法之道，貴於變化神速，正是窮則變，變則通，而這個通字，又是通吃通殺，大殺三方之意，所以要把敵人殺個乾乾凈凈，首先就要兵不厭詐，變化多端才成！」

唐竹權道：「所以統領作戰的大元帥，就要稱為百變元帥了？」

方寶樓點點頭：「正是如此。」

唐竹權哼道：「就算咱們要有一個百變元帥，也該找個像樣一點的，你年紀小小，做打架會的總護法還不成問題，但若做這一戰的百變元帥，那就太可笑了。」

方寶樓道：「江湖爭殺，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在勝負未分之前，別人怎麼嘲笑，咱們大可以充耳不聞，等到大功告成之日，這些人就再也笑不出來了。」

葉山川皺眉道：「小方，不要再說了，現在是談正經大事的時候！」

方寶樓道：「我現在比誰都更正經，總舵主常說：驕兵必敗。我這條策略，正是要鬼老闆的手下，個個都成為驕兵！」

葉山川道：「這是甚麼意思？」

龍城璧忽然微微一笑，道：「方兄弟果然聰明，這條計策着實可行。」

唐竹權一怔：「甚麼？你也贊成這小……小總護法的說話？」

龍城璧頷首說道：「方兄弟說的不錯，在勝負未分之前，別人怎樣嘲笑也好，對我們來說，都沒有甚麼壞的影响，正是他笑他的，我幹我的，敵人越是毫不着意，越是瞧不起我們，我們就越是有機可乘，正是虛則實之，實則虛之，最好就是全天下的人都當咱們是飯桶、是傻瓜、是瘋子，但等到咱們大振雄風的時候，敵方那些驕兵只怕就永遠都驕不起來了。」

經過龍城璧這麼一番解說，大家才明白，方寶樓這一次可不是胡鬧，而是確切地提出了這條縱敵驕氣的妙策。

「此計甚妙，老子甘拜下風也矣！」

唐竹權果然走到方寶樓跟前，恭敬地揖拜：「百變大元帥在上，請受老子一拜！」

方寶樓滿臉受寵若驚之狀，忙道：「唐兄何須如此多禮，折煞本元帥啦！」他口裏這樣說，心中却大為得意，暗道：「老子拜老子，從今之後，本老子與杭州老祖宗唐老人便是同儕之輩也矣！」

就是這樣，羣雄成立了一個百變盟，而百變盟的大元帥就是這位方總護法。

消息一傳開去，武林中人無不駭然。

若不是駭然者，就是為之捧腹大笑，嘲笑這一羣人都變成了瘋子。

× × ×

江湖爭殺之事，無日無之。

爭殺有大有小，大爭殺動員千萬之衆，而小爭殺則三五成羣，四五一隊。

而鬼老闆與羣雄之爭，牽涉者雖不及萬，亦有數千之衆。

鬼老闆一方，要刼法外天牢，而雄羣則全力阻止。

一場大爭殺，已是勢所難免。

方寶樓以姑蘇小無賴之輩，一躍而成為號令逾千英雄高手的作戰大元帥，實在大創中原武林前所未有之先河。

羣邪對之大為輕視，認為此等烏合之衆，必然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但經過大小戰役凡二十二仗後，羣邪震駭了。

在采石磯，包聰生帶領着砂壩大鵬門及黑玫瑰水寨兩帮高手共一百六十五人，與方寶樓率領之戰士八十九人，展開了生死決戰。

包聰生雖然曾經敗在萬載愁長矛之下，但後來又再殺了十幾個武林高手，信心早已恢復過來。



而砂壩大鵬門及黑玫瑰水寨這一百六十五人，更是個個兇橫殘酷，驍勇善戰，這一役面對着百變元帥方寶樓親自出征，人人都認為可以手到拿來，輕易地大建奇功。

何況在這一戰之前，羣邪已連接一口氣贏了八九仗。羣邪只覺得越贏越容易，都是為之大大看不起這位年紀小小，武功又是平庸之極的百變元帥，包聰生更揚言要在采石磯下把方寶樓的小腦袋摘了下來當作便壺使用。

采石磯位於長江下游，形勢險要雄偉，但見崖下江水有如萬馬奔騰，俯仰三面則是懸崖如削，自古以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而世傳詩仙李白捉月墜水，也正在這個地方。所以，當包聰生殺氣騰騰奔殺過來之際，方寶樓身邊就有人大笑着說：「元帥，李白來了。」

方寶樓瞧了那人一眼，搖頭說：「這厮臉綠鼻歪，全身上下沒有半點地方白凈，又怎能跟李白相比？」

那人大笑，顫抖着一身肥肉掠出陣，道：「待老子把這綠臉妖怪抓回來，把他洗刷得乾乾淨淨便是！」

包聰生大怒，奔殺之勢更兇更急。

但這一役，他却敗了，他帶來的一百六十五人，只有十幾個還有力氣可以四散逃走，其餘的非死則重傷，沒有一個還有再戰的能力。

至於包聰生，他跟那個滿身肥肉，胖大得驚人的大胖子作戰，初時還互有攻守，但等到另一個人突然出現在采石磯的時候，包聰生的銳氣就在刹那間完全洩盡！

因為他看見了一個手執長矛，滿臉殺氣的大漢。

萬載愁！

萬載愁本不喜殺人，甚至憎厭殺人。

他為天滅殺人，完全是為了以姍。

以姍是一個純潔的鄉村姑娘，但有一天，她在深山裏採藥的時候，給一種毒瘴傷害了。

當萬載愁找到她的時候，她巳奄奄一息。

他發誓要救她，就算為她流血；甚至為她而死，他都願意付出代價。

當時，江湖上唯一能挽救以姍性命的人，似乎就只有天下第一號神醫時九公。

但時九公遠在醫谷，從以姍的家鄉趕到那裏，最少要歷時一個月。

但以姍又怎可能活到那麼久？

最後，萬載愁遇上了翁千雪，翁千雪帶着他和以姍去見天滅之神。

天滅之神終於答應挽救以姍，但為了要把以姍體內的瘴毒逼出，天滅之神是會大損元氣的。

在醫治以姍之前，翁千雪提出了條件，要萬載愁日後為天滅殺十個人。

天滅之神見翁千雪巳開口提出了這樣的條件，也沒有加以反對。

萬載愁答應了。

不到十天，以姍在天滅之神全力搶救之下，終於康復過來，而萬載愁也因此而欠下了天滅十條性命。

× × ×

萬載愁一出現，包聰生就完全崩潰。

而他的對手，乃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包聰生一驚之下，出手就有了誤差，招式立刻出現了致命的破綻。

唐竹權人雖肥胖，但唐門五絕指法却是半點也不含糊。

包聰生立刻就死在他的五絕指之下。

這一役，羣邪大敗。

但鬼老闆敗得最慘烈的一仗，却在距離法外天牢十里外的一塊大平原上。

這大平原是古戰場，能容得下千軍萬馬一塊兒厮殺。

那時候，鬼老闆親自率領着逾千黑道高手，趁着拂曉時份準備突襲法外天牢。

但突襲之師，居然也給敵人從兩旁突襲過來。

能够突襲鬼老闆逾千黑道高手之輩，當然絕不尋常，只見無數來去如飛，頭上紮着紅巾的武林好手，分從東西兩方夾擊羣邪。

羣邪中有人大叫道：「是雪刀浪子來了！」

不久，又有人聲嘶叫道：「司馬血也在這裏……」

而在戰場一里之外，也有人哈哈一笑，說：「老子在這裏！」

這人年紀細小，但却一臉老氣橫秋的樣子，不是方寶樓又是誰？

他是百變元帥，身邊自然不會少了護駕之人，但對他來說，甚麼人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心上人葉芷雅。

葉芷雅本來要上陣厮殺，但小元帥嚴令禁止。「妳有更重要的任務，不得違令出擊，否則軍法從辦！」

葉芷雅很不高興，但却也沒有「抗命不從」。

這一場正邪高手大厮殺，從拂曉時份一直打至天巳大亮，直至午晌才停下來。

方寶樓在護駕隨從規勸之下，越退越遠，以防鬼老闆的爪牙追了上來。

到了午晌，一聲霹靂响起，滂沱大雨傾盆而下。

方寶樓仰望天色，喃喃道：「一如此風雲，未知如何稟告？」

語聲甫落，一人大笑接道：「回稟元帥，當然是他媽的大吉大利也！」

方寶樓一見此人，大笑道：「唐老子，你斷殺了大半天，可想死本元帥了！」

在唐竹權之後，又有無數高手陸續回到方寶樓元帥的身邊。

獨是不見雪刀浪子龍城璧。

方寶樓大是担憂，傳令下去：「速找龍大俠回來！」

× × ×

沒有人找得着雪刀浪子，因為他又完成了兩件很重要的大事。

他先殺了鬼老闆，然後再殺任速星。

這兩個邪魔巨寇都不易對付，但浪子一發神威，那就甚麼奇怪的戰果都可以產生出來。鬼老闆伏誅後，天滅之神很快就被救了出來，而多事的中原武林，總算又再有了一段比較平靜的日子。

至於龍城璧，他又再浪迹江湖，行踪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

這就是浪子，雪刀浪子！（全文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華北道上，被百姓視若神明的俠盜「一條龍」石恨天，這次又出動要刦回鄉告老的汚吏尹耀謙，湊巧一隊捕快趕到現場，雙方激戰中，本來石恨天穩操勝劵，却突然中人暗算被吳崑山逮捕了……吳崑山押着石恨天上京重審，途中，石恨天要求回家探望老母親，這才知道新婚妻子上山數月仍未回家，石恨天疑心又起，石恨天和吳崑山上山，拜弟周全出迎，石恨天提出幾點疑問之後，周全馬脚畢露，最後直認他本身就是馬金海，石恨天的被捕，由頭至尾都是馬金海早設的陷阱，馬金海押着人質離山，石恨天一路緊追……

# 龍鳳雙絕 下

江湖詭異奇聞錄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 護餉有功　將功折罪

石恨天是個急性子，一時一刻也等不及，在村頭胡亂吃了一頓晚飯，便來到馬家寨的山門前。

說是山門，實際上是一道崗哨，展目望去，羣山蒼翠，根本還看不到房舍屋宇。小屋內冒出一名獨眼闊嘴、農夫打扮的老頭來，橫在路中，道：「三位是路過？還是迷路了？」

吳崑山踏上一步，道：「不是路過，也不是迷途，是來查案的。」

獨眼老頭望着他的官服，臉色一變，道：「查案？查什麼案？我們這裏都是善良百姓，從來沒有作奸犯科的。」

石恨天道：「這裏是不是馬家寨？」

「是馬家寨。」

「馬金山、馬金海兄弟你知道嗎？」

「不知道，我們這裏雖然叫做馬家寨，却沒有一戶姓馬的，全是種田的窮苦人家。」

冷小鳳的眼睛好尖，動作尤其快速，只見她身形一閃，已從獨眼老頭的腰裏抽出一把刀來，道：「種田的人會帶刀？」

獨眼老頭睹狀大駭，一個「鷂子翻身」，已倒竄回小屋去，同時雙手齊揚，打出兩把絕命釘，拿起一個螺絲號角來就吹，動作既乾淨，又快速，顯非泛泛之流。

他快，冷小鳳更快，一掌劈飛絕命釘，掀身直進，獨眼老頭的號角沒有吹響，手掌已被冷小鳳的飛刀打穿，急忙奪門而逃。

「別逃，把命給我留下來！」

冷小鳳又待拔刀，石恨天伸手攔住，道：「別殺他，這傢伙正好可以替咱們引一段路。」

獨眼老頭在前面狂奔，三人在後面啣尾猛追，約莫經過頓飯工夫，轉入一道山坳，山坳的盡頭，出現一片廣闊莊院。

石恨天一分一秒也不肯浪費，眼看距大門還有三四丈，猛一式「旱地拔葱」，已越牆而過。

院內一字兒排着八輛大車，車上的金銀財寶還沒有卸，馬兒正在棚內吃草，大廳之內人頭鑽動，一片喧嘩，正在擧行慶功宴，顯然馬金海也是剛到不久。

獨眼老頭先一步衝進大廳去，馬上衝出一個魁梧昂藏，一臉兇悍的彪形大漢來，劈面就說：「是那條道上的朋友，胆敢硬闖我馬家寨？」

石恨天直接了當的說：「在下一條龍石恨天；這位是太原府的吳捕頭吳崑山；那一位是金鳳冷小鳳凰。閣下何人？」

彪形大漢堆下一臉的笑容，連聲說道：「啊，原來是鼎鼎大名的一條龍石大俠，失迎！失迎！」

說着，伸出手來，就要跟石恨天套近乎。

石恨天沒有理會他，冷冷的說道：「閣下還沒有說你是誰呢？」

「小字號，小字號，絕命釘馬金山就是區區。」

冷小鳳最討厭看皮笑肉不笑的嘴臉，沒好氣的道：「叫馬金海滾出來！」

馬金山一楞，道：「冷姑娘是說舍弟金海？」

「難道還有第二個馬金海嗎？」

「抱歉，舍弟早在三年前就失踪了，至今音訊全無。」

「不是失踪，是改名換姓，變成周全了吧？」

「周全？不認得！不認得！」

石恨天怒道：「馬金山，少打哈哈，這八輛大車就是馬金海押回來的。」

絕命釘馬金山死不認帳，道：「石兄之言差矣，這八輛車原本就在馬家寨。」

「哼！石某一路追過來，絕對錯不了的。」

「馬某句句實話，你不信邪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冷小鳳道：「大哥，別跟他嚕七八嗦，咱們闖，即使將馬家寨翻過來，今天也非要找到馬金海不可。」

柳腰一擰，人已衝出老遠，有兩個馬金山的手下上前截堵，冷小鳳臉一沉：「一邊涼快去！」劈！劈！兩掌，便東倒西歪的退下去。

石恨天也是同樣的心意，跨步硬往上撞，馬金山蓄勢以待，面罩寒霜：「石恨天，你要幹甚麼？」

「好說，找不到馬金海，我絕不離開馬家寨。」

「他不在！」

「你這是睜眼說瞎話，我信不過！」

「這是馬家寨，你信不過也得信！」

「寃有頭，債有主，我並不想禍及無辜，只要交出馬金海，我石恨天馬上掉頭就走。」

「假如馬大爺說不呢？」

「血洗馬家寨，鷄犬不留！」

「憑你石恨天還不配！」

「不配我就不敢來了！」

雙方南轅北轍，話不投機，石恨天心知多言無益，當下雙目怒視，提足一掌眞力，繼續大踏步的往前闖。

呼！馬金山先下手為強，劈面攻來一掌，石恨天不退反進，硬接硬撞，二股排山倒海般的暗力猛一碰，激起一片狂飈，漫天黃沙，人影一觸即分，誰也沒有討了好。

這時，馬家寨內聞訊趕來馳援的已多達數十人，馬金山虎吼一聲：「殺！」數十人一湧而上，將石恨天、冷小鳳、吳崑山團團圍起來。

生死關頭，吳崑山仍不忘公務，道：「我是太原府的捕頭吳崑山，只拿元兇主犯，不辦無知脅從者，立刻放下刀械，一概不究既往。」

這話等於白說，山高皇帝遠，官府似乎管不到這一畝三分地，吳崑山話說一半時，面前已遞上來三刀四劍。

叮叮噹噹！一陣響，眞好像置身打鐵店，石恨天的大刀一出，馬上磕飛七刀八劍，人已彈身飛起，直往寨內衝。

冷小鳳連傷數人後，也騰空而起，和石恨天首尾相接。

吳崑山毫不含糊，連闖三關，縱身追上來。

馬金山怎敢怠慢，立即率衆攔截，雙方凌空交手，三起三落後，能够追上來的人僅剩下馬金山一人。

石恨天已至大廳門口，馬金山趨前阻擋，被一條龍一掌震退三四步，馬金山挺劍再上，又被吳崑山堵在門外，石恨天一個大跨步，闖進大廳去。

馬金海及其徒衆，果然全在廳內，石恨天道：「小鳳，去把後門堵住，這筆帳咱們要加倍討回來。」

待冷小鳳到達後門時，石恨天便提着刀逼上去。

他雙目怒視，一臉殺機，面對着的又是他昔日的部屬，一個個心驚肉跳，步步後退，沒有一個人敢發話，沒有一個人敢出招。

另一面，冷小鳳也逼攏過來，大家皆圍作一團，宛若一羣待罪的羔羊。

石恨天、冷小鳳、吳崑山，鼎足而三，圍住馬金海及其徒衆。馬金山則在外圍，率衆佈下重重人牆。

空氣驟然緊張起來，靜得可聞銀針落地之聲。

一條龍石恨天殺氣騰騰的說道：「各位，我今天要殺的只有馬金海一個人，請即刻退出此屋，否則，刀刄無眼，可別怪我石恨天不敎而殺！」

大家面面相覷，沒有一人敢動一動。

石恨天橫刀當胸，直向人羣中衝來。

冷小鳳緊握劍柄，一臉煞氣，步履沉穩有力。

吳崑山三句話不離本行：「馬金海，你被捕了！」

馬金海根本不吃這一套，道：「石恨天，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找來，莫非老宋的話沒有帶到？」

石恨天道：「帶到了。」

「那你是決心要當王八，抱娃娃？」

「你要是敢動婉琳一根汗毛，死的更快更慘！」

一條龍口中說話，脚下不停，眼看要衝進入人羣中，惡戰一觸即發。

「上！」

「上！」

驀然，兩聲暴喝同時出自馬氏昆仲之口，馬金海率衆抗捕，馬金山揮兵迫壓，一場空前未有的生死之搏馬上揭開序幕。

冷小鳳好俐落的身手，掃、斬、挑、刺，揮洒自如，招無虛發，當者披靡，凡是攻上來的人，非死即傷，沒有一個人討了好。

吳崑山乃沙場老將，同樣應付裕如，雖身陷重圍中，却無人能攻近他身週五尺以內。

石恨天懷恨極深，更是威風八面，沒有人能够接下他的一招，沒有人能够擋住他的去路，已殺出一條血路，眼看就要衝到馬金海面前去。

「馬金海，你如果自認爲還是一個人物，就別拿他人當替死鬼，咱們單打獨鬥，分一個勝負死生。」

鐵蜈蚣馬金海臉一沉，道：「打就打，難道我會怕你不成！」

蜈蚣劍「海底撈月」，掃他下盤，石恨天提足避過，「清風拂袖」，橫斬他吃飯的傢伙，馬金海矮身斜飛，從側面猛攻五劍六掌，一條龍不閃不避，硬接硬擋，場中爆出數聲巨震，一片刀光劍影。

石恨天殺機滿面，吼聲如雷，一刀比一刀快，一招比一招狠，只見刀光一閃，寒氣襲人，直向馬金海的頸項斬過來，決心要他吃飯的傢伙。

馬金海也不是省油的燈：「老子跟你拚了！」雙手握劍，立刻迎勢鎖上去。

他的蜈蚣劍，兩側劍刃全部是鋼牙倒鈎，一旦被它傷到，必然皮開肉綻，血肉模糊，對敵交手，更是鎖拿對手兵刄的利器，猛聽咔！的一聲，石恨天的刀果眞被他鎖住了。

「你找死！」

石恨天好大的膂力，原式不變，硬往下斬，咔！咔！咔！接連斬斷一排鋼牙鋸齒，嚇得馬金海透體生寒，像火燒屁股一般，倒縱出一丈以外。

一條龍得理不饒人，掄刀待取他性命，那邊廂吳崑山却陷身險境，前有獨眼老頭等三四人猛攻不休，馬金山猝然從身後偷襲，一支長劍，眼看就要刺進他的後心窩。

「住手！」

一聲暴喝，一條人影，一把刀，石恨天恍若天馬行空，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在吳崑山周身佈下一圈刀網。一時，金鐵交鳴之聲大作，哀鳴慘嚎之聲四起，獨眼老頭等四人消受不了，當場半死半傷。

馬金山也吃了大苦頭，虎口發麻，退後五尺。

吳崑山從鬼門關撿回來一條命，無限感慨的道：「慚愧，若非石大俠及時援手，我這一條命十九會丢在馬家寨。」

就這麼一句話的工夫，馬金山，馬金海兄弟已抽冷子向屋外逃生。

「看打！」

「看打！」

冷小鳳動作好快，話出招出，一支飛刀打中馬金海的後背，石恨天的「一條龍」鏢冠絕武林，插上了馬金山的後背。

不幸，一步之差，却被馬家兄弟帶着金鳳凰、一條龍旗逃走了，當大家追至外時，但見夜空如洗，已失去二人的踪跡。

冷小鳳蹲在地上仔細一看，見有點點血跡，道：「大哥，放心，他們飛也飛不了。」

當即踏着血跡，追到後院去。

穿堂入室，搜了二排屋子，血跡入而復出，折向右側山崗，三人放步猛追，卒在山崗上追到馬氏昆仲。

馬金海的手中還扣着一個女人，正是石恨天的新婚妻子何婉琳。鐵蜈蚣怒沖沖的說道：「石恨天，站住，你再進一步，老子就要你老婆的命！」

石恨天暴跳如雷的道：「馬金海，你這個禽獸不如的畜牲，傷了婉琳，你們兄弟一個也活不成。」

馬金海揚起劍來，道：「站住，再動一動，老子就先賞你一條胳臂。」

一提蜈蚣劍，已架在何婉琳胳膊上，只要一用力，何婉琳的一條臂就會被鋸下來。

始終不曾開言的何婉琳這時說道：「相公，不要管我，殺了他，殺了他。」

馬金海眼一瞪，道：「妳想死？好！二爺成全妳！」

腕上加力，何婉琳的臂上已淌下血來，冷小鳳拔出二把飛刀：「馬老二，你這是自尋死路。」

馬金海心狠手辣，向來說得出，做得到，石恨天早已領教過了，說甚麼也不能拿何婉琳的性命當兒戲，連忙阻止冷小鳳，道：「好，算你狠，滾！滾得愈遠愈好，當我們下次再見面時就是你亡魂納命的日子！」

馬金山並沒有動，嘴角撇下一絲詭笑，道：「石恨天，咱們打個商量如何？」

石恨天道：「打甚麼商量？」

「你們留在此地，一個時辰之內不准追一步。」

「你以甚麼條件交換？」



「一個時辰之後，如果三位遵守承諾，沒有被馬某發現到任何風吹草動，我會把你老婆放回來。」

「你說話可算數？」

「馬某向來不打誑語！」

「好吧，我姑且信你一次，請！」

馬金山、馬金海互望一眼，押着何婉琳就走。

冷小鳳氣虎虎的道：「大哥，你眞的相信他的鬼話？」

「不相信又如何，我們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尤其不能拿婉琳當犧牲品。」

不錯，人命關天，誰也沒有權利拿別人的生命當賭注，冷小鳳雖然有一千一萬個不情願，却無詞以對，眼睜睜的看着馬氏昆仲消失在暮色蒼茫中。而馬家寨的嘍囉，也早已樹倒猢猻散，各奔東西。

吳崑山望了那八輛大車一眼，道：「石大俠，冷女俠，請二位在此稍待，我去聯絡一下當地官衙，請他們派人來協助押運。」

冷小鳳聞言臉色陡變，道：「你要幹什麼？押回太原府去交還硬要錢？我告訴你，這些錢是當地百姓的民脂民膏，小心我再從半路劫走！」

吳崑山哈哈一笑道：「冷姑娘請別誤會，這八車財寶現在是贓物，必須一併押往刑部，聽候處理，發還尹縣令，還言之過早。」

目送吳崑山去後，二人在馬家寨內足足苦候了一個時辰，吳崑山才領着數名捕快返回來。

冷小鳳牽出二匹馬來，石恨天已翻身上了馬背，迫不及待的說：「吳捕頭，對不起，我們先走一步，咱們十里亭見。」

情急事危之下，顧不得吳崑山是否願意，立與冷小鳳揚鞭而去。

荒山野地，人烟稀少，山路又僅有一條，二人一口氣馳出二十幾里，却始終沒見到馬家兄弟的踪跡。

「大哥，馬金山，馬金海都負了傷，又帶着大嫂，於理不可能走太遠，難不成會上了天？入了地？」

一語甫畢，石恨天聽到一陣呻吟的聲音，飛離馬背，循聲過去一看，不由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只見何婉琳在一塊光滑的石板上，臉部血肉糢糊，胸衣絲絲縷縷，再往下看……

何婉琳有氣無力的道：「恨天，我對不起你，我被他們……你殺了我吧！」

石恨天拉扯一下她的衣服，遮住身體，道：「婉琳，別這樣說，妳沒有錯，妳永遠是我的妻子。」

「可是，我已經……已經……」

冷小鳳道：「大哥，現在萬事莫如救人急，快將大嫂馱上馬背去。」

石恨天抱起何婉琳來，就要往馬背上放，何婉琳道：「恨天，我不行了，他們在我心口上釘了兩顆釘子，不必再費事，今生無緣，但求來生，能够死在你的懷裏，我已經心滿意足。」

冷小鳳上來一看，果然發現二枚絕命釘，石恨天道：「不，婉琳，是我害死妳的，無論付出多大的代價，我一定要救活妳！」

「恨天，很遺憾，我們拜過堂，還沒有入洞房。」何琬琳此刻已是油盡燈枯，氣若游絲，無力的眸光，落在冷小鳳臉上，聲若蚊蚋似的道：「小鳳，我把恨天還給……妳，祝福……你……們……」

說至最後，已經聽不到聲音，冷小鳳連叫三聲：「大嫂！」何婉琳已氣絕身亡，再也沒有一點反應。

石恨天喊了一聲：「婉琳。」忍不住無限心酸，掉下幾滴英雄淚。

就在原地，用刀刨了一個坑，將何婉琳草草安葬，獻上心香一炷，熱淚兩行。

於是，石恨天與冷小鳳，扛着新仇，帶着舊恨，又展開另一回合的追殺行動。

× × ×

馬氏兄弟，行踪如謎，苦尋數日，仍杳如黃鶴。

這日，二人專程來至三間幽靜雅緻的竹舍前，石恨天恭恭敬敬的叫道：「師父，師父。」

裏面鴉雀無聲，反應全無。冷小鳳道：「他老人家可能又上山砍柴去了。」

二人隨即攀登梯道，上了山崖，在青翠的峯巒間，果然見一老翁正背負山柴而下。

老翁步履輕捷，神態飄逸，口中還哼着山歌，一副自得其樂的樣子，正是石恨天的授業恩師——樂樵翁。

樂樵翁當然不是他的名字，事實上也無人曉得他的眞實姓名，一襲布衣，幾畦菜蔬，過着神仙般的隱居生活。

石恨天飛快迎上去，接過師父肩上的山柴，樂樵翁表情全無的道：「恨天，如果師父的推算沒錯，你現在應在押解的途中，怎麼會跑到這兒來？」

將經過的情形說了一遍，石恨天道：「徒兒此來的目的，主要是叩謝師恩，重審之事，吉凶未卜，眞不知道將來是否還能見到師父的面。」

說至最後，聲音已呈哽咽，頗有生離死別之慨。

樂樵翁道：「你生性剛烈，富正義感，嫉惡如仇，是你的優點，却必然會給你帶來無盡的災難，當初爲師的就曾一再告誡，應在心性修養上多下功夫，知所收斂，結果還是闖下了殺身之禍。」

石恨天說道：「師父，你不知道那尹耀謙有多可惡，顚倒是非曲直，刮盡老百姓的血汗錢，害得大家流離失所，苦不堪言……」

樂樵翁輕輕喟歎一聲，道：「恨天，人間處處都有不平，處處都有冤屈，太多太多了，你管得了嗎？」

「能管多少是多少，管，總比不管還强。」

「可是，搶了人家的錢財，你不該再傷害人家的身體。」

「傷他正是爲了救他，當時如果不是徒兒挖掉他的雙目，斷了他的手，一定會死在大家亂棍之下。」

「這一來，却加重了你的罪，能否起死回生，誰也沒有半點把握。」

此時，三人已回到竹屋前，石恨天放好山柴，跟着師父走進屋裏去。

簡單的擺設，井然有序，竹製的椅子，坐上去格外涼爽舒適，冷小鳳給大家倒了一小杯水，石恨天道：「師父，依你老

人家看，這件案子是毫無希望了？」

樂樵翁道：「那倒不至於，只是即使免去一死，牢獄之災恐將勢難避免，一念之差，你這一生說不定就會在鐵窗囹圄之中度過。」

老人面容肅穆，言下不勝唏噓之至。

冷小鳳道：「師父，事情也許不至於這麼糟，我想只要找到足夠的證據，證明尹耀謙的確是一個罪無可逭的貪官，大哥此舉純粹是爲民除害，或者可以網開一面。」

樂樵翁聽冷小鳳跟着石恨天叫自己師父，心中甚感欣慰，道：「這倒不失爲是一個好辦法，只是事情迫在眉睫，一時間到那裏去找足夠的證據？」

「我們可以去請受害的百姓作證。」

「沒有用，推翻重大刑案，必須眞憑實據，單憑百姓一面之詞，刑部是不會採納的。」

石恨天無力的望着二人，說道：「多年來，大家並不曉得蘇雨亭是尹耀謙的親娘舅，所有檢舉，告發他的罪狀、證據，全部積壓在太原府中，我們根本不可能取得。」

樂樵翁突然面露喜色，道：「你說所有的證據全在太原府？」

「不錯，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徒兒就是因爲老百姓扳他不倒，才挺身而出，爲大家出這口怨氣。」

「也罷，爲師的就替你跑一趟太原府吧。」

「師父，沒有用，官官相護，你老人家去也是白跑。」

「恨天，你放心，你放心，爲師的一定可以拿得到。」

冷小鳳聽他的這樣肯定，心知必然事出有因，道：「你老人家莫非和蘇巡撫有淵源？」

樂樵翁撫鬚微笑道：「豈止是有淵源，雨亭是老夫的親弟弟，只因彼此志趣不同，雨亭得意仕途，爲師的却醉心山石林泉，甚少往來罷了。」

二人聞言嚇了一跳，做夢也想不到，面前的這位打柴老人，原來是蘇雨亭的嫡哥哥，如非老人親口說出，任何人也無法置信。

既是蘇雨亭的哥哥，無疑也是尹耀謙的親舅舅，二人互換一個驚愕的眼色，一時語爲之塞。

半晌，冷小鳳才擠出一句話來：「你老人家的上下是……」

樂樵翁慈祥可親的道：「老夫蘇雨軒，出身武舉，因爲看不慣官場蠅營狗苟的嘴臉，故而退隱山林。」

石恨天愀然一笑，道：「師父，我對不起你老人家，不該出手對付尹縣令。」

「恨天，你沒有錯，錯在耀謙自己，多年以來，他實在太不像話，是該得點教訓。」

「師父，太原府，你老人家不必去了，徒兒寧願接受制裁。」

「要去，是非不能不管，公道不能不顧，爲師的立刻就動身。」

說走眞走，提了一件夾襖，就走出竹屋去。

石恨天、冷小鳳隨後跟出來，三個人翻過一座小山，進入陽關大道，行將要分手時，却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

官道上有八輪大車，七零八落的分散四處，有數名捕快倒斃在地，吳崑山身中數劍，倚車而立，韓林緊依在側，一臉驚懼，其餘的捕快正在清理現場，找尋失散的馬匹。

石恨天衝上來說道：「吳捕頭，發生什麼事了？」

吳崑山見是石恨天，臉上露一絲笑意道：「別提了，我們中了人家的埋伏。」

「八車財寶有無損失？」

「還好，就在最危急的關頭，韓師爺他們正好趕到，總算化險爲夷，八車財寶得以保全，不然，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冷小鳳道：「是什麼人幹的？」

「馬金山、馬金海。」

「人呢？」

「逃走了。」

「可曾派人追下去？」

「有，大概很快就會有消息傳來。」

吳崑山與韓林，已認出眼前的老者是蘇雨軒，一齊恭身爲禮，叫了一聲：「大先生。」

蘇雨軒望了二人一眼，道：「有關耀謙的罪證，是否積壓在太原府？」

韓林道：「這……太原府是有很多尹縣令的罪證。」

蘇雨軒道：「有就好，韓師爺，耀謙是我的外甥，恨天是我的徒弟，你不必偏袒任何一方，但憑良知確據，照實上覆刑部就行了，其他的證據，待老夫從太原府回轉時，自當再另行上呈刑部。」

「是，大先生。」

事情十萬火急，樂樵翁蘇雨軒一點也不敢躭擱，向吳崑山借了一匹馬，當即絕塵而去。

山上下來二名捕快，石恨天迫不及待的問：「追到沒有？」

其中一名捕快答道：「追到了，他們進入山上的一座寺廟，叫不空寺。」

「不空寺，好怪的名稱，可是那位被少林寺逐出門牆，瘋瘋癲癲，惡名遠播，自號不空的瘋和尚所建立的寺廟？」

吳崑山道：「大概錯不了，瘋僧不空，殺人不眨眼，是出了名的大惡魔，但不知與馬家昆仲有何關係？」

冷小鳳道：「管它是什麼關係，不交出馬金山馬金海，就砸爛他的不空寺。」

吳崑山道：「冷姑娘眞是快人快語，吳某也是這個意思，咱們走，逮不到馬氏昆仲，這樁案子還結不了。」

才向前衝了三步，便不支坐下去，石恨天忙道：「吳捕頭，你別去了，養傷要緊，小心押着車走吧。」

英雄就怕傷未癒，吳崑山知逞强不得，道：「好吧，那就偏勞二位了，半月之期還剩下三天，可別忘了十里亭之約。」

冷小鳳道：「你放一百二十個心，我大哥不是一個言而無信的人。」

話落，人已在十丈以外，動作之快，令人咋舌。

× × ×

不空寺，實在不像一個寺，因爲除了門楣上「不空寺」三字外，很難再找到幾樣像寺廟的東西。

佛堂是有一間，也有一尊神像，却沒



有香火燈盞，沒有木魚梵唱，也沒有見到一個光頭的和尚，倒像是一座山居的四合院。

院子也不大，裏面有兩個人，一個蓬頭垢面的少年，在樹蔭下酣睡，另一人年紀稍長，邋里邋遢，在石階上打盹兒。

石恨天、冷小鳳跨步而入，打盹兒的少年抬起眼皮子瞅一下，愛理不理的道：「去去去，我們這裏沒有香爐，不需要香客，求神去找別家吧。」

說完，眼皮子又拉下來了，好像八天不曾睡覺。

石恨天望了冷小鳳一眼，道：「我們不是來上香，是來找人的。」

少年的眼半睜半閉，道：「找誰？」

「不空大師。」

「我師父在睡覺。」

「可否麻煩去通報一聲。」

「我師父十天半月不睡一次覺，一睡就是三五天，剛才我的兩位師兄去吵他，還挨了一頓臭罵，我可不敢去叫。」

冷小鳳道：「大哥，他不去叫，咱們自己找。」

言畢，人已跨上石階，來到了佛堂門外。

馬上看到，神像前的供桌上，躺着一個身披破舊袈裟，頭頂油光發亮的老和尚，正在呼呼大睡。

老和尚的右手邊放着一隻酒葫蘆，左手裏還拿着半條狗腿，遠遠就聞到一股濃濃的酒臭味，冷小鳳眉頭一皺，急忙掩起鼻子。

少年看似昏昏欲睡，身手却蠻俐落的，沒見他怎樣作勢，人巳堵在門檻上。

另一個蓬頭少年也巳警覺，身形三閃而到，橫在冷小鳳面前。

冷小鳳怒叱一聲：「滾！」呼！呼！連攻兩掌，二少年聯手攻擊，冷小鳳竟然沒有討了好，寸步難進。

不禁惹惱了石恨天，與冷小鳳連攻五掌，立將二少年震飛至佛堂內。

方待跨步而入，猛覺一股狂濤兜體襲來，宛如一座前進的山，二人身不由己的又退回到院子裏去。

老和尚也跟着衝出來，先打了一個呵欠，才大剌剌的開口說話：「我老人家從來不殺無名小卒，報上名來。」

口氣大，臭氣更大，紅紅的眼圈內，遍是血絲眼屎，嘴角的殘滓肉屑還沒有擦，身上五顏六色，全是汚垢，根本看不出皮膚的顏色，看上去至少有半年沒洗澡，全身散發着一股由酒氣、汗水綜合而成的臭氣，像野人，更像是瘋子。

連石恨天都忍受不了，退後數步，道：「在下一條龍石恨天，這位是金鳳凰冷小鳳。」

老和尚將望向天際的目光收回，落在二人身上，口沫四濺的說道：「嗯，還算小有名氣，江湖道上好像有你們這兩號人物。」

石恨天道：「大師父怎麼稱呼？」

「不空。」

冷小鳳冷哼一聲，道：「出家人四大皆空，你却偏偏自號不空，不會沒有原因吧。」

「當然，當然，美酒佳餚口不空，左擁右抱手不空，人生苦短，宜及時行樂，不可落空。」

「殺人也是樂事嗎？」

「亦樂也，一樂也。」

「哼，把殺人當樂事，難怪江湖上的朋友視你爲大惡魔。」

「冷小鳳，你們吵了我老人家的香甜好夢，就是爲了說這幾句廢話？」

石恨天道：「我們是來找人的。」

「找誰？」

「馬金山，馬金海。」

「什麼事？」

「算一算帳。」

「不在。」

「不在？石某得到消息，馬氏昆仲就窩藏在不空寺。」

「老衲說不在就是不在，在我老人家還沒有想殺你們之前，滾吧。」

「抱歉，既來之，則安之，見不到姓馬的，絕不空手而回。」

「小子，你要怎麼樣？」

「活着見人，死了見屍，讓我搜搜不空寺，沒有馬家的人，馬上就走。」

不空和尚勃然大怒道：「放肆，天底下還沒有人敢搜我的不空寺。」

寺字出口，蒲團般的大手挽起一片狂濤，劈頭蓋面打過來，石恨天以牙還牙，全力反擊，口中說道：「小鳳，到裏面去搜。」

不空和尚的功力的確高不可測，連攻三掌，震退了石恨天，僧袍一抖，截住冷小鳳，石恨天猛的拔刀而出，在不空周圍灑下無數刀影，又將瘋和尚擋下來。

就利用這個空檔，冷小鳳巳經衝至門口。

驀然，兩個少年齊喝一聲：「站住！」分從兩側攻來，冷小鳳左右開弓，反手還擊，這一次她是有備而發，力猛如山，二少年悶哼一聲，退後三四步，貼在牆壁上。

少年驚魂甫定，又待出手攔阻，冷小鳳玉面一寒：「就在這兒歇着吧！」

颼！颼！二聲，打出二把飛刀，準確無比的打中二人的脖子。

冷小鳳並無殺人之心，只是皮肉之傷，從脖子一側皮下穿過，釘在木柱上，兩個少年却嚇得魂飛魄散，再也不敢動彈了，金鳳凰立取登堂入室，闖進佛堂去。

不空想攔阻根本不可能，始終衝不破一條龍的封鎖綫，不禁激起了瘋和尚的萬丈怒火：「好小子，就算你是一條龍，也要叫你變成一條蟲！」

兩隻大手猛一挫，劈當胸，砍頸項，拿手腕，奪大刀，霎眼間，施出渾身解數，攻出七拳十八掌。

石恨天毫不在乎，以動制動，以快制快，大刀快速揮舞，招招不離他腕肘之間，間或攻其無備，也會遞出一拳二掌。

驀然，佛堂之內傳出一面暴喝：「把命留下來！」

砰！冷小鳳首先破窗而出，緊接着，馬金山、馬金海也隨後追出，二人雙手齊揚，打出兩把絕命釘。

石恨天一見大驚，彈身飛起，大刀飛舞之間，叮噹之聲大作，與冷小鳳合力一陣掃劈，總算逃過絕命釘的追魂一擊。

冷小鳳往石恨天身邊一站，道：「這兩個狗東西卑鄙無恥，偷襲暗算，差點吃了他們的虧。」

馬家兄弟分站瘋僧不空左右，馬金山道：「師父，官道上停着八大車財寶，要不要搬回來？」

不空突然睜大了眼，道：「渾小子，有財寶爲什麼不早說。」

馬金海道：「剛才師父睡覺，叫醒你又罵人，那有機會說。」

「好了，別他媽的磨牙，咱們趕快走吧！」

一扭頭，就要領着馬家昆仲離去，石恨天早已擋在前面，道：「慢着，把馬金山，馬金海留下來。」

不空臉一沉，道：「你要幹什麼？」

「要他們的命！」

「老衲要他們去帶路。」

「出家人無色無相，清靜自持，你要財寶何用？」

「石恨天，少說風涼話，不喜歡金銀財寶的是王八，閃開。」

「抱歉，大師父要走請自便，姓馬的必須留下來！」

「小子，我看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成心跟我老人家泡上了。」

冷小鳳面若冰霜的道：「瘋和尚，我們兄妹並不想與你爲敵，但是也不怕與你爲敵。」

「丫頭好利的一張嘴，看來擺不倒你們兄妹倆，老衲是脫不了身了。」

不空滿佈血絲的雙目，乍然變得血紅一片，以雷霆萬鈞之勢猛攻冷小鳳，金鳳凰以其美妙絕倫的身法，遊走於不空掌影之中，逮住機會，不是劍刺，就是掌劈，氣得瘋和尚哇哇地大叫，一點也奈何不了她。

密告、下毒、背叛、殺妻，每一樁，每一件，都足够馬金海死一次而有餘，石恨天臉上的每一寸肌肉皆充滿殺機，寶刀的鋒芒，刀刀不離他吃飯的傢伙，呼嘯的掌風，招招均不離他致命的地方。

石恨天決心要報仇，決心要置馬金海於死地，非至萬不得已，根本不理會馬金山。

驀聞「咔嚓」一聲，馬金海的蜈蚣劍已被石恨天削斷！

石恨天乘勝追殺，掃他中盤，馬金海仰身後退，石恨天刀削雙足，掌劈心窩，馬金海立足無地，失去平衡，當場仰面倒下去。

「馬金海，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大哥，你聽我說……這一切都是誤會。」

「放屁，密告是誤會？下毒是誤會？還是姦殺婉琳是誤會？血債血還，有什麼花言巧語，去騙閻王老子吧。」

刷！手起刀落，猛砍他的腦袋瓜。

噹！馬金山手足情深，不肯坐視，全力攻來一劍，硬將石恨天的刀鋒撞歪一尺多。

一條龍恨深似海，心如鐵石，腕上加力，刀鋒再度砍回來。

馬金山捨命相救，又挺劍撞擊，馬金海也用半截劍奮力阻擋，同一時間，三人又各自擊出一掌。

霍然，三支刀劍撞在一起，三股掌力各不相讓，一聲轟然巨震之聲過處，石恨天與馬金山彈起二丈多高，馬金海灰頭土臉，斜飛出院牆之外。

半空中響起一聲慘嗥，洒下一片血雨，二人凌空出招，馬金山技不如人，已被石恨天腰斬而亡。

石恨天施出絕頂輕功，蹈虛橫渡數丈，飄落圍牆外時，馬金海已如驚弓之鳥，拔腿逃出十數丈外。

「不要跑！」

「不要跑！」

第一聲出自石恨天之口，第二聲乃不空所發，石恨天決心要馬金海的命，瘋和尚却死纏不放，石恨天與冷小鳳只好且戰且走且追，當二人完全擺脫不空時，馬金海早已走的踪跡全無。

追！追！追！追到第二天的薄暮時分，依舊飛鴻冥冥，毫無所獲。

而時間的脚步已迫近，從此刻起，他必須掉轉方向，直奔十里亭，再晚了，勢必會影響到向刑部報到的時辰。

冷小鳳心事重重的道：「大哥，怎麼辦？」

石恨天咬着牙說：「還能怎麼辦，去十里亭。」

「可是，馬金海尙未授首，萬一翻不了案，豈不要抱憾終身？」

「即使抱憾終身，也不能做一個不信的人！」

× × ×

夜，已經很深很深了，十里亭的驛館裏仍然燈火通明，吳崑山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不停的在房裏來回踱着，還得忍受韓師爺的埋怨與責難。

吳崑山實在忍不住了，道：「韓師爺，這怎麼能怪我，你又不是沒有看到，憑石恨天的本事，他要是想走，誰也攔不住他。」

韓林道：「問題是你有沒有攔阻，這就是責任的關鍵所在。」

「你放心好了，我承認我有責任，決定一肩扛下來，不過，我總覺得石恨天不是一個普通的人，是死是生，一定會有個交代，絕不會一走了之。」

「哼，跳樑小丑，草莽英雄，强盜終歸就是强盜……」

一語未畢，石恨天從外面大步而入，接口說道：「韓師爺，盜亦有道，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手中的大刀一幌，嚇得韓林直摸脖子，結果是雙手交給了吳崑山。

吳崑山懸着的一顆心總算是放了下來，忙問道：「石大俠，追到那個姓馬的沒有？」

石恨天道：「追到了，殺了一個馬金山，却被馬金海溜了。」

吳崑山朝門外一望，道：「咦，冷姑娘怎麼沒有一塊兒回來？」

「她繼續追下去了，希望能在刑部升堂之前，將馬金海緝捕歸案。」

一宿無話，第二天大清早，當石恨天走出房門時，馬上發現，吳崑山及數名捕快，早已候在那裏，一輛嶄新的囚車上，放着四條鍊鐐。

吳崑山無限歉疚的說：「石兄，對不



起，委屈你了。」

石恨天倒未往心上放：「那裏，應該的，這是朝廷的王法。」

戴好鍊鐐，打入囚車，石恨天在後，八大車財寶在前，在十幾名捕快押解下，立即啓程上路。

甫出十里亭里許，迎面忽然出現一隊兵士，押着十幾輛大車，疾馳而來。

路並不寬敞，兩車交會，隨即緩慢下來，吳崑山看到，每一輛車上均裝着四個大木箱，並以官印簽封，經驗告訴他，全部是餉銀。

坐在第一輛車上的二名校尉，忽將馬步勒住，其中一人跳下車來，堵在吳崑山面前，道：「這位可是太原府的吳捕頭吳崑山？」

吳崑山忙回答道：「不錯，這位軍爺是……」

校尉答非所問的道：「咱家要押送餉銀到太原，受刑部之託，囑將尹耀謙的八車財寶順路押回去，交還失主。」

吳崑山乃刑案老手，覺得事有蹊蹺，道：「尹縣令被搶一案，刑部尚未開堂審問，怎麼可能現在就將贓物發還，敢問軍爺可有刑部的正式文書？」

「有，當然有。」校尉拿出一張紙來，交給他，吳崑山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張白紙，不由大吃一驚，道：「你……」

剛剛說了一個你字，後腦上已吃了那校尉一掌，當場昏倒在地。

當其他的捕快，警覺有異，欲待採取行動時，另一名校尉領着一羣兵士，先發制人，一輪猛攻下來，早已傷亡過半，潰不成軍。

韓林雙腿發軟，直打哆嗦，道：「你們……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早先發話的校尉，一把將韓林提起來，道：「告訴你長長見識，老衲不空，今天可是滿載而歸。」

砰！手一揚一鬆，將韓林扔到田裏去，摔了個半死。

瘋僧不空對另一名校尉馬金海道：「金海，快叫他們掉轉馬頭，這八大車財寶咱們也要了。」

馬金海道：「這批捕快怎麼處理？」

「殺，一個別留，全部丟到山溝裏去吧。」

石恨天走在最後，又有車輛阻隔，這時候才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猛然氣充丹田，力貫四肢，轟隆隆一聲，奮力震碎了囚車，彈身橫飛數丈，已落在不空師徒面前。不空看得一呆，馬金海愕然問道：「石恨天，你怎麼會在這兒？」

石恨天道：「石某乃待罪之身，今天必須向刑部報到。」

馬金海從屬下手中取過一支劍，說道：「不必向刑部報到了，去向閻王爺報到吧。」

挺劍分心就刺，快若迅電奔雷。

原以爲他戴着手鍊脚鐐，行動諸多不便，定可順利得手，詎料，劍才遞出一半，石恨天雙手握鍊，正好變成二條上好的鐵鞭，鍊環鏗鏘聲中，一陣抽打捲掃，馬金海偷鷄不成蝕把米，一個不小心，握劍的手及腰，立被鐵鍊捲住。

（以下轉入第56頁）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中心局郵戳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民初「追捕」傳奇故事

# 情劫俏嬌娃 下

雲劍飛・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原趕去東涌參加艾百年的壽宴，途中遇上了蘭君的馬車，而搭上順風車，兩人因此而相識了，艾百年見蘭君與蕭原同車而到，萬分高興，壽辰那天，賀客衆多，場面熱鬧，宴後第二天早上，蕭原突然被一陣吵雜聲驚醒，忙奔出房查看，這才知道艾百年當晚被人殺死，這消息驚動了艾家上下各人，管家艾升及管帳的艾文成均要求蕭原查出艾百年的死亡眞相，蕭原查了一遍，懷疑長工李亞水是兇手，忙發動衆人搜查李亞水的行踪，却在樹林內找到李亞水的屍體，經蕭原仔細查勘，又證明李亞水是遭人家殺害的，使情節更爲複雜……

## 陰謀奪產　失手就擒

太太是個從來不理事的人，如今要他當家作主，確實難爲了她，老太爺的身後事就够她忙的了，她大概是怕慢待了你，所以才不留你，這也怪我不將事情的眞相告訴她，她以爲這件事情巳了結，不想再煩勞你也說不定。」艾升顯然對馬氏印像頗好。

「幸好你沒有說出來。」蕭原道：「若洩漏出去，主兇必然會深藏起來，偵查起來就困難得多了。」

「蕭爺……有一句話，我想問你很久了……」艾升一句話未說完，蕭原巳笑看打斷他的話道：「那你現在就問吧！」

「蕭原，以你看，殺老太爺的主兇爲了什麽要殺害老太爺？」艾升疑惑地望着蕭原。

蕭爺沉吟了一下，才愼重地道：「有兩個可能，一是仇殺；一是圖謀老太爺的家財！艾大叔，以你看，那個可能性會大些？」

艾升攢眉苦思了一會，才道：「仇殺的可能性應該很少，老太爺生性隨和，且樂善好施，是公認的大好人，試問，這樣的一個人又怎會與人結下不解之仇？而且我也從來沒有聽聞過。」

「這樣說來，你也認爲謀奪財產的可能性高些了？」

「這是有可能的。」艾升遲疑了一下道：「只是，就算老太爺死了，還有太太在，沒有那一個比太太有資格接管艾家的財產，那豈不是白費心機？」

「艾大叔，這一點你就不懂了。」蕭原道：「若主兇眞的爲了謀奪財產，必然有一套完整周密的計劃，只要他的陰謀能够得逞，必然可以達到他霸佔艾家財產的目的！」

艾升一聽，不由駭然失聲道：「蕭爺說得極是，我就是想不到，蕭爺，那你更不能走了，一定要將那主兇揪出來。」

「艾大叔，這一點你放心，我不會半途而廢的。」蕭原伸手拍拍艾升的肩頭：「艾大叔，那日我暈倒在李亞水房中，那位站在太太身邊，太太叫他作伯行的人是什麽人？」

艾升想也不想就道：「他是老太爺的一位堂房姪兒，平日遊手好閒，不務正業，老太爺生前最討厭見到他，他也從來不敢在老太爺面前出現，時不時他會向太太伸手討幾塊錢，太太是個隨和的人，見數目又不大，倒是有求必應，蕭爺，你懷疑是他殺了老太爺？」

蕭原搖搖頭道：「我沒有懷疑他是殺害老太爺的主兇，他也不像是那種人材，我只是覺得他有點可疑，艾大叔，你可否告知我，他平日在那些地方出現？」

「他這個人還有什麽地方好去？」艾升不屑地道：「鎭上有賭有吃的地方，一定可以找到他，間中，他也會到那些半掩門的地方進出一下，嫖、賭、飲、吹他佔了三樣，他若不是這樣不成材，老太爺也會好好地栽培他一番的。」

「艾大叔，你替我留意一下他的行動。」蕭原目光一閃，看到有人遠遠走來，忙低聲對艾升道：「艾大叔，有話以後再說，我先回房睡一會。」

艾升從他的眼色中看出了他的意思，點點頭，轉身迎向那走來的人，看清楚了，原來是艾文成。

這時蕭原巳朝自己住的客房走去。

艾文成一眼看到艾升，便道：「升哥，太太有事找你。」

艾升道：「是什麽事？」

「聽說是爲了老太爺頭七的事。」艾文成望望遠去的蕭原背影，不經意地道：「聽說這件事巳完結，蕭爺快要走了，是麽？」



艾升道：「蕭爺對我說，爲表示一下他對老太爺的一點悼念之意，他準備過了頭七才走。」

艾文成聽了，沒有說什麽。

× × ×

蕭原一覺醒來的時候，發覺自己這一覺竟然睡了大半天，房內黑黯一片，應該是晚上了。

這幾天以來，他實在太疲倦了，加上頭上又受了傷，昨晚一夜未睡，這一躺到床上，便沉沉睡着了。

伸手摸一下頭上的傷口，仍然很痛，伸了個懶腰，便坐起來，感到精神好了很多，於是便下床準備穿上鞋子。

那知道他的脚觸到的不是鞋子，而是一具冷硬的物體，他在驚疑之下，忙縮回雙脚，低頭朝床下的地上看去，黑黯中看到一具很似人體的物件，不由倒吸了口凉氣，急忙一躍下床，光着脚板走到桌前，掏出一盒洋火，將桌上的「火水燈」點亮了。

黃幌幌的燈光照射之下，地上那具物體赫然是一具屍體，蕭原雖然看慣了死人，但在這乍然之下，又是在自己的床前地下，不禁吃了一驚！

那具屍體是側躺着臉朝床下裏面的，所以蕭原看不到那人的顏面，但仍然從衣看及身材上認出是艾升來。

蕭原心中的震駭眞是無以復加，艾升與他分了手只不過他睡這一覺前的事，換言之，半天時間不到，他却死了，蕭原眨了一下眼睛，長吸一口氣，再甩甩腦袋，幾乎不相信眼前看到的屍體就是艾升，呆了一下，他才走前去，蹲下來，將業巳冷硬的屍體扳平，這次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屍體的面貌，果然是艾升。

蕭原不禁又倒抽了口氣，目光移到艾升的胸膛上，那之上血漬殷然，心臟部位有一個業巳凝結了血漬的血洞，毫無疑問，那是致命傷！

屍體早巳冷硬，憑蕭原的經驗，推斷艾升被殺害起碼有兩個鐘頭以上。

「兇手將艾升的屍體移進我房中是什麽意思？」蕭原這個念頭才閃過，心中便吃了一驚，也出了一身冷汗。「這一定是移屍嫁禍！」

臉上泛出一絲冷笑，蕭原霍地從地上站起來，耳中却巳聽到一陣脚步聲，心中更是冷笑連連，他本來想開口呼叫的，此刻却打消了原意，而他心中又有了另一個主意。

「蕭爺，你醒了麽？」房外有人敲着房門叫。

蕭原却巳經從後窗跳了出去，就匿在窗口外面，向房中窺着。

他之所以跳出了窗外，是因爲他覺得那既然有人嫁禍，那肯定有理也說不淸，白費唇舌解釋，何不在暗中窺着一下，可能會看出一些蛛絲馬跡，照他的估計，那嫁禍之人就算不出現，也必有他的同謀來上演這齣好戲，否則，這齣好戲就很難演得好了。

房外敲門的人聽不到蕭原的應聲，再提高了聲音叫道：「蕭爺，你醒了麽？」

靜聽了一會，仍然聽不到蕭原的應聲，乾脆拍起門來，蕭原心中忽然動了一下

，又一個念頭閃過了他的心頭，飛快地翻身躍入房內，接着將地上艾升的屍體挾起來，再從窗口跳出外面，他才落在外面地上，那兩扇關起來的門便被外面那人撞開了。

說險，眞是險到了極，只要再遲一點，他的主意便被破壞了，而他也水洗不清，百詞莫辯，因爲撞門進來的人必然看到他正挾着艾升的屍體欲跳出窗外，那時，就可以說他殺了艾升後，欲移屍滅跡，那就會坐實他的殺人罪，遂了那嫁禍之人的惡毒目的。

那人撞開門進屋之後，由於屋內很黑（蕭原早在第一次跳出窗外時，就已將燈吹熄了），眨了一下眼，才叫道：「蕭爺，你在麼？你怎麼了？」

邊叫邊摸黑走到桌前，將燈點亮，這才發現屋內根本就不見蕭原的影踪，不由訝異地四下張望起來。

蕭原伏在窗側，窺着到進入屋內的原來是艾家的一名下人亞才，這亞才在艾家起碼做了十年以上，對於艾老太爺的死，他也顯得很悲傷。

「咦，蕭爺明明睡在屋內的，怎麼不見了？房門又是關着的，這就奇怪了？」亞才驚詫地喃喃自語着。

蕭原在窗外看出亞才的神情不是裝出來的，原先對亞才的懷疑隨之打消了。

亞才見房內不見了蕭原，正想退出去，那知一陣急驟的脚步聲傳來的同時，有人叫道：「亞才，發生了什麼事，又叫又撞門的？」

蕭原一聽，心頭暗喜，忖道：「有問題的人應該來了。」

「艾管帳，你來了正好，蕭爺不知是否出事，明明睡在房中的，却不見了。」亞才惶惑地叫。

隨着亞才的叫聲，房內人影晃動，急步走進房中的不但有管帳艾文成，亦有那位不務正業的艾伯行，還有三名身壯力大的長工。

蕭原從窗外瞥到，心中暗道：「莫非就是這兩人將艾升殺了，移屍嫁禍我的？看這陣仗，分明是有所爲而來的。」

「蕭爺好端端地，怎會不見了的？」艾文成一雙眼在房內亂閃，而那位艾伯行却那裏也不看，一雙目光直射在床前的地方，臉上滿是驚詫疑惑之色。

亞才攤攤雙手道：「我也不知道，但房門是門上的，我拍門不應，恐怕蕭爺有意外，才撞門進來的！」

「你進來之後，沒有發現其它麼？」艾伯行一雙眼仍在床前的地上掃着，瞧那神情，恨不得看透地下。

亞才搖搖頭道：「就是這樣子了。」

艾文成拿眼掃了床前地上一下，再掃向窗口，緊張地道：「蕭爺會不會發生了什麼事，或是發現了什麼，急切間從這窗口出去了？」

艾伯行立時喝道：「阿木，你三個快到屋後看一下。」說着他自己却蹲下來，直往床底下張望。

蕭原在窗外窺看得清清楚楚，心中冷笑不已，不敢再窺看下去，輕悄地挾起艾升的屍體，朝後院走去。

待到亞木等三人繞到屋後時，當然什麼也看不到了。

×　×　×

蕭原掏出懷錶來看了一下，才知道是晚上八時四十三分了。

這時候，他就伏在艾家門前不遠處的一棵樹後，從這裏，可以看到出入艾家的任何人。

他知道那隱在幕後的主謀人在發現他的房子不見了他及艾升的屍體這件「怪事」之後，一定驚疑莫明，必會採取行動，因爲對方既然要對付他，如今他却不見了，肯定不會甘心罷休，派人四出找他。

他果然沒有猜錯，大約兩刻鐘之後，艾家內就急步走出一羣人來，手上提着燈籠，舉着火把，總有十二三人，在燈籠火把的光照下，可以清楚地看到領頭的正是艾伯行。

這伙人都是艾家的長工及下人，看來是來找尋蕭原的了。

蕭原心頭暗喜，目光盯實了艾伯行，一面揉身爬上了樹上，隱藏起來。

艾伯行一行人走出大門後，立刻分做五起，朝四下裏走散開來，往四面八方走去，獨有艾伯行在一名漢子的陪同下，直往鎮上那條大街走去。

蕭原看在眼內，心頭竊喜不已，他這一次主要的目標正是艾伯行，當艾伯行在他藏身的樹下走過時，在燈籠光的映照下，他清楚地看到艾伯行那滿臉緊張神態。

而艾伯行發夢也料不到蕭原就藏在他行經的這棵樹上，脚步正匆匆地直向前走去。

蕭原直待艾伯行走出老遠，再往四下裏掃了一眼，見到分成四路朝四面走去的四起人只剩下螢火般的光點，才從樹上躍落地上，先摸了一下腰間的鎗，才像夜貓子般朝艾伯行走去的方向疾行前去。

艾伯行與那漢子正走在一條橫街上，只要再走過一個巷口，便可以轉出大街，看他的樣子，不是去召集人手找尋蕭原，就是到鎮上的民防隊去，若是，蕭原就危險了。本來，蕭原這時是可一走了之，但他不想揹上惡名（他若走了。不但正遂了嫁禍者的心願，他也將蒙上不白之寃，天知道那主謀人會將什麼罪名安在他的頭上），再說，他也不能眼睜睜看着那陰險的主謀者陰謀得逞，何況，還有那令他一見動了情的蘭君。

艾伯行與那漢子正走過那巷口，艾伯行走在前面，那漢子提着燈籠走在後面，艾伯行才走過那巷口，却聽到那漢子驀地發出一下短促低悶的叫聲，不由驚得渾身汗毛倒豎，回首正欲看一下發生了什麼事，腰間驀地有一支硬物抵上了，耳邊也聽到低沉的喝聲：「乖乖地　動，否則，請你嚐一下鎗彈的滋味！」

艾伯行刹時全身像掉進了冰窟般，一股寒氣從脚板心冒起，全身僵硬，動也不敢動一下，牙齒打着顫：「你……別亂……來，你……想怎樣？我……身……上還……有十多……塊大洋……你……拿……去吧……」

他以爲可能是攔途截刧，弄幾塊大洋去快活一下的混混兒，因爲這種事他以前也曾經試過一次，那一次他輸得連一個刮痧的銅板也沒有，偏是肚子餓得難受，這



才驀然想起，已經一天一夜沒有東西到肚，於是咬咬牙，幹了那一次。

只聽背後那人冷沉地哼了一聲道：「十多塊大洋還不放在老子的眼內，說，你摸黑往大街上走去，幹什麼？」

艾伯行渾身哆嗦了一下，急急說道：「你別亂來，我是到民防隊部去找李隊長的！」

「李隊長是你的老子？」背後那人惡狠狠地道：「你這麼急巴巴趕去，可是替他倒夜壺？」

艾伯行聲音顫顫地說道：「我是去……去找李隊長，請……他派出人手……帮忙找尋……一個叫……蕭原的殺人……兇手……」

背後那人猛地沉喝道：「他殺了什麼人？你說他是殺人兇手？」

那時候鎮上的人一般都有早睡的習慣，這時候已經是晚上九時多十時，不少人經已進入了夢鄉，街上連鬼影也沒有一隻，所以沒有人發現發生在這橫街窄巷內的事情。

艾伯行震了一下，急急道：「他殺了艾升——艾家的管家，並……移屍……毀跡……」

那人低沉地斷喝道：「旣……是移屍毀跡，你怎知道他殺了艾升？哼，只怕是移屍嫁禍吧？」

艾伯行一聽，渾身大大地震動了一下，驚急地道：「我……」

「一定是你殺了艾升，是麼？」背後那人森冷地低喝一聲，打斷了艾伯行的話語。

艾伯行一聽，只差一點沒跪倒在地上，渾身抖作一團，忽地，他怪叫道：「啊，你就是蕭原！」

背後那人正是蕭原，聞言之下，料不到艾伯行忽然將自己認出來，不禁怔了一下。

艾伯行却趁這刹那，身形猛地向前一撲，跟着連滾帶爬向前竄奔，却一時間慌得忘了呼喊！

蕭原在艾伯行向前撲時，才驚覺過來，切齒低罵了一聲，却不敢開鎗，因爲若鎗聲一响，必定會驚動鎭上的人，那時候不但熱鬧，也痲煩，所以他沒有開槍，發足向艾伯行追去。

其實，這時候艾伯行只要大聲呼叫，附近的人必被驚動，而出來察看，那他就有機會逃脫了，因爲，他可以亂叫一通，說蕭原是攔途截刦的匪徒，鎭上的人在不明所以時，一定會將蕭原截下來。

可惜他實在太驚惶了。

蕭原只不過眨眼間，便已追到艾伯行的身後，正欲伸手一把將他扯住，那知驀然間一道閃電也似的閃光從斜對面的一處牆角飛射出來，「奪」地射入艾伯行的胸膛上，艾伯行身形猛地一窒一挺，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慘叫聲（在寂靜的夜間聽來，那聲慘叫確實有驚天動地之感），身形一仰，恰好倒在蕭原的懷中。

這一下突變，大出蕭原意料之外，他差一點沒有被仰倒下來的艾伯行撞倒，但也倒退了一步，才能將身形穩住，那刹那又一道閃光從那牆角飛射出來，疾射向蕭原的頭臉！

蕭原一眼瞥到，吃了一驚，由於艾伯行的身體倒在他懷中，令到他行動不便，生死一髮間，他只好就勢向後倒下去，才險險避過那道電射而至的閃光。

這時候附近的居民早已被那聲慘叫驚動了，驚慌的呼叫聲及雜亂的脚步聲加上推窗開門聲，响成了一片。

蕭原却毫不理會，一翻挺起身來，剛好瞥到一條黑影從那牆角一閃沒入黑暗中，他正想竄起來追下去，但心頭一動，猛地將倒在地上的艾伯行扶起來，搖撼着他道：「喂，你醒醒。」

同時他看到艾伯行的胸膛心臟部位插着一柄短刀，刀身幾乎沒入艾伯行的身內，那偷襲者的手勁及眼力，可謂驚人。

在蕭原的搖撼下，艾伯行竟然奇跡般吐出幾個含糊不清的字來：「文……你……太……好……」

蕭原就只聽到那四個毫不連貫的字，而艾伯行也沒有了聲息。

一陣開門聲及呼喝嚷叫聲將蕭原驚覺過來，閃眼一看，不由吸了口氣，原來附近的人正紛紛開門出來察看，不少人還手執刀棍之類的物件，還擁過來，他知道若不走，便很難脫身了，於是身形猛地斜竄向左邊的一條小巷，同時朝天放了一鎗。

那一鎗果然把那些人震住，蕭原才得以從容跑掉。

×　×　×

蕭原一個人坐在樹上的橫枝上，也不

秦紅著作
武林一條街
兩集共十六元
第一集
秦紅著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沒有人知道武林一條街究竟在那兒？也沒有人知道究竟是怎樣的一條街？祇知道武林中武藝高强的人，如去雲南大理，則相繼失踪，曾到過那裡僥倖而回的，已失去實力、失去武功，但如何失去，却是沒有誰知曉，令人匪夷所思　武林高手林歌，爲救好友，不惜親入虎穴……
環球圖書出版社出版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地鐵站有售

理會鎮上那像煮沸了鍋的又鬧又亂的情景，一個人苦苦思索着艾伯行臨咽氣時說的那四個不連貫的字——文、你、太、好。

「這四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呢？」蕭原雙眉緊緊地皺着，差一點沒有想爆了腦袋。

驀地，他腦際間閃過一抹靈光：「那個文字會不會就是指艾文成？也只有這個解釋最貼切，而不久前艾文成不正是與艾伯行一同帶人到我的房中，他雖則沒有什麼值得可疑的地方，但他既是與艾伯行一起，就值得可疑了。」想到這裏，他不禁精神大震。「只是，餘下那三個字又是什麼意思呢？」

「唉，想不到的就是想破了腦袋也想不通，還是不去想它了，先去找艾文成看着才是。」蕭原想到就立刻行動，刷地從樹上跳下來，那知道就在這瞬間，一道閃光斜刺裏閃飛過來，來勢如電，直射向他的心臟部位。

這一下突變大出他意料之外，而他的身形又在空中（他才從樹上躍下），猝然之下，任他身手怎樣敏捷，也閃避不了，而他的鎗又插回腰上，否則，也可以用槍來擋格一下。

生死一髮間，既不容他猶豫，也不容他多想，他竟然疾揮右臂，擋撥那飛射至他心胸的刀光。

蕭原居然以血肉之軀，撥擋那飛向而至的刀光，這一着，眞是匪夷所思。

「啪」一下急响，那道疾射的刀光於生死一髮間被撥擋得歪射開去，從他的肩膊貼着掠過。

蕭原但覺手臂上一陣劇痛，知道被刀鋒割破了皮肉，吸口氣，雙腳沾地的刹那，右手已摸向腰間。

那知道又一道疾電般的刀光又閃射而來，這一次不像身在空中那樣不大靈活了，身形猝然向後仰倒的刹那，右手疾伸，食指一扣，鎗咀火光閃冒，「砰」然一聲，射向刀光射來的方向。

「哧」一下急响，刀光貼着他的臉頰掠過，說險，眞是險到了極。

那一响鎗聲不知射中那偷襲者沒有，但却震動了夜空，就算射不中，也應該起了震懾的作用。

蕭原仰身倒下地上，立時一個側滾，接竄起來，弓着腰有如一頭怒豹般，猛撲向飛刀發出的方向。

一條人影也在這瞬間從一棵樹後閃了出來，藉着疏落的樹木掩護，狂奔而去。

蕭原若是開鎗，應該有機會射中那人影，但他却沒有開鎗，他不想因鎗聲而將鎮上的人引來，更不想錯手殺了前面那人，那就不能從對方的口中問出想要知道的事情，所以他寧願辛苦點，與那人一較腳力，疾追下去。

前面那人影跑得飛快，蕭原拚盡全力，也無法追得上他，始終相距約十數二十丈遠。

「站住，否則我開鎗了！」蕭原眼看無法追上對方，便威脅地大喝出聲。

前面拚命飛奔的人影聽到這一聲喝，果然被震住了，身形一窒，停了下來。

蕭原一見，心中暗喜，那知對方在一停的刹那，驀地擰身揮臂，一道光綫霎時脫手飛出，電射向奔勢不減的蕭原！

這是蕭原意料不到的一着，心頭着實吃了一驚，身形一歪，硬生生斜搶出去，「奪」地一响，左臂上仍然被那道刀光射中，痛得他忍不住發出了一聲痛叫，心中怒火陡升，朝那作勢前奔的身形砰地放了一鎗！

那人應鎗身形側幌了一下，發出一聲痛叫，但仍然向前奔去。

蕭原忍着痛，也不理會左臂上仍插着一把短刀，猛吸口氣，追了下去。

前面那人由於受了鎗傷，奔跑得沒有那樣快了，而蕭原一鼓作氣，很快便追近了那人，這時距那人大約只有十丈左右。

憑他的鎗法，雖然在黑夜中，他自信仍然可以將前面的人一鎗射倒，但他却沒有這樣做，他想生擒那人，才能將事情弄個水落石出，於是他再發力追前去，眨眼又追前了兩丈有多。

「朋友，你跑不了，你自信快得過鎗彈麼？」蕭原也感到氣喘吁吁了，所以恫嚇前面那人。

前面那人是越跑越慢，但却聽而不聞，依然向前奔跑，毫不理會蕭原的呼喝。

就這短短的一段時間，蕭原已追到那人身後約五丈左右遠，已可以聽到那人像扯風箱般的喘息聲。

那人却忽然在這時候停了下來，身形劇幌了一下，差一點跌倒在地上，嘶啞地叫道：「太……太……快殺了他！」

蕭原聞聲心頭大震，也才發覺已追到一處有點鬼氣森森的地方來，身形猝然撲到的刹那，他依稀看出這是鎮南外的一處墳地，老太爺就下葬在這裏。

前面那人的叫聲未歇，從黑暗中閃射出一道白光來，「奪」地射入那人的腹腔上，那人根本意料不到自己人會殺他，猝然之下，那裏閃避得了，慘叫一聲，仰擰下來，在地上掙扎滾動着，嘶聲叫道：「艾……文成，你……你好狠……毒……過……橋……抽板……我……我……好……恨……」

那個恨字拖得好長，但終於止遏，人也寂然不動。

蕭原伏在地上，聽到那人叫出艾文成三字，證實了自己的猜想不錯，心中冷笑了一聲，喝叫道：「艾文成，出來吧，把戲已經完了！」

只聽從一座恢宏的墳墓內傳出艾文成的狂笑聲：「把戲確實是完了，所有知道內情的人皆死了，就只有你一個，阿木終於將你引來，只要你也死了，我的計劃便神不知鬼不覺地達到了，哈哈，那時艾家的財產就是我的了！」

「艾文成，別得意得太早，你以為你殺得了我？」蕭原一句話說完，便滾離原來的地方。

「蕭爺，我若沒有十足的把握，又怎敢叫阿木殺不了你時，將你引來，我還不至於蠢到將自己主動送到你的面前。」艾文成陰陰地叫道。

蕭原終於滾到一座墳堆後，暗中鬆了口氣，先將手臂上那柄短刀拔了出來，撕下一幅衣衫草草將傷口紮起來，才長長地吁了口氣。

「蕭原，別打什麼鬼主意，只要我



將那法寶祭出來，你便無所施其技了！」艾文成在那座大墳內鬼也似地叫。

蕭原等了一會才叫道：「艾文成，老太爺可是你主使李亞水殺的？」

艾文成立刻答道：「是又怎樣？」

「那麼，李亞水是你殺的了？」

「你估錯了，」艾文成得意地笑道：「是阿木殺的！」

「那麼艾大叔呢？」

「是我叫艾伯行殺的！」

「你為何要殺老太爺？」

「這還用問？」艾文成得意地叫道：「當然是為了他的家財！」

「憑你的身份……」

「你可知道，」艾文成打斷了蕭原的話，「我正是老太爺的堂房兄弟，我大有資格接管他的家財！」

蕭原吸了口氣，叫道：「你為何要將艾大叔的屍體移到我的房中？」

「那只怪你不識趣了，」艾文成陰冷地笑道：「本來，我安排李亞水『畏罪自殺』，老太爺被殺的這件事應該完結了，但你却仍要查下去，憑你的精明與經驗，不難被你查出我來，那我只好移屍嫁禍迫你一走了之，你不走，便硬栽你殺死了艾升……可惜我低估了你，才不得不用出這最後一着！」

「你好毒辣陰險！」蕭原大聲咒罵。「別忘了，還有太太在，輪不到你接管艾家的財產！」

艾文成惡毒地笑道：「這一點你放心，太太已在我的手上，還有一位你一見鍾情的意中人蘭君姑娘，相信你不會見死不救吧？」

蕭原一聽，一下子冷了一大截，心中叫苦不迭。

艾文成可不是空口說大話，那座大墳內人影一閃，從墳碑後閃現出兩條人影，蕭原運目一看，依稀看出兩人是婦女，不禁全身發冷，而他認出了，這座大墳正是老太爺的新墳。

「蕭原，你看清楚了麼？」艾文成得意地叫道：「你若看不清楚，我可以讓她們叫一聲讓你聽聽！」

他的語聲才落，那兩個人影果然各自發出一聲痛叫。

「蕭大哥，你不要管我，他不敢殺我的！」這語聲蕭原一聽就認出是蘭君，神情震動了一下。

「蕭爺，你快來救我……」是太太馬氏的哀叫聲。

「蕭原，怎樣？你聽清楚了吧？」艾文成厲聲叫。

蕭原當然聽清楚了，全身如浸在冰水中般冷，吸口氣，強壓下心中的那股惶急之意，大叫道：「艾文成，你想怎樣？」

「先將你的鎗丟出來，然後舉着手走出來，否則，我便先殺你那位心上人，然後再殺太太！」艾文成要脅地叫。

「蕭大哥，千萬不要出來……唷——」蘭君情急地大叫，忽然發出一聲痛極的叫聲。

艾文成兇惡地斥罵着。「臭丫頭，妳想死，那我成全你！」

蕭原聽在耳中，如何忍受得了，好明顯，蘭君剛才一定是被艾文成刺了一刀或是什麼的，否則怎會發出痛叫聲？那就像刺在蕭原的身上一樣，心中刺痛，情急之下，他叫道：「艾文成，你別亂來，我照你的吩咐去做就是。」

說着將手上的鎗抛了出去。

「蕭大……」蘭君的叫聲忽然中斷了，原來是被艾文成自後面將她的嘴巴捂住了。

「艾文成，快放開她，我出來了！」

蕭原憤怒得差點炸了肺，但又無可奈何，急忙高舉雙手自墳堆後走了出來。

艾文成却沒有放開蘭君，依然捂着她的嘴，另一手用短刀抵在馬氏的腰背上，推着兩人，慢慢走前來。

蕭原眼睜睜看着，却不敢妄動，只好強忍一口氣，一步步走到墳堆前。

「好了，站着別動，你若一動，就等於殺了這丫頭！」艾文成一雙眼閃着兇光，身體却讓蘭君與馬氏遮擋着，他倒是小心得很。

推着兩人一步步來到蕭原扔出來的那柄短鎗前，艾文成若要檢起來，便不得不放開脅持住的蘭君馬氏兩人，果然，他放開了捂住蘭君的嘴的手，將她推到馬氏那一邊，但仍然用尖刀指着兩人，然後兩眼二用，盯着蕭原，也盯着馬氏兩人，慢慢地蹲下身來，伸手去摸地上的短鎗。

一直舉着雙手不動的蕭原却在那刹那猝然動了，身形向下一蹲的同時，右手急落，摸向右腿側，口裏大叫：「蘭君，太太，快跑！」

叫聲未遏，他已迅快地摸出藏在腿側的另一柄短鎗，一鎗射向艾文成恰好摸到那柄短鎗的右手！

蕭原那一下發難，大出艾文成意料，而他腿側竟暗藏另一柄鎗，更是發夢也料不到，他一心只想抓到地上那柄鎗，那就可以控制大局了，料不到鎗聲一响，他才抓住那柄鎗，手臂上如遭猛烈的撞擊，劇痛攻心，那裏還能抓得住那柄鎗！痛嚎聲中，被那鎗彈射擊之力撞得身形向後歪摔在地上。

而蘭君與馬氏乘這機會，駭叫着向橫撲奔出去，脫出了艾文成尖刀威脅的範圍，但兩人却已驚駭得臉無人色，在黑夜中却着不到。

蕭原霍地挺站起來，手中鎗斜指向仍欲掙扎逃走的艾文成，喝道：「你的花樣演完了，你再動，我就一鎗射穿你的大腿，看你還走得了！」

艾文成渾身震顫了一下，不敢再動，却發出一陣呻吟聲。

蕭原終於長長地吐了口氣。

× × ×

蘭君與馬氏有如驚弓之鳥，一齊奔向蕭原這邊。

蕭原將大部份注意力集中在艾文成的身上，只拿眼角瞥着兩人的行動，見兩人奔過來，自然放下心來。

首先奔到的是馬氏，接着是蘭君，馬氏像受驚過度般，慌亂地閃躲向蕭原的背後，蕭原也不以為意，一顆心已全在蘭君的身上。

「蘭君，妳沒事吧？」蕭原拿眼斜瞥着奔到的蘭君。

那知道蘭君却忽然發出一聲駭然的驚

叫，倏地閃身橫撲向蕭原的背後！

蕭原立時知道不妙，正想轉身將蘭君推開，目光却瞥到斜伏在地上的艾文成有如一頭兇惡的豹子般躍撲過來，他本能地身形橫閃，同時開了一鎗！

鎗聲一响，艾文成發出一聲慘叫，躍撲起的身形猛地仰摔在地上。

而另一聲慘叫幾乎是同時响起，蕭原一聽，恍如跌進了冰窟般，驚得他魄散魂飛！那接着的一聲慘呼竟然是蘭君所發出的！

他像瘋子一般，身形疾轉過來，一眼就看到蘭君身形搖搖欲墮，胸脯上插着一柄利剪，剪身完全插了入去，而馬氏却變得有如母夜叉般獰惡，接連退了兩步！

蕭原嘶聲叫道：「蘭君——」一把將欲跌的蘭君摟抱住，接飛起一脚，將馬氏踢了個滾地葫蘆。

蘭君在他的懷中已是氣息奄奄，蕭原的一顆心彷彿被撕碎了般，嘶叫道：「蘭君，蘭君，妳不要死，妳不能死，妳應……我……」他簡直像瘋了一樣。

「蕭……大……哥……」蘭君在蕭原的懷中動了一下，吐出微弱的語聲，身子忽然一軟，便不動了，下面的語聲也戛然中斷！

蕭原神情劇震了一下，一把將蘭君胸脯上插着的利剪抽出了來，扔得遠遠的，也不理會噴濺出來的鮮血染滿了他的胸懷，將蘭君的軀體緊緊地擁摟在自己的胸懷內！

血不但染紅了他的衣衫，也染紅了他那顆受創的心。

他就這樣呆呆地站着，直到蘭君的屍體在他懷中變得又冷又硬，也不知覺……

× × ×

翌日，東涌鎮上出了大新聞。

馬氏與身受重傷的艾文成在鎮上的民防隊部供認了他們合謀殺害老太爺，圖謀家財的惡毒陰謀。

原來，馬氏外表隨和，其實是個極工心計的人，在她的獨子未被綁匪殺死前，便與艾文成搭上了，兩人便一直密謀佔奪艾家的產業，特別是自家實死後，艾老太爺心灰意冷，有意思想在死後將大部份家產捐贈出來作善事，只留下一小部份遺贈馬氏及族中親人。

馬氏與艾文成獲悉老太爺這個主意後，便圖謀更急了。

本來，他們是不想在老太爺七十壽誕的那天晚上將艾百年殺死的，無奈艾百年在壽誕之後，對馬氏說要在翌日宣讀他的遺囑，並請了鎮長等幾位有頭有臉的人來作遺囑執行人，這麽一來，迫得馬氏與艾文成只好在當晚下毒手將艾百年殺害了，那麽，遺囑就不會在鎮長等人的面前宣讀了。

至此，艾百年的死眞相大白了。

鎮上的人無不對馬氏艾文成這對狗男女嗤之以鼻，對於艾百年一生行善，却不得善終，無不爲之感嘆惋惜。

蕭原這時候已離開了東涌鎮，他不想再在這個令他心碎的地方多留一刻，就坐着蘭君坐來的那輛馬車，趕車的仍是那位松叔，車廂內就載着蘭君的屍體，也載着蕭原一顆破碎的心……

（全文完）


各大書店
超級市場
均有售
新書介紹
環球小說多姿采
每個星期出新書
環球出版社發行
碟仙
馬雲著
港幣九元
馮嘉著
港幣十二元
罪惡之園
司馬紫烟著
港幣十元




# 龍鳳雙絕

（本文承自第48頁）

馬金海簡直已嚇傻了，心頭直冒着寒氣，石恨天雙手一緊，眼看危在旦夕，不空好快的反應，冷不防抓住一條龍的脚鐐猛一拖，石恨天立脚不穩，仰面栽下去，馬金海就利用他手勁一鬆的瞬間，脫困而出。

不空得理不饒人，動作好快，劈面又添了一掌。而馬金海也不稍慢，再度揮劍急刺下去。

石恨天仰面倒地，又猝然受襲，已失去還手的先機，只好就地打滾閃避。不空師徒連環出手，一味追殺，却不肯給他半絲喘息的機會。

一方拚命閃躲，一方全力追殺，可謂寸寸殺機，驚險萬狀。

「看打！」半空中爆出一聲嬌叱，冷小鳳人還沒有到，先打出二支飛刀，然後又連攻三劍五掌，總算將不空師徒逼退，解了石恨天的燃眉之危。

馬金海殺氣騰騰的喝道：「冷小鳳，妳來的正好，也免得石恨天黃泉路上太孤寂。」

發話同時，馬金海招出如電，趁石恨天立身未穩之際，又是一陣狂風暴雨般地猛攻。

同一時間，不空也沒閑着，早與冷小鳳動上手。

不空師徒急於將石恨天、冷小鳳置之死地，好及時遠走高飛，而石、冷二人懷恨極深，也必欲要馬金海死命，是以，雙方打來既快速，又慘烈，令人驚心動魄，目不暇給。

由於雙方熱戰正酣，馬金海的手下仍未將車子掉轉過來。而這時候吳崑山已經悠悠醒轉，將未死的捕快召集在一起，命令大家小心守護着車輛，他自己立即取過石恨天的刀，上前說道：「石大俠，你的刀。」

石恨天道：「不必了，這兩條鐵鞭子還蠻好用的。」

的確，鐵鍊左右開弓，得心應手，馬金海的長劍根本發揮不了作用，被打得頭破血流，傷痕纍纍，只有招架的份兒，沒有還手的力氣。

猛可間，石恨天虎吼一聲，右鍊砸飛馬金海的長劍，左鍊鎖住他的脖子，猛一拉，立刻倒了個狗吃屎。

鍊子再往上拉，響起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馬金海的身子又翻轉過來，脖子上一片血污，已無半寸完膚，石恨天的脚往馬金海身上一踩，道：「看你這一次還往那裏逃？」

舉起鐵鍊，正要砸爛他吃飯的傢伙，吳崑山衝過來說道：「石兄請住手，馬金海自有國法制裁。」

立有二名捕快上前，將馬金海綑綁起來。

不空眼見大勢已去，不敢戀戰，當下虛攻一招，彈身倒飛出去，冷小鳳不肯罷手，跟着尾隨追上去。

石恨天更快，早已搶在前頭，二條鍊鐐齊出，砰！砰！二聲，一中胸膛，一中後腰，立如斷綫風箏般摔下，被捕快抓住了。

不空師徒一敗，頓呈羣龍無首之局，衆嘍囉一個也飛不了，很快就被石恨天、吳崑山、冷小鳳等人抓住綑綁起來。

冷小鳳一眼見石恨天的手腕脚踝，已被鍊鐐割傷，血紅一片，忙道：「大哥快坐下，我來給你上藥。」

吳崑山道：「冷姑娘且慢，打開鍊鐐更方便。」

立將鍊鐐打開，取出刀傷藥，親自替石恨天療傷。

石恨天道：「這樣恐怕不妥吧，石某乃待罪之人，一旦有人怪罪下來，對石捕頭必然有所不便。」

吳崑山連忙說道：「石大俠仗義相助，保住了數十萬兩餉銀，大大有功於朝廷，誰要是敢說話的，我吳崑山第一個不答應。」

石恨天坐在地上，任由二人敷藥，道：「小鳳，妳是怎麽跑來此地的？」

冷小鳳道：「我們分手後，到處找不到馬金海，便折轉回來，打算在城南與大哥會合，不料在一家客棧中，竟與不空師徒不期而遇，馬家寨潰散的人，也有一部份早已候在那裏。」

「這樣看來，搶刦餉銀的事，係出自預謀？」

「一點也不錯，種種跡象顯示，他們事先有週密的計劃，那家客棧就是預定的集結點。可惜當時沒有弄清楚他們的對象，當天不亮，發覺不空師徒等已離去，循綫追趕到現場時，護餉的官兵已遇害，連戎服佩械也被他們剝走了，只好隨後追下來。」

石恨天道：「瘋僧乃頂尖高手，我一個人絕對應付不了他們師徒二人，如非妳及時現身援手，不但餉銀難保，這八車財寶也會搭上，我們這幾個人也必然凶多吉少了。」

吳崑山道：「冷姑娘也有大功於朝廷，吳某自當據實稟明，請求從優敍獎。」

死裏逃生的韓林也開竅了，正經八百的道：「二位俠骨義胆，功在朝廷，老夫也會力爭到底。」

冷小鳳深情的望了石恨天一眼，說道：「我冷小鳳乃一介平民，志在行俠四方，仗義江湖，並不希冀什麽功勞獎賞，只要我大哥能够獲判無罪，我也已經心滿意足了。」

× × ×

刑部大堂已先後開堂審理三次，瘋僧不空，鐵蜈蚣馬金海，罪證確鑿，鐵案如山，被判極刑，打入死牢待斬。

石恨天搶刦退職縣令尹耀謙，廢其雙手，瞎其雙目，情節重大，罪無可逭，第一堂被判了一個死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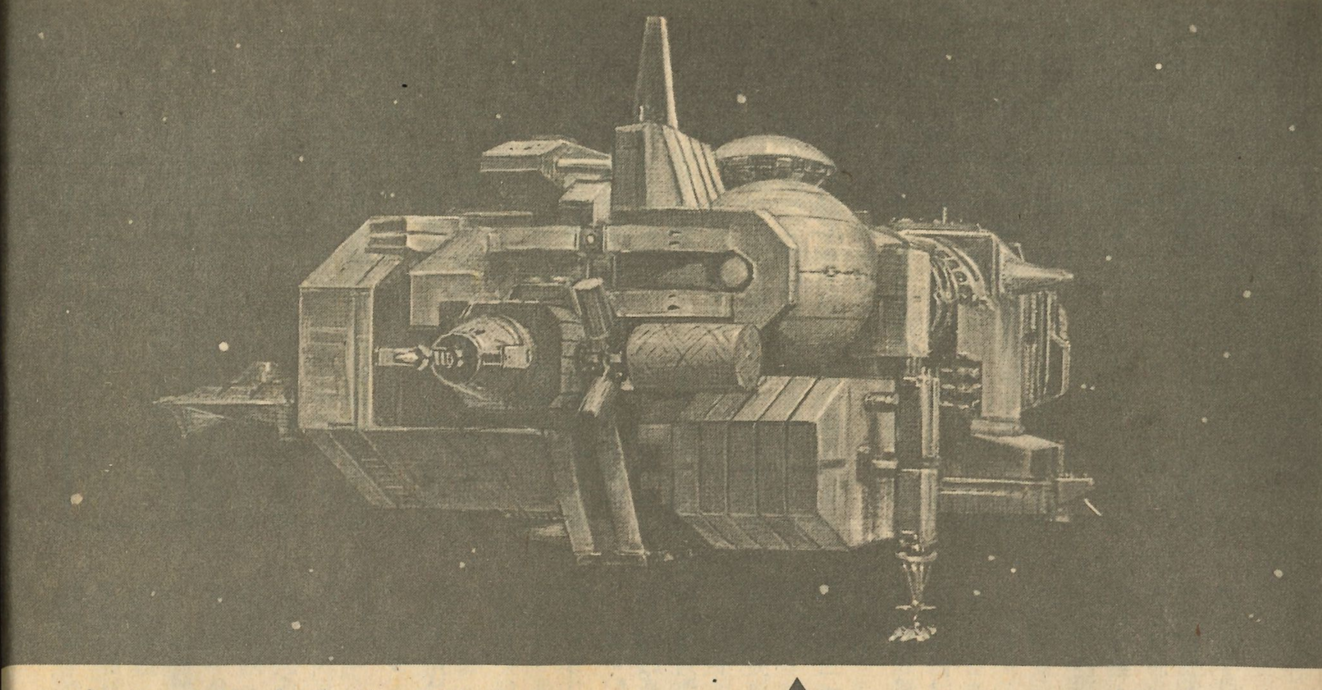
第二次升堂時，蘇雨軒已將尹耀謙的罪證搜集齊全呈上，石恨天鋤強扶弱，刦富濟貧，改判監禁十年。八大車金銀財寶沒收，判決發還全縣百姓。

第三次開堂審理時，吳崑山挺身而出，仗義直言，石恨天護餉緝兇，功不可沒，再減刑爲三年。

復經冷小鳳哀哀上告，願將功折罪，卒獲無罪開釋。

（全文完）

巨型橙色光環，透過地球發射的人造衛星，闖入西伯利亞，盜取電磁，然後飛出太空，科學家想盡辦法保衛地球，向它挑戰。



希特拉留下來的寶盆，由浮水鉄造成，奧地博士冒險駕駛它，一飛冲天。

太空科技爭霸戰　勞力士・文

# 神秘光環

一個橙色光環，從西伯利亞進入比利時，橫過東德，在西柏林上空出現，突然在人羣的頭上掠過，擧世震驚，科學家認爲它是外星人侵入地球的先聲。

## 巨型光環並非地球產物

初秋的晚上，西柏林的上空忽然有一個橙色的光環，在高空出現，跟着在低空掠過，它十分巨大，看來它好像就快向人羣襲擊，看見它的羣衆尖聲呼叫，幸而它只是在空中出現了十分鐘之久，便即移去，移動得很快，轉瞬消失，在街上走動的人，然後放心。

大多數人只是看見它消失，很少人注意到它是怎樣發生的，這是事實，光環沒有出現之前，沉黑的夜空，一無所有，大街兩邊，燈火如虹，有誰無緣無故的仰望空中呢？無怪他們只是看見它的消失，不知道它如何出現。

從街上的羣衆眼中看來，只是如此，至於西柏林的天文台，却沒有那麼輕鬆了，那邊的儀器在光環沒有出現之前，已經錄取空中有強烈的震動，同時電磁計算器有極大的變動，空中磁力高達一千二百度，超出平時十倍，認眞驚人，因此之故，科學家認爲那個光環出現，跟磁力有關。

翌日早上，西柏林天文台的台長雷爾博士用長途電話跟東柏林的台長雷霸博士交談，站在科學家的立場，查問光環的來龍去脈。

雷霸博士說：「我們對光環出現的情況，至今仍未十分了解，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它並非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秘密武器，它已經向許多的天文台提出警告，只是可惜大部份天文台的台長置之不理。不過，它對地球上的人類全無影响，不必過份注意它。」

最後，雷霸博士補充一句：「那個光環是從西伯利亞方面飛來的，也許它在西伯利亞那邊有甚麼不尋常的變化，如果有這一類奇異的變化，我再通知你，互相研究。」

那個光環的形狀十分巨大，用肉眼去看也可以看清楚，大概它的直徑有一千呎，甚至有一千五百呎，最奇的是它掠過低空，接近地面，沒有發生火災，好像一個幻影。

事後東西柏林兩邊的居民紛紛議論，懷疑它是個幻影，科學家剛剛相反，認爲它是有實質的東西，決非幻象。

假如它是從別的星球飛到地球來，跟着飛回去，那是很嚴重的，只是區區的一個光環，已經可以反映出那個星球必有生物，他們比較人類更強，科技更精，人類絕對不是敵手。

大概那個光環只是試探性質，如果它採取攻擊性的行動，恐怕地球上面會發生大災難。

科學家早巳向所有研究星體活動的天文學家提出警告，認爲太空的確有強大的敵人存在，既然出現了神秘光環，應該從速想辦法挽救地球上面的人類，最低限度要研究光環的動機，在這種環境之下，絕大多數的科學家主張由聯合國派遣「太空

偵察隊」去研究它，可是，這個建議必然是白費氣力的，現時國際形勢緊張，兩個超級大國積極備戰，誰肯挺身而出向不知所在的星球挑戰呢？這個想像當然不會變成事實。

很快度過了一週，西柏林的天文台長雷爾博士，忽然接獲東柏林天文台長雷霸的邀請，打算穿過東西柏林的圍牆，到比利時的天文學院跟一個重要人物會面，對神秘光環作出更為深入的研究，根本上在科學家的心目中，並無政治觀念，故此他稍為考慮，便即啓程。

「比利時」這個國家雖然貼近蘇聯，隔開了瑞典，它不是鐵幕那邊的衞星國，而是民主國家，故此雷爾博士絕不担心自己的安危，一團興緻的走向那個地方去。

另一方面，雷爾博士如此放心，說去就去，可能是他對雷霸博士有很強烈的信任，故此十分放心，其實兩個人是雷族的後裔，亦即表兄弟，雷爾現年五十九歲，雷霸五十一歲，同是德國的中堅份子，不過彼此信仰不同，由於東西柏林隔開了一堵圍牆，陷於分裂狀態，以致疏遠，其實兩個人都是忠於德國的，又因他們二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都是希特拉的手下，故此更加投契，不管怎樣，雷爾博士欣然成行，他當然有很堅強的自信心，認為雷霸博士決不會幹出對德國不利的勾當。

至於他，根本上是個科學家，早把生死置於度外，更加不會畏懼中途遇害了。

他有「特別許可證」，毫不費力就穿過東西柏林的交界綫，進入東柏林的境域之內，乘搭一架迎接嘉賓的豪華客車，直趨天文台。

兩個好朋友兼又志同道合的雷氏家族後裔，握手言歡，當晚他就在雷霸主持的天文台裏面一間研究室之內歇宿。

那個房間等於客房，關上了房門，有極允份的防衞，不愁別人竊聽或者偷襲，喝了些酒，雷霸博士開始把心裏的話說出來，很鄭重的說：「老兄，我希望你記得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希特拉怎樣奪取政權，當年如果他沒有得到德國鋼鐵業大亨雷文尼的信任，除了撥出巨欵給他招兵買馬，組織鐵血團，復興德國，還把鋼鐵工廠整個交到他的手上，加緊製造軍火，恐怕他無法掌握政權，推倒德國元首興登堡，登上寶座，不過，他並不忘本，雄霸天下之後，曾經分三次把他在歐洲奪取的金銀珠寶大批送給雷家，從這方面看，希特拉並非毫無信義的人，雖然他巳喪生，他的意志力仍然是對我們有很大影响的，我們願意付出頭顱和熱血，替德國爭取另外一次霸權，你還有這麽一個偉大的願望嗎？」

「當然有這種願望，假如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我們必然想辦法把東西德的圍牆拆掉，重建新的德國！」

「好，我帶你去看過比利時的一個重要人物之後，再談這件事。」

「你說的重要人物是否比利時天文台長奧地博士呢？」

「是的，他對我們十分重要，除了研究神秘光環之外，即使是復興德國，他也是一個有力份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雷爾博士搖了搖頭。

他的表弟笑了笑，說：「有一件事情，本來是很秘密的，現時巳經變成半公開的秘密，不必隱瞞了，希特拉死前住在鷹宮之內，那是一個雪山，一般人都相信他有巨額珠寶埋藏在十分隱秘地方，却又無法尋覓，普天之下，只有奧地卡爾摩博士有本領把那批珠寶尋出來，無錢不聚兵，故此我十分重視他，也許他對復興德國沒有興趣，不過，他對珠寶是必然會生了興趣的，你明白嗎？」

「我稍為有點明白，你的意思是引渡他到雪山尋寶，找出來的珠寶分一部份給他，是否如此？」

「是的，我確有此想，假如我們眞的如此幸運，找到了珠寶，分一些給他，大概你不會介意吧？」

「我絕不會介意。」

兩人想到這裏，轉口改談神秘光環了，雷霸博士說：「我認為奧地博士在許多方面對我們都有貢獻，包括神秘光環在內，這句話一點也不虛假，因為他有幾幅照片是向神秘光環拍攝的，沒有人能夠拍攝得到。」

「為甚麽他把攝影機對準天空拍攝呢？難道他預知必有光環出現嗎？」

「不，他的攝影機是二十四小時活動的，每隔一分鐘就向北方拍攝，目的是研究天體變化，湊巧光環從北方飛來，闖入他拍攝的攝影範圍之內，於是他得到那些珍貴的照片，相信你也急於欣賞它的。」

兩人一宿無話，翌日他們就乘搭航機離開東德，到比利時的首都逛逛，當天下午，走進盛大的天文台。

很少人知道比京的天文台有兩座，除了第一座天文台是建築在大街大巷之外，還有一座稍為有點秘密意味的天文台，稱做「第二座圓屋」，上述的照片就是在那個地方拍攝的，奧利博士經常在那一處研究各種跟太空有關的東西，故此他在該處迎接嘉賓。

在那一座圓屋裏，除了研究天文台應有的儀器之外，還有精美的廠房設備，另有佳餚，儼如一間豪華的酒店，三個人可以舒舒服服的享受一番，然後把視綫投在光環上面。

有一組菲林是對準「發光物體」拍攝的，那個發光物體，初時並非很圓的，只是一團火，從北方滾過來，即使它掠過比利時的高空，仍然沒有顯示環形，後來，快要進入東德的國界，才逐漸成為環形，由此推想得到它經過蘇聯國境之內，並非環形，可能是一個球形的物體。

這種推測是正確的，三個人都同意，可是，它何以起初那一段時間並非環形，後來才變成環形呢？說到這方面去，兩個科學家覺得不容易解釋，奧地博士却有些獨特的見解：「總之我認為這個神秘光環從遙遠的星體飛入地球裏，可能抱着一個目的，企圖吸取地球兩極的磁力，特別是北極，更加使之發生興趣，吸了磁力之後體積逐漸發生變化，終於變成環形。」

他們此行的眞正目的，並非研究神秘光環，而是計劃如何發掘希特拉留下來的藏寶，左右無人，他們不妨暢談心事。

雷霸說：「奧地博士，你巳經知道了，在希特拉居住的高峯中的鷹宮，靠近山



頂，有許多條山路，小樹林也相當多，另外，此地方被白雪遮住，雪厚一呎過外，甚至厚達五呎，我們沒有準確地圖，只是知道它收藏的範圍而已，有甚麽辦法可以測知藏寶窟在那一處呢？」

「我當然有辦法測知它在那一處，絕對不是靠估，然後跟你們合作，假如我沒有充份把握，你們怎會讓我加入尋寶集團呢？我的把握就是一條手杖，放在牆角的手杖就是這一枝，我可以立刻取來做出一個實驗去證明它確是有效，試把手杖向地面刺下去，只要它的尖端與泥地接觸，便即可以看到杖身微微震動抑或不震動，從震動的幅度可以推想得到地面之下有些怎麽，如果地面之下毫無金屬品，它不會震動，反之，地下有金屬，它就震動，含金量越多，震動得也越快，換言之，它只是吸到黃金才有反應，就像是用磁石吸鐵一樣，即使現時巳經入黑，仍可試一試，你們在桌上拿起一塊金子到後院任何一處，把它埋在泥土之下，看着我的本領再行定奪。」

「好的，我們很樂意照做。」雷霸只是輕輕的說了這麽一句，就把臉孔朝向雷爾博士，說：「表兄，你單獨去，做埋金的工作吧，這個地方有我照料！」

這一句話暗示着他可以監視奧地博士的活動，預防對方先把金子收藏在手杖之內。

雷爾博士會意，走開了。

稍停，下面的後院有人呼叫。

顯然呼叫的人是雷爾博士了，雷霸眼見奧地博士把牆角的手杖拿出來，很有把握的說：「我們一起走下去吧，你可以自行搜索！」

說完，他把手杖往上一揚，當時他沒有把手杖送出去，到了下邊，他才把手杖交出來，說：「我再講一次，你自己可以試一試！」

雷爾博士把金子收藏在甚麽地方呢？他沒有打手勢通知雷霸，雷霸當然是無法找到的，後院有花有草，比球場還要大，當然沒法碰運氣就找到金子，不過，金子雖然找不到，它竟然全無反應，甚至靠近一柄鋤頭也沒有絲毫震動，顯然有些不對勁了，雷霸到處走動，忽然停步，說：「奧地博士，你說過只要靠近金屬的，它也會震動，只是震動的次數較弱，為甚麽它經過鋤頭旁邊竟絲毫無反應呢？你不是開玩笑吧？」

奧地博士說：「我並非開玩笑，只是想你們更進一步的瞭解我的確有特殊的本領而巳，現時請你把手杖交回給我，由我在草地上面巡視。」

「好的，看看你有甚麽神通。」雷霸博士把手杖交給他。

眞是奇怪，手杖落在他的手中，他胡亂的揮舞，有如舞劍，過了一會，然後出動，居然對金屬有良好的反應，靠近鋤頭震動不巳，後來，它移動一處略為潮濕的地面，不止是震動，而且自動跳躍，奧地博士需要很吃力才把它捉住，雷爾博士很興奮的說：「奧地博士，你說的話果然兌現了，金子眞的埋在此處。」

雷霸博士向他望了一眼，又向奧地博士打量一眼，說：「事不宜遲，快些進行吧。」

雷爾博士說道：「慢慢的掘出金子，仍未為遲，現在我們還是再到密室去細談吧。」

他們三個人一起走進密室，那是整個「比利時天文台」最幽深的地方，坐定之後，雷爾博士緩緩的說：「不錯的，只是憑着這一條有魔法的手杖，走到雪山的鷹宮附近，就有機會把埋藏在地下的金銀珠寶掘出來，即使那個藏寶盒是鐵器，不是金造成，我們也可以知道，因為手杖對鐵器也有反應，問題在這裏，鷹宮現時落在美國駐守西德的特種部隊之手，鷹宮巳經變成高級軍官交際應酬的場合，如果我們貿然走到那座皇宮式的建築物附近，有所活動，被守衞看見，可能拔搶射擊，此外，還要担心這一點，希特拉收藏寶物之處，未必在鷹宮之外，可能在鷹宮之內，那就更難掘取，怎麽辦呢？」

他們一團興緻的交談，只是這一句，巳經令到三個人臉色一沉，末了，還是奧地博士先開口，緩緩的說：「我想知道駐守鷹宮附近的美軍大概有多少，你可以把大概的數字告訴我嗎？」

「照我所知，起碼有一千人。」

「駐防的美軍距離鷹宮大約有多少遠呢？」

「他們並非為了駐防鷹宮而設的，目的只是守衞越洲飛彈，那些飛彈對準莫斯科，担心被人破壞或搶走，故此需要軍隊駐防，駐防的地點是在雪山之下，假如我們向鷹宮襲擊，很快得手，美軍可能毫不知情。」

「你太過天眞了，這樣做等於打仗，還是另想辦法吧。」雷霸博士插進一句。

奧地博士突然沉住氣說：「假如我們找到一個絕色美女，扮成美軍的家眷，混入鷹宮之內，在他們的酒或其他飲品中投入輕量的痲醉劑，他們是不易察覺的，那些人全醉，我們的直升機凌空而下，可能達到目的！痲醉劑能够支持三小時之久，在這一段時間之內，做我們想做的工作，大概可以如願以償。」

「這個方法的確不錯，就像是電影的鏡頭，充滿了刺激，不過，理想中的美女就像是一個出色的間諜，從甚麽地方找到這樣子的佳麗呢？即使找到，她也未必可靠。」

奧地博士說：「比利時有一間學校，叫做特技學校，乃是教授各種在銀幕上面或在電視台表演的技巧，不過，它的校長莫理斯，暗中訓練各種專業人才，包括殺手以及女間諜，那些人可以用金錢聘請，如果你們認為必須找一個女間諜，不吝嗇金錢，我可以介紹你們認識莫理斯校長，不單是這樣，兩三萬美元的聘金，我也可以供應。」

「有你這樣熱心從事秘密工作的朋友，眞是難得，為了德國的前途着想，我們決心依計行事，一切拜托你了，不過，我們還沒有看見藏寶箱之前，先行講清楚，我們一共有三個人，掘出來的東西，不管它是否很有價值，一概照三份分配，每人各佔三份之一，這樣安排好不好？」

「好，我很願意照做！」奧地博士欣然點頭。

# 兩萬元聘請一個美女

翌日上午，奧地博士把雷氏兩表兄弟帶到「莫理斯特技學校」，拜訪校長，莫理斯親自出迎招待，同到該校最高的一個看台坐談，莫校長說：「這一處是全校最高的了，我們可以使用望遠鏡眺望校內各處，地面的人却無法窺探我們的動靜，如果你們三位有話要說，不妨明言。」

奧地博士曾經跟他交易過三次，故此雙方不必轉彎抹角的談論。

那時奧地博士聽了，索性開門見山的說道：「我們想找一個美女，混入美國軍官經常去玩耍跳舞的場合，碰上了最適宜出擊的一晚，她就在飲品和酒中投下迷藥，讓我們三個人用直昇機降落，相信你有辦法找到一個如此出色的美女，可以不可以呢？」

「可以，我可以替你找一個美女，她不必訓練，因為她現時正是很出色的女特務，不過，有些問題我想問問你們，憑着你們三個人的力量就想把一個狂歡會的美國軍官趕盡殺絕，未必如此樂觀。」

「不，我們只是想到狂歡會搜索一份文件，決不會駁火。況且我們走進那個地方的時候，那些軍官已經全部倒下來，根本沒有人作對。」

「好，我再問一句，你們有甚麼辦法使直升機凌空而下，不會受到阻碍呢？」

「因為我是西柏林的天文台長，天文台本身有直升機，可以飛到那邊去，況且它跟目的地並非太過遙遠，決不會發生變化，受到山上的秘密守衛襲擊。」

「我不再問了，代價是美金二萬元，先要付出整數，然後把她帶走。」

「你認為她絕對可靠嗎？」

「她必然絕對可靠，因為她的雙親以及弟妹一家人都在比利時居住，假如她背叛我，只是短短的一晚，我派出金牌殺手，就把她一家人殺清光！」說到這裏，莫理斯校長順口把他的殺手介紹，說：「金牌殺手每個的代價是美金一萬五千元，銀牌殺手是一萬元，銅牌殺手是五千元，他們的等級是按照他們競技以及搏鬥的成績決定，正如運動大會裏面分作金牌銀牌銅牌一樣，你們可以到下邊去，看看他們的本領。」

雷霸說：「你這一間學校不是訓練特技表演的人才嗎？」

「學校有兩個門口，分做兩邊，裏面的間格設備完全一樣，一邊是訓練特技，另外一邊，用來訓練特務，陌生人一點也着不出來。」

三個人跟隨他走到地面，分別欣賞各種不容易做得到的搏鬥絕招，另外加上壁虎遊牆之類的功夫，最後，回到高台上面，雷文博士說道：「我只是順口問問而已，你的美女是否渾身武藝，不易找尋對手呢？」

「如果以女性的立場說，她的確是不易找尋對手的了，假如叫她跟男性的金牌殺手交戰，她未必是敵手，不過，你們只是派她混入美軍的遊樂場所，那又不同，憑着她本身的武功，已可應付，現時我想跟你們討論一個頗為重要的問題，你們打算叫她如何混入呢？」

「我想她以美軍的家眷身份出現。」

「不，這樣做是不可靠的，你們必須要明白這點，美國軍營之內，也有出色的特務，到時他們發覺她的樣子陌生，向她盤問，三言兩語，可能使她露出馬脚，還是乾脆點由她出馬，先行迷惑一個有資格出入遊樂場的軍官，作為女友或情婦，再由此人把她帶去那個地方，假如你們沒有指定的時間去完成任務，這個方法確是不錯。」

「好極了，一切仰賴你的帮忙，請你明天叫她到這個地方，商量細節，我順便送上二萬元的美金支票。」

奧比博士出乎意外爽快，雷氏兩個天文台長看在眼裏，由衷的佩服。

一切辦妥了，他們三人在翌日中午透過校長莫理斯，結識一朵鮮花似的美女「施麗蓮」，很是高興，認為她是最理想的一個人，立刻依照原定計劃去做。

企圖混入美國軍官經常遊樂的場所之前，先要使用美色，作為香餌，迷住一個年輕的軍官，這種行徑是不容易的，不過，施麗蓮本身是比利時的特務，她却很輕鬆的完成了第一個階段應做的工作，被她迷住的一個軍官只是少校，二十七歲，叫做「阿猛」，還沒有家室，她以德國農村女郎的身份出現，先行在林中小徑走動，有三個匪徒撲出來，企圖汚辱她，使他有機會一顯身手，做出英雄救美的行徑，三拳兩脚，打翻了暴徒，因此結識她。

為了使他深信不疑，雷爾博士還在那一個農村安排一間石屋，屋內有一個老婦做她的母親，另有一個小弟弟。

那個小弟弟只有十二歲，也是特務，他叫做小龍，負責通風報信，不過，他屬於西德的人，不必另外付給任何代價。

雷爾是天文台長，他有權借用一個年紀輕輕的特務，安排得如此週到，任是「阿猛」這個美國軍官再機警一點，仍是茫無所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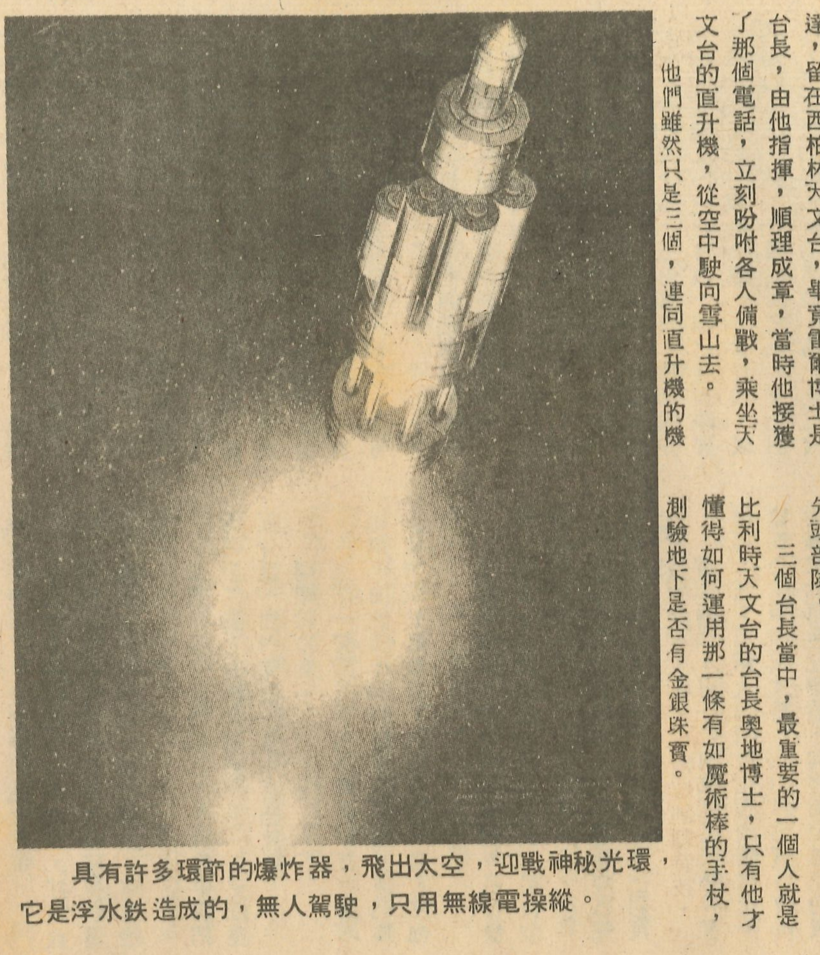
單是安排「施麗蓮」混入美軍軍官營地以及他們常到的遊樂場，已經花掉半個月，美國遊樂場不止是「鷹宮」，還有別的地方，她逼於擺出充滿了好奇心的姿態，懇求阿猛把她帶到鷹宮去，認為她是德國人，想增加見識，才有機會置身於鷹宮之內。

第一次她只是隨處逛逛，沒有甚麼作為，第二次，她花了很大精神去研究那個地方的出入通道，甚至研究直升機升降地點，一切辦妥，第三次，她有機會參加週末舞會，然後作出決定，同時在事前三日通知比利時的天文台長奧地博士，到西柏林天文台，同在一起工作。

到了舞會的一晚，她盡力而為，果然一切順利，眞的使用迷幻藥，令到各人如痴如醉。

本來他們打算用沉重的鎮靜劑使遊樂場裏面的軍官吃了它，睡意如潮，紛紛倒下來，後來他們三人會商之後，認為使用迷幻藥比較安全，原因是迷幻藥已經被人普遍的使用，即使被人發覺，也不會發生問題，反之，吃了太多的鎮靜劑，紛紛倒下，可能發生毛病，一旦被人懷疑集體中毒，那就弄巧反拙，故此用迷幻藥投入飲





具有許多環節的爆炸器，飛出太空，迎戰神秘光環，它是浮水鉄造成的，無人駕駛，只用無線電操縱。

品之內，比較有利。

那晚他們依照原定計劃進行，在週末的一晚，小龍走到那一條鄉村最高的一個山崗，向東方的天空遙望，十點鐘左右，發覺天邊有一綫紅色的光，十分耀目，趕快走到山脚有地方打電話的一處，報告此事，只是在電話裏面說了一句：「人齊了，就快入席喝酒，快些駕臨！」便即把電話掛斷。

奧地博士以及雷霸博士兩人，早已抵達，留在西柏林天文台，畢竟雷爾博士是台長，由他指揮，順理成章，當時他援獲了那個電話，立刻吩咐各人備戰，乘坐天文台的直升機，從空中駛向雪山去。

他們雖然只是三個，連同直升機的機師，不過四個，因為他們頭腦清醒，且又身上帶着武器，反而比較對方佔上風，再又因為那晚鷹宮之內召開化裝舞會，各人戴了面具，甚至有人穿了古怪服裝，扮鬼扮馬，牛鬼蛇神聚在一起，更加容易掩飾眞面目。

為了易於識別，三個天文台的台長都扮成法國三劍客的模樣，雖然機師肯達留在直升機裏，他也是穿了法國劍客衣裳的，必要時他也參戰，至於三個台長當然是先頭部隊。

三個台長當中，最重要的一個人就是比利時天文台的台長奧地博士，只有他才懂得如何運用那一條有如魔術棒的手杖，測驗地下是否有金銀珠寶。

負責在酒中投下迷藥的施麗蓮，為了配合他們的陣營，她扮得特別妖冶，看來有如法王的情婦「露巴蕾」，穿了低胸衣裳，鞋子特別高，更加顯得出她的曲綫迷人，恍如鶴立鷄羣，在較遠的地方也可以看得出來。

奧地博士急於跟施麗蓮晤面談談，他混入化裝舞會之後，勇氣勃發，到處找她，好不容易才發覺她跟一個很年輕的美國軍官作伴舞，料想那個人是「阿猛」了，她向他打了個眼色，表示她無法脫身，奧地博士心生一計，叫雷霸協助，胡亂的拿起一個有脚的木牌，豎了起來，木牌上面寫了阿猛的名字，從遠處走近，大叫：「聽電話！」

這個方法太過古老，不過，它在化裝舞中施展出來，却是很有效的，因為那種舞會人聲嘈雜，大聲叫喚也不能保證誰可以聽到叫喊聲，還是豎起木牌好些。

果然不出所料，阿猛以為眞的有人找他聽電話，暫時離開她，走向「電話房間」，他剛走進去，後腦就被人很沉重的打了一棍，一聲不响的倒下來，雷爾出擊如此順利，喜出望外，趕快把他拖到附近的雜物室，還關上了門，跟着走向奧地博士那邊，掩護他出動。

只是三言兩語，奧地博士已經問清楚關於屋裏的出入通道，他所需要知道的只是如何走到最低的一層。

他以為地面之下，就是地窖，它大概是全屋最低的一處，殊不料希特拉活着的時候，經常在鷹宮喝酒，所喝的酒又是最名貴的醇酒，故此他早作準備，在地下室最低的一層，另築一個酒窖，放置許多桶醇酒，所有酒桶都是特別巨型的，要五六個人才有力量把它移動，後來，美軍佔領了它，一百二十桶酒仍然留在原處，沒有人理會它，只是狂歡節日到那一處取酒轟飲而已，當時三個台長先後走到酒窖，門已打開，一口氣的奔入，奧地博士趕快把他握着的手杖向地面刺去，只是刺了刺，便即收回，再到另外一個地方，手杖的反應異常快速，不過刺了幾刺，便即發生震動，進一步找尋震源，不過一會，他就在一堆酒罎的前面停步。

## 藏寶地點在酒桶下面

雷霸走近，看見他的劍形手杖震動不已，有如風中之草，那是第一級的震動，反映出在幾個巨型酒桶壓住的地面之下，有大批金條收藏，驚喜交集，很快就有一個人走近，他是雷爾博士，於是三個人聚在一起研究怎樣掘地取寶。

如果地面之上只有一個酒桶，集中三人之力，可能勉強把它移開，可是，壓在那一處地面，並非只有一個酒桶，一共有三個，上面還有兩個，最頂的一處，又有一個，一共是六個酒桶，作品字形放置，如果他們想掘地，一定要把所有酒桶移開，根本上三個人並非一級體育家，平時不練習舉重，有甚麼辦法把酒桶移開呢？這個問題，使他們覺得心上一沉，末了，還是奧地博士有主意，低聲說：「我們只有三個鐘頭的時間，絕對不能夠拖延，為今之計，只有一個辦法，不妨冒險試一試，

我的意思就是用劍尖刺進酒桶之內，再拔出來，六個酒桶所貯的酒都流出來，它就輕得多了，隨時可以把它移開，你們是否同意？」

「此計甚妙，事不宜遲，趕快實行！」雷爾博士說。

他跟雷霸兩個人作法國劍客打扮，身上有佩劍，劍尖相當鋒利，打定了主意之後，便即發招，兩人分別揮劍向酒桶刺去，毫無困難的刺穿了木桶，霎時間，大量美酒流出來，空中蕩漾看一片酒香，沒有喝酒也覺得興奮。

三人合力放酒，還把酒桶移開，他們發覺地面原來是最堅實的防潮防火那種水泥混凝土，不覺愕然。

他們已經帶備「乾水炸彈」，它只是一片片好像香口膠的東西，稱做「炸彈薄片」，收藏在小盒之內，微濕，把它貼在任何一件物體上面，五分鐘後，便即爆炸開水泥混凝土，絕對有效，相信金銀珠寶一定有極堅固的鋼箱收藏，不會炸毀，成問題的是這一點，炸爛地面之後，火光四起，流出來的美酒很易燃燒，萬一發生火警，怎樣逃生呢？假如烈火封住出入口，就算找到藏寶，仍然沒法逃生，這樣一想，三個人就臉臉相覷。

稍停，奧地博士沉住氣說：「我們沒法選擇去留了，唯一可以做的一種活動就是爆炸，假如爆炸之後，火光太盛，可以使用滅火器把它救熄。有一件事情應該顧慮，如果那些滅火器太過古老，那就未必有效了。」

雷霸博士說：「形勢比人強，沒法顧慮得那麼多了，立刻使用乾水炸彈。」

奧地博士探囊取出一個盒子，打開盒蓋，便即發覺有許多片好像香口膠似的薄片，取出其中的一塊，壓在地上，然後走開。

他們在這一段時間之內，百忙中還把所有掛在牆上的滅火筒摘下來，快要抵達五分鐘，他們躲在一些大酒桶背後。

剛剛躲起來。

突然一聲隆然巨响，地面爆炸，沙石紛飛，由於爆炸的時候火光四起，他們逼於使用滅火器噴射，只有奧地一個人在掘地。

他隨身帶來一個輕巧的電鑽，自行發電，利用它向地上使勁的鑽下去，很快就鑽入兩尺深。

他還沒有發現甚麼，那一聲爆炸已經引起在地面狂歡跳舞的人注意，有三個人走下來。

雷氏兩個人只好分別處理這局勢，雷爾博士負責用滅火器噴射化學液體救火，雷霸仍然擊撞滅火器，但卻用它噴出殺傷力極強的白色化學漿，向迎臉走過來的人襲擊，三個人當中有兩個人倒下來，另外一個，臉部已受傷，不敢戀戰，雙手掩住眼睛，向上飛奔，大叫：「救命！」沒有吃進太多迷幻藥的人，還有二十多個，不約而同的走進去救他，問個清楚，知道酒窖之內有陌生人，立刻衝過去準備廝殺。

他們本來是有手槍或佩刀的，因為那是化裝舞會，負責人担心秩序混亂當中有人發狂，拔刀又拔槍，引致發生流血慘劇，下令各人先到特別房間內解除武裝，然後走進舞會，因此之故，企圖向酒窖之內的陌生人挑戰那些軍官，俱是手無寸鐵的，由於他們人多勢衆，奧地博士那邊僅得兩人作戰，打個平手，就在這時，地面傳來了一連串婦女呼叫聲，他們有一部份人走上去，向施麗蓮查問，強敵的數量減少了些，三個台長才可以勉強逗留。

奧地博士心焦如焚，忽然看見面前有些黃澄澄的光亮，即使是在微光照映，也可以看見那是一個金箱，一手抓起來，大聲叫喊，兩個台長捨命掩護他，總算是奪取了一個金箱。

也許地下還有另外一些金銀珠寶，他們沒有機會攫奪了，照情形看，那個藏寶箱已經是黃澄澄的金子鑄成，箱子之內收藏的東西，當然是比較金子更加寶貴了，這種心理令到奧地博士發生滿足感，索性抓住它飛奔。

金箱有四五十磅重，他雙手又摟又抱，走得很慢，因此對方有機會向他們展開圍攻，雷霸博士把心一橫，拋了長劍，改用滅聲槍出擊，很快就殺了七八個人，衝出一條血路來。

施麗蓮誑稱舞會有色魔出現，企圖姦污她，故此大聲呼叫，又指示色魔逃走的方向，令到各人走向黑暗的一角，此外，她還把預先放在牆角的巨型打火機拉出來，盡量倒出汽油，淋在帳幔上面，縱火焚燒，火勢十分猛烈，舞會的嘉賓不管是否吃了迷幻藥，見火就會驚呼奔避，已經是秩序大亂的場合，亂上加亂，三個台長乘機由側門衝出，她改為押陣，握槍在手，任意發射，在一陣慘叫哀嚎的聲响當中，他們四人先後走向直升機停放之處，剛剛走進直升機，追兵已到，他們改用機槍掃射，才有機會逃生。

照他們估計，這個舞會變成了屠場，血肉橫飛，遲早引起西柏林警方的注意，派出戰機追逐，美國駐防的空軍基地也有偵察機出擊，故此他們必須在對方找到眞相之前，盡快逃出險境，幸而雪山距離西柏林天文台不遠，直升機很快就抵達，再又因為他們早作準備，抵達之前，先行發射細碎的銀色鐵片，在空中閃動，使對方緊緊追逐的機師視綫迷亂，甚至用雷達偵查也是沒用，然後降落，跟着進入收藏直升機的停機場，有了一連串巧妙的安排，沒有人獲悉此次事件的眞相了，只就除了他們四個。

夜色更深了，西柏林天文台不斷的接獲電話查問飛機的下落，台長雷爾博士親自答覆，是這樣說：「根據紀錄儀的表示，剛才有一個飛行物體，從天文台的上空掠過，飛向東方。」

這番話暗示那一架飛機是鐵幕派出的，可能在東德起飛，西柏林的空軍或者美國駐防的空軍，獲悉這種報告，不敢採取單獨行動，越境追擊，只好不了了之，這種反應是他們三個台長在事前早已料到的，依計行事，這一步棋子很順利的完成，四個人喝酒慶功。

喝了一小杯酒，施麗蓮緩緩的說：「我是奉命行事的，莫理斯校長叫我只是協助各位掘出金箱，乘坐直升機安然降落，就算完成任務，我應該盡快離開西柏林，以巧妙的方法回到比利時京都，現時我已



經辦妥一切，打算先走一步，你們最好在我走開之後打長途電話對莫理斯校長講一聲。」

「你可否多留幾天呢？我們可能有另外一些任務派你出動。」奧地博士說。

「不，我們有這個規矩，我出動之後，只是做一個任務，如果你們想我做另外一個任務，先要當面跟莫理斯校長聯絡，講好價錢，然後由他叫我出擊，我不能夠擅自答應你的。」

「難道你不能夠跟他商量嗎？」

「不單是我無權作主，即使你們用長途電話跟他商量也是沒用的。」

「為甚麼？」

「因為他担心別人躲在暗處錄音。」

她嫣然一笑，續說下去：「今晚我看見各位大功告成，很是高興，我想告退了，留在這裏，可能誤己誤人，各位意下如何？」

奧地博士根本上就不想她懂得太多，笑了笑，說道：「如果我年輕了二十年，必然盡力挽留你，現時我已經沒有資格做年輕人所做的活動，只好舉杯祝你一帆風順。」

三個台長一齊舉杯祝賀，雷爾博士慨然贈她一千美元，作為旅費，就此分手。

她的背影隱沒在黑暗的夜色中。

三個人都知道施麗蓮這種女人，戰鬥力很強，却又有高度的警覺性，擅長化粧，又有正式護照，沿途不會發生意外，她走開了，沒有人再談及她，因為他們急於獲悉金箱之內有些甚麼，故此在天文台的後門送客，便即加緊脚步，走上第三層的台長室，再又走進一個完全跟外面絕緣的機密室，想盡辦法打開金箱，看看它收藏了一些甚麼。

沒有打開箱蓋之前，三個人對它都有很大的期望，甚至幻想到箱內全是巨鑽，可是，剛剛揭開，出乎意外，金箱裏面甚麼都沒有，有的只是一幅地圖。

地圖上面寫得很清楚，地點是東西德交界的「桑地那」鎮，該鎮有一座山，拔海二千呎，只是很普通的一座山，山勢亦非險峻，地圖上面，指示如何登山，如何走到峭壁前面，如何開門，還說出門內的秘窟收藏了一些比較黃金鑽石更加珍貴的東西，有了它，德國即使失去了希特拉，仍有希望征服全世界。

它是甚麼？究竟有那一種名貴的珠寶比較巨鑽更加有份量呢？三個台長的內心掀起了一陣狂熱，恨不得立刻就到那邊看看。

「桑地那鎮」並非在雪山那邊，而是在另外一邊，跟西柏林天文台距離只有一百二十哩，如果他們乘坐直升機，不過二十分鐘即可抵達，可是他們想避免空中巡邏隊，決心駕駛汽車，前赴該地，因此需要幾個鐘頭的時間，才抵達目的地。

「桑地那鎮」是農民聚居之處，入夜之後，很快關門睡覺，未到午夜，已經黑沉沉，何況是殘夜將盡的一段時間呢？更加是到處黑暗燈火全無了，如果他們是普通遊客，不敢冒險登山，不過，三個台長都是很有名氣的科學家，身上還有武器，當然不會畏懼甚麼。

他們魚貫登山，找到地圖上面指示的峭壁，按動密碼，那個峭壁果然自動裂開，露出一個丁方十呎的出入口。

用強光電筒探照，他們發覺洞穴裏面似乎相當平坦，索性駕車入內，以最慢的速度行駛，開了車廂玻璃，看看它有些甚麼。

雷霸博士很是失望，說：「不管洞內有些甚麼，它必然是沒有金銀珠寶了，為甚麼地圖上面偏偏說它有些特別珍貴的東西呢？」

「能夠征服全世界的東西，不一定是金銀珠寶，可能是秘密武器。」雷文博士說。

「對了，你們有沒有注意到前面不遠之處，有一件古怪的東西，被強光電筒照映，就會閃閃發亮呢？它可能是一件秘密武器！」奧地博士說。

說完這一句，他建議停車，走出去看看。

另外兩個科學家，同意這樣做。

三個人先後走出車廂，走在最前的一個人就是奧地博士，他負責用強光電筒照看前面的路。

雷氏兩個台長，各握手槍，站在左右兩邊保護他。

走了不遠，奧地博士說：「你們大概看得出來，電筒光綫所及之處，在我們右邊的石壁上面，有一個電掣，我想扳動它，假如這個地方是一間工廠，它就是扭亮全廠各處發出燈光的總掣，決不會扳動它就爆炸。」

各人同意，他毅然走過去，使勁把那個電掣扳動。

## 保衛地球的太空戰士

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賭注，電掣不一定是供應電流的，它很可能是一個陷阱，扳動了它，不單是一切黑沉沉，也許還會發生大爆炸，以至岩石倒坍，把他們生葬，因此之故，這樣做會有極大的危險，這一試探，也可以說是生死之間的賭注。

至於那個巨大的岩洞，它也是很古怪的，從來沒有人提及「桑地那鎮」有這裏一處隱秘的地方。

它顯然是人工做成的，還在洞外接駁一條公路，可以把汽車甚至大貨車駛進去，相信當年希特拉花了很多心血後做出這個特殊的洞穴。

既然他如此重視它，為甚麼自始至終沒有利用它呢？這問題，眞是令人莫測高深。

怎樣想都是多餘的，電掣很快就扳下來。

洞穴之內本來是黑沉沉的，電掣扳動了之後，突然大放光明，各人眼睛頓時一亮。

原來這個洞穴有一百呎高，闊度也有百呎過外，石壁頂端以及洞穴兩邊的峭壁都有燈光射出，顯然是自行具有發電機了，而更奇怪的是，洞穴之內有一個古怪的東西放置，包括球形、塔形、六角形……每一件物件都是閃閃發亮，一望而知它是金屬品，但却不容易指出它到底是那種金屬。

還是奧地博士識貨，走過去看看，然後說：「它一定是浮水鐵！它是世界上最輕而又最堅強的金屬品，輕飄飄，能夠浮在水面，不過，它的硬度却超過鑽石，所以它可以向任何一種物體碰撞，倘若它以高速度撞擊，對方一定被它撞到粉碎，只是憑看這種特色，它巳經有資格在國際戰場稱霸，照我看，它是無法摧毀的，甚至激光也不能傷害它！它構造得那麽精緻，好像等候一個人走進去開駛它，這個人就是我！」

奧地博士又說：「我是很認眞的，今晚我就要走進去駕駛它，飛出洞穴外！」

「你瘋了嗎？它沒有入口，你怎能走進去呢？」

「這件飛行物體必然是空心的，也一定有門，可以進出，我要對它逐層研究，我有自信心可以把它的出入口找出來。」

「你以爲它能夠飛行嗎？」

「是的，我確有此想。」

「它沒有噴氣筒，怎能夠在空中推進呢？」

「不，它是有地方噴氣的，尖塔形的東西就是它噴氣之處，而我幾乎可以肯定的說它是靠太陽能飛行，你們不着見嗎？它全身都是浮水鐵製造，如果那種鐵質可以吸收陽光，變成電力，貯在核心的陽光電池，它就可以永遠飛行。」

「沒有陽光的一天，怎樣辦呢？」

「你不必替它担心，爲了吸收更加猛烈的陽光，它可以飛出地球之外，在太空吸取陽光。」

「它囘到地球的一瞬，怎能逃過大氣層呢？」

「如果它能夠捱得起攝氏一萬度的高熱，它就可任意飛上太空又再囘來。」

「我必然要找到它的入口，而且有信心駕駛它飛上空中，一於飛囘比利時的天文台降落，假如我很誠意的提出的問題，請求兩位一起坐在這個飛天盒之內，你們是否樂意作伴呢？」

雷霸博士搖了搖頭，跟着，雷爾博士也發表意見，不願同行。

「好的，我一個人冒險飛上太空吧，金盒留在你們身邊好了，假如我沒有死，那就是一個很公正的交換，我要這個鐵盒，你們兩人要那個金盒，好嗎？」

「我們同意如此分配，」雷氏兩個科學家稍爲商量一會，立刻作出決定。

「好極了，我可能死在鐵盆之內，也可能飛上太空，一去不返，這是我的命運，你們不必替我難過，可是，我能夠鑽入鐵盒就能夠開動它，到時它可能破壁飛去，記得這一點，你們只是看見我找到它的出入口，身形一幌，走了進去，立刻要駕駛汽車，改變方向，把它駛出洞穴之外，遠遠的離開它！」

在雷氏表兄弟的眼中，奧地博士確是一個狂人，不過，爲了安全着想，他們二人只好坐在汽車廂內，還把汽車掉頭，隨時駛囘。

奧地博士說過的話果然兌現，他費了四十五分鐘的時間研究鐵盒，果然找到出入口，鑽了進去，還在分手之前，大聲喊叫：「再會！」

雷爾博士說：「世事很奇，說不定他眞的有本領飛上天空，他沒有升做天文台長之前，是國防部武器專家，一生研究飛彈，假如他眞的一飛冲天，我們獃在石洞之內，一定被一塊塊石頭壓着，不管他是否成功，早些離開此地爲妙！」

兩人駕駛汽車離開，汽車疾駛了一個鐘頭，忽然聽到天崩地裂之聲，有如火山爆發，嚇呆了半截。

那一聲巨响過後，空中透着微光，他們都看見一團火向高空飛去。

桑地那鎮受到很大損害，石洞倒坍，這一次大災難死了三百多人，如果他們走遲半步，必然化作飛灰！

一夜間發生兩宗血淋淋的大災難，兩個台長都感到心寒，爲了掩人耳目，雷霸博士很快就囘到東德那邊，對這件事守口如瓶，至於雷爾博士，他也是盡可能的保密，他還把金盒埋藏在天文台的地底。

奧地博士是否一去無踪呢？爲甚麽他有這樣堅強的自信心呢？這些問題，在雷爾博士心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他渴望找到這件事情的眞相。三個月後，他接獲一封信，是奧地博士寫的，它最後的一行有奧地博士親筆的簽名，證明這個狂人沒有死，雷文博士驚喜交集。

他細心閱讀，信裏這樣說：「你們全部注意到國家與國家可能發生的戰爭，多方面想辦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很少人注意到星球大戰，只是電影上曾偶然作出驚人之擧，把幻想化爲事實，在銀幕上面展露，那是沒用的，只有眞正屬於太空戰鬥體系的科學家，才會特別注意它。

「幾個月前不是有一個神秘光環從比利時飛向東柏林又在西柏林上空掠過嗎？它的確是一種海盜式的太空武器，企圖盜取南北極的電磁，當然我們沒有特殊的武器對抗，明知凶多吉少，仍是一籌莫展，找到了飛天的鐵盒之後，我居然可以駕駛它飛上太空又再飛入地球，在比利時降落，證明我推測的科學根據確是事實，立刻利用浮水鐵製成各種飛天的秘密武器，包括多層圓筒形的偵察器及壘球形的陽光吸收器，有更大的力量，我們終於製造飛天魚雷，在一個月內，三次跟神秘光環發生遭遇戰，把它擊退。

「不過，這幾場戰爭獲勝，只是小接觸，料想不久的將來必有更大的戰爭，我們可能有不少科學家犧牲在太空上面，能夠保衛地球，我們即使全部戰死，也是値得去做的，我寫了這封信之後，再到太空去了，希望你健康，爭取最後勝利！」

那封信只是透露奧地博士所幹的科學成就，沒揭露他的身份，後來雷霸博士以及雷爾兩人經過一番明查暗訪後，才知道有一個很古怪的組織，叫做「地球保衛戰總部」，有三十億美元經費，由世界上最有名氣的十二個財閥撥欵組織而成，它完全沒有國家觀念或政治觀念，只是爲全人類而戰。那些財閥都是上了年紀的人，懼怕地球毀滅，不想任在太空球之類的物體之內，橫豎他們有錢，索性利用他們的財富組織「太空戰士」保衛地球。

這行徑幾乎是瘋狂的，料不到發生作用，的確殺退了別個星球飛進來的光環。

奧地博士是太空戰士之一，他並非狂人，値得欽佩！

（完）



短篇武林故事

# 奪命索

南宮宇・文
可飛・圖

## 財迷心竅　弑殺兄長

經過整日賓客盈門，寧府終於靜了下來。

神捕寧龍雖然半生活在刀口，有今日的成就，除了一身武功之外，最重要的還是他的腦袋！

沒有人會想到，神捕寧龍家中的書房竟是這麽大，而藏書也是這麽豐富！

而今寧府週遭寂寂，只有這書房，却是一遍通明！

書房當中太師椅，正坐着精神奕奕的寧龍，只見他腰板挺直，臉色却是凝重。

太師椅兩旁，坐着四人。

這四人都是寧龍的得力助手，也是他的義子。寧龍雖有夫人，却無所出，寧龍在壯年時，收了四個棄嬰，作爲他的義子，而今長大成人，也是他陣前四個先鋒。

寧龍端起前面的茶杯，呷了一口，道：「你們都倦了！」

四人同聲道：「爹爹不言倦，孩兒如何敢說？」

寧龍笑道：「你們不用拘禮，而今只得我們父子五人，大可輕鬆一下！」

四人道：「爹爹教訓得是！」

寧龍看着四人的表情，道：「我知道你們也無法放寬心情，好，我也囘到正題，你們可準備妥當？」四人點首不言。

寧龍道：「好，淼兒你來！」

寧淼便是寧龍的大義子，因爲他是從一場水災中拾囘來，因此命名爲「淼」。

寧淼上前抱拳道：「爹爹，三位弟弟，獻醜了！」

只見寧淼，氣定神閒，手中巳多了一支用精鋼打成的烟桿，兩個旋身，燭光映在桿上，發出寒光，連寧龍也暗叫好！

不及半盞茶功夫，寧淼巳把整套「烟桿橫跨」使出，三位義弟，都擊掌叫好！

接着，寧森也站了起來，抱拳道：「我也獻醜了！」

寧森是寧龍的二兒子，他是在樹林中拾囘來，因此取名「森」字，他練的是判官筆！

一雙精亮的判官筆，在他手中，連連使出，點、打、戳、擦，令人眼花繚亂。

再下來的便是三公子寧磊。

據說寧磊是寧龍在雲南石林中拾囘來的，因此取名「磊」字，他也是爲人光明磊落，不負寧龍所教！

寧磊使的是很少男子漢用的兵器——一條腰帶！只見他一抽一抖腰間赤帶，赤帶成直，突然又一抽一搖，赤帶成弧；這赤帶在寧磊手中，已使得出神入化！

寧龍看了，倒也十分滿意，再呷一口茶，對最小的兒子道：「輪到你了！」

這小子名「晶」，據寧龍道，拾得此子之時，日頭正烈，便叫他爲「晶」，因爲晶字三日，正如日頭與靈精同音，而寧晶也十分精靈！

寧晶上前，抱拳之時，却作了一個鬼臉，道：「爹爹，三位哥哥，我不知是不是獻醜！」

四人聽了，不禁莞爾，這小弟弟生來精靈，却常常不大莊重，也許他還是年紀小！

寧晶使的是一柄扇子，他俏皮的身法，扇子忽開忽合，倒也讓衆人眼界一開！

其實這四門絕技：「烟桿橫跨」、「判官雙筆」、「千纏赤帶」與「金扇逍爽」，正是寧龍四項絕技，而今都授給了四個義子，其實，他們四人，都懂得另外三門絕技，只不過而今在義父之前，要出拿手好戲！

當寧晶使完，坐回椅上，寧龍臉色更爲凝重，他清了一下嚨喉，道：「你們都知道，我在今晚召你們來，爲的是在你們當中，選出一個繼承我職位的人……」

四人相互看了一眼，又再凝神聆聽。

寧龍續道：「我看過你們各人單獨使出我的生平所學，你們都十分用心，淼兒你的烟桿堅毅有勁，森兒你的判官筆狠辣沉穩，磊兒你的赤帶剛柔並重，還有晶兒，你的扇子也十分出色……」

寧晶接口道：「如何十分出色？」

寧龍道：「一時之間，我也不知如何形容你的手法，我使扇子，看重其飄忽輕逸，而你除了把握了這四字之外，還有那種，那種……」

寧晶接口道：「那種不倫不類！」

衆人聽了，都不禁大笑起來。

寧晶接說道：「不倫不類並非醜詆之詞……」

寧龍道：「好了，晶兒，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扇子，實在使得比我好！」

寧晶聽了，滿臉笑容。

寧龍道：「在武功上，你們各有成就，但我却不能只着你們各自耍出本領，而下一個判決……」

寧晶突然接口道：「其實也不用什麼判決，大哥爲人公義正直，不正是你的繼承人；而且，長子嫡孫作爲繼承，正是順理成章……」

寧森也接口道：「四弟說的是！」

寧磊也道：「大哥是最佳繼承人！」

寧龍嚴肅道：「不，我半生過着刀口舐血的日子，知道這禁宮捕頭之職，並不易爲，你們都是我的兒子，我對你們沒有一個偏私，也爲了選出一個最適當人選，一定要從兩方面着手。」

寧晶道：「第一方面是武功，而爹爹也看過了。」

寧龍道：「不，你們各人單獨使出，並不能發揮個中威力，因此，我要你們四人同上——」

四兄弟聽了，面面相覷。

寧龍續道：「我要你們四人對打，各展本領，我在旁觀看，一定可找出適當人選！」

四兄弟仍然互相瞪視，他們千萬也想不到，爹爹竟然叫他們對打，骨肉相殘！

寧龍也知他們心意，道：「你們點到即止——在未對打之前，你們到神枱之前，上香默禱，不要有私心！」

四人只好上到神枱前，正在跪下，忽然，寧龍拍一拍，神枱上湧起一陣塵埃。

衆兄弟跪拜之際，只見外衣蒙塵，正要拍去之時，寧龍道：「你們千萬不要拍去這些香灰，你們快來對打，便可分出勝負！」

這個法子也虧寧龍才想得出來。

點到即止，談何容易，但有了這些衣上灰塵，却可以一目了然。

四人已來到書房中央處，站着不動。

寧龍厲聲地道：「還不動手，等待何時？」

四人互相看了一眼，只好亮出了自己的兵器。

寧龍又道：「快上！」

四人無奈，紛紛使出招式。

寧龍道：「你們可以三攻一，也可以一敵三！」

他們從來沒有試過如此交手，況且今次對敵的，是自己情深義重的兄弟。

寧龍故意出此難題，使他可以揀選出最適當的承繼人，因爲衣上的香灰，一切都無可遁形。

寧淼烟桿一揮，一招「迎客松下」，寧森一招「戛玉敲金」；寧磊赤帶揮出「虎虎生風」；最小的寧晶，眉頭一皺，一招「生風漾月」，已在三人身畔翻起。

既已有人先發招，對打便在書房中央開始。

開始的時候，他們還是膠着迎戰，進退有度，看來那裏像交手，簡直是兄弟堂中練招。

寧龍是大行家，那裏會不發覺，怒道：「使出眞功夫來！」

寧晶爲人雖小，但鬼主意却是極多，知道如此膠看下去，定使老父發怒。

於是，他一招「扇風燃眉」向大哥攻去，大哥起初愕然，隨即領悟，正以一招「仙人指路」；寧磊看他兩人出招，剛還在呆看，寧晶的一招「穿花渡柳」已向他疾攻過來，他自然而然地還以一招「繞腰貫索……」

寧龍在旁看得心花怒放，自己一手訓練出來的兒子，每一個都是如此剛勁有爲，老懷爲之大慰。

四人互攻，雖是霹拍有聲，然而都是點到即止。

約莫過了一炷香時份，四人仍未露疲態，尤其是寧晶，左攻右閃，就像一隻刁鑽古惑的獅子，也像一隻穿花蝴蝶，煞是好看。

寧龍當然是心裏有數，又喝了一口茶，擊掌道：「好，你們停手吧！」

四人收招凝立老父跟前。

寧龍道：「而今我要細看……」

就在此時，寧晶忽然接口道：「看你們打得衣衫襤褸，讓我這小弟弟爲兄長撲去灰塵……」

話未說完，他在兄長身旁一閃，只見一時塵埃瀰漫，剛才還留在身上的香灰，已凌落不堪，更抹去剛才交手時還留下的痕跡！

眨眼間寧晶已回到原位。

老父愕然，衆兄長也是愕然。

寧晶獨獨沒有拍去自己身上的香灰，指着衣裳道：「爹爹，三位兄長都是武功蓋世，獨我學得爹爹皮毛！」

寧淼道：「爹爹，其實四弟身手最爲靈活……」

寧森道：「四弟才是武功高強……」

寧磊道：「說到刁鑽靈活，我也寫個



服字！」

寧龍道：「晶兒，我知你心存忠厚，拍去兄長身上香灰，爲的不想兄長們有個比較！」

寧晶道：「爹爹，孩兒一舉一動，都瞞不過你……事實上，爹爹老而彌堅，何必要選一個繼承人？」

寧龍道：「晶兒的說話自然使爲父高興，但人皆要面對目前，繼承人一定要選……你們的武功，我心中有數，不過，你們還要通過第二關！」

寧森道：「什麼第二關？」

寧龍道：「作爲一個禁宮捕頭，武功好固然重要，但很多時候辦案，並不只靠蠻力，腦袋也極重要……」

寧淼道：「是，爹爹說的是！」

寧龍道：「腦袋這一關，要看機緣，今日你們都辛苦了，好好休息！」

翌日早晨，四兄弟仍然睡意矇朧，却聽到僕人傳命，候集老父書房之內。

寧龍經過一夜休息，精神更爲飽滿，但神情却有些憂戚，見兒子齊集，道：「昨夜我所說的機緣來了！」

寧晶第一個問道：「什麼機緣？」

寧龍道：「記得那位王伯漁？」

寧淼道：「是爹爹一位摯友！」

寧龍道：「是的，人生無常，今日他死在家中臥房！他是城中德高望重富豪，禁宮捕快已接管此事！」

寧森道：「難道爹爹也望孩子們一展身手？」

寧龍道：「正是，這機緣也正是我說的第二關。」

寧晶道：「爹爹，我不去可以嗎？」

寧龍道：「晶兒，你爲何要退避？」

寧晶道：「不，孩兒並非退避，假若王世伯是死於被人所害，我更想一馬當先，力擒眞兇！」

寧龍道：「既是如此，爲何不去？」

寧晶道：「我只望向爹爹一個祈求——假若此案由我所破，你一定要答允我們祈求！」

寧龍道：「什麼祈求？」

寧晶道：「這案也許不是兇殺案，也許我沒有能力勘破……」

寧龍知道這小兒子，心思慎密，既然有求，定然有因，也不再問，便道：「咱們去吧！」

× × ×

現場是王伯漁的豪華大宅，門口是金漆牌匾，一派懾人威勢。

寧龍道：「伯漁仲漁昆仲，年前救濟黃河泛災，獲得聖上頒此牌匾！」

寧森問道：「世伯二人似未成婚？」

寧龍道：「對，他們已是不惑之年，家財千萬，却全無完婚之意！」

寧淼問道：「這有何原因？」

寧龍道：「眞正原因不知，可能早年兄弟二人，俱出生於艇戶人家，而今移民陸上，不慣陸上人生活！」

此時，衆人已入了大宅。

當中是一個大湖，湖上有巨宅，並有亭台樓閣。

寧磊道：「對，也許王氏兄弟懷念過去浮家泛宅的生活，而今巨宅，仍要建於水上！」

那時已有很多捕快，見了寧龍，都點首敬道：「寧老！」

寧龍道：「暫時誰人負責此案？」

捕快道：「是程輝，寧老，程捕頭來了！」

程輝一見寧龍，便道：「寧老你好，這事看來是一宗意外……」

寧龍道：「捕頭辦事能力可高！」

程輝自知失言，不應如此妄下結論，便道：「寧老，請你老人家看看，各位寧公子，請！」

衆人跟看他，經過水榭，進入了湖上巨宅。

再經過一個大廳，才來到兩間睡房。

程輝道：「這間是死者臥房，案件也在裏面發生！」

他們剛想入去，寧晶問道：「這一間呢？」

程輝道：「這間是死者弟弟所居！」

寧龍問道：「死者弟弟呢？」

程輝道：「據僕人說，二老爺去城外好友處弈棋，而今還未知道乃兄遇害！」

寧龍道：「好，我們進去！」

現場是一間極大的臥房。

房中是一張貼金的睡床，床上被帳並不凌亂，而一個中年人臥在當中，床邊還有一個重逾十斤的金佛。

原來這金佛本是在床上一木架之上，不知爲何，木架塌下，金佛當然隨而下墜，剛好跌在這中年人的頭上，而使死者頭破血流，也是致命之傷。

怪不得程輝說這是一場意外！

寧龍問四個兒子道：「你們都去看一看！」

四人明白，走近死者，細細勘查。

寧龍向程輝問道：「宅中還有些甚麼人？」

程輝道：「宅中婢僕也有不少，但居於湖的另一邊，平時也很少過來，主要的下人，有一個啞僕，一個婢女叫香菊，死者還有一位近身保鑣叫陸仁！」

寧龍道：「你問過他們沒有？」

程輝回答道：「我正想問，寧老便來了！」

寧龍道：「好，讓犬兒看過現場，一起去問！」

過了一盞茶時份，四人都回到寧龍身畔。

寧龍道：「有什麼發現？」

寧淼道：「沒有什麼，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世伯是被這墮下金佛所殺！」

寧森道：「木架已古舊，自然的坍塌也有可能！」

寧磊說道：「我看過了屍體，似有酒味！」

寧晶不言，寧龍怪道：「你有沒有發現？」

寧晶道：「三位兄長已全言，我只知道，死者是在晨光之時死去，因爲血凝而未瘀，離而今最多兩個時辰！」

寧龍道：「你們的發現也甚爲仔細，而今我們去問問有關人等。」

程輝帶了衆人，走入另外一間臥室。

這間是王伯漁弟弟王仲漁的臥室，室中坐了三人。

程輝道：「寧老，當中這啞子，是死

著的老工人，在王府中工作超過二十年，他沒有名字，只是叫啞子，他能讀人唇語，却不懂向人表示什麼！」

寧龍道：「淼兒你問他吧！」

寧淼上前道：「是你發現老爺死在床上？」

啞子點點頭。

寧淼道：「昨夜你到了那裏？」

啞子作了一個睡眠的手勢。

寧淼道：「昨夜你聽過什麼聲响？」

啞子指着自己的耳朵，似乎表示自己是個聾子，並且猛力地搖頭。

寧淼看看這啞子，只見他臉孔雖然醜陋，但一臉忠誠，並無半點作態。

寧淼對爹爹道：「暫時也沒有什麼問題了！」

寧龍道：「好！」

程輝接口道：「這粗獷大漢是死者的近身保鑣！」

寧森已經自動上前，問道：「師傅高姓？」

「在下姓陸，單名一個仁字！」

寧森道：「陸師傅來頭很大。」

陸仁道：「大爺，我做個鏢師，也做過一些更團教練，並非什麼大來頭！」

寧森道：「試露一手？」

陸仁道：「大爺說笑，我學的全是皮毛功夫，花拳繡腿，貽笑大家！」

寧森道：「那麼，王大爺爲何會僱用你？」

陸仁回答道：「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我與他有一些遠房親戚關係，第二個原因是……」

寧森不耐道：「何必賣弄關子？」

陸仁道：「我陪王大爺喝酒又不收工錢！」

寧森道：「換句話說，是白做，只供食宿！」

陸仁靦覥地點頭。

寧森道：「怪不得王大爺會僱用你這麼膿包的保鑣，哦！對了，昨晚你去了那裏？」

陸仁道：「昨晚我陪王大爺飲酒，我半醉回房，一睡便到天亮，啞子呀呀叫，我才知道發生了事……」

寧森道：「王大爺好飲？」

陸仁道：「這點我與他志同道合！」

寧森突然大聲道：「既然好飲，一定耐飲，爲何竟會醉到不知人事？」

陸仁怯懦道：「最近二爺帶來一支狀元紅，香醇馥郁，但不知是否冒名之貨，我們喝了大半支，便覺頭暈！」

寧森道：「酒仍在嗎？」

陸仁道：「我看仍在。」

寧森立刻吩咐其他捕快，不一會已送來餘酒，果然還有小半瓶，寧森一嗅，自言自語道：「果然是冒名之酒，有香有色，但釀得不够時日！」

寧龍上前，也嗅餘酒，道：「森兒好嗅覺，這酒果是冒名之貨！」

寧森道：「那麼你昨夜是——」

陸仁道：「大醉一夜，什麼事也不知道！」

寧森看着他誠惶誠恐的態度，心下暗怪，他如何能做一個富家的保鑣！

寧森向父親說道：「我應問的都問過了！」

寧龍示意程輝把陸仁帶下。

程輝轉向房中的女婢，說道：「到你了！」

寧磊柔聲道：「你是秋菊！」

秋菊點點頭，想說話時，却忍不住哭泣起來，說道：「大爺，這事與我完全無關……」

寧磊道：「秋菊，我從未說過此事與你有關，昨日你在府中？」

秋菊道：「昨天上午，我吩咐爲老爺預備好飯菜之後，下午離開王府……」

寧磊道：「那麼湊巧？」

秋菊道：「並非湊巧，我一早已向大爺請示，在昨天下午回娘家，今早回來，我老母患病，看來……」

原來秋菊哭泣並非爲其主人，而是爲其母病。

寧磊道：「好了，你暫且退下！」

當捕快帶秋菊退下，寧磊向程輝道：「快派人看看秋菊家中是否母親患病！」

寧龍見三個兒子辦案，十分有條有理，所問之話，並無半點浪費，遺憾的是最小的兒子無用武之地。

就在此時，外面傳來一陣步履聲，並且有分不出是叫喊還是哭叫之聲。

程輝道：「讓小人去看看！」

程輝一踏出門檻，便見一個打扮十分整齊的中年人，道：「什麼，什麼，究竟發生什麼事，家兄……」

程輝道：「這位一定是王二爺了？」

那人點首道：「我兄長在那裏？」

程輝道：「二爺，令兄已過身！」

王仲漁先是呆了，繼而號啕大哭。

程輝見他身畔有一年輕僕人，問道：「這人是誰？」

王仲漁哭道：「這是黃家僕人，送我回來！」

程輝道：「二爺，你先見見寧爺，是負責這案子的捕頭老爺！」

王仲漁入內，向各人一揖。

寧龍用眼角斜視寧晶，寧晶知道這次無法推搪，上前拱手道：「王伯伯，小輩有禮！」

王仲漁愕然道：「你是——」

寧晶道：「在下是寧爺的四兒子，咱們早已叫過！」

王仲漁道：「見過，對了，去年見過，今年你又長得這麼高了！」

寧晶道：「世伯昨夜可忙？」

王仲漁道：「也沒有什麼忙，到了黃家通宵弈棋！」

寧晶道：「世伯是個大棋迷？」

王仲漁道：「也不算是，去年年末才迷上的，黃倫老兄與我旗鼓相當，因此約定來個通宵作弈！」

寧晶說道：「通宵作弈，亦是風雅之事……」

王仲漁道：「假如你不相信，這是黃家僕人，可作證明……」

寧晶道：「世伯德高望重，何必要人保證？」

王仲漁面有不安之色，但一閃而過。

寧晶道：「世伯未看過大世伯的屍體，倒不如……」

王仲漁聽了，大哭起來。



程輝扶着他，道：「二爺保重！」

寧龍着到寧晶再沒有說話，也示意程輝帶王仲漁入案發現塲。

而今房中，只剩下寧家五父子。

寧龍道：「你們意下如何？」

沒有人答話。

寧龍道：「下結論還是太快，我們再去看看！」

五人又再到王伯漁房間，只見王仲漁在號啕大哭，並喃喃自語，不知道在說什麼。

寧晶耳利，連忙上前問道：「這佛像是——」

王仲漁道：「這佛像本來用作保祐兄長，那知却意外地取去他命！」

寧晶道：「你認爲這是意外？」

王仲漁似乎十分愕然道：「難道這不是意外？」

寧晶不言，有意無意在房中走動，王仲漁仍然繼續他的哭叫！

寧晶走近大窗，這窗戶在王伯漁床前，從窗望去，遠處是一片橡林，近處是荷花半湖。忽然，他彎下腰來，似乎是拾到了一些什麼。

擾攘了半天，一切辦案手續已完成，寧家五父子也回到府中。

寧龍仍召了四個義子在書房內，道：「這事可作你們機智一次挑戰！」

寧龍又道：「爲了公平起見，這裏有紙筆，你們寫下這案子究竟是兇案還是意外！」

四人依言，寫在紙上。

寧龍道：「讓我開來着，」他一一打開，笑道：「你們兄弟可同心同意！」

原來四張紙上都寫着「兇案」二字。

寧龍道：「淼兒，你持的是什麼理由呢？」

寧淼道：「王府中人，似乎每一個都有不在塲的證明，那實在太巧合了！」

「森兒，你又如何？」

寧森道：「王府中每一個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去殺死王伯漁，謀財害命！」

「那婢女秋菊未必！」

寧森道：「她的嫌疑較少，但我們不能因表面的嫌疑少而忽略她！」

寧龍道：「磊兒，你的見地又是如何呢？」

寧磊說道：「那保鑣陸仁，好酒貪杯，並且本身並無保護主人的能力，而竟然會受死者的重用，其中瓜葛，似是不言而可諭！」

寧龍道：「晶兒，你爲何不說話？」

寧晶道：「兄長們說得極對，尤其是王仲漁世伯，我却認爲他的嫌疑最大！」

衆人異口同聲問：「爲何？」

寧晶道：「他昨夜通宵弈棋，其實我們很容易查到那是否謊言，而他竟然帶一位黃家僮僕回來，以非常確實的證據，證實他昨宵的不在塲，這點，實在是無私顯見私，爹爹，兄長，你們認爲如何？」

衆人點首稱是。

寧龍看了衆人一眼，沉默半响，才道：「不過，我想你們都忽略——」

寧晶插口道：「我們沒有忽略，兇手處心積慮把謀殺佈置成意外……」

寧龍微笑，但見寧晶不說下去，道：「你說下去！」

寧晶道：「在未說之前，我想問一下各位兄長，殺人兇器是什麼？」

寧淼道：「是那金佛！」

寧晶道：「金佛不會自動墜下。」

寧淼道：「是那木架不支而墜下！」

寧晶道：「可是我們却見不到木架不支的痕跡，三哥，我知你發現了這點！」

寧磊道：「是的，這實在是個難題，金佛沒有其他東西附着，竟會下墜，不可思議！」

衆人又再陷入沉默。

寧龍打破緘默，道：「你們可好好休息一會，以我的經驗，破案緝兇可在即，你們好好想出來，還有證據最爲重要！」

各人回到自己的房間。

寧晶躺在床上，不斷地思考：「王伯漁昨夜一人醉在房中，而其他人都不在現塲，那麼，金佛肯定不是由人推下來的，難道其中有機關裝置？」

想到這裏，他忍不住一躍而起。

寧晶沒有從正門外出，在馬廐選了一匹馬，從後門直向王府奔去。

那時已是薄暮黃昏，斜陽黃光，使王府門匾，更是耀眼生輝。

寧晶策馬而進，啞僕迎出。

啞僕以手示勢，請他下馬。

寧晶下馬，在荷花池旁端詳着，忽然他略有所悟地道：「這裏可有艇遊湖？」

那啞僕點了點頭，並到湖邊牽艇，剛巧，那保鑣陸仁也步到湖邊。

寧晶道：「陸師傅，巧極了，我們一


環球新書介紹

「死神玩具」

死神玩具

馮嘉著

唐平是個電動玩具製造商，擁有一個規模很大的製造廠。爲了滿足自己的自大狂，竟然致力於製造電動人，亦爲了使所有的人知道他的「偉大」，於是警務署高級要員，奇俠司馬洛等，全被唐平製造的電動假人冒充，市面一片混亂。

警長殺死上級，司馬洛率衆大鬧軍部，上校生命亦受威脅。眞的司馬洛自然不能袖手旁觀，爲人爲己，縱是龍潭虎穴，司馬洛都要闖一闖，與唐平鬥智鬥力，過程緊張刺激，題材創新。 （每本$8.00）

起遊湖？」

陸仁十分憔悴，但沒有拒絕，而啞僕把艇推出湖外，便回到宅內。

寧晶看看這小艇，雖然不大，却是十分精緻，王氏兄弟以前旣是水上人，對小艇的選擇自然到家。

陸仁看看湖水，不言不語。

寧晶道：「陸師傅，你對主人之死，有何感想？」

陸仁道：「有何感想？他生前待我如此好，他先我而去，我實在好傷心！」

寧晶說道：「那是意外，沒有什麽辦法！」

陸仁道：「是的，以前他也試過喝醉，想不到會遇到這種意外！」

寧晶道：「那金佛是用眞金所打？」

陸仁道：「不會是眞金，是黃金鍍外層，但也花去了不少銀両！」

寧晶道：「用來作什麽？」

陸仁道：「有個和尚，曾言他氣色不佳，恐有意外，便叫他用金佛座鎭房中，免生意外，竟想不到，這金佛却奪去他的性命！」

寧晶道：「生死有命！」

小艇巳來到湖中。

寧晶道：「這湖是人工鑿成？」

陸仁道：「是的，花費巨大！」

寧晶道：「陸師傅，你與王大爺相處多年，你知他的財富從何而來？」

陸仁道：「我也不大清楚——但他有時醉後也露了一些口風，以前他出海，無意中發現一條沉船，那船中有金磚無數，他便因此發達！」

寧晶道：「天降橫財！」

陸仁道：「那是王大爺好運，不過，這好運也奪去他的生命！」

寧晶道：「他們是否兄弟一同發現黃金？」

陸仁道：「不，那次王二爺並沒有一同出海！」

寧晶道：「那麽而今橫財握在王大爺手中？」

陸仁道：「對，不過，王大爺對他弟弟，也十分關照，要多少錢也有！」

小艇巳來到湖邊的另一邊。

寧晶問：「我們可否到王大爺臥房一下？」

陸仁道：「可以！」

陸仁雖然武功並不高，但膂力也不錯，轉眼巳把小艇划至巨宅之下。

寧晶看到前面有梯級，問道：「此處有路可上王大爺房間？」

陸仁道：「可以，王大爺生前，有時也有雅興，月夜泛舟湖中，喝酒彈琴，十分寫意！」

寧晶道：「我們上去一看。」

陸仁道：「好，不過，上面仍有捕快把守……」

寧晶忽然問道：「陸師傅，這些水痕，有不同高低，爲何？」

陸仁說道：「因爲有時水退，有時水漲！」

寧晶道：「陸師傅說笑，這是一個人工內湖，那只是死水一泓，何來潮汐？」

陸仁道：「不，這不是一個內湖，水是從西面一個叫明湖處引來！——」

寧晶緊張地問：「換句話說，這處的水是受明湖影响，是有潮汐的！」

巨宅之下，是一支十分粗大支柱，支持着上面巨宅，因爲荷花粗生，遠看是看不到這些支柱。

忽然，寧晶發現一條小艇。

寧晶問道：「那小艇屬誰？」

陸仁道：「是王大爺生前所用！」

寧晶道：「我們可否划近一看？」

陸仁依言划近那隻小艇。

這艘小艇，與寧晶所乘一模一樣，結實精緻，忽然，寧晶發現了一些東西。

那是一條繩索，繩索繫在小艇艇身。

寧晶道：「這繩索有何用途？」

他把繩索一抽，倒是十分長，但另一端却是個新的斷口，寧晶拿着繩索沉思。

陸仁道：「我們上去吧！」

寧晶道：「慢看，陸師傅，你看這繩有何用處？」

陸仁看了一會才道：「沒有什麽用，如果用來繫着小艇，繩身太幼，如果用來釣魚，却又太粗！」

寧晶道：「換句話說，這繩子應不屬這處！」

陸仁並不明白寧晶所言，先攀梯而上。寧晶却攀上那些巨大支柱，但柱上青苔滿佈，幾乎一滑而下，幸好他武功不弱，趁滑下之勢而穩身。

他小心看了一會，估計一下，何處是王伯漁的臥房，那時快入黑，憑着微弱的水影反光，搜索了一會，只見他一躍而上，抓着一根東西！

寧晶把那根東西，納入懷中，然後回



到小舟，再攀梯而上。

上面果然是王伯漁的臥房。

「誰？」有人大叫道。

「是我——」是陸仁的回答。

寧晶巳上了梯級，只見燭光之下，王仲漁似乎在搜索一些什麽。

王仲漁叫道：「誰叫你……」

寧晶道：「是在下來辦案！」

王仲漁厲聲道：「辦案，辦什麽案，程捕頭巳說過這是意外，巳經收隊，還來辦什麽案？」

寧晶拱手道：「王世伯，你也相信這是意外？」

王仲漁有些愕然，隨即道：「不是意外，是什麽？」

寧晶道：「是兇殺，是有巧妙安排的兇殺。」

陸仁道：「寧爺，你不要嚇怕我的二爺！」

寧晶道：「我不只知道這是兇殺，而且知道誰是設計害人的兇手！」

王仲漁道：「我想聽聽，不過，我還有一些東西給你看看，也許會……」他邊說邊走，寧晶千萬也想不到，王仲漁却趁這個機會，噗通一聲，跳下水去！

陸仁呆看，寧晶叫道：「快追！」

寧晶跑到窗前，只見外面漆黑一遍，勉強可見水上一條波痕，看來王仲漁巳借水遁去！

寧晶道：「你熟水性嗎？」

陸仁搖搖首，道：「爲什麽他要逃走？二爺沒有理由會害死他的哥哥！」

寧晶道：「一會我可淸楚向你解釋，而今快與我回寧府，叫人追捕他歸案！」

二人來到馬廐，乘馬絕塵而去。

回到家中，寧晶道：「快派人到明湖附近岸邊搜捕王仲漁歸案！」

衆人都不大明白寧晶所指，但都知道他不會亂叫亂話，立時一起乘馬，向明湖兩岸分進。

臨近天亮，終於把王仲漁拘到，並在他身上，搜到一大叠用油紙裹着了銀票。

捕快把王仲漁帶到衆人面前。

王仲漁十分憤怒地道：「這銀票是我王家，我有權拿走，你們憑什麽拘我？」

寧晶道：「因爲你設計殺人！」

王仲漁怒道：「我殺人？我會殺死我的親兄長？就算我眞的殺人，你們又有何證據？」

寧晶道：「你倒口硬！你看——」

他從懷中掏出一根繩索，索端還有一個圓圈。

王仲漁一愕，叫罵道：「那是什麽嫣巴羔子證據，這繩子我可找上一千根！」

寧晶笑道：「對，問題在這圈子，來人，把金佛呈上！」

捕快巳把那金佛呈上。

寧晶把繩圈套在佛頭之上。

王仲漁道：「這表示什麽？」

寧晶道：「你這無骨肉親情的禽獸，還敢抵賴？各位，這廝深謀遠慮，利用這繩索，套在佛頭之上，這根繩本是很長，一直從王伯漁臥房地板透下湖中小艇，他套這繩圈之時，正値湖漲，因此金佛並不受牽連——你知王氏兄弟，俱是艇上生活之人，熟識水性，並知何時有潮汐，他知道昨夜深宵，便是潮退之時！——」

說到這裏，當中有部份人巳經明白。

寧晶續道：「湖退之時，水位下降，也就牽動這繩索，把佛從架上拉了下來，正好打着醉睡的王伯漁！」

衆人聽了，都發出噓聲。

寧晶道：「各位，還有更巧妙的地方，這金佛一拉下，壓死了王伯漁之後，水位仍然繼續下降，也就把這繩索拉走，因此，兇案現場並無留下任何證據。」

這時，王仲漁低下頭來，面露懼色。

寧晶道：「你還有什麽話好說？」

王仲漁沒有說話。

寧晶道：「這金佛與繩圈，便是殺人最好的證據——這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假若不是這繩索無端被地板隙縫界斷，你大哥便要寃沉海底！」

衆捕快對寧晶十分佩服，巳把王仲漁押回捕房。

寧龍見衆人退去，便對四兄弟道：「晶兒，你心思好週密，我說過這第二關，由你過了！」

寧晶道：「爹爹，我也說過，如果我過了這一關，有一個祈求！」

寧龍道：「什麽祈求？」

寧晶道：「我自忖能力有限，捕頭之職，應屬大哥，而我要求，讓我出去闖蕩江湖，開濶胸襟，日後才能帮助兄長爲社稷立功！」

寧龍想了一會，道：「你如此機智，出外闖蕩，我也不用掛心！」

寧晶喜出望外，而他日後所破奇案，會使看官耳目一新！

（完）

民間趣畫

## 祇要一半價

王琦

1　有個奸商賣假玉鐲，見來了個做官的買主，就想撈上一把。

2　「這玉鐲四十両銀子一對，旣然大人喜愛，我只要一件價錢。」奸商說。



3　「這麼說，你願意奉送我一半是不是？」買主得意地說。「是，小人願意奉送一半。」奸商巴不得地說。

4　貪官拿起一隻：「好，旣然你願意送我一半，我就收下一隻，剩下一隻還你，不買了。」

司馬洛傳奇故事

# 吸血蛇人

馮嘉・文　可飛・圖



## 接辦兇案　有女同行

有許多事情，往往是司馬洛正在享受醇酒美人的時候發生。這一次又是如此，也許這算是掃興的事情，但，亦可以說是使他的生活再添生氣，因爲他這個人是喜愛刺激的，這天晚上就是如此。

司馬洛正與這個新認識的美麗女郎一起坐在露台上飲香檳，忽然有一部車子沿路駛來。司馬洛看見這部車走的是之字路，已經覺得情形是很不尋常了，跟着，這部車駛進了他的花園門口，撞到花圃叢中，把一些花壓壞，就停住了，車上有一個人，這個人却不下來。

那個女郎說：「這是怎麽回事？」

司馬洛說：「你留在這裏，我出去看着！」

他走下露台的石階，跑步到了那部車的旁邊，看見那駕車的人靠在座位上，頭部乏力地傾側！

「唏，」司馬洛說：「你醉了嗎？」

「不是——」那人軟弱而痲木地說：「我不能——動——」

這把聲音的聲綫很熟，司馬洛立即伸手進去開亮了車廂內的燈，就看到了這個人的樣子！

「洛奇！」司馬洛詫異地說：「是你，我還以爲你已經死了！」

「我——快要死了！」洛奇說。他的眼睛是呆呆的，直視着前頭，似乎是想轉過來看司馬洛也辦不到！

「你受了傷嗎？」司馬洛問着，把身子伸進了車子裏，找尋他受傷或者流血的地方。

「我不是受傷，」洛奇說道：「是中毒……」

「我馬上替你找醫生！」司馬洛說：「你中了什麽毒，知道嗎？」

「醫生沒有用，」洛奇說：「加非卡因——不能解救——提防——蝴蝶——」

「你在說什麽？洛奇？」司馬洛輕輕搖着他！

「我——要死了！——」洛奇說。

司馬洛看着洛奇軟弱下去，後來他的頭一側，身子便軟了下來。司馬洛是一直都握看他的手腕的，此時就發覺，洛奇的脈搏也已經停止了。

露台上那個女郎是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的，她祇是看到司馬洛低頭與車中的人說話，而她覺得，車中這個人也相當豈有此理，開車進來，本來沒有所謂，但是爲什麽要把人家的花壓壞呢？

後來她看見司馬洛離開車子走回來，那個人則還是留在車中。

「發生了什麽事？」司馬洛回到身邊的時候她問道。

「一位朋友從外地來了。」司馬洛嚴肅地說：「我們有些重要的生意要談，眞對不起。」

「即是說我要走了？」她說。

「你開我的車子去吧！」司馬洛掏出車匙放進她的手中，並且把她扶向他的車子，「眞對不起！」

有些女人，在這種情形之下會大發脾氣，但亦有些女人是會很通情達理的。這個女郎是屬於後者，不過無論如何，她的心中亦是不會高興的了。

她上了車子說：「等你有空時再打電話給我吧！」

「一定！」司馬洛說。

司馬洛看着她開車走了，然後再回到洛奇的車子那裏，把洛奇抱出來，抱進屋中。

大約十分鐘之後，就有一部黑色的大貨車來了！

這部車子，看來是一部運載凍肉的貨車之類，然而下來的却有兩個穿着白衣的救護人員，抬着架床，他們略爲檢驗了一下洛奇的屍體，就把屍體放上架床，用布蓋着，搬上了貨車上。另一個穿着便衣的人則把洛奇的車子開動，沿着貨車尾放下來的一塊斜板開上去，進了貨車的內部。



然後，貨車的後面關上，便開走了。

這部車原來不是普通的車子，是兼有收屍及運走汽車的能力的，因此，派這車來的，也必然非等閒人物了。

司馬洛也不是一個等閒人物。

一小時之後，他已坐在一間房間裏，看着窗外有一架直升飛機飛來，在窗外的空地上降落，有一個肥肥矮矮的人從飛機上下來，繞過屋角，幾秒鐘之後，這個人就進入了司馬洛所在的房間。

這個人身裁圓圓胖胖，頭髮禿禿的，鼻子上架着一副鋼邊眼鏡，看來像一個商人，但他却是世界上最佳的特務人才之一，他就是莫先生，一個世界性的反罪案組織的主持人，這裏就是他在此地的總部。

司馬洛與他是很熟的，因爲曾經替莫先生做過不少工作。

莫先生進來，對司馬洛點點頭，便在他的桌子後面坐下來，按了一個掣，牆上一個巨大的電視螢幕亮起來了，告訴他有關此事的初步資料，沒有照片的就用文字敘述。

當然，他在來之前巳經接到過一個長途電話，告訴他這件事情的大概，現在他是知道得詳細一點。

螢幕上供應的資料完了之後，莫先生向後一靠，嘆了一口氣，說：「那麽，洛奇是巳經死了！」

「我還以爲他是早巳經死了。」司馬洛說。

「他不是早巳死了，」莫先生說：「祇是沒有了這個人，他開始替我工作之後，就消滅了以前的身份，如此而巳！」

「現在又發生了什麽？」司馬洛問。

「他給殺掉了！」莫先生說。

「我知道他給殺掉了，」司馬洛不耐煩地說：「但是爲什麽？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

莫先生用兩隻手掌一抹自己的臉，嘆一口氣：「我也很抱歉！」

「洛奇是我的朋友。」司馬洛說：「他的事情，我是有權知道的！」

「我不是不讓你知道，」莫先生說：「事實上，恐怕他的工作，是要由你來繼續了。」

「你似乎早應該叫我去。」司馬洛說道。

「假如派你去的話，」莫先生說：「也許就是你開車回來，死在洛奇的花園中了。」

「也許不，」司馬洛說：「也許我的本領不是比他高強很多，但是我的運氣却的確是比他好得多的。」

「他比你更有理由去，」莫先生說：「他是去追捕蛇人！」

「噢！」司馬洛說：「蛇人！」

「是的，」莫先生說：「他的未婚妻就是因此而死的。」

「未婚妻？」司馬洛說：「洛奇有女朋友，但是我沒有聽過他有未婚妻，他是一個不結婚的人。」

「這種事情，」莫先生說：「是很難講的，你也是聲言不娶妻的人，但是說不定有一天，你遇到一個適合的女人，你就忘記了自己的決定了！」

司馬洛聳聳肩：「她是怎麽死的？」

「被亂槍射殺！」莫先生說：「也是屬於那一次大屠殺事件，假如不是爲了這件事情，洛奇就不會爲我們工作了。」

「他——有些什麽成績呢？」司馬洛問。

莫先生聳聳肩，難免顯得冰凉地：「他一去就沒有了音訊，這是第一次回來，也許，你要做也是要從頭再來了。也許，他的屍體就是他的報告。」

「這眞是浪費！」司馬洛搖搖頭：「他實在是怎樣死的呢？」

「我還是剛剛回來，」莫先生說：「讓我們到下面去看看吧！」

他們到下面的地下室中去。

莫先生這個總部是頗具規模的，這地下室裏就是一座醫院，也等於是一座殮房，亦等於是一座科學實驗室，各種儀器都有，而洛奇的屍體就是在這裏解剖，他們自己的人，就由自己來解剖。

屍體巳經解剖完畢，用白布蓋看，他們看不見，而他們亦不需要看見，技師是用幻燈片解釋解剖的結果。

一張幻燈片映出來，是洛奇的小腹，放大了之後，就可以看到那上面有三個小洞，乃是三個很小的傷口。

那技師說：「他就是給在這裏咬了一口！」

「咬了一口？」司馬洛說：「是什麽咬了一口？」

「是牙齒，」那技師說：「毒液是由此進去的，因而慢慢擴散，使他致命。」

「你是說是給蛇咬了？」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那技師亦顯得迷惘地搖看頭，「照我們所知，沒有一種蛇的牙齒會造成這樣形狀的洞，而且是三個洞，蛇咬通常是兩個洞，或者一個，沒有三顆毒牙的蛇！」

「那是什麽毒呢？」司馬洛問。

「加非卡因。」那技師說。

「什麽是加非卡因？」司馬洛問。

「我讓你看吧。」莫先生說看走過去控制幻燈機，使機上出現另一組幻燈片，司馬洛可以看到第一張幻燈片上是一塊肉，第二張這塊肉開始霉爛，然後一步一步發展下去，肉上便長出了菌狀物。莫先生說：「這是一種新的毒素，可以用這個方法培植出來，入了血之後，人就會漸漸痲痹，最後死亡。沒有解救！」

「你是說，」司馬洛說：「洛奇是給注射了這毒素？」

那技師搖了搖頭，臉上露出奇異的神情。

「這毒素是不能注射的，」莫先生說：「這是一種活的細菌，在這塊活的腐肉上可以繁殖生長，但是拿開了，放在注射針內，就要死去了。」

「那麽……」司馬洛愕愕地看望看莫先生。

「在生物上是可以生長的，」莫先生說：「譬如在牙齒上，有濕度，有溫暖，就可以生長，但一離開了就死去了，這有點像性病菌，離開了人體就不能生存。」

「在牙齒上，」司馬洛說：「那麽你的意思是說，洛奇是給——給一種動物咬

的了？」

「那是牙齒的印！」那技師說。

「但是，」司馬洛說：「咬洛奇的這——這種動物，怎麽可不先死於這種毒素呢？」

「這個我們也不大清楚，」莫先生說：「因爲我們還沒有足夠的機會和資料去研究，也許，細菌在牙齒上面而不是入血，帶菌者就不會死，但咬了人，被咬者就死了。」

司馬洛迷惘地搖搖頭，這件奇怪的事情，眞是使他昏昏然，不大容易置信。

那個技師又說：「有一點很特別的地方就是，洛奇先生的衣服上並沒有被牙齒咬破的洞，那似乎亦即是說，他在被咬的時候是沒有穿衣服的，他是在被咬了之後才穿上衣服，到你那裏來求救——！或者是報告。」

「什麽是蝴蝶？」司馬洛問：「他也叫我提防蝴蝶！」

莫先生搖搖頭：「不知道，不過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蝴蝶是沒有牙齒的！」

「沒有穿衣服時被咬？」司馬洛說：「這個地方？也許是在他洗澡的時候？」

「亦可能是在他與一個女人造愛的時候。」技師說。

司馬洛瞪着他：「這未免想得太遠了吧？」

「不，」技師說：「他在死前幹過這事，還未有機會洗過！」

「噢，」司馬洛怔怔地看着他：「那麽……」

「這個女人，」莫先生說：「看來與這件事情是頗有關係的，除非是在她走了之後，洛奇還未穿上衣服，就受到了襲擊了。」

「咬在這個地方，」司馬洛說：「是不是特別容易致命呢？我是說，有沒有可能一個女人是特別爲了這個目的而與他相好，以使他脫下衣服，露出這個平時不會露出的地方呢？」

「這是一個可能性，」那技師說：「其實咬在什麽地方都是一樣，總之是入血就行了，不過，這却是一個最不提防的時候，一個男人，在這個時候是可能已經睡着了的，那時行事，就會容易得多。」

「要中毒多久才會死去呢？」司馬洛問。

「兩三天吧！」那技師說：「當然，這也是看一個人的體質和意志而異的，譬如，一個人的身體是強壯的，而又有很強的意志力，那麽他會支持得久些。洛奇先生可能就是憑意志力支持到找到了你才死去的。」

司馬洛也咒駡了一聲：「兩三天，那他就很可能是從很遠地方來，幾乎是任何地方？」

「車子也是偷來的，」莫先生說：「是在本地偷的。」

「那更不容易查出他是來自什麽地方的了，」司馬洛說：「但是，假如他有兩三天時間，爲甚麽他不試試治療呢？爲甚麽他連電話也不給我一個？」

「治療是沒有可能的，」莫先生說：「我們知道，他也知道，至於爲甚麽他連電話也不打一個，這一定也有他的理由，不過這却要由你去查出來了。」

司馬洛又看看那幻燈片，問道：「這些細菌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莫先生說：「是取自那一次大屠殺的其中一具屍體。」

莫先生又按幻燈機，另一張幻燈片出現，顯示一個女人的屍體，「這是洛奇的未婚妻。」

幻燈片上顯示，屍體的腿上是已生長了一塊那種菌狀物了。

莫先生又說：「屍體都是要解剖的，解剖時覺得有些不對，便詳細研究，事實上，我們這些細菌也是從她的身上得來的。」嘆一口氣，「沒有想到今日洛奇也是死於這種菌的毒素。」

「這個女人，」司馬洛說：「她是死因相同的嗎？」

「她是被槍殺的，」莫先生說：「也許她在未死於這種毒素之前已被槍殺。」

「其他的死者呢？」司馬洛問。

「那地方是經過火燒的，」莫先生說：「燒過了的就不知道，但沒有燒過的都沒有這情形。」

「這個女人，」司馬洛說：「她也是被咬過的？」

「很有可能，」莫先生說：「但是無法確定，她的身子有一部份已燒壞了，假如她是被咬過，而傷口剛好被火燒過，就不能知道了。」

司馬洛看看洛奇那給用白布蓋着的屍體，說：「過一段時間，洛奇的身上也可能出現這些菌狀物了，是不是？」

「很有可能。」莫先生說。

「把他火化吧。」司馬洛說。

「我們還得等着看，」莫先生說。司馬洛瞪着他。莫先生嘆一口氣：「洛奇已經死了，不能感覺什麽了，而他是唯一我們可以找到死於這種毒素的人，我相信，假如他能夠開口講話的話，他一定亦不會反對用他的身體作研究用的吧？」

司馬洛咬着牙，轉身就走。

「別忘記拿那些資料。」莫先生在後面說。

那些資料，就是有關洛奇辦這件案的一切詳細紀錄，假如莫先生用口對司馬洛講述，很難一一講得清楚，用文件寫個詳細，給司馬洛帶囘去研究這是最佳辦法。

司馬洛心情不好，莫先生也不想跟他講得太多，讓他拿了文件囘家去，靜下來研究一下會更好。

× × ×

司馬洛離開總部時，那位詢問處的小姐就把一隻鷄皮紙袋交給她，而鷄皮紙袋內裝着的就是那些關於洛奇的資料，司馬洛是打算囘家之後才看清楚的。

他是乘的士而來，亦是乘的士而去，因爲他的車子給那位小姐開走了，還未取囘。

司馬洛的確是心情不好的，因爲洛奇乃是他的一位相當好的朋友，但是，雖然他心情不好，亦不會因此而忘記一切，當那部汽車追上來時，他很快就察覺到了。

那部車的速度是太快了一點的。

司馬洛的眼尾注意看那車子，頸後的汗毛就忽然直豎起來，他覺得情形不妙了，假如是他開車，情形會好些，但可惜開



車的是的土司機。

「開快一點！」司馬洛對司機說：「別讓那車追上來。」

「對不起，先生，」司機說：「我不能夠超速，給警察捉到，我今天就是白做了。」

司機是有他的理由的，而司馬洛沒有時間，亦不可能對他解釋爲甚麽逃走是那麽重要。

司馬洛拔出槍來，他是打算把槍擱在司機的後腦上，強逼開快，那時就不必講道理了。

然而要這樣做時已經太遲了，那部車已追上了，差不多與他們並排。那是一部大型美國車，車側的窗口可以連支柱亦拆去，因此車中人有很多可以移動的空位，這車子就是如此，而後座的人竟舉起一挺輕機槍！

司馬洛叫道：「開快一些，有輕機關槍！」

同時，他亦放了一槍彈，槍彈把車窗的玻璃打碎了，射向那個拿輕機關槍的人，他不知道他有沒有射中，也許沒有射中，也許射中而沒有致命，總之，輕機槍響起來了，司馬洛迅速打開另一邊的車門，滾了下來。

他是沒有別的辦法了。

他在路上滾了幾秒鐘才定下來，槍還是拿在手中，而他看見車子去得相當遠了，那部大車子一直傍着那的士，那機關槍手不停地向的士掃射，大概不知道司馬洛是已經從另一邊跳下來了。

那個的士司機的運氣不好，他們射司馬洛，當然亦不會小心避免射他，而且事實還是一定連他亦射的。司馬洛從遠處看見的士失去控制，跳上了行人路上，撞着街燈柱，停住了，那部大汽車亦在前一點的地方停住，仍然繼續向的士掃射一陣。

司馬洛距離太遠了，全無辦法制止，而他手上的手槍，射程亦達不到那麽遠，跟着，那部大車又開動了，載着輕機槍手遠去不見了。

司馬洛盡快跑步趕到的士的旁邊，他看見他已經不能做什麽了，那的士司機死去了。

司馬洛說：「對不起，朋友。」跟着就伸手進車中取囘那隻載放資料的鷄皮紙袋，裏面不過是複印本，隨時可以再複製的，損失了亦沒有關係，然而偏偏就是這隻鷄皮紙袋很幸運，完全沒有損傷。

× × ×

那個形貌猥瑣而矮小的中年人說：「我什麽都不知道。」

司馬洛一手執住他的衣領，幾乎把他整個提了起來，臉也貼得很近，咬着牙說道：「我並沒有說你幹過什麽，我祗是要知道，有沒有一個用輕機槍的殺手來了此地。」

「我眞的不知道。」那人苦着臉說道：「我雖然是綫眼很廣的人，但是也不一定全部都知道的，你不能馬上就要我說出來。」

司馬洛深吸一口氣，呼出來，放了手。這人也是講得有道理的，事實上是他自己太衝動了。

那人站囘地上連忙用手整理自己的衣襟，雖然他的衣襟是整理與否都沒有分別，因爲他的衣服反正都是那麽襤褸的了。

他說：「我不是不帮你，但是你要給我一點時間！」

「我要快！」司馬洛說：「假如慢，他們就要逃掉了！」

「讓我想一想，」那人說：「用輕機槍的殺手，這個時代是非常之少的，照我所知，本地是沒有這樣的人的，他應該是從外來的，但是，從外面帶一挺輕機槍進來不是易事，他得要在本地找！」

「唔！」司馬洛說：「現在，你是講出一些道理來了！」

這些人，是站在法律與罪惡之間的，之所以把他們留下來，就是爲了有這些好處，他們能夠供應足以抵銷他們的小勾當有餘的情報。

那人又說道：「就是在本地，要找一挺輕機關槍，亦不是很容易，來源也並不多。」

「更有道理，」司馬洛說：「你最好快些給我舉出一些名字來！」

司馬洛之所以要快，就是爲了要趁對方未知道他還沒有死之前採取行動，假如對方知道了，那是會困難一些的。

「讓我想一想……」那人說。

× × ×

那個用機關槍的是一個高大的男人，他的面貌與身裁，使人一看就有一種兇暴的感覺，這種長相，與他所用的武器倒是頗爲適合的。

他現在正與他的一個同伴在一起。

他們是在一座荒郊的小木屋之中，這個人手上仍然拿着那挺輕機槍。他的同伴，一個相形之下，矮小得多，其實是普通身裁的中年男人，正在狂吸着香烟，不時看着那個大漢手中的輕機槍。那個機槍手則是不時摸着那把輕機槍，就像那是一件很可愛的東西似的他的，同伴則顯然是不以爲然的。

他的同伴終於說：「這東西，還是丟掉好些！」

「可能再用得着，」機槍手說：「怎麽可以丟掉？」

「老天，你用過一次，還能夠再帶着滿街跑嗎？難道警察還會不留意？」

「我有我的辦法。」機槍手說。

「假如你要再用它，」他的同伴說：「那你自己去開車吧，我就沒有這個胆量了！」

「你又不是女人，怎麽這樣胆小？」機槍手說。

「這種東西，用過了一次之後，帶在身邊就是不安全！」他的同伴說。

「假如我肯定那傢伙是已經死了！」機槍手說：「我就會丟掉！唏！開收音機吧！」

他的同伴看着腕錶：「時間還沒有到，新聞報告是正正每小時一次的！」

聽新聞報告是一個好辦法，假如新聞報告說有兩個死者，他們就可以肯定司馬洛是已經死了。假如看電視新聞的話，是會更詳盡的，連現場的情形亦可以看到。這屋子裏，也並不是沒有電視機，而是因爲現在已是深夜，電視台已經停播了，祗有聽收音機，但是收音機的新聞報告却並

沒有提到那件事。

「現在行了！」那個同伴說着，扭開收音機，時間是差一分鐘就凌晨四時，而正正四時就會有新聞報告。

收音機之中，還是正在播放着深宵的輕音樂。

跟着音樂中斷，新聞報告員宣佈開始報告新聞，首先是新聞提要，立法局通過一項新法例——

那人立刻又把收音機關掉了。

用不着聽下去，也知道不會報導那件事的了，因為一部的士被人掃射而死了的人，這是一件重要的大新聞，一定會在什麼新法例之前提起，尤其是這新法例已經播過了很多次，而在晚報上亦可以看到的，假如有新的新聞，照例是會在此之前先提起的。

「沒有，」那人說：「還是沒有這新聞，我猜這新聞是給押住了，暫時不會發表了！」

「可以這樣嗎？」機槍手說。

「報紙未必能完全聽話，」那人說：「但電台則是可以的，假如認為如此能夠方便警方辦案的話，而且，你也知道，我們殺的是什麼人了。」

機槍手的咀唇微動着，喃喃着低聲咒罵。

他的同伴說：「我看，其實我們亦不必再等了，他們沒有可能不知道這件事情的，他們是故意押着新聞，暫不透露，假如人是死了，我們不會知道，假如沒有死，我們亦不會知道，也沒有什麼辦法去做這件事。」

機槍手不安地站起來，走到窗前，忽然一陣緊張，就把槍舉起來，叫道：「有人來了！」

「不要亂放槍！」他的同伴叫着把他制止。

但是機槍手已經開槍掃射了，而他的同伴走到窗前一望，亦覺得是應該開槍的，因為有一部巨大的貨車正以很高的速度直衝而來，而且連車頭燈也沒有亮，這部車子，很明顯乃是來意不善的。

機槍手雖然不斷掃射，却沒有什麼用處，機槍的槍彈雖然把車頭的擋風玻璃都射碎了，却連使大貨車慢下來的能力也沒有。

而他們也無路可逃，因為大貨車是對正着門口衝過來的，他們又沒有後門可逃走。

機槍手的同伴叫道：「快逃，這屋子給撞了！」

但是正如上述所說，他們是無路可逃的，而且亦沒有足夠的時間逃走。

跟着，那部大貨車就到達了，而這部大貨車的目的果然是要撞這屋子。「隆」的一聲，車子撞在屋子上，這座木屋雖然讓人居住還算相當堅固的，但是與這樣堅固的貨車硬碰，則是難得很了，車子幾乎沒有什麼損傷，祇是車頭燈碎了一盞，但是木屋則整座塌了下來，貨車的車頭起碼到達了屋子中心，然後車子才停下來。

那機槍手的輕機槍不再响了。

倒塌的泥塵向空中飛揚，然後又慢慢再降下來。

跟着就是一片靜寂。

這車子當然就是司馬洛開來的，他早已跳了下車，因此祇是空車衝過去。

司馬洛是躲在一個安全的地方看看，在月光之下，假如有人從屋子的廢墟逃出來，他是可以看到的。

沒有人從屋中逃出來。

司馬洛道：「把燃燒彈投過去吧！」歇一歇，又說：「快點，不能等了！他們有輕機槍！」

屋中有一把可憐的聲音叫道：「不要！我投降！」

「你出來吧！」司馬洛說。

「我——不能出來！」那人說：「我給壓住了！」

其實司馬洛祇是一個人，但是他却詐作有很多人一起，而他是在指揮着似的。他說：「不要過去，我們等，他們看來也是逃不掉的！」

「救命！」屋中那人軟弱地叫道：「我……我受傷！救命！」

沒有人應他，着來，他的對手們是的確打算等下去的，而這個人却不想等，因為他是在一座塌了的屋子中的，假如壓得久了，可能會沒命，而且，處身於塌屋之中亦相當危險，他不能夠肯定屋子會不會再塌一次的。

因此他不斷呼救。

司馬洛實在則是採用聲東擊西的方法，他並不是要等，而是已經迅速潛近屋子了。

他到了屋子的側面，那裏兩片牆壁分開了，成為一個大裂口，應該是最能着到屋內的情形的位置，不過此時屋內沒有了燈光，而外面也是祇有月光，屋內望出去，是比屋外望進去更清楚的。

假如屋內的人是正在等着他的話，亦未必能開槍射中他，因為司馬洛是躲在兩塊大石後面，而且那兩塊大石亦是在陰影之中。

司馬洛是有備而來的，他迅速在眼睛上拉上了一副黑眼鏡，隨即拔出一把訊號槍，向屋外發了一彈，那訊號槍的照明彈飛進了屋內，大放光明，屋內的人的眼睛被強光刺激到什麼都看不見了，但是司馬洛戴上了那副黑眼鏡，則是可以看見的。

他看到那個叫喊的人並不是說謊的。訊號彈一射了進去，這人就更加慌張地叫喊，司馬洛可以看到這人是給一片屋頂的石棉瓦壓在地上，是下身被壓着，伏在那裏不能夠移動。

司馬洛亦可以看見那個機槍手，機槍是棄在身邊，而機槍手則是仰天躺着，一支跌下來的木樑刺進了他的胸部，機槍手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一瞬不瞬，顯然是已經死去了，他的同伴則是看不見的，那塊跌下來的屋頂遮住了他的視綫，而目前他就祇能顧自己了。

司馬洛在訊號彈快要熄滅時才鑽進去的。

那訊號彈是可能使屋子着火的，但是沒有。

司馬洛在那人的身邊蹲下來，伸手到那人的身下去摸索，摸出了他身上的手槍，用這槍抵住那人的頸。

那人本來已經痛得一身都是汗，現在汗出得更多了，他嗚咽着說：「不要，不



要殺我。」

「你們要殺我，」司馬洛說：「我有什麼理由不殺你嗎？」

「殺了我也沒有用處呀，」那人說：「我們與你又沒有仇，不過是受人主使吧了。」

「唔，」司馬洛說：「聽你的口氣，你似乎是願意招供的。」

「是呀，」那人說：「你把我帶回去，我什麼都可以告訴你。」

「你現在就講吧。」司馬洛說。

「你先救我出去，我現在眞是熬不住了……」

「這樣你才會說眞話，」司馬洛說：「當你舒服的時候，你可能就會改變主意了，你也知道，假如你講眞話，我是不會殺你的。」

「好吧，」那人說道：「你問吧，快些！」

「是誰叫你們來殺我的？」司馬洛說道。

「是蝴蝶！」那人說。

「蝴蝶是誰？」司馬洛問。

「她是——你不知道嗎？」那人說。

「我知道就用不着問你了！」司馬洛說。

「她是——一個女人——她就叫蝴蝶——我還以為洛克已經告訴了你——我們是追洛克的，但是洛克已經死了——而你——」那人忽然身子一軟，果然受不住痛苦已失去了知覺。

司馬洛咒罵着，祇好動手把厭着他的東西搬開而把他搬出來，弄醒了之後再問，這又要多浪費一些時間了。

他把這個人拖出來的時候，另一部車子又已到達，又是上一次那部把洛奇運走的車子。

× × ×

司馬洛在等着那人給救醒的時候，可以研究一下有關洛奇的資料，以及回憶一下那次大屠殺的事情。

那次大屠殺的經過是相當簡單的，就是有一次，一間大屋子裏面似乎忽然有人發狂，開槍把屋中的人全部或者大部份殺死了，那間大屋子是一間建在荒郊的古老大屋，已經沒有人住，這些人都是從中南半島逃來的難民，就給暫時安置在這裏，這些人的來歷固然不大清楚——因為他們在接受登記的時候未必肯說實話，而且他們的數目亦是不很清楚，因為他們有些是沒有接受登記，偷偷地潛入的，而物以類聚，他們會到這裏來交際一下。

所以，他們的一切都是不清不楚，總之就是他們這間屋子忽然發生了一件慘案，有人開槍把許多人殺掉了，之後放火燒屋。

事後，警方也不能肯定，是否全部死掉了，或者兇手是否也死在其中，就是因為死者之中有許多都給燒到難以辨認了。警方也沒有辦法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找到認識這些人的人，也說不知道，假如他們知道，他們也不肯說出來，流落在異鄉的人，對一切都沒有信心，總是多所疑忌的。

但是原來，這其中一個死者，却成為了洛奇的未婚妻，洛奇是一個身份奇異的人，又不算是歹徒，而是浮沉於法律的邊緣，也與走私集團有很密切的關係，也許，洛奇與這些人有關係，亦不是一件出奇的事情。

洛奇找上了莫先生的組織來，問有沒有綫索，莫先生的組織，對此事所知也不多，不過也很注意，因為懷疑其中潛伏着幾個國際性的殺手。

洛奇對這件事情，似乎是另外知道一些內幕的，但他似乎有理由不願意講出來，而他不講出來，莫先生是拿他沒有辦法的，他祇是告訴莫先生，他有理由相信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他一個人未必可以幹得來，所以他需要莫先生這樣一個組織的合作，基本上，他還是一個人行事，但是在需要援助的時候，他就會向莫先生的組織求救，他是這樣講過，但是他却一直沒有求救過。

他要做這件事情，一定要先消滅了自已以前的身份，於是莫先生就為他安排了一次撞車失事死去。因為要保密，所以就連司馬洛也不知道眞相，司馬洛也以為洛奇是已經死掉了，洛奇的葬禮舉行時，司馬洛還叫人送了花圈去，當時司馬洛在很遠，趕不及親自去。

洛奇要消滅以前的身份，理由似乎是他知道這件事情是與他以前交往的人有關係，假如他保持着原來的身份，那些人會提防他，他工作起來就不大方便。

莫先生接納了洛奇的條件，因為洛奇這個人是值得吸收的，假如洛奇做成功了這件事，那麼今後，莫先生的組織裏就會加添一個好手，而且也想知道那毒素的眞相。

但是結果情形則是並不理想，洛奇回來，而又離奇地死去了，帶回的却是更多的謎。

也許，司馬洛不能怪莫先生起先不派他去，因為這件事情與洛奇有切身關係，派洛奇去是應該的事。

司馬洛抬頭，那個莫先生手下的女人員對他說：「他已經醒過來了。」

「很好，」司馬洛說，「謝謝你。」

他站起來，走進病房，那個女人員正在對他微笑，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與司馬洛相熟，有一次，他們幾乎相好起來，但是她臨時另有任務，不得不離開，就沒有成好事，她顯然認為現在又有機會了。

但是司馬洛却沒有心情，司馬洛對她的微笑沒有什麼反應，他迅速走進了那病房中。

× × ×

這個女郎叫嘉詩，當司馬洛出來的時候，她還在外面等着他，她走上前去挽着他的手臂，問道：「有什麼進一步的綫索嗎？」

「有，」司馬洛說道：「但是，不很多。」

「你要到什麼地方去，我開車送你吧。」嘉詩說。

「我可以坐的士。」司馬洛說。

「我是奉命帮助你的，」她說：「你不需要我嗎？」

「你是說，」司馬洛詫異地道：「是莫先生派你來與我合作的？」

「是的，」嘉詩說：「這種事情，難

道我能够自己做主嗎?」

「這眞是奇怪，」司馬洛說：「我還以為莫先生祇會把你調開，他是不喜歡我跟他的美麗女手下太親近的。」

「多謝你的讚美，」嘉詩說：「不過，人是常常會做一些意外的事情的。」他們出了門口，她又說：「我知道你喜歡一個人做事，但是我也不是一個會負累你的那種女人，我是能够做事的，我認為你不必那麼急於決定不要我，你先考慮清楚好嗎?在有些情形之下，事情是由兩個人做好一些的。」

「好吧。」司馬洛聳聳肩。

她領他到停車場中登上了一部車子，開了出去，司馬洛說：「我現在是要回家去拿幾件衣服和一些用品，跟着我就馬上要起程，到火車站去了。」

「我也巳經準備好了，」嘉詩說：「隨時都可以走，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嗎?」

司馬洛隔了好一陣才說：「好吧，也許目前我是用得着一個接應的人。」

「好吧，」嘉詩說：「現在回到你的家去?」

「是的。」司馬洛說。

車子向司馬洛的住處駛回去，走了一段路，嘉詩忽然說：「你有沒有注意到，有沒有人跟踪着我們?」

司馬洛一驚，回頭望了後面，說：「我沒有看見。」

「你不是一直注意着嗎?」嘉詩說。

「呃——」司馬洛說：「我還以為你正在注意。」

「我是正在注意，」嘉詩說：「我知道是沒有人正在跟踪我們的，不過，你這樣是不是大意了一點呢?」

「是大意一點，」司馬洛聳聳肩，「多謝你提醒。」

「莫先生是講得沒有錯的，」嘉詩說：「這一次，你需要我跟你一起去。」

「為甚麼呢?」司馬洛問。

「因為他認為你火氣太大了，」嘉詩說：「也許會大意起來，有我給你調劑一下，你是會鎭靜得多的。」

司馬洛不由得笑起來：「這老狐狸，我還以為他是不會明白這些事情的。」

「他就是太明白了。」嘉詩說。

「倒是我不明白他，」司馬洛說：「他連老婆都沒有，怎會明白這些事情?」

「你怎知道他沒有老婆?」嘉詩說。

「他這樣一個人，在這樣的生活，怎可能有老婆呢?」

「你說得對，」嘉詩說：「有時我眞懷疑他是一個機械人，腦袋裏是裝着一副電腦。」

「也許正是如此，」司馬洛說。

「哇!」嘉詩忽然叫了起來。

「怎麼了?」司馬洛問：「有什麼不對嗎?」

「你的手!」嘉詩說，她把司馬洛伸進她裙下的手拉了出來，並且在上面輕撻了一下。

司馬洛又格格地笑起來：「怎麼了?不是莫先生叫你來中和一下我嗎?」

「我知道，」嘉詩說：「而且我也是願意的，假如我不願意，我也不會答應的，但是也不是這樣做的呀!」

「好吧!」司馬洛說：「遲些吧!」

× × ×

那列火車好像子彈一樣沿着鐵路飛馳，這是一列特別快車，但是司馬洛還是要在這火車上渡過十幾個鐘頭，那是說，他與嘉詩要在這火車上渡過十幾個鐘頭，因為他們要去的目的地是很遠的。因此，他與嘉詩在這列火車上也要渡過一夜的時間了，也因此，他們有一個睡廂。

司馬洛說：「這個地方，假如飛機可以去到的話，我們現在是巳經到達了。」

「怎麼了?」嘉詩說：「那你即是說，你也後悔與我一起在這車子上了?」

「不是，」司馬洛說：「我祇是說，事情可以早一些辦妥吧了。」

「現在時間巳經不早了，」嘉詩說：「我們也應該睡覺了吧?尤其是你，你也應該睡覺了吧?」

「是的，」司馬洛說：「我也巳經好長一段時間沒有睡覺了。」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節奏太快了，他幾乎可以說完全沒有休息過。

「我們睡覺吧。」嘉詩說。

「很好，」司馬洛說：「你先去洗一個澡吧!」

「你去洗一個澡，」嘉詩說：「我巳經洗過，怎麼你對我是完全不注意的?」

「噢，對不起。」司馬洛說。

他現在才注意到，她是巳經換上了一襲睡衣。

這是一襲半透明的紗質睡衣，是半截的，衣脚祗是垂到大腿的盡頭，在這睡衣的下面，她亦穿着一條同樣的三角褲，兩面透明的疊在一起，就變成不大透明的了，不過仍然可以隱隱看到下面的陰影，她有兩條很美的腿。

司馬洛道：「你倒是不浪費時間!」

「因我們並沒有很多時間。」她說。

「唔，」司馬洛說：「上一次，我們就是到了這個程度就被拆散了，現在，我們可以繼續下去了!」

他輕輕擁着她，吻她的額。

她當然並不反對，不過當他的咀唇快要觸到她咀唇的時候，她却又把他推開了。她說：「你說要洗澡，你去洗澡呀!」

「好，好，」司馬洛說：「我馬上就去洗!」

司馬洛到洗手間去洗了一個澡，出來的時候，燈光巳經很暗了，而她躺在下層的床上，這房間裏是有兩層的床，以便兩個人能够睡在床上，不過看來，他們是用不着兩層，祇要一層就够了。

她的睡衣亦巳經不在身上，因此她也嬌聲地說：「不要穿什麼東西!」

司馬洛的身上其實也並沒有穿着什麼東西，不過是圍着一條大毛巾吧了，於是他就把這條大毛巾也解了下來。

他在她的身邊坐下，她巳一滾身躲進他的懷中，她嬌弱地說：「你雖然心情不好，也得好好地對我呀!」

「我心情不好也不會拿你出氣的!」司馬洛說。

他們的咀唇貼在一起，很快又分開了，但又不是不用咀唇，而是彼此的咀唇都在對方的身上移動着。

後來，他們的咀唇又再合在一起，而



身體亦開始貼合了，她吐出低低的「噢」一聲，說：「你——好像要在我的身上復仇似的!」

「那我不碰你好了!」司馬洛說。

「不，不要離開!」她好像八爪魚似的把他纏緊，就像生怕他會離開。

女人就是這樣的，一個男人够雄勁時，她會有點怕，但是却是又怕又愛，假如失去，她是實在捨不得的。

火車搖擺了一下，他們的身體給一盪，就貼得更近了，她又從更深處發出一聲呻吟。

火車的搖動，一直都帮助着他們，使他們動得沒有那麼吃力，尤其是他，因為大部份的動作都是由他做的。

正如他所講，他們以前祇是到了睡衣相見的程度，就巳經被拆散了，彼此都不知道對方實在是如何的，但現在，他們就可以知道了。她覺得他是名不虛傳，十分滿意，而他也覺得她是很可愛的，可愛在緊湊而柔滑。

他們有時快有時慢，並不急忙，司馬洛盡量延長着享受的時間，主要乃是由於他們困處在火車上，是沒有什麼地方好去的，就是出去散步一下也不能。

好久好久之後，她身上巳有了很多汗，而她嬌喘着說道：「我——我要受不住了。」

於是司馬洛就盡量快，跟着就熱情盡瀉，他們一同登上一個最後最高的高峯。

後來，在喘過了氣之後，司馬洛也感到心神一爽，有了她的調劑，他果然是能够心平氣和了。

她幽幽地說：「今天，其實是很危險的日子，我可能會有孩子。」

司馬洛的身子立刻又像彈簧似的緊張起來了。她又咭咭笑着說：「那是說，假如我不是服了藥丸的話。」

司馬洛放鬆下來，在她的手臂上一捏：「你倒是很會嚇人的。」

「難道你從來沒有遭遇過這種煩惱嗎?」她問。

「很少，」司馬洛說：「我認識的女人，都知道是不可能嫁我的，因此她們也都很小心，不會作生孩子的打算!」

「我也是一樣。」嘉詩說。

「我們睡吧!」司馬洛說。

「我們現在去找的這個人，他叫薛永，」嘉詩說道：「這個人，是不容易對付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但是，不容易對付的人，也一向都是由我們對付的了。」

× × ×

薛永的確是一個不容易對付的人，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是一個高大而強壯的人，即使他是不諳武技，單憑力氣，他亦是不容易制服的。第二個理由就是，他的身邊，幾乎任何時候都是帶着兩把槍。

包括在造愛的時候。

在這間海邊的小屋子裏，他把那個女郎身上的最後一件衣服除去了，咀巴便印到她乳房上，在乳尖上輕輕一咬。

「呀……」她低低地叫起來，不過可不是痛，這祇是太過敏感的表示。

他哈哈笑着騰身上床。她用手輕輕一推他，說：「怎麼了?你還沒有脫衣!」

「我身上巳經沒有衣服了呀，」薛永說：「你看，那裏有?」

「這個，」那女郎指指他腰間的槍。

他的身上雖然沒有衣服，但是腰間却懸着一條皮帶，而槍帶上懸着兩隻槍袋，掛在他的身子的兩邊，槍袋裏插着槍，他這樣打扮，在這種情況之下看來，的確是近乎滑稽的。他又哈哈笑起來：「這是我的活命符呀，怎麼可以脫下來?」

「我現在又不是要殺你!」那女郎說道。

「唉，好吧，好吧!」薛永說：「反正在這個時間，就是有人來殺我，我也是沒有空拔槍的了。」

於是把他皮帶解了下來，不過仍然不是放到很遠，祇是掛在床頭，這樣，他一伸手，仍然是可以拔槍的。

「現在，」他說：「你滿意了吧?」

「這樣好些了，」那個女郎說：「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我不喜歡有什麼東西阻隔着我。」

他又把她抱住，這一次，她是很熱情地相就了。

他是一個強壯的男人，而這個女郎也是一個身段豐滿，屬於粗大型的，她可以接受很強烈的衝擊，而且這種類型的需要通常也是很強的，他們兩個人就像是正在角力，在黑暗中，汗水使他們的身上顯得油光閃閃的。後來，他長長地嘆息了一聲，就結束了。

「你覺得怎樣?」休息了一陣之後，薛永問道。

「很好，」她說：「你眞強壯，我還以為你是虛有其表的呢。」

「你憑什麼認為我是虛有其表的?」薛永問。

「假如你是眞的強壯，」她說：「那你就用不着帶兩把槍在身了。」

薛永笑起來：「不是這樣計算的，假如有人拿着槍來找我，那我就怎樣強壯都沒有用，祇有槍彈能够抵擋槍彈!」

「你是什麼人?」那女郎問：「為什麼這個時代，還會有人帶槍在身的?這裏又不是古時的美國西部!」

「這裏亦不是文明的都市，」薛永說：「與古時的美國西部有很大分別嗎?這裏是沒有什麼法律的。」

「這倒是眞的，」她說：「不過，假如你不向人家找麻煩，人家就不會向你找麻煩了!」

「假如天下事都是這樣，就不會有戰爭了，」薛永說：「總是有一方先主動找麻煩的!」

「這倒是眞的，」那個女郎說：「你是說，你不是一個找麻煩的人!」

「別問這許多了，」薛永說：「為甚麼你不告訴我，你是什麼人呢?」

「何必研究呢?」那女郎微笑：「既然送上門來，你就接受可也，」她的手又在他的身上動着，挑動着他，「來呀，你巳經够了嗎?」

「你的胃口眞大。」薛永說。

「我是問你，你够了沒有。」她說：「你是一個那麼強壯的人，不會這樣容易就滿足的吧?」

薛永其實也是可有可無，多數的男人，都是在一次之後，就要一段比較長時間才能滿足的，而女人則是無所謂，有時甚至還需要多次，但是薛永的英雄心理則是在刺激着他，他是一個强壯的男人，怎麼可以在女人的面前承認自己之不濟呢？

於是他乂鼓其餘勇，再向她侵襲，而她也需索得眞厲害，簡直像要把他的整個人都吸着似的，到後來，終於事畢之後，他已經非常疲倦，馬上就睡着了。

那個女郎却是張着眼睛，在他的身邊得意地微笑着，當她微笑時，唇皮拉緊，就露出牙齒來，她的牙齒却是很不整齊，而這種不整齊還是不正常的，她的牙齒是有些長有些短，而且有幾隻是尖的，尖得像是狗的或者蛇的牙齒，普通的人就沒有這樣尖的牙齒。

假如薛永看到的話，他就會爲之毛骨悚然了，但是他看不到，他已經深深睡着了，而他正在做夢，他夢見那個女郎，是她來的時候，薛永獨自隱居在這個荒涼的地方，而她來了，她說有人叫她來陪他的，薛永最需要的就是這個，自然來者不拒，就與她成其好事。

小腹上一陣刺痛使薛永從美夢中驚醒過來。

他一跳起來，看見那個女郎正在尖叫，她已經在床上坐了起來，一面跳着一面尖叫着。

薛永因爲睡着了，所以他也分不清楚，是痛之後她才叫，抑或是她叫了之後才痛，而且亦不是太痛。

「發生了什麼？」他叫着問，同時一手把一把槍拔了出來。

那女郎還是在叫，薛永一手把她拉下來摑了兩掌，她才靜下來，也由叫喊變成了飲泣。

「什麼事？」薛永乂喝問。

「有——有一隻東西爬過……」她吶吶着說。

「我也不清楚，」她說：「我睡着了——總之是一隻東西。」

薛永這時才有空看看自己的腹部，他咒罵一聲：「我給咬了？」

「那——可能是一條蛇！」那個女郎說。

薛永忽然一跳下床，光着脚和光着身子跑出屋外。

「給蛇咬了不要動，」那女郎叫道。

但是薛永沒有管她，他在屋外跑了一圈才再回來，他不見屋外有人，假如有人逃走的話，亦已逃出了他可以看見及可以追到的範圍了。

「假如是蛇咬，」那女郎說：「你這樣一走動，血液流得更急，就很不好。」

「這不是蛇咬，」薛永不耐煩地吼叫着，開了燈，讓那女郎看看他小腹上的傷口，「蛇是沒有四隻牙齒的。」

他的小腹上有四個紅紅的小洞，有少量的血流出來。

「那麼——也許是什麼小野獸——」她說：「你應該消毒。」

「究竟是什麼？」薛永執住她的手臂，「你有看見嗎？」

「沒有，」她說：「祇是有些東西搭過我的腿子，影子一閃。」

薛永把燈都開亮了，低頭檢視着自己的身子。

那女郎說：「你得消毒一下呀，就是野獸咬了，也可能會有毒的，來，我替你弄。」

「不必了，」薛永把她的手一拍拍開，「讓我自己來。」

他跑進浴室去，她也跟着進去，看着他把傷口洗過，在傷口上塗上一些消毒藥水。

「用膠布貼一貼，」她乂表示體貼地說。

他也如言，把一塊藥水膠布在傷口上貼上了。

跟着他忽然一執執住她的手臂，「你！這不會是你幹的吧？」

「你瘋了嗎？」她說：「我乂不是野獸。」

「但我不認識你，」薛永說：「而你的來歷神秘，實在是很可疑的。」

「我沒有這樣做，」她說：「爲甚麼我要這樣做？」

他把她拉到燈光之下，忽然一手捏住她的兩頰，大聲喝說：「讓我看看你的牙齒。」

「你——你怎麼了？」她捂着咀巴，「不要亂攪，」她掙扎着，但是以他的氣力，簡直是泰山壓頂似的，她也無法掙扎得出什麼樣子來。

薛永說：「你要自己張開咀巴，還是要我把它撬開來。」

「好吧！」她祇好屈服，還是老大不願意的，不過還是把咀巴張開來。

薛永小心地望進她的口腔裏，很奇怪，現在，她的牙齒乂是整齊的，剛才那幾顆尖的牙齒，乂不知何處去了。

薛永驗看了一陣，也驗不出什麼不對，他把她一推，使她撲回床上去，乂抓起她的衣服，及她帶來的那隻大手袋，都小心地搜了一遍。

「怎麼了，」她抗議道：「難道你當我是賊？」

薛永沒有理她，但是，他乂不能從她的手袋內搜出什麼特別的東西來。

「你究竟想怎樣？」她氣憤地叫着，手中的槍指着他。

「快說！你是不是來殺我的。」薛永問。

「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她說。

「你究竟是什麼人？」薛永問：「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你想我講什麼呀？」她問。

「我要你講實話！」薛永吼道。

「我就是講實話，你也不會相信的，」她說：「除非我能够證明。」

「你告訴我，是誰叫你來陪我的？」薛永問。

「湯遜，」她說：「那個美國人。」

「我不認識，」薛永說：「姓湯遜的美國人多得很！」

「既然姓湯遜的美國人那麼多，」她說：「你連一個都不認識嗎？」

「別跟我抬槓，」薛永乂吼道：「你告訴我這個湯遜跟你有些什麼關係？在何處可以找到他，我們去找他，那就可以證明了！」



「我也許找不到他，」那女郎說：「他祇是一個客人，他看中了我，給我錢，叫我到這裏來陪你，他叫我別告訴你是他叫我來的，既然你一定要問，我也祇好告訴你了。」

「這就是不能證明的，」薛永說。

「我早講過了，」她說道：「假如你一定要我講你喜歡聽的話，你就教我講好了。」

「你聽着，」薛永說道：「假如這件事是你幹的，那麼我是死定了，而你也是死定了，大家都是死定了，那又何必說謊呢？」

「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她說。

薛永嘆一口氣，把槍丢下，拿了一根香烟點上了。

她看着他煩燥地在吸着香烟，他的槍。現在也不急於帶在身上，薛永顯然知道小腹上的這一咬可能是什麼意思，假如眞是發生了他以爲會發生的事情的話，那他就是死定了，有槍，也是沒有用處。

「你——還是休息一下吧！」她說。

「假如你是那種人，」薛永說：「那你還是要死的，我是會比你先死，但是，你也是不會活得很久，一個月，半年，一年，我不知道，總之你不會是壽終正寢的了！」

「我眞的不明白你在說什麼。」那女郎說。

「你叫什麼名字？」薛永問。

「阿芳，」她說：「孫素芳，你不是看過了我的證件了嗎？證件上是有我的姓名的。」

「孫素芳，阿芳，」薛永說道：「你把你的來歷，再對我講一遍，講得詳細一些。」

孫素芳祇好再講一次，她是在一間酒吧裏工作，做陪酒女郎的，這個美國人的湯遜先生是一個客人，祇來過幾次，她不知道他是什麼來歷，也許是美國來的遊客，她們是不大喜歡問人客的來歷的，她們所重視的是人客消費能力，祇要出得起錢是最重要的，假如出不起錢，那就來頭怎樣大都沒有用處的，她做這種工作，出賣身體其實乃是最重要的收入，因此湯遜有這個提議，她亦不反對，由於湯遜出的代價是很理想，於是她就來陪薛永。

「湯遜有跟你睡過嗎？」薛永問。

「沒有，」阿芳搖搖頭：「你起先出來的時候，我還以爲是他要，後來才知道不是。」

「這樣……」薛永迷惑地皺着眉頭，「他有沒有在你的身上做過什麼？例如打一針之類？」

「你開玩笑嗎？」阿芳說：「一個人會隨便給人打針？」

薛永狂吸着那根香烟。

阿芳又問：「打什麼針？」

「我也不知道打針有沒有用處，」薛永說：「假如你是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那就用不着向你解釋，但是，假如你是不知道的，那我對你解釋，你也是不會明白的！」

「唉！」阿芳嘆一口氣，「我從來沒有聽見人講話這樣在兜圈子的，好了，我要走了。」

「爲甚麼你要走？」薛永問。

「因爲我在這裏的工作巳做完了，」阿芳說：「而且你這個人也古古怪怪，地方也古古怪怪，我實在不想逗留下去！」

「不，你不能走！」薛永忽然又把槍抓過來，指着她。

「好吧，」阿芳無可不可地說：「你要我逗留到什麼時候呢？」

「我還不能肯定。」薛永說。

「朋友，」阿芳說：「我是要吃飯的，我不能够永遠在這裏陪着你，湯遜給我的錢不是那麼多，除非你再給我錢吧！」

「假如我死，」薛永猙獰地微笑着：「那我在死之前就要把你槍殺，雖然你也是不會活得很久的，但是你起碼不會再害別人。」

阿芳呆呆地看了他一陣，忽然用雙手掩着臉，哭了起來，薛永迷惑地看着她。

他說：「你現在是後悔了嗎？」

「我有甚麼好後悔的？」阿芳嗚咽着說。

「那你哭什麼呢？」薛永問。

阿芳仍然是在哭，她說：「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樣難侍候的男人，早知如此，多多錢我都不幹。」

「我可以給你錢，」薛永說：「你就可以留下來了。」

「但是——這個是可以的！」阿芳遲疑着，顯然是害怕薛永的槍，「祇是，我不要玩你那種變態的遊戲。」

「我沒有什麼變態的遊戲，」薛永說：「而且，假如我一定要你留下來，你也是不能走的！」

「好吧，」阿芳無可奈何地聳聳肩，「我就留下來好了。」

「你要多少錢？」薛永問。

「隨便你吧！」阿芳說：「我看你也不會給我太少的。」看來，她也認爲跟一個拿着槍的人講價是不智的，人家肯給，已經是很好了。

「你自己去拿吧，」薛永說：「就在那抽屜裏。」

阿芳走過去打開抽屜，看看那裏面有一叠鈔票，她又遲疑着說：「我要在這裏逗留多久？」

「不超過三天。」薛永說。

阿芳自己在那叠鈔票拿了幾張，她所拿的，也是公道價錢，她給薛永看看，薛永點點頭，她把錢放進了自己的手袋中，然後問：「現在如何呢？」

「現在你坐下來，」薛永說：「我們談談。」

阿芳坐下來了，薛永祇是看看她，她說：「你要談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薛永嘆一口氣，「需要談的，似乎剛才已經談過了。」

「你剛才所講的那些事情，不會是眞的吧？」阿芳問。

薛永猛的把貼在小腹上的膠布扯掉了，咆哮地道：「你看看這個，難道是我自己弄的？」

「我也不明白，」阿芳說：「爲甚麼會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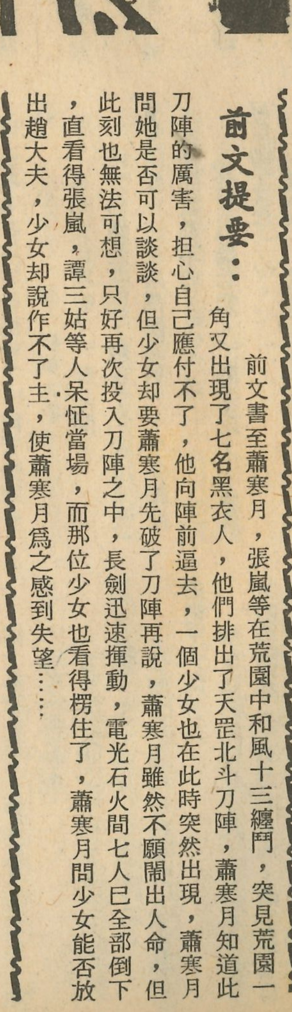
「假如是一個人咬我的，」薛永說：「那我最多就祇能活兩天。」

（未完・一）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張嵐等在荒園中和風十三纏門，突見荒園一角又出現了七名黑衣人，他們排出了天罡北斗刀陣，蕭寒月知道此刀陣的厲害，担心自己應付不了，他向陣前逼去，一個少女也在此時突然出現，蕭寒月問她是否可以談談，但少女却要蕭寒月先破了刀陣再說，蕭寒月雖然不願鬧出人命，但此刻也無法可想，只好再次投入刀陣之中，長劍迅速揮動，電光石火間七人已全部倒下，直看得張嵐，譚三姑等人呆怔當場，而那位少女也看得楞住了，蕭寒月問少女能否放出趙大夫，少女却說作不了主，使蕭寒月爲之感到失望……

## 獲知綢緞莊敵情　佈置賞花軒迎戰

蕭寒月心中懊惱，冷冷的說道：「我不想多傷害人命，但我希望能見一見你們的首腦人物？」

玄衣少女搖搖頭，道：「可惜，你們來晚了一步。」

蕭寒月奇道：「什麼意思？」

「昨天，五更時分，這裏已人去樓空…」

「難道你們不是……」

「我們是故意留下來的，準備以北斗刀陣對付你們，這本來是一場有計劃的搏殺，希望在這一戰中，廢了譚三姑、張嵐、王守義等的武功，給他們一個教訓……」

蕭寒月接道：「你就是留下來主持這個計劃的人？」

玄衣少女點點頭，道：「不錯，我帶領的是一批衛字組的死士……」

譚三姑突然接口道：「姑娘也是死士之一了？」

玄衣少女打量了譚三姑一眼，說道：「你是……」

「白髮龍女譚三姑……」緩步行到了蕭寒月的身側，道：「姑娘這點年紀，大概不會和老身結下甚麼樑子吧？」

玄衣少女道：「我只是奉命行事？」

「奉何人之命？」

玄衣少女搖搖頭，笑道：「自然是能夠命令我的人，不過，我不會告訴妳他是什麼人？過去，我們就住在這裏，昨夜你們打擾了這裏之後，已經連夜移往他處，這廢園西北角上，有一個隱密的門戶，不過，現在已經大開，一點也不隱密了，你們可以下去隨便的看看，你們可以開開眼界，看一看那地下各處的豪華佈置……」

譚三姑笑一笑，道：「這裏，只留下這幾



個人麼？」

玄衣少女道：「對！除了我之外，其餘的人，雖不死亦傷，都在這裏了。」

蕭寒月道：「風、衞二組的人，都是你們訓練的殺手，他們知道的不多。」

玄衣少女笑一笑，道：「此外，你們不可能在他們的口中，問出太多的東西，我們對訓練出來的門下，很有信心……」

蕭寒月冷冷接道：「可是，妳知道很多內情，而且，還留在廢園中。」

玄衣少女微微一怔，笑道：「怎麼？你想把我留下來？」

譚三姑道：「不但是蕭公子，老身也有此意？」

張嵐、王守義，已然移動身軀，把玄衣少女圍住，張傑、羅鑣率領的弓箭手，也都已箭在弦上。

玄衣少女神情很鎮靜，淡淡一笑，道：「蕭寒月，你是不是還希望我回答你的事情？」

「嗯！在下希望能盡快找回趙大夫？」

「那就只好讓我離開這裏，三日之內，我會給你一個消息。」

「傳遞消息，不一定要親自傳達……」譚三姑看看地上躺的黑衣人，接道：「他們也能把消息送到。」

玄衣少女冷冷的笑了一聲，道：「聽你的口氣，似乎是想把我留下來了？」

譚三姑笑一笑，道：「莫不成姑娘還想離去？」

玄衣少女臉色一變，道：「譚三姑，妳試試看，能不能留得下我。」

忽然騰身而起，有如玄鶴。

譚三姑早已提氣戒備，大喝一聲，如影隨形般，追了上去。

這時，已是落日西沉，夜色初臨的時刻。

白髮龍女追得太快，雙方面首尾啣接，張傑來不及下令發箭。

玄衣少女身在空中，柳腰輕折，忽然轉過了身子，發掌劈向譚三姑。

譚三姑揮掌逼上，兩人掌力接實，譚三姑被掌震的落着實地，那玄衣少女却借那彈震之力，身子又向上飛升了八步多，飛出了圍牆以外。

張傑大聲喝道：「射！」立刻箭風破空，十餘支流矢射向玄衣少女。

但已遲了一步，玄衣少女身形疾墮，落在了圍牆外面，張嵐、常九，躍登圍牆時，玄衣少女已經去如黃鶴。

譚三姑道：「追不上了，想不到他們眞的竟在這地下古道中，作爲存身的地方。」

王守義口中不言，心裏却大感懊喪，如果能事先調來了大批軍馬，把這裏團團圍住，那玄衣少女，絕不能輕易逃走。

蕭寒月站在原地未動，心中想着那玄衣少女飛躍而去的快速身法，用什麼方法，才能把她攔住。

× × ×

楊府廢園之下，果然是地道縱橫，處處密室，想來，當年開闢這地道時，這地方可能是屯集物品之處。

那玄衣少女說的不錯，地下密室佈置的極爲豪華，雖已人去樓空，但却景物依然。

查看過地下密室中的情形時，已是黃昏降臨的掌燈時分。

王守義下令破壞密室，封閉地道，以免再爲匪人佔用，一切處置妥當，天色已近初更，才發覺常九早已不知去向。

蕭寒月心中大急，道：「常九兄，跑到那裏去了？」

譚三姑低聲道：「不用找他了，咱們先回

趙府再說。」

× × ×

賞花軒燈火通明、蕭寒月、張嵐、王守義、譚三姑，還加上一位趙姑娘，五個人圍坐一桌。

譚三姑很留心趙幽蘭，但見她五官端秀，臉色蒼白，畧顯瘦弱之外，精神倒是很好。趙幽蘭一向都是喜歡和蕭寒月坐在一起，但這一次，似乎是有意的逃避，竟然坐在了張嵐身側，也正是譚三姑和張嵐之間。

蕭寒月心中一直掛念着常九的安危，忍不住道：「常兄去追踪敵人去向也該回來了？」

自和風十三交手之後，張嵐不但已全無傲氣，而且，深覺江湖上浩瀚如海，自己是那麼微不足道，人也變的謙恭起來，歎口氣，道：「他的追踪之術，雖然名滿江湖，但敵人狡猾無比，武功又高，希望他吉人天相……」

譚三姑接道：「不用爲常九担心，只要他不太逞强，和人動手，自保綽有餘裕，地鼠門中人有很多特殊的本領。」

蕭寒月心中忖道：「這白髮龍女的眼光、經驗，果有獨到之外，竟然能看出常九是地鼠門中人？」

張嵐、王守義和常九交了很久的朋友，但



對常九出身地鼠門一事，竟是茫然不知，兩人聽得同時一呆，但却並未追問。

譚三姑的目光，已轉到了趙幽蘭身上，緩緩說道：「趙姑娘，老身雖然年近古稀，但說話仍是直來直往，我想問姑娘幾句話，不知道是否可以？」

趙幽蘭略一沉吟，道：「可以，不過，也許有些話，我無能回答。」

「我們都在爲追查趙大夫的事件拚命，希望幽蘭姑娘能相信我們，目前雙方，已然成劍拔弩張之局，早晚必須有一場決戰，知己知彼，老身才能大胆的調動人手。」

趙幽蘭點點頭，道：「晚輩能担當的事情，我會自告奮勇，絕不推辭。」

譚三姑笑一笑，道：「好！强敵夜襲趙府，數次未成，可是姑娘把他們逼退的？」

突然而來的一問，張嵐和王守義都爲之訝異不已，目光轉到趙幽蘭的臉上。

「晚輩不會武功，只懂藥理，如果侵入趙府的敵人，是被晚輩逐走，那也是被晚輩配製的藥物驚退。」

譚三姑笑道：「幽蘭姑娘，妳配製成的藥物，是否可以移動傷敵？」

「可以，有些巧妙構造而成之物，可以遊





動。」

「自然，也可以培養一些毒物克敵？」

趙幽蘭竟然點點頭，道：「是！」

譚三姑未再深問下去，目光轉到了王守義的身上，道：「王總捕頭，趙府的防守佈置如何？」

王守義道：「十二支連珠匣弩，再加上十多名弓箭手，三十名捕快，由張傑、羅鑣，和六名鏢頭分頭率領巡邏，韓伯虎、何剛接應，以趙府的大小來說，防守應該十分週嚴，但敵人武功太高，這些佈置能收多大的效用，就不是我能估計了。」

譚三姑道：「今夜諸位多加休息一下，明夜是很重要的一夜，我想，他們一定會有大批人出動，王總捕頭明天最好通知一下這附近住戶，夜間不要外出，以免傷及無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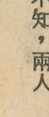
王守義道：「譚前輩，旣知他們一定會來，我們是不是該準備一下，調動一些人馬？」

譚三姑搖搖頭，道：「如是調動千軍萬馬，把這裏團團圍住，他們自然是不會來……」

「是是是，譚前輩的意思是……」

譚三姑道：「張傑、羅鑣，六位鏢頭，和十二隻連珠匣弩留下，再就是我們這些人了，把三十名捕快和弓箭手，想法安排在趙府的外





面……」

「安排在趙府的外面……」王守義不太明白的問：「有什麼用處？」

譚三姑道：「這一戰相當兇險，人數越多，傷亡越重，如若對方來的人都是高手，三十名捕快對我們的幫助不大，把他們安排在趙府四週，負責傳遞消息事情。」

王守義說道：「在下明白了，明天立刻佈置。」

譚三姑又分配了防守和傳警的方法，整個的戰法是，由交相的掩護把人手集中在幾個之中，再和對方決戰。

大家心中都明白了譚三姑的設計，對敵方案是以蕭寒月爲決戰中心，其他的，都是輔助的力量。

趙幽蘭在趙府中，已成了另一個單獨的點，譚三姑從來沒有安排她對敵任務，但也沒有把她停居的跨院，列入保護的重心，這和原來防衛的佈置完全不同，原本趙府的佈置，是以保護趙姑娘作爲第一要務的。

計議停當，離開賞花軒時，蕭寒月快步行近了趙幽蘭，道：「幽蘭，對於吐納、練氣之術，可有什麼疑問？」

「沒有……」趙幽蘭停下了腳步，身未折轉，仍然是背對着蕭寒月，說：「多謝蕭兄指敎……小妹獲益匪淺。」

蕭寒月向前行近一步，趙幽蘭急急躲開兩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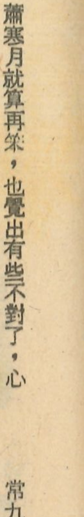
雙方仍然保持了兩步左右的距離。

蕭寒月怔了一怔，說道：「幽蘭，那裏不對了？」

「我……我很好。」幽蘭說。

蕭寒月目光轉動，花園中不見人蹤。

趙幽蘭接道：「蕭兄，如若沒有別的事情，小妹想走了？」





蕭寒月就算再笨，也覺出有些不對了，心中大感奇怪，道：「幽蘭，怎麼回事，我們之間，好像疏遠了？」

趙幽蘭仍然背對着蕭寒月，緩緩說道：「蕭兄，我很感謝你仗義相助，小妹會永記此情，日後定當回報。」

蕭寒月道：「趙姑娘，話越說越遠了，我的意思是……」

「蕭兄，我很累，早點休息了。」

「好吧！姑娘保重。」

趙幽蘭放步急行，轉眼之間消失在夜色之中。

蕭寒月望着趙幽蘭遠去的背影，呆呆地出神。

「蕭兄弟……」常九突然出現，緩步行了過來。

「常兄……」蕭寒月喜道：「你幾時回來的？」

「剛到不久，看到你和幽蘭姑娘說話，我就停了下來。」

「常兄都看到了？」

常九點了點頭，說道：「看到了，也聽到了。」

蕭寒月道：「趙姑娘有點變了？」



常九笑道：「不錯，而且，變的很厲害，走！到我住的地方去仔細談談。」

「常兄，是否有重要的消患告訴譚老前輩？」

「消息倒有，不過，明天再說不遲。」

× × ×

常九就住在花園旁邊一座小巧雅室中，趙幽蘭刻意待客，對留住在趙府的客人，都安排了很好的供應，常九雖然深夜返回，但室中的香茗，仍有餘溫，常九一連喝了兩杯茶，才放下茶杯，笑道：「你覺着趙姑娘那裏變了？」

蕭寒月怔了一怔，道：「常兄，不是也說她變的很厲害？」

「那是我的看法，但我想先聽一聽你的說法？」

蕭寒月說道：「這個，這個，過去，她常和……」

常九笑一笑，接道：「不用害羞，我們都瞧得出來，幽蘭姑娘對你很好，不但信任，而且，情義深重。」

蕭寒月歎了一口氣，道：「可是，今夜，她都是有意的迴避，似乎是連話也不願多說一句，這中間，究竟爲了什麼呢？」

常九臉色突然間變的嚴肅起來，緩緩說道



：「我常九這副德行，從來沒有人喜歡過，談情說笑的經驗，我雖然沒有，但却看過不少，你蕭兄弟是人間祥麟，身負絕技不說，偏又生了一副英俊、瀟洒的體態形貌，讀過萬卷書，胸藏錦綉，這大概是叫什麼才子了，一方也罷，可喜處，竟然是文武全有，這就成了老泰山目中的乘龍快婿，俏佳人心目中的如意情郎，幽蘭姑娘對你用情，已然流露形態之間，那麼嬌俏的小郡主，也有些一見心喜的情態……」

蕭寒月接應道：「常兄，你又扯到那裏去了……」

「聽我說下去……」常九肅然接道：「你也許不留心，但我看得出來，我常老九和張嵐、王守義不同，行事爲人只求活的安宜、痛快，我走馬章台，流戀烟花，這方面見識很多，雖然是大把銀子買來的虛情假意，但久病成醫，經歷的太多了，自然對女人有很多的瞭解，你和文雀、武鳳對過手，交過陣，現在不妨回味一下，雙方在各逞機心的景況之下，她們是不是也有着那麼一絲斬不斷綿綿的情意？」

蕭寒月想一想，似是也不錯，只是他初歷情塲，那些眉目傳情，究竟有多少眞假，却是無法分辨。

常九吁一口氣，道：「情海風波，大都是



起因於外人介入……」

蕭寒月道：「絕對沒有的事，而且，我心存報恩，也不願存有高攀趙姑娘的想法……」

常九笑道：「這個麼？我也看的出來，你心裏坦蕩，止乎於禮，但幽蘭姑娘却有着互相依附的情愫，但她是聰慧絕倫，極有主見的人，縱然情場有敵，也不心甘退讓，何況，目前情景，對你依托正重，豈會小不忍亂了大謀，這中間的變化，就值得深思冥索了？」

薑是老的辣，想不到常九這麼一個江湖人物，對事理的分析，竟有着如此深入的見解，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當眞是各有所得，經驗、閱歷，個中自含有人情練達之處。

蕭寒月歎息一聲，道：「小弟實在想不出原因何在？」

常九沉思了良久，道：「兄弟，想想看，言語上有沒有使她傷心欲絕之處？」

「沒有。」

常九道：「這就變化莫測了，丫頭情愫早已暗生，怎會突然有了變化，莫非她要逃避什麼？」

「逃避？……」蕭寒月有些不解的說：「這就不通了，小弟心中坦蕩，趙姑娘有什麼好逃避的？」

常九說道：「事情可能緣起於她本身的變化？」

蕭寒月沉吟不語。

常九低聲道：「蕭兄弟，你是不是感覺到幽蘭姑娘一直在改變自己。」

蕭寒月點點頭，道：「這點倒是不錯，我初見她時，她是個明朗、活潑的小姑娘，現在，似乎是越來越深沉了？」

常九道：「人隨年齡增長，愈來愈穩健、莊重，本是自然的事，只是幽蘭姑娘變化的太大，太快，大出常情。」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多謝常兄指點，此事一時難有論結，不談也罷，常兄追踪敵情，是否有所收穫？……」

常九說道：「收穫很大，但今夜可保安然無事，天色不早了，你也該休息了，咱們明天再談吧！」

蕭寒月回到了自己住的雅室，杏花竟然在室中坐候，不禁一呆，道：「這麼深夜了，妳在這裏等什麼？」

杏花站起身子，盈盈一禮，道：「婢子奉小姐之命，有事奉告公子……」

「噢！趙姑娘有什麼吩咐？」

杏花道：「姑娘說，由明天算起，三日夜之後，武鳳姑娘就可以恢復她原有的功力，公子要如何處置她，可以自己決定……」

蕭寒月奇道：「這是什麼意思？」

杏花道：「婢子不清楚，小姐這麼吩咐，我就只好這麼說了，公子難道也不明白麼？」

蕭寒月吁一口氣，問道：「好，好！還有什麼？」

杏花道：「風七這個人，人性未失，公子如能予以收服，可有大用，這一切行動，都要秘密。」



蕭寒月道：「好！我明白了，趙姑娘還說些什麼？」

杏花沉吟一陣，說道：「姑娘沒有再說什麼了，不過……小婢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蕭寒月笑一笑，道：「妳說吧！說錯了，也不要緊。」

杏花道：「好！杏花就直言了，小姐對公子依附甚重，一切都寄托在公子身上了……」

蕭寒月雙眉皺起，沉吟不語。

杏花道：「也許公子還不知道，小姐生性好强，她爲突破一些成就，已到了廢寢忘食的境界，常常夜以繼日，三天三夜都未休息過一下。」

「這怎麼行，妳爲什麼不勸勸她？」

「杏花勸過很多次了，可是沒有用處，所以，我才告訴公子，希望你能勸勸她。」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我！行麼？」

「行！我想她一定會聽你的話。」杏花對着蕭寒月微笑道。

蕭寒月心中忖道：過去也許可以，現在，只怕不行了，女人多變，當眞是莫可預測，但他心中所思，却未有說出來，反而點點頭對杏花道：「好！有機會，我勸她一下試試。」

杏花道：「多謝公子。」

轉身向前行去，到了門口，杏花忽然若有所思，突然停下，回頭向他說道：「有一句很重要的話，我幾乎忘記告訴公子了……」

蕭寒月道：「什麼事？」

杏花一直走到蕭寒月的面前，才低聲的說道：「辦大事，不拘小節，御女有術，以情動之。」

蕭寒月道：「這……」

「公子，難道又不懂了，小姐說你學問好，一定會明白。」

蕭寒月揮揮手，道：「妳去吧！」

杏花轉身而去。

蕭寒月掩上房門，和衣而臥，反覆思索趙幽蘭要杏花傳話之意，只覺其中若有節拍，暗合兵法上用間篇中的謀略，難道，趙幽蘭也讀過兵法策略不成？……。

× × ×

一陣緊急的叩門聲，吵醒了好夢正酣的蕭寒月，打開房門，竟然是張嵐站在門外，抬頭看艷陽高照，已是日上三竿。

張嵐道：「快些洗個臉吧，大家都齊集在賞花軒等你共進早餐，商議大事呢！」

蕭寒月臉上一熱，道：「小弟昨夜睡的晚了一刻，但也未想到竟然貪睡至……」

張嵐接說道：「快去梳洗，我在門外等着你。」

蕭寒月匆匆梳洗之後，換件衣服，急步行出，道：「張兄，隨便派個人來叫我一聲就行了，何用親勞大駕？」

兩人本來是邊行邊談，但張嵐却突然歎了一口氣，停下脚步，道：「老弟，有一件事，恐怕會給你添些麻煩，你可要多担待了。」

蕭寒月笑道：「什麼事，張兄吩咐一聲，小弟絕對遵從，何用如此鄭重？」

張嵐笑一笑，道：「說它麻煩吧！可也是




大多數人求之不得的奇遇，但對你蕭兄弟，我就拿不準該怎麼說了？」

蕭寒月微微一怔，道：「張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

張嵐道：「郡主來了。」

蕭寒月心頭一震，道：「她來幹什麼？這裏危險非常，譚前輩說今晚上，可能就會有一場火拚！」

張嵐道：「王爺阻止不了，我有什麼辦法呢？」

蕭寒月道：「金枝玉葉，任性千金，她認爲這是好玩的事，但事已至此，大家想辦法護着她些，別讓她涉險就是。」

張嵐道：「我看，這就要你蕭兄弟，多費些心了。」

「我?!」

張嵐道：「譚三姑前輩暗裏告訴我，郡主明是陪伴師父，實則爲你而來……」

「這怎麼會？……」

張嵐接道：「這就是我說的麻煩了，郡主天眞、任性，不知道天高地厚，你老弟只好多担待了。」

蕭寒月似是忽然被人在肩上放了一副千斤重担，一下子壓的臉色嚴肅，眉頭也皺了起來了。

張嵐苦笑一下，道：「老弟，輕鬆點，郡主雖然任性，但聰慧能識大體，我來告訴你，只是讓你心理上有點準備，萬一她說話不愼，你別跟她一般見識。」

兩人談話之間，已行近了賞花軒。

譚三姑、王守義、韓伯虎、常九，圍桌而坐，郡主朱盈盈果然坐在譚三姑的身側，穿着深藍色的勁裝，背揷長劍，一副臨陣對敵的裝束。

不知張嵐是有意，還是無意，剛好把蕭寒



月讓到了朱盈盈的身旁。

桌上，早已擺好了精美的早餐。

譚三姑輕輕咳了一聲，道：「常兄帶回來了很重大的消息，咱們吃過飯，再仔細研究一下。」

也許是因爲郡主在座，這餐早飯，完全作到了食不言的境界，直到飯後獻上香茗，譚三姑喝了兩口茶，才開口說道：「常九，說說你追踪的情形，有沒有發覺白羽令門中人？」

常九沉思了片刻，道：「他們的行動很小心，我不斷的改變自己的形貌，借物隱身，才算沒有被他們發覺……」

張嵐道：「你追踪的是什麼人？」

常九苦笑一下，道：「留在楊府中的人，只逃出了一位玄衣少女。」

蕭寒月道：「她身法快速，常兄能予追踪，實在高明。」

常九道：「她越躍出圍牆後，就隱身在暗影中不動，一直到你們離開之後，她才現身出來。」

王守義道：「她們藏身何處？是不是已離開了金陵城中？」

常九陵道：「沒有，這金陵城中，似乎到處有他們的巢穴，我看她進入了一座大宅院中去……」

王守義接道：「什麼地方？」

常九道：「緊臨雨花樓旁。」

王守義道：「緊臨雨花樓旁，一座大宅院，那是金陵城中商業最繁盛的地區……」突然一掌拍在大腿上，道：「四海綢緞莊。」

常九道：「不錯，王兄對金陵城地方，當眞是熟悉的很。」

王守義道：「奇怪呀！這四海綢緞莊，是五十多年的老字號，怎麼會……」

張嵐道：「楊尚書的府第，他們都敢侵佔，借用，何況是一家商號？」



蕭寒月歎息一聲，道：「他們行動詭秘，武功高强，如施用移花接木手法，不知道這金陵城中有多少人家，被他們控制了。」

譚三姑道：「果然厲害，老身在江湖上走動了數十年，見過不少狡詐、陰險之徒，但却從未見過這樣借屍還魂的手法，用高官府第及殷實商號用作掩護。」

常九道：「他們訓練出這些殺手，一定會有一處人跡罕至的陰密基地，在金陵城中的活動，只是他們爭雄江湖的手段之一，在下追蹤而入，進入了第三座宅院之後，發覺了戒備的十分森嚴，不敢再冒險深入，只好用地聽之術，聽得了他們幾句交談……」

取過茶杯，喝了一口，常九繼續說了下去道：「可惜我看不見那人的形貌，但聽口氣，似乎對連番的挫敗，非常憤怒，已決定全力對付我們，言詞之間，似乎和官府中人正面衝突，原來還有些顧忌，現在似乎是準備放手施爲了。」

蕭寒月道：「常兄，你聽那人的口氣，是不是就是首腦人物？」

常九搖搖頭，道：「好像不是，但肯定他的身份，似乎是高過那位玄衣姑娘。」

譚三姑問道：「常九，他們在什麼時候動手？」

常九道：「談話的不只兩人，我斷斷續續聽到的，就是這些了，至於動手時間，似乎就在兩三天內……」

張嵐道：「他們只談了這些麼？」

常九道：「當然不止，但他們人數越來越多，我只好隱入暗處躲避，無法再聽下去。」

他未說明躲在那裏，但蕭寒月突然想到昨夜和他相遇之時，他身上的衣服未乾，隱隱有泥腥臭味，想他昨夜隱身之處，定然是在水池、陰溝之中。

王守義道：「先下手爲强，我們調動大批人手，先去四海綢緞莊搜查他們……」

譚三姑道：「在那玄衣女子抵達之後，陸續有人趕到，那已說明了四海綢緞莊只不過是他們聚晤的地方之一，四海綢緞莊能照常營業，也說明了他們並沒有破壞它，用的手法，可能只是控制了東主、老闆，透過他，傳達出命令。」

王守義點點頭。

常九道：「這個組織採用的寄生辦法，與其分頭追踪他們，倒不如引蛇出洞，找到他們的首腦人物，全力一擊……」

蕭寒月道：「好辦法，他們既然要到趙府中來，咱們就在這裏佈網以待。」

譚三姑道：「爲了防備江湖的慣有伎倆，放火縱燒，立刻準備分頭儲水，而且，通知趙姑娘，把重要的財物，置放於不畏火燒的安全所在，人員避火的安排，也都要仔細計劃一下好好……」

蕭寒月接着道：「譚前輩，在下想到了十方埋伏大陣，有多重防守變化，稍加修正一下，可使趙府中的防守之人，前後呼應，左右相顧……」



譚三姑接道：「好！那好極了，兵法佈陣之術，用於江湖之上，前所未見，但一定會有相當大的效用，蕭公子，老身暫把主持大權相讓，由你分配工作。」

蕭寒月道：「那倒不用了，我只說說佈陣及接應的方法，至於人手方面，還是仍由老前輩主持調動的好。」

一直文文靜靜的朱盈盈突然開口，道：「蕭兄，我是誠心來帮忙，希望能派我一份工作吧。」

她模仿江湖中人的口氣倒也有七分神似。

蕭寒月道：「在下只管排陣，如何分配人手，是譚老前輩和王總捕頭的事了。」

朱盈盈微微一笑，道：「我由家中帶來了兩樣寶物，希望能夠有點用處？」

全室之人，都聽得一怔，譚三姑道：「什麼寶物？」

朱盈盈道：「一顆夜明珠，據說，它能在夜暗中照亮三丈方圓，是極上之品……」

譚三姑吁一口氣，問道：「還有一件是什麼？」

朱盈盈道：「是一把柄後帶有銀綫的短劍，我看它長不過一尺二寸，冷芒侵肌，一定是把好劍，就把它帶出來了。」（未完・廿四）

俠義傳奇故事

# 封神劫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絕地滅以爲渡河的那頂轎子是太子德昭坐的，便發動攻勢，都給侍衞擋開了，這時在河裏來了一條獨木舟，站着一個幪面人將假太子殺掉取去頭顱。這事被趙匡胤知道，以爲是趙光義將自己兒子殺害，傳旨叫趙普搜查晉王府，趙普謊報趙光義打獵未回，却暗中通知趙光義，猜出太子可能藉機隱藏在古樹林山寨內，借機加罪皇叔身上，想父王趙匡胤將趙光義殺掉，此計給趙普猜中。趙光義親率二千精兵和天絕地滅二人帶的手下，一齊進剿古樹林山寨。中了陷阱，被花虎殺得片甲不留，只好叫天絕地滅潛入山寨，一定想辦法刦走太子出來……

## 太子中毒針　神醫感棘手

地滅嘟喃地說道：「這不是沒有辦法的……」

趙光義惡狠狠的道：「萬不得已，那就將他弄成了白痴好了，倒要看他那個皇帝老子如何將王位傳給一個白痴一樣的兒子。」

天絕道：「這是好辦法，到時候他們不免要將德昭送回去，王爺只要能够洗脫殺人嫌疑，皇帝還是能做的，但肯定以後再不會有人前來爭奪。」

趙光義冷笑。「就是不能做也沒關係，倒要看什麼人做得來。」

天絕地滅絕不懷疑趙光義的說話，他們當然希望趙光義做得成皇帝，那關係他們的前途，而他們之所以這樣賣命主要亦是因爲趙光義將會成爲皇帝能够帶給他們榮華富貴。

趙光義當然也很明白，並不担心天絕地滅不盡力。

×　　×　　×

天絕地滅雖然一身武功，到底是破題兒第一次到這個地方，事關要緊，那敢疏忽大意，一直等到入夜才開始行動，也只是兩個人。

那些手下有多少斤兩他們當然都很清楚，帶着去說不定反而會誤事。

要擄的只是德昭一個人，若是能够不驚動山寨的其他人找到去，應該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以天絕地滅兩個人的身手經驗要不驚動山寨的其他人當然也非常簡單。

事實也就是如此。

×　　×　　×

德昭並不知道危險已迫近，正帶着非常舒暢的心情回房間，日間趙光義的隊伍被重創的消息他早已知道，方才又得悉數以百計，估計損折過半，自是更加興奮。

連古樹林也衝不過，又如何殺得進這個固若金湯的山寨？德昭接到趙光義大舉向這邊進攻的消息原是有些担心，現在當然已完全放心下來。

他劍不離身，現在也放心將劍取下，掛到牆上去。

牆上本來只得他一個人的影子，可是在他將劍掛上去那刹那，旁邊突然出現了另外兩個影子，他反應也是敏銳，立即拔劍，接喝一聲：「什麼人！」

語聲未落，他便已嗅到一股奇怪的香氣，若他是江湖人，那刹那必定先閉住呼吸，可惜他雖然師拜陳摶，也有一身很不錯的武功，却久處禁宮之內，莫說是走江湖，連江湖人也沒有認識多少個，一些江湖經驗也沒有。

到他發現不好的時候，迷烟已盡吸進去，回身看見天絕地滅迫近，一劍才劈出，已感覺一陣天旋地轉，不由自主的仆倒地上。

天絕地滅相顧一笑，左右上前，一塊布抖出，將德昭捲進當中，那塊布質地相當怪異，外面完全是木紋，將德昭捲進去，外表看來完全就像是一截枯木。

天絕地滅隨即將這截枯木抬起來，往外走去，他們也已換上與那些山賊一模一樣的裝束，易容在他們原就是一件易事，要弄倒兩個山賊，換掉他們身上的衣服，更就簡單了。

給他們弄倒的一共四個山賊，都是負責守衛保護德昭的寢室，也所以他們要離開，根本很輕鬆。

德昭的寢室在山寨當中，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那四個守衛在花虎眼中本也是多餘的，但爲了表示他的誠意，還是再加上那四個守衛，而且每一個時辰便輪換一次。

這差不多已是替換的時候，天絕地滅却並不知道，但走得非常迅速。

山寨中羣賊已準備隨時應付官兵的攻擊，這時候不少的山賊仍然不住在搬運擂木石塊，天絕地滅也就是發現了這一點才利用那塊布，他們抬着捲成枯木也似的那塊布當然輕易便混在山賊中溜出了山寨。

這時候，輪値替換的守衛已到了德昭的寢室，看見昏倒在一旁的同伴，已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再看見德昭不在寢室內，配劍却棄在地上，那還敢怠慢，立即將牛角吹起來。

夜靜牛角聲份外嘹亮，那些山賊聽得牛角聲，部份立即趕向德昭的寢室，部份却迅速堵塞各處的通道。

李浪香菱差不多同時趕到，一問德昭失踪，齊皆震驚，正不知如何是好，那邊已傳來竹哨聲，那也是發現敵人的暗號，兩人毫不猶疑的立即追去。

天絕地滅果然被發現，牛角聲一響，那些山賊便紛紛掉下擂木石塊，一些趕向德昭的寢室那邊，一些守衛各處的通道，他們二人仍然抬着那截枯木，如何不引起那些山賊的懷疑注意。

他們也沒有準備再隱瞞下去，暗器兵器出手，一面施展輕功，抬着德昭飛躍過那些險阻，那些山賊早已默契，知道牛角聲響必與德昭有關，懷疑德昭就在那截枯木內，正所謂投鼠忌器，天絕地滅也懂得利用機會，很快便脫出衆人的包圍，連奔帶竄，掠進了山寨外的疏木林子，那應該便非常安全，天絕地滅反而不舒服起來，他們已感到一股濃重的殺氣。

一團火焰即時在前面爆現。

天絕地滅一看便知道是華山派的霹靂子，用作照明示警。

霹靂子是從香菱手中射出，她的人也接在火焰後出現，橫劍擋住了去路。

殺氣却不是從香菱的方向湧來，天絕地滅也當然知道，不約而同，矛與刀劃向右方，李浪雷霆萬鈞的一劍也就在這時候砍來！

天絕地滅才接下一劍，那邊香菱的劍亦已攻來，雖然沒有李浪的威猛，也不是一般可比，而變化尤其複雜。

若是以二對一，天絕地滅還有信心在其他人趕到來之前，將之擊倒再帶着德昭逃出去，一對一，心情又緊張之下，身手已難免打一個折扣，何況還要兼顧德昭。

交手幾招，再看周圍火把搖動，喊殺連天，羣賊四方八面湧來，那還沒有主意，兩人心中有數，相顧一眼，齊用力將那截枯木拋出！

李浪看在眼內，一聲：「小心——」身形倒翻，凌空將那截枯木接下，天絕地滅的暗器即時射至，香菱旁邊却已經小心，擋在李浪前面，將暗器擋開。

與之同時，一聲咆哮，花虎凌空落下，兩個流星鎚疾撞向天絕地滅二人。

那兩個流星鎚上嵌着一個個三角形的利刃，莫說花虎雙臂有千斤之力，就是輕輕撞上來，也得開幾個血洞，天絕地滅不敢硬接，雙雙倒退。

花虎暴喝聲中，雙鎚曳着鍊子飛擊丈外，又被天絕地滅閃開，其中一鎚擊在一株樹幹上，那株樹幹立時斷折，「轟」然倒下。

天絕地滅再退，身形動處，一股濃烟在脚下爆開，迅速擴散，掩沒了他們的身子。

花虎流星鎚交錯連擊十二，又擊斷了兩株大樹，却沒有擊中天絕地滅，那刹那，二人彷彿就化成了兩股飛烟，在樹林中飄散。

這片刻，數十個山賊已湧到來，各人手執火把，照亮了周圍，就是不見敵踪。

花虎正要追趕，目光落處，抬起的脚步又放下，李浪香菱那邊這時候已然將那截枯木劏開。

他們原是担心天絕地滅會用移花接木之類什麼的詭計，但事實證明沒有，德昭就是給捲在這截枯木之內。

香菱舒一口氣，道：「幸好我們來得及時，沒有給他們將太子刦去。」

李浪沒有作聲，目光落在德昭頭頂的泥丸宮上，一枚金針赫然插在那裏。

香菱也發現了，接道：「他們原來拿金針封鎖太子的穴道，難怪太子一聲不發

了。」

李浪搖頭。「金針是方才天絕扎下去的，我在這邊看得很清楚。」

香菱面色不由一變，問道：「你的意思是……」

「也許天絕地滅聞知不能够將太子帶走，在太子身上做了什麼手脚。」李浪的面色凝重。

「他們敢？」香菱有些懷疑。

李浪道：「這也許是趙光義的意思。」他隨即回劍入鞘，探手拔那枚金針。

香菱原也很鎮定，但看到那攷金針長逾七寸，尖端三寸成碧綠色，不由得機伶伶打一個寒噤。

李浪的面色更難看，近乎呻吟的一聲：「碧靈針——」

香菱以帶着顫抖的聲音道：「那是天絕地滅秘煉的毒針，三十六個時辰之內若是不能將毒藥迫出來，人便會毒發瘋狂，大羅神仙也難以救藥。」

李浪道：「據說是這樣。」

香菱道：「之前我們也有人傷在這種毒針之下，情形的確是……」

李浪說道：「以你所知，有沒有解藥可解？」

香菱道：「天絕地滅應該有的，但他們肯定不會給我們。」

李浪道：「這當然，那次你們傷在這種毒針下的人……」

香菱道：「其中一個因爲過了三十六個時辰，結果狂性大發不得不將他殺掉，還有的因爲在時限內，都由家師將毒性迫出。」

李浪喜形於色，道：「那是說令師有解藥……」

香菱搖搖頭，說道：「家師是金針度穴，將毒迫在一個穴道，然後以內力將之迫出。」

李浪接着問道：「那麼金針度穴之術你……」

香菱道：「我可是不懂，那必須精通醫術如家師，清楚知道每一個時辰血液流經的穴道才能够下針，一下二三百支，看着眼都花了。」

李浪聽着苦笑。「這是說，非要找着令師不可的了。」

香菱道：「唯一的辦法。」

李浪不由歎了一口氣。「這眞是人算不如天算，估道這個地方安全，到底還要回到令師身旁。」

香菱道：「我們也是大意了一些。」

李浪道：「趙光義這樣快找到來，用的又是這種手段，無疑令人意外。」

香菱道：「他不像這樣聰明的人。」

李浪道：「可是跟他一鼻孔出氣的趙普却是向有智囊之稱，看來我們還是低估了。」

香菱不以爲然的。「若是我們也不會將太子送到這裏來，他若是眞的聰明，也不會這樣算計太子。」

李浪歎息道：「他若非聰明，乾脆就將太子殺掉，用不着這樣痳煩。」

香菱一怔，歎息一聲，道：「我明白了。」

花虎却在大搖其頭。「我可是不大明白。」

李浪解釋道：「他若是將太子殺掉，趙光義始終難免背上殺太子的罪名，但現在這一來我們却是得將太子送回去，只要證實楓林渡太子的被殺與趙光義無關，太子根本仍然在生，趙匡胤有什麼話說。」

花虎道：「太子現在可是傷在他的人手下。」

「誰能够證明？即使能够，太子怎麼會跑來這裏？楓林渡又是什麼回事？現在來解釋，無論如何都是對趙光義有利。」

花虎摸着腦袋，歎氣說道：「我可想不透這許多，只想知道，太子是否眞的有救？」

香菱接道：「若是能够在三十六個時辰之內，送到我師父那兒，應該是沒有問題。」

李浪嘟喃道：「三十六個時辰，時間實在太急迫，再說，趙光義未必會給我們順利趕到皇城。」

香菱道：「不是說，他只要洗脫自己的罪名？」

李浪道：「但太子若是平安無事，日後難保繼續來與他作對，瘋了却是最好不過，任何人相信也不會贊成由一個瘋子來做皇帝。」

香菱沉默了下去，李浪接道：「他們原是要將太子擄回去，到皇帝面前揭穿是有人算計趙光義，不能够這樣便令太子中毒，讓我們將太子送到令師那兒，而明知有機會獲救，當然會盡量想辦法破壞，說不定趙光義的人現在已經在古樹林外作好準備，封鎖所有的去路。」

「這倒是不要緊。」花虎突然插口。

李浪一怔道：「難道仍有什麼好的辦法。」

「只要太子有救便成。」

「連陳摶老前輩的醫術你也懷疑。」李浪反問。

花虎搖頭道：「山寨的後面另有一條路，雖然難走一些，可難不了我們，那而且是一條捷徑。」

李浪香菱喜形於色，香菱道：「那還等什麼？」

花虎目光又落在德昭面上。「情形眞的是這麼嚴重？」

李浪苦笑道：「我也希望不是。」

花虎接問：「見到了陳摶，他一定有救的？」

李浪目光轉向香菱，然後道：「有關陳摶老前輩的傳說，你多少也應該聽過一些。」

「傳說他是一個活神仙，」花虎抓擦着那翳子。「我不是懷疑，只是心亂得要命，要知道我這一生的榮華富貴，都在這個太子身上了。」

李浪道：「那趕快動身才是。」

花虎應聲揮手道：「兒郎們，還不快快將這個活寶好好的抬起來。」

他說來輕鬆，但上前來抬德昭的人他都很小心的選擇，還千叮萬囑。

羣賊也自小心翼翼，他們既然是父子兄弟兵，心意當然互通。

× × ×

山寨的後面果然有一條捷徑，只是夾在山岩峭壁之間，走來不易。

花虎挑選的都是健步如飛，身手敏捷



，體力充沛兼且又熟識地形，極富經驗的山賊，翻山越嶺，如履平地，雖然帶着一個昏迷了的人，仍然沒有受多少影响。

李浪香菱身手無疑在羣賊之上，但置身這種境地，也快不到那裏去。

趙光義的人顯然還未探到有這樣的一條路徑，他們一路走來，並未遇上任何襲擊。

日以繼夜，他們就像是鐵打的，不過二十四個時辰多一點，已趕到皇城。

分佈在皇城的暗樁也沒有被趙光義的人偵破，他們很順利的將德昭送進太子府裏。

× × ×

陳摶雖然身負重任，但已有消息知道天絕地滅侍候趙光義離開皇城，禁宮之內絕對安全，得悉德昭被暗算，人已送回太子府待救，那敢怠慢，悄然離開禁宮，趕赴太子府。

與之同時，各種丹藥器具已送到太子寢室，就連陳摶也不能不承認門下弟子頭腦靈活。

德昭的面色看來並沒有多大變化，但陳摶目光落下，雙眉却不由皺起來。

香菱眼利，立即追問道：「師父，怎樣了？」

陳摶目光一轉。「什麼時候的事？」

「二十五個時辰之前，我們已盡所能趕到來，師父得立即下針了。」

陳摶點頭道：「爲師自有分寸，天絕地滅的毒是從那兒進去的。」

李浪插口道：「以一枚金針自泥丸宮送入，但總算發覺得早，並沒有讓金針留在泥丸宮多久。」

陳摶一面聽一面點頭，香菱接道：「太子的面色看來還好。」

陳摶道：「你們回來趕得也總算是時候。」

香菱雀躍道：「那是不妨事的了？」

陳摶道：「但毒從泥丸宮送入到底是痳煩，下針用藥非要加倍小心不可。」

香菱立即說道：「我來助師父一臂之力。」

陳摶笑笑道：「你別在這裏騷擾師父下針，已經是帮了師父很大的忙了。」

「師父這是說我沒用……」香菱有些不依的。

陳摶又笑道：「早叫你平日小心着多學一些醫人的本領，那現在也可以做一個遞針送藥的侍兒。」

香菱道：「那麼辛苦才做侍兒哦？」

陳摶道：「你以爲醫人是那麼簡單的事情？爲師十六歲學醫人，到現在很多時還舉棋不定，傷透腦筋哩。」

香菱笑笑道：「那麼辛苦的，我才不學。」

李浪又插口：「未知可有用得着晚輩的地方？」

「有——」陳摶笑了笑。「你與香菱守在寢室外，任何人也不許進來騷擾，好得我安心用針下藥。」

李浪應一聲退出，香菱追前去，嬌笑道：「我以爲你眞的管用呢，原來也是個看門材料。」

李浪搖頭道：「你這個做徒兒的只能看門，何況我這個本來就是門外漢。」

香菱皺着鼻子道：「好啊，繞彎子罵我有個師父也學不好。」

李浪道：「這門子學問既要天賦也要經驗，你我都不會學得好的了。」

香菱笑笑道：「別的你這樣說我一定不服氣，就是這件事，我自知沒有那個耐性。」

李浪道：「不錯，耐性最要緊，別的可以急，下針用藥可是急不來。」

香菱笑接道：「師父武功好，但我最佩服的還是他這個耐性。」

李浪頷首道：「我現在才放下心。」

「早叫你放心的了，別的人救不了，可難不了我師父。」香菱引以自豪。

出到了內堂，花虎正在周圍亂轉，一見二人立即問道：「怎樣怎樣？」

香菱笑道：「你怎麼不進去，那不就清楚了。」

花虎打着「哈哈」道：「我胆子弱，受不得刺激，看你們一面歡容，其實不用說也知道有救了。」

香菱道：「看到我師父有笑容，我們才笑得出來。」

花虎又打了一個「哈哈」，往椅子上一倒，兩條腿隨即架上桌面，不過片刻，已然鼾聲大作。

李浪也不由自主坐下，吁了一口氣，香菱看看他，道：「你是這樣看門的。」

李浪笑道：「這地方禁衞森嚴，要闖進來談何容易，趙光義一夥就是與我們同時上路，趕得最急也沒可能趕到，這時候是必然在路上。」

香菱道：「你倒是大條道理偷懶。」

李浪道：「到他們回來，我們只怕連休息的機會也沒有的了。」

香菱恍然道：「不錯，我們應該趁這個機會好好休息一下。」

李浪微喟：「一計不成，可以想像他下一計必是更狠毒，必須打醒十二分精神來應付。」

香菱連連點頭，目光一轉再轉，忽然問：「高師兄怎麼不見？」

旁邊一個陳摶的弟子歎息應道：「日前有敵人偷進來，他們追了出去，之後完全沒有消息，估計已遭了毒手。」

香菱動容地問道：「他們，你說的他們……」

「還有孫師兄，一共兩個人。」

「師父怎樣說？」

「曾經指揮我們襲擊晉王的兩個秘密巢穴，可是一個人也都沒有，其中一個有用過酷刑的跡像，師父推測，可能就是對付高師兄他們。」

「高師兄一定不肯說。」

「師父說天絕地滅盡多旁門左道的技倆，一定有辦法將話迫出來。」

「難怪趙光義的人那麼快找到去。」香菱咬牙切齒的。「這個賬一定要跟他們算清楚。」

李浪插口道：「賬一定要算的，只是那些人如此不擇手段，我們也不能魯莽行事，令師想必也是這意思。」

香菱無言點頭。

× × ×

趙光義一夥這時候的確在回皇城的途中。

天絕地滅的伎倆趙光義多少都知道一些，也不以為在這個時候他們還敢疏忽大意。

德昭既然一定會變成白痴，他也沒有必要再留在古樹林附近，大可以回皇城去靜候佳音。

雖然如此，路上他仍然不由自主的一再問：「一定的？」

「一定，就是大羅神仙也沒救的了。」天絕地滅也始終是這樣回答。

「陳摶那個老小子可是有人稱之為神仙，妙手回春，之前，不也是救過了好幾個中了你們毒藥暗算過的弟子。」

「這是事實，但太子這次不同，毒藥是由泥凡宮進去，直接損壞腦部，陳摶這若是也能夠救治，那便眞的是神仙。」天絕地滅充滿了信心。

× × ×

陳摶當然並不是神仙，知道天絕地滅以金針將毒直接從泥丸宮注入，他的心已經涼了半截，但他仍然抱着萬一的希望，也正如李浪所寄望的，金針及時被抽出，德昭中的毒並不怎樣嚴重，還可以救治。

他將香菱李浪支開，的確是恐怕他們擾亂自己的心情，這種情形下他的確需要極度的冷靜，一些也不能夠出錯。

也許他還担心李浪香菱看見他狼狽的樣子。

他仔細觀察了差不多兩個時候，最後才決定冒險開腦一看究竟，那當然是因為他兩個時辰觀察下來，毫無結果。

那其實應該說不能夠確定是否需要下針用藥。

他精研醫術，判斷一向迅速準確，也所以才能成為神醫，被一般人當作神仙看待。

甚至連他本人，有時候也難免有一種飄飄若仙的感覺，與一般人有異。

這一次他其實第一眼便看出德昭是無藥可救，但隨即他又懷疑自己的判斷，最主要是德昭關係他的將來，也是他所有的希望所在。

任何人眼看自己的所有希望已成為泡影，都難免會有一種拒絕的心理變化。

陳摶也只是一個人。

可是他仍然不肯就此罷休，拒絕接受這事實，要進行一次前所未有的嘗試。

開腦說簡單其實並不簡單，陳摶用的是一支梭子般，長不過半尺奇薄的短劍，以他的經驗技術，應該不用花太多時間，可是竟然差不多半個時辰他才完成開腦的過程。

與之同時，他用上精煉的止血藥物，却隨即發覺，就是他不用止血的藥物，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德昭體內的血液流動得異常緩慢，針口附近，甚至有膠結的現象。

越看陳摶的心也就越不舒服，他本來懷疑自己的判斷，但開腦之後他發覺其實並沒有錯誤，所以懷疑只因為他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

然後他終於用藥，雖然用藥與否並沒有多大分別，他仍然盡最後一番人事，希望德昭就是變成白痴，也變得像樣些，不致於讓人一看就知道是一個白痴。

這也是他唯一能夠做到的事情，連一個他這樣的神醫也束手無策，德昭情形的嚴重可想得知，只是表面上他完全瞧不出，在陳摶用藥之後，蒼白的面色也甚至恢復正常，看來與常人無異。

只是他仍然在昏迷的狀態，並沒有甦醒，陳摶所用的藥物當中，夾雜寧神的藥物。

以德昭的情況，就是不用這種藥物，也够鎮定的了，他還用這種藥物，只是以防萬一，希望德昭能够保持這種鎮定，一直到他將所有的問題解決。

德昭已經昏迷了接近三十個時辰，就是再昏迷三十個時辰，也應該不會引起太大的懷疑，在未來的三十個時辰內，他的問題應該可以完全解決。

若是不能够解決，時間再多，結果他相信也不會有分別。

開腦用藥之後他一身冷汗濕透，那消耗的體力有限，精神的損耗却是他前所未有。

體力的消耗以他的內力修為要補充何等簡單，精神上的消耗却就是他這種高手也幾乎支持不來。

用過藥他便坐下，反覆思量，又過了半個時辰，才站起身來，推門走出去。

李浪香菱在內堂看似都已睡着，但門開聲入耳齊都醒轉，一齊迎前去，花虎也居然同時睜大了眼睛，只是懶洋洋的仍然躺在那兒。

看見陳摶的樣子，李浪香菱都不由嚇了一跳，陳摶前後在他們的眼中簡直蒼老了十年。

他們也知道德昭的情形不簡單，醫來頗費神，但陳摶精神這樣衰頹，倒是在他們意料之外。

香菱急性子，隨即問：「師父，太子怎樣了？」

陳摶微笑道：「不妨事。」

看見他面上還有笑容，李浪香菱都如釋重負，在他們的心目中，陳摶並不是那種喜歡開玩笑，他絕不會說謊，說不妨事那便眞的不妨事。

香菱立即嚷了起來。「我早就說師父一定能够將太子治好，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了。」

這話完全是衝着李浪說的，李浪不由笑了笑，向陳摶一揖，道：「辛苦老前輩了……」

陳摶淡然道：「你們等在這裏不是也辛苦。」

「才不呢？」香菱笑嚷着。「這個人只懂得睡覺，才不管事情發展。」

陳摶道：「晉王府的人即將抵達，若知道太子平安無事，一定會再採取行動，不好好休息，如何有精神來應付呢？」

「他就是這個意思，」香菱向李浪眨眨眼睛。「師父準是聽到他這樣說話，故意這樣說。」

李浪也知道香菱是有意讓氣氛輕鬆一些，但仍然不由自主地問：「太子現在是不是已可以行動自如，恢復正常。」

陳摶笑笑。「那我是個眞仙的了。」

李浪一怔，道：「晚輩是心急了一些，那的確需要一段時間。」

陳摶道：「暫時你們也不要驚動他，讓他安安靜靜的休息三兩天，情況若是沒有變化，應該很快復原。」



李浪沉吟道：「只要保密的工夫做足，短時間之內，趙光義應該不會騷擾這裏，當然，有可能現在他已接到消息。」

陳摶道：「大家小心一些便是。」吁了一口氣，往外走。

「師父到那兒去？」香菱追前急問。

陳摶道：「師父受命負責大內的安全，不能够無緣無故離開太久。」

「那麼……」香菱欲言又止。

「師父既然放心離開，你還有什麼放心不下？」陳摶仍然一笑。

香菱也不由一笑，陳摶沒有再說什麼，舉步再往外走，這一次沒有人再阻止他離開了。他也沒有回頭，深恐一回頭便給香菱他們瞧出神態有異，多留一刻他的心頭便沉重一分，再留下去他實在担心能否禁受得住。

也只有他知道他的精神已接近崩潰的階段，那是因為他不習慣失敗，而現在，在德昭方面他已經徹底失敗，除非就眞的有神仙來打救。德昭是否就是他所有的希望？不由他不懷疑。

× × ×

目送陳摶消失，花虎隨即跳起身子，向太子的寢室走去，兩個陳摶的弟子不由自主左右上前阻止。

花虎眼一瞪，格格大笑道：「你們這是幹什麼？難道害怕我會對太子不利？」

那兩個弟子不由一怔，花虎接笑罵：「我要是對他不利，機會多的是。」

香菱插口道：「那有這種事，他們不過受命保護太子，下意識有此反應，花大哥莫要誤會。」

花虎大笑道：「我也是跟他們開玩笑。」一頓接問李浪、香菱：「不進去瞧瞧，你們放心得下了。」

香菱沉吟道：「師父他醫術高明……」

花虎道：「這許多人都知道，只是太子的情況不同，也關係重大，就是你們放心得下，我也放心不下。」

香菱目光轉向李浪。「你怎樣說？」

李浪悠然道：「看一看又何妨？」

香菱輕聲道：「你其實也在懷疑。」

李浪道：「太子的情況實在不尋常，令師的醫術我們也到底只是聽說。」

香菱截口道：「別說了，現在連我也要看看才眞的放心得下。」

花虎大笑道：「正如小李說的，看看有什麼關係？」

香菱以行動答覆，率先走進太子的寢室，花虎第一個跟上，太子的安危影响他的前途至大，若說他不緊張是謊話，倒是李浪，仍然如此沉着。

也許就因為他由始至終都不太贊成繞一個這麼大的彎子來對付趙光義，只是他也想不出一個更好、更直截了當的辦法，這是無可奈何。

當然他也不希望這個計劃失敗，也不能不承認趙光義做不成皇帝，一定會比殺了他更難受，而他在失勢之後，其他的人不難羣起而攻擊。

趙光義落得這樣下場當然大快人心，那就是李浪一個心不太快又有甚麼要緊？所以他仍然盡心盡力的去做，但仍然有心理準備，必要時用他的辦法去解決。既然有這種心理準備，難怪他遠比各人沉着。

× × ×

德昭臥在床上看來是那麼安詳，面色也變得頗為正常，表面上看來，的確像藥到病除。

李浪花虎香菱看到的也只是表面，他們雖然也懂得療傷解毒，到底只是一般，何況此前陳摶也有成功的例子，不由他們不相信。

香菱第一個嚷出來：「是不是，這種毒怎能難着我師父，趙光義這一次又是空歡喜一場，回到皇城給抓着才叫寃呢。」

花虎亦裂開大嘴巴，大笑。「啊哈，這個老小子果然有幾下子，難怪一般人都叫他活神仙，甚麼時候倒要向他好好的討教一下。」

李浪信口問：「討教什麼？」

花虎道：「譬如長生不老的技倆。」

香菱失笑道：「你沒有看清楚家師是怎樣子？」

花虎道：「那是他懂得長生不老的妙方的時候已經是這樣子。」接向李浪道：「可惜我沒有你這般英俊瀟洒，否則你這般模樣混下去才叫人快活呢？」

李浪不由失笑，道：「那也不是沒有辦法。」

香菱脫口道：「有什麼辦法？」

李浪道：「令師剝下我這塊面皮，換到他面上便是，這種易容小術，在令師應該輕而易舉。」

花虎大笑搖手。「我只是隨便說說，你便當眞的，也不曉得我現在這張臉有多大魅力？」

李浪「哦」一聲，花虎接道：「你看我妻兒濟濟一堂，可是你，到現在還是孤零零一個人，顯然一張臉看來雖然俊俏，還是男人的感覺，在女孩子眼中說不定一些吸引力也沒有。」

香菱不覺插口道：「誰說的？」

這句話出口香菱便知道說錯了，花虎果然立即向他望來，大笑道：「這是說對你不是了，小李你這個笨小子還呆在那兒幹什麼，還不快快過來跟這個認為你很有吸引力的女孩子說幾句好話。」

李浪苦笑，香菱一張臉已紅到頸子去，一跺足。「你這個人就是喜歡胡言亂語，不跟你說了。」

花虎摸着腦袋道：「這個年頭做好人可眞不容易，看來我還是少說幾句，去睡覺為妙。」說着轉身往外走，不忘對李浪一眨眼睛。

李浪看着搖頭，突然發覺香菱在看着自己，心頭不由一陣茫然。

這些年來他從來沒有想過男女間的事，一方面是因為時勢動盪，另一方面也可以說還沒有遇上一個令他心動的女孩子。

香菱可以說是第一個，然而這時勢更加動盪，將會有什麼遭遇未可預料，兒女私情是否應該暫時拋開。

李浪歎了一口氣，緩步踱出去，香菱彷彿已看透了他的心，無言跟在後面，走到寢室門前，二人不約而同都回頭看了看床上的德昭。

德昭仍然是那樣子躺着，毫無反應，除了陳摶，有誰知道他就是醒轉也不會再有什麼特別反應？ （未完．五）

新派脱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 崑崙三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少俊和竺秋蘭來到一座大莊院，入內察看，二人嗅到了杭州孔鳳春的花粉香味，岳少俊確定了這裏是被仲姑娘審問過的地方，於是開始搜索。宋文俊、霍萬清也闖進來，誤會岳少俊和仲姑娘是一夥賊黨，互相動武，霍萬清是鷹爪門高手，外號金甲神，想用擒拿手法將岳少俊捉回天華山莊，却敵不過岳少俊，看出他的武功不會是和賊人一夥的，勸宋文俊停止動武，此時惲慧君和小翠也趕來勸止。互相解釋後，衆人繼續搜索，由岳少俊引路帶到假山附近，找到囚禁過岳少俊的石窖，宋老爺子派人叫霍萬清等人回去，二人再搜查無結果才離去。

## 夜探大宅院　怪事露眼前

金鉄口笑了笑道：「這是姑娘和這位相公的臉上告訴了區區。」

竺秋蘭道：「你看會是什麼疑難不決的事兒？」

金鉄口道：「姑娘這是存心考考區區了，區區測字憑字論斷，卜卦憑爻占象，可不是神仙，能够猜測得到二位心裏的事，姑娘不妨取個字捲，區區替妳測個字如何。」

竺秋蘭道：「我不要你字匣裏的紙捲，寫一個字行不行？」

金鉄口連連點頭說道：「行，行，測字全憑一個機字，姑娘隨手寫來，即是靈機。」

竺秋蘭回頭道：「岳相公，你說寫什麼字好？」

岳少俊舉目看去，正好有一個牧童牽着一隻水牛，從街上經過，隨口說道：「就是『牛』字好了。」

竺秋蘭道：「你就測『牛』字吧？」

金鉄口瞪着雙顆鬥鷄眼，朝岳少俊咧嘴一笑道：「這『牛』字是這位相公說的，區區就替這位相公先測上一測，『牛』字不出頭是『午』，這『牛』字下邊加上一捺，是『失』字。『午』字本來是日正當中，但從『牛』字不出頭，變化而來的『午』字，因爲它不出頭，表示並非日正當中，那麼就是午夜的『午』了，莫非昨晚午夜，有人走失？但方才那頭牛，有人牽着而過。以此論斷，這走失的人，是被人牽着鼻子走失的了，再就『午』字抹去上面一撇，如果加一個『女』字，測爲『奸』字，分明是有陰人暗中作祟，但『牛』字下面加一橫，則爲『生』字，此人雖然走失，却可生還。」

岳少俊聽得心中暗暗佩服，他憑一個「牛」字，竟然把自己昨晚的遭遇，說得如同親眼目睹一般！

但繼而一想，暗道：「此人莫非是賊人一黨，這明明是故意戲耍自己，把自己比作了牛！」

竺秋蘭道：「喂，金鉄口，是我要你



字咯，你該說我才對呀！」

金鉄口呵呵一笑，連連拱手道：「是，是，方才只是奉送的幾句，不收半文錢的，哦，論到姑娘測這個『牛』字，唔，『牛』字加一捺是『失』字，『牛』字不出頭是『午』字……」

竺秋蘭截着他話頭，不耐的道：「怎麼你老是說這兩個字呢？」

金鉄口諂笑道：「姑娘測的是『牛』字咯，『牛』字只有這樣拆法。」

竺秋蘭道：「好，你就照字說吧！」

金鉄口道：「區區先說『失』字吧，這叫做人有失手，馬有失蹄，姑娘方才這個『牛』字，不是妳自己寫的，而是這位相公替妳說的。」

竺秋蘭道：「這不是一樣是『牛』字麼？」

「哦哦！哦！」

金鉄口搖着頭道：「那可以一樣，區區方才說過，人有失手，但這『牛』字，不是姑娘寫的，姑娘既沒有動過手，也不是這位相公寫的，因爲這位相公只是用口說的，這叫做君子動口，小人動手，區區說過，人有失手，這失手的既非姑娘，也非相公，那麼失手的該是小人了，再說『午』字，姑娘這『午』字，也是從『牛』字不出頭變化而來，區區方才已經解釋過，午時是日正當中，但不出頭的『午』時，既非此刻直日午時，那該是午夜了，這位相公測字在先，應在昨晚午夜，姑娘測字在後，算來該在今晚午夜了……」

竺秋蘭被他說中了心事，心中方自一動！

金鉄口接下去道：「再說牛字下面加一橫爲『生』……」

竺秋蘭道：「怎麼又是『生』字？」

金鉄口聳聳肩膀，縮着頭道：「沒有下面這一橫，變爲『生』字，那還得了？姑娘面有晦紋，全靠這一綫生機，今天是壬癸水日，遇金生，遇土尅，趨吉避凶之道，可向西行，區區這意思，是說遇上危難，如果朝西走，可保平安無事。」

竺秋蘭道：「你還沒說出我心裏的疑難事兒呢！」

金鉄口連連拱着手陪笑道：「區區說的，完全憑字論斷，已經全在裏面了。」

竺秋蘭摸出幾文制錢，往他小几一放，撇撇嘴道：「你姑妄言之，我姑妄聽之罷了！」

回頭叫道：「岳相公，我們走！」

金鉄口連忙叫道：「姑娘請留步。」

竺秋蘭回身道：「我拆字的錢，不是已經給了你麼？」

金鉄口聳聳肩，諂笑道：「姑娘，區區金口論相，鉄嘴測字，普通客人，測一個字，只要三文錢就够了，但姑娘……嘻嘻……」

竺秋蘭道：「我給了你八文錢還不够麼？」

金鉄口諂笑道：「姑娘這個字，非比等閒，姑娘就是賞個十兩銀不多，五兩不少……」

竺秋蘭氣道：「你這是敲竹槓了！」

測一個字要這許多銀子，豈非敲竹槓了？

金鉄口道：「姑娘這就說得太重了，

區區這個測字攤，十天不開張，開張也總得吃十天，出門在外，住店要錢，算區區不吃飯吧，但酒可不能不喝，一天喝上三五斤，這是最起碼的了，再加上下酒菜，起碼弄一包花生米，這一加起來，一天沒有五錢銀子，區區就過不了門，姑娘賞個五兩銀子，區區還要十天不吃飯才行。」

竺秋蘭鼓着雙腮，氣憤的道：「你這還不是敲竹槓，拆一個字，就要五兩銀子，我才不吃這一套呢！」

岳少俊看金鐵口一副猥瑣落魄的模樣，不願竺秋蘭當街和他爭執，伸手從懷中取出一錠五兩重的銀子，朝他几上一放，說道：「先生落魄江湖，這就算是送你的五天酒資吧。」

他這輕輕一按，五兩重一錠銀子，立刻被硬生生的嵌入了小几桌面之中。

金鐵口朝他嘻嘻一笑，取起驚堂木「拍」的一聲，朝几上拍落，五兩銀子竟然自動跳了起來，他伸手一抄，接到手中，掂了掂，陪笑道：「多謝相公，一共有五兩四錢三。」

岳少俊看他手法俐落，暗暗點頭，忖道：「只要他這一手，果然不是尋常賣卦的人！」

竺秋蘭扭頭道：「換了我，才不給他呢？」

兩人正待舉步，只聽金鐵口又叫道：「這位相公請留步。」

方才叫姑娘留步，這回却叫相公留步了。

岳少俊轉臉道：「怎麼，五兩銀子還不够麼？」

「够，够，五兩銀子，足够區區買醉了。」

金鐵口摸摸酒糟鼻，連連躬腰，陪笑道：「只是區區還有一句話奉告，五行金尅木，（銀子嵌入几面）東方甲乙木，其色青，只有金才能尅木。」

竺秋蘭不耐道：「岳相公，別聽他胡謅了，咱們走！」

×　　×　　×

兩人在鎮上一家麵館打了個尖，趕到常州，還只是申牌時光，就在西門口的興隆客棧落店，要了兩間上房。

店伙送上香茗，又替兩人打來了臉水，才行退去。

竺秋蘭回到自己房中，梳洗了一番，又朝岳少俊房中走來。

岳少俊已經洗過臉，倒了一盅茶，悠閒的坐在窗下，慢慢喝着，看到竺秋蘭走入立即站了起來，說道：「竺姑娘，我們眞的要在這裏過夜麼？」

竺秋蘭隨手掩上房門，朝他輕俏一笑，說道：「誰說在這裏過夜了？我們今晚要趕回戚墅堰去，再去探一探那所大宅院去。」

岳少俊放下茶盅，說道：「那麼我們幹麼要巴巴的趕到常州來？」

竺秋蘭輕笑道：「我的大少爺，咱們這一着，叫做欲擒故縱，那所大宅院，如果眞是他們的巢穴，他們看我們離開，只當我們並不懷疑那所大宅院了，這樣就會疏於防範，我們也不用和他們正面發生衝突，只要證實那裏是他們的巢穴就好。」

岳少俊點點頭，說道：「竺姑娘，妳眞是心智過人，江湖經驗，比在下多得多了！」

竺秋蘭嫣然一笑，道：「我從少就跟娘跑江湖，那像你，是書香門第的讀書相公。」

岳少俊道：「在下爲了完成家師的心願，我現在也成了江湖人，以後還要跟妳多學習呢！」

竺秋蘭一雙俏目之中，漸漸有了光采，凝注着他，幽幽的道：「只要你不嫌棄我，我會盡我所能，從旁協助你的。」

說到這裏，忽然輕哦一聲，問道：「岳相公，你說你要完成令師的心願，到底是什麼呢？」

岳少俊也不隱瞞，就把師父兩件心願告訴了她。

竺秋蘭秀眉微攢，說道：「聽你說，令師第一件心願，是要找尋他十六年前，無故失踪的孩子，那年他只有十二歲，再加上十六年，如今算來，該已是二十八歲的人了。你只知道他左肩梢有一顆紅痣，乳名叫做龍宮，別的就一無所知了，唉唉茫茫天涯，這確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但令師的第二件心願，可就更難了。聽你口氣，好像只要宋老爺子一言可解，但宋老爺子却要你接得下他一招劍法，才肯答應，武林大老宋老爺子，素有武林第一劍之稱，要接下他一招劍法，比武林高手一百招，一千招還要又難得多……」

「哦！」

她忽然輕哦一聲，望着岳少俊道：「對了，岳相公，依我看，宋老爺一定和你師傅認識，你爲什麼當時不問問宋老爺子，你師傅的第二件心願，究竟是什麼？」

岳少俊微微搖頭道：「不用問，在下接不下宋老爺子一招劍法，問了也是徒然，有一天，等在下接了宋老爺子一劍，在下不問，宋老爺子也會告訴我的了。」

「你說的也是。」

竺秋蘭沉思道：「只是……唉，我娘認識的高人異士，雖然不少，但沒有一個人的劍法，能勝得過宋老爺子的，不然，倒可央求我娘給你引介一位……」

岳少俊堅毅的說道：「不，在下自信，總有一天，會接得下宋老爺子一劍的，只是目前宋老爺子他中了散功奇毒，在下答應過宋老爺子，非得先設法取到解藥不可。」

竺秋蘭眨動眼波，笑道：「這倒不難，我們今晚先去踩個虛實，只要那大宅院，確是賊人的巢穴，我去找娘跟他們要解藥去，我想他們衝着我娘，還不敢不交出解藥來。」

岳少俊好似想到了什麼，說道：「今天我們遇上的金鐵口，形迹甚是可疑，他可能已經料到我們今晚會有行動！」

竺秋蘭撇撇嘴道：「此人只是一個江湖術士，信口胡謅而已！」

岳少俊道：「方才不是妳要聽聽他怎麼說麼？」

竺秋蘭笑了笑道：「我又不是愚夫愚婦，誰會相信這些跑江湖的信口開河？我只是聽他說我們有疑難不決之事，想聽聽他的口風罷了，據我看這人似乎不是賊人一黨。」

她忽然展齒一笑道：「我們一談就沒



個完，我是來跟你說的，今晚我們要趕回戚墅堰去，這時候，還有一二個時辰，可以休息，你要好好的睡一會，好啦，我也要回房去歇一會了。」

說罷，不待岳少俊再說，翩然往外行去，走出房間，隨手替他帶上了房門。

竺秋蘭走後，岳少俊就在床上盤膝坐好，抱元守一，運功起來，不多一回，就已進入忘我之境。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當他睜開眼來，屋中一片昏暗，已是上燈時分。

但聽門上適時起了剝落叩指之聲，店伙隔着房門問道：「客官，你老到外面去用飯，還是小的吩咐廚房裏，給你準備酒菜？」

岳少俊跨下木床，還未答話。

只聽門口響起竺秋蘭的聲音說道：「我們不出去，你要廚下做幾個可口的小菜送來就是了。」

店伙應着退去。

房門開處，竺秋蘭悄然閃了進來，看到岳少俊已經起來，不覺嫣然一笑道：「岳相公起來了，我還當你睡着沒醒呢！」

岳少俊道：「妳也睡了一回？」

竺秋蘭微微搖搖頭道：「我有事情，就睡不熟。」

店伙掌上燈來，又替兩人換了一壺茶水。

岳少俊等店伙退出，悄聲問道：「吃過晚餐，我們就要走麼？」

竺秋蘭也悄聲道：「早着呢，我們不能讓人家發現，至少也要等過了初更才能出去。」

岳少俊道：「在下一切都聽姑娘安排好了。」

過不一回，店伙送來飯菜，四菜一湯，菜餚倒是做得極爲可口，兩人匆匆吃畢，店伙收拾過碗盤。

竺秋蘭站起身，悄聲道：「我要回房去啦，你也裝作熄燈睡覺，等過了初更，你從後窗出去，我會在街尾等你，這裏房飯錢，給他們留一兩銀子，也就够了。」

岳少俊點點頭道：「在下知道。」

竺秋蘭回頭叮囑道：「從後窗出去，要越過兩間民房，才能暗處縱落，那是一條小巷，從小巷拐出去，就是街尾了。」

她因岳少俊未有過夜行人的經驗，故而叮囑得很詳細。

岳少俊又點一點頭，道：「在下記下了。」

竺秋蘭拉開房門，走了出去。

岳少俊過去掩上房門，上了閂，果然一口吹熄燈火，在床上和衣躺下。

他出生書香門第，從未當過夜行人，心中覺得又新鮮，又刺激，好不容易等到初更時分，先從懷中摸出一錠銀子，放到桌上。

然後悄悄走近後窗，打開窗戶，手掌在窗檻上一按，人已輕巧的穿窗而出，蹲着身子，回身掩好窗戶。

略爲向左右打量了一下，就長身掠起，造詣極高，只是沒有夜行經驗罷了。

此刻不過幾個起落，足尖輕點，就像一縷輕烟，不帶絲毫聲息，越過兩重屋脊，從暗陬飄落地上。

這裏果然是一條狹窄的小巷，看去一片黝黑！

他略一定神，就舉步朝前走去，拐出小巷，果然已是街尾。

這時大街上兩邊店舖，還有不少燈光，但到了街尾這一段，可就一片清冷，行人稀少。

舉目看去，對面一家糧食棧門口，暗影中站着一個瘦小人影，那不是竺秋蘭？她敢情也看到了自己了，在那裏招了招手。

岳少俊趕忙奔了過去。

竺秋蘭迎着低聲說：「你沒被人家發現吧？」

岳少俊道：「沒有。」

竺秋蘭道：「方才有一道人影，從對面屋上出現，往北掠去，身法極快，我先前還當是你，正待招呼，後來看到你從小巷裏走出，那就知不是你了，這人輕功十分厲害，不知他有沒有發現你。」

岳少俊道：「不會吧，在下掠落巷子的時候，並未發現有人。」

竺秋蘭道：「這樣就好，我們快些走吧！」

兩人一路急行，趕到城牆脚下，竺秋蘭引着他來到了無人之處，才悄聲道：「我們上去。」

雙足一點，兩手朝上一划，使了一式「青鵲穿雲」，一道嬌小人影，直拔而上，一下躍登城垣。

岳少俊同樣雙足一點，長身掠起，跟在她身後，輕飄飄落在城牆之上。

竺秋蘭柔聲道：「岳相公，你的輕功眞好。」

岳少俊道：「姑娘身手，也是不凡的呀！」

竺秋蘭回眸一笑道：「我比起岳相公來，就差多了。」

隨着話聲，一扭頭，翩然就朝城外落去。

岳少俊跟着飛身落地。

竺秋蘭道：「從這裏趕到戚墅堰，大概只要半個更次就够了，一般夜行人，大概都要二更以後才出動，我們早些趕去，反而不會引人注意。尤其那所大宅院，前面是一片草坪，無處可以掩蔽身形，雖然有樹，但距離又太遠了些，我想我們最好還是從後面花園進去，就較爲妥當。」

岳少俊道：「在下說過，一切都聽姑娘安排。」

竺秋蘭一雙秋水般的眼睛，望着他，閃着發亮的光采，輕嗔道：「人家還沒說完呢，我們今晚行動只是踩盤去的，最好不讓他們發現，因此行迹就要十分隱秘，非到萬不得已，不可和他們動手。」

岳少俊含笑道：「妳看在下是好勇鬥狠的人麼？」

竺秋蘭道：「我只是提醒你罷了，我們不是跟他們動手去的。」

岳少俊點點頭，催道：「在下記住了，我們走吧！」

竺秋蘭朝着他嫵媚一笑，轉身奔行而去。

岳少俊隨在她身後，施展陸地飛騰術，兩條人影，一先一後，起落如飛，不到半個更次，已經趕到戚墅堰。

竺秋蘭放緩奔行之勢，避開鎭上大街

，折入一條小徑，走了里許來路，朝前一指，悄聲道：「到了！」

岳少俊凝目看去，夜色之下，前面黑壓壓一片莊院，正是那座大宅，此時相距尚有半里光景，遠遠望去，大宅院中竟然沒有一點燈火。

心中不禁暗暗生疑，說道：「莫要賊黨眞的走了，怎麽一點燈光都沒有呢？」

竺秋蘭輕輕攢了下眉道：「沒有燈光，那就表示他們已經有了戒備。」

岳少俊道：「難道他們算準我們晚上會來？」

竺秋蘭嗤的一聲輕笑，道：「他們防備的不會是我們，此地不宜久留，快些走吧！」

說完，當先往前掠起。

他避開大宅正面，老遠繞着彎過去，還大工夫，已經抄到莊院後面，只是相距不遠，這一帶正好是一片疏朗朗的果林。

但在黑夜之中，却也樹影迷離，不易爲人發現，竺秋蘭朝他打了一個手式，一下走入林內。

岳少俊跟着掠入林中，向見竺秋蘭似是十分謹愼，步步爲營，藉着樹木隱蔽身形，緩緩移動，岳少俊緊隨她身後穿林而行。

走了一段路，竺秋蘭停住了身子，悄聲道：「這裏離他們後園圍牆已經不遠了，我們就在這裏等一等再去。」

岳少俊看他如臨大敵，倒也不敢大意，悄悄走近，一齊隱蔽住身形，凝目看去，林外荒草沒脛，距離黑壓壓的圍牆，大概不過五丈來遠，望去有如城堡一般，除了唧唧秋虫，聽不到一點聲息！

就在此時，心靈突然似有警覺，再側耳細聽，果然，丈外依稀傳來一絲極輕的聲音，好像有人落到果林之中！

要知他自幼練的是正宗內功，只要數丈之內一有異動，心靈立時就會引起警兆，只是他自己並不知道內功修爲已有如此境界而已！

却說岳少俊心頭一動，急忙回頭細聲說道：「我們快蹲下來，有人來了。」

竺秋蘭根本連什麽都沒有聽到，心中覺得很奇怪，但還是依言蹲了下去。

這不過是一瞬間的事，兩人堪堪伏下，只聽「嘶」的一聲，一道人影，瀉落林前，和兩人伏身之處，不過三丈來遠。

黑夜之中，只見此人身材矮小，頭戴黑色道帽，身穿黑色道袍，背負長劍，手中却持一柄雪白的拂塵，看他飛落時的身法，宛如天外飛來，快如電光，一身武功自然極爲高強，但予人直覺的感到此人極非正派人物。

黑袍道人剛剛飛落，果林右側忽然「刷」的一聲，射出一團瘦小人影，落到黑袍道人身邊，口中叫道：「師傅。」

原來方才岳少俊心靈發生的警兆，就是這瘦小人影，他這一開口，岳少俊、竺秋蘭都已聽出來了。

這人正是在瓜州小酒館中那個面目黧黑的黑小子。

黑袍道人唔了一聲，問道：「徒兒，你說的就是這座宅院？」

黑小子道：「是的，就是這裏。」

黑袍道人說道：「你說連黑虎神趙光斗，見了那個姓仲的女娃兒，都十分恭敬麽？」

黑小子又應了聲「是」。

黑袍道人道：「這就奇了，此女又是什麽來歷？」

黑小子道：「師傅也不知道麽？」

黑袍道人嘿然沉笑道：「爲師沒有看到她，如何會知道她是誰？唔，不過惲欽堯在她手下，沒走出三招，就爲她所擒，此女來頭，定然不小……」

岳少俊聽得暗暗一怔，忖道：「惲欽堯，不是惲姑娘的父親麽，他被江湖上稱爲淮揚大俠，一身武功，在大江以北，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居然會在仲姑娘手下，沒走出三招，就被擒去了，這麽說，那姓涂的要自己梢給宋老爺信上說的，倒非恐嚇之詞了。」

黑小子說道：「師傅，咱們要不要進去？」

黑袍道人道：「咱們既然來了，自然要進去瞧瞧。」

說到這裏，抬目望望矗立在夜色之中的黑漆圍牆，略爲躊躇了一下，終於沉喝一聲道：「徒兒，咱們進去。」

話聲出口，不見他有任何行動，就像憑虛御風，凌空而起，越過三丈高的圍牆，往裏落去。

黑小子也不待慢，雙脚一頓，頭先身後，一個人像鑽天鷂子一般，一下子竄上牆頭，跟着縱身往下躍去。

竺秋蘭蹲着的人，輕輕的舒了口氣，低聲問道：「岳相公，你知道這黑袍人是誰？」

岳少俊道：「在下從未在江湖走動，怎會知道他是誰？聽妳口氣，這黑袍道人，好像是名氣很大的人了！」

竺秋蘭道：「他叫黑衣純陽公孫權，對了，那黑小子，我們不是在瓜州見過麽，當時還不知他的來歷，原來會是黑衣純陽的徒弟，那就是黑孩兒了。」

岳少俊說道：「我們是不是也該進去了？」

竺秋蘭淺淺一笑道：「我看你急着想要進去，是不是？其實有黑衣純陽這樣一位高手，替我們進去覷探虛實了，我們守在這裏，那是最好不過了。」

岳少俊道：「咱們隱身在這裏，有高牆擋着視綫，看不到牆內情形，左首那座六角亭子，高出圍牆甚多，四週還有幾棵老松，不就是假山麽？我們不如到假山上去，就可俯視全園了。」

竺秋蘭掠掠鬢髮，說道：「你既然要進去，那就進去也好。」

岳少俊道：「在下開路。」

長身掠起，穿林而出，再一點，便已飛身上牆，正待回頭看去！

竺秋蘭已緊隨他身後上來，急道：「牆上不可停留，快過去。」

岳少俊也及時發現站在牆上，目標較爲顯着，急忙雙臂一划，一條人影矯若神龍，橫空掠過，一下飛落假山之上。

竺秋蘭沒有他的輕功造詣，接連三個起落，撲上假山，脚下才一落地，立即隱入一排矮樹之中，低聲叫道：「岳相公，快過來。」

岳少俊跟着過去。竺秋蘭悄聲道：「



這座假山高過圍牆，可觀全園景物，也是最爲人所注意的地方，我們得找一處隱蔽之處先藏起來才好。」

岳少俊點點頭，兩人終於找到了一方剔透玲瓏的巨石後面，正好容得兩人蹲下，左右又有矮樹掩護，可以從石孔中看到外面的景物。

別說在黑裏，就是大白天，也極不易被人發覺，只是稍嫌逼仄了些。

兩人蹲下不久，突聽「刷」的一聲，一道人影，不知何處飛射而來，落到頭頂不遠，停身在假山頂上。

竺秋蘭聞聲警覺，立時輕輕扯了岳少俊一下，急忙埋下頭去。

岳少俊也跟着低下頭，心中暗暗佩服，忖道：「看來這座假山果然目標很大，自己兩人如不及時躲藏起來，就會被此人發現了。」

這石後地方本來極爲狹仄，兩人這一低下頭來，兩顆頭就已湊在一起，岳少俊從未和姑娘家如此接近過，但覺竺秋蘭秀髮上的幽香，一縷縷的鑽進鼻孔，使人渾淘淘的感覺，幾乎忘了假山頂上還有一個不明敵友的夜行人，那夜行人敢情因夜色幽黑，也未曾發覺兩人的行藏，只在山頂上略一駐足，又是「刷」的一聲，往山下縱去！

竺秋蘭側臉望去，只見來人身材頎長，背負長劍，一下掠過荷塘，忽然舉手向空，打了一個手勢，就借着樹影掩護，輕快無比的一閃而沒，消失不見。

就在那人一閃不見之際，右首又有兩條人影，疾如鷹隼，從圍牆上飛落，隱入一片樹林之中。

因相距較遠，看不清兩人身形，但從他們身法看去，分明身懷絕佳輕功，自然也是夜探巨宅來的了。

竺秋蘭悄聲的道：「這三人身手極高，看來今晚來查探這座大宅的人，眞還不少！」

說話之時，回過臉去，才發覺她和岳少俊幾乎耳鬢廝磨，他更是如癡如醉！

一時心頭小鹿，不禁怦然跳動，口中輕啐一聲，急忙又別過臉去。

岳少俊根本沒聽到她說些什麽，但給她這一啐，立時就警覺過來，一張俊臉，脹得通紅，囁嚅着道：「竺姑娘，妳說什麽？」

竺秋蘭嗔道：「人家在和你說話，你在想什麽心事？」

岳少俊道：「在下……是在想……咱們要不要進去瞧瞧？」

竺秋蘭撇撇嘴道：「你看園中一片安靜，沒有一點動靜？如果我料得不錯，恐怕暗中早已有人監視着呢？」

說話之間，瞥見遠處忽然透出兩點燈光。

要知練武之人，都練過夜行眼，目光自然十分敏銳，方才園中一片漆黑，較遠之處，不易瞧得清楚。

但如今有了燈光，相距雖遠，已可看到那是兩盞紗燈，從一道圓洞門中，轉了出來。

既是紗燈，自然有人提着而行，紗燈既有兩盞，提燈的自然是兩個人了。

岳少俊凝目望去，只覺那提着紗燈的兩人，欵步行來，極似兩個女子，不覺低聲道：「竺姑娘，提燈的是兩個女子。」

竺秋蘭內功較遜，只能看到兩盞紗燈，還看不清人影，一面說道：「看情形好像是朝這裏來的，嗯！她們可能是那仲姑娘的使女了，我們今晚總算沒有白來。」

兩盞紗燈循着樹林間一條小徑，曲折而行，有時被樓閣遮住，有時穿着豆棚和花架，故而時隱時現，但也漸漸的愈走愈近。

不多一會，兩人已走到荷塘對岸，這回連竺秋蘭也看清楚了，提燈的果然是兩個女子，一身青色衣裙，並肩欵步而行，她們左手提燈，右手各自提着一隻盒籃，不知籃中放着何物？這時已經舉步跨上九曲石橋。

竺秋蘭輕咦道：「她們不會是到假山裏來的！」

岳少俊說道：「眞奇怪，方才最先進來的黑衣純陽師徒二人呢？不知到那裏去了？」

竺秋蘭道：「他們至今沒有露面，大概也藏起來了。」

兩個青衣使女走入水榭，放下手中盒籃，掛好紗燈取出抹布，在水榭中間一張方桌上，仔細抹拭乾淨。

然後打開籃蓋，一個取出四隻高脚瓷盤，裝好四式精美茶食，一把細瓷茶壺，和一個細瓷茗碗，在上首放好。

另一個從籃中取出一個紫銅小香爐，放好沉檀末，點燃起香來。

竺秋蘭冷笑道：「這位仲姑娘，氣派倒是不小！」

這時那圓洞門中，又出現了兩盞紗燈冉冉而走，只是這回走的較快，不過轉眼工夫，已經到了橋邊。

提燈的依然是兩個青色衣裙的使女，並肩徐步而行，一個手捧劍囊，一個手捧琴囊。

兩個使女後面，則是一個一身玄衣的女子，欵步走來。

岳少俊低聲道：「她就是仲姑娘！」

仲姑娘身後，還緊隨着一名黑衣老婆子，正是胡大娘。

兩名使女當先進入水榭，也把兩盞紗燈，掛到了抱柱之上。

水榭經四盞紗燈照射，登時燈火通明，如同白晝，再經四週水光一映，就像點起十幾盞燈一般！

玄衣女子仲姑娘已然欵步走進水榭，在中間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

手捧琴囊的使女立即褪去琴衣，把一張七絃琴放到仲姑娘面前。

竺秋蘭細看仲姑娘，不過二十出頭，蛾眉淡掃，鳳目如星，體態妖嬈，只是別有一股冷峻之氣，就像個冰雪美人一般。

心中暗暗冷笑道：「明明是江湖兒女，偏要故作名門閨秀姿態，煞有介事的要月下彈琴，哼！今晚偏偏給你來個月黑星稀！」

仲姑娘坐下之後，伸手取過茶盞，輕輕喝了一口，螓首微抬，望望檻外天色，天公硬是不作美，無星無月，昏暗如晦！

但儘管月黑星稀，仲姑娘可依然雅興極佳，放下茶盞，就正襟坐定，皓腕輕舒，纖纖玉指，在琴絃上輕輕撥弄了兩下！

「錚！錚！丁！冬！」

每一個彈琴的人，在未彈之前，必須先撥弄幾下琴弦，謂之「調弦」，也就是先試試聲音對不對的意思。

這原是極爲普通的事，但這弦發出來的聲音，驟然鑽入竺秋蘭的耳中，就如聞焦雷！

不！簡直如遭雷擊，心頭狂跳，身軀好似遭受到巨大的震動，幾乎一頭撞到巨石之上！

岳少俊吃了一驚，急忙伸手把她扶住，低聲問道：「竺姑娘，妳怎麼了？」

竺秋蘭一手掩胸，目現驚色，說道：「岳相公，這琴聲大有古怪！」

岳少俊奇道：「琴聲如何古怪？」

竺秋蘭偏臉問道：「你有沒有這樣感覺？」

岳少俊道：「沒有呀，妳到底感覺如何？」

竺秋蘭道：「我聽她撥弄琴弦，就像給巨石撞在心上一樣……」

話聲未落，水榭中又傳出「丁丁東東」的琴聲！

竺秋蘭身軀突然一震，臉色倏變，急忙雙手掩耳，說道：「不……不好……這……琴聲……邪門得很……」

這幾句話，她幾乎是咬着牙說出來的，一個人幾乎癱瘓下去。

岳少俊一時驚得手足無措，再也顧不得男女之嫌，急忙伸手抱住她嬌軀，低聲道：「妳快靜一靜，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琴聲丁丁冬冬的，連續響起，悠揚頓挫，聽來十分美妙悅耳，但竺秋蘭呼吸急促，嬌軀不住顫抖，四肢牽動，幾乎像服下穿腸毒藥！

岳少俊抱着她更是驚惶失措，無計可施，突然靈機一動，急忙抄過手去，按在她後心「靈台穴」上，催動眞氣，緩緩輸入竺秋蘭體內。

這一着，眞還奏效，竺秋蘭宛如大病初癒，棉軟的身子，挺動了一下，緩緩吁了口氣，說道：「謝謝你，要不是你輸入眞氣，我眞會被她琴聲震動了心脈！」

岳少俊道：「會有這麼嚴重？那麼在下怎會一無所覺呢？」

竺秋蘭說道：「也許是你的內力比我深……」

正說之際，突聽「嘶」的一聲，一道人影，劃空瀉落水榭前面，暴喝道：「賤婢還不住手？」

這飛落的人影，正是方才見過的那個矮小道人黑衣純陽公孫權，只見他右手執着雪白的拂塵，左手腋下，挾着一個人。

那是他徒弟黑孩兒，此刻雙目緊閉，人已昏了過去。

琴聲總算戛然而止，仲姑娘慢條斯理的目光一抬，問道：「胡嬤嬤，妳出去看着，外面什麼人在吆喝着？」

胡大娘答應一聲，趨步走出，她明明看到黑衣純陽，但却故作不見，大聲叱道：「仲姑娘在這裏彈琴，什麼人在大聲吆喝？」

黑衣純陽公孫權放下徒弟，在他後心輕輕擊了一掌，等黑孩兒站住，才沉笑一聲道：「是老夫。」

他身穿道袍，口稱「老夫」，顯得有些不類。

胡大娘看了他一眼，問道：「你是幹什麼的？」

黑衣純陽目光如電，沉喝道：「妳就是玄狐胡大娘，嘿嘿，連老夫都會認不出來？」

胡大娘似笑非笑的道：「江湖上三脚毛的人，老婆子看的多了，那裏會記得這許多？」

竺秋蘭嬌軀偎在岳少俊的懷裏，輕聲道：「胡大娘敢對黑衣純陽這般說話，那是仗着有妖女替她撐腰了，不然她有天大胆子，也不敢招惹他的。」

果然，胡大娘這句話堪堪出口，黑衣純陽公孫權雙目精光暴射，厲笑一聲道：「胡婆子，你胆敢對老夫如此說話，老夫就先斃了妳！」

大袖一揮，一股勁風，挾着一聲輕嘶，朝胡大娘立身之處捲去。

胡大娘自然不敢和他硬接，急忙往後躍退。

就在此時，但見仲姑娘屈指輕彈，放在她面前案上的小香爐，本來爐烟嬝嬝，使人深感靜趣！

但經她這屈指一彈，一點烟頭，竟然凝而不散，隨着她纖指所指，宛如箭射一般，向站在檻外的黑衣純陽迎面飛去。

岳少俊輕哦一聲道：「她點着這爐香，原來還是她的暗器。」

黑衣純陽自然識得厲害，他一身修爲已臻上乘，拂出去的內勁（袖風），能收能發。

此時眼看一點烟頭，飛射而來，顧不得再去追擊胡大娘，大袖一抖，收回內力，右手拂塵朝前拂起，左手拉起徒兒，身子離地飛起，退出去八尺來遠。

胡大娘退入水榭，仲姑娘問道：「胡嬤嬤，此人是誰？」

胡大娘欠身道：「回仲姑娘，此人是人稱黑衣純陽的公孫權。」

仲姑娘問道：「是何來歷？」

胡大娘道：「據說他出身北海，後來……後來好像投到……」

仲姑娘一擺手道：「不用說了，他外號黑衣純陽，倒頗合本門條件……」

胡大娘諂笑道：「仲姑娘認爲他可供差遣，那就把他留下好了。」

聽她口氣，簡直大得嚇人，黑衣純陽公孫權，在江湖上，也是名列一流的高手，居然可供差遣，要把他留下。

仲姑娘口中輕喝一聲，果然右腕抬處，接連彈出三指，三點烟頭，帶着三縷極細青烟，品字形，閃電般朝黑衣純陽飛投過去。

她當眞有留下黑衣純陽之意！

黑衣純陽仰首狂笑一聲，右腕抬處，雪白拂塵朝前連拂幾拂。

說也奇怪，他那柄拂塵，白玉爲柄，銀絲爲拂，本來白得晶瑩，但他這連拂幾拂，從他雪白的拂塵中，飛起幾縷黑絲，勁直如矢，向水榭激射過去。

仲姑娘一見黑衣純陽拂出的黑絲，幾乎有十幾縷之多，急忙接連的扣指輕彈，發出十幾點烟頭。

每一點烟頭，也都帶着一縷極細的青



烟，參差不齊，朝前發射過去。

兩人相距，足有三四丈遠，但此刻却默默的交上了手！

十幾縷黑絲，和十幾縷青烟，都在向前推進，自然很快就在空中交接上了，雙方互爭前進，誰都不肯後退，因此一經接觸，就僵持不下。

岳少俊不知黑衣純陽從拂塵中拂出來的黑絲，究是什麼？

但他親眼看到仲姑娘彈出來的十幾縷青烟，只是小香爐的香烟！

香烟應該遇風即散，但她彈出來的幾縷青烟，看去雖然極細，但却十分凝固，一直和小香爐升起來的青烟，連續不斷，源源輸將出去！

黑衣純陽十幾縷黑絲，起自拂塵，也一直和白玉拂塵保持不斷，全力支持，毫不退縮。

你別看雙方這十幾縷青烟，黑絲，它們完全是憑藉着兩人的內家盛氣發出來的，自然各不相讓。

仲姑娘人雖依然坐着，但她雙手十根纖纖玉指，向空箕張，頻頻作勢，不住的在催動眞氣。

黑衣純陽一柄白玉拂塵上，千百縷軟柔銀絲，也根根直豎，同樣傾盡全力，朝前搶攻。

這是一場靜態的拚鬥，聽不到一點聲息，也沒有一點驚險可言，但雙方都顯得神情肅穆，全神凝注，足見這一場比拚，非同小可了。

爐中青烟，依然嬝嬝升高，去勢勁急，拂上黑絲，也依然勁直如矢，誰也沒有半點退縮，誰也沒有半點進展，這樣足足持續了一盞熱茶工夫之久！

竺秋蘭悄聲說道：「這仲姑娘能和黑衣純陽功力悉敵，不分勝負，一身武功，果然十分高強，無怪她敢口出狂言了。」

岳少俊看得暗暗驚奇不止，忍不住問道：「妳知不知道他們比拚的是什麼東西麼？」

竺秋蘭微微搖頭道：「不知道，我想仲姑娘爐中的青烟，和黑衣純陽拂上的黑絲，一定有什麼名堂……」

就在兩人喁喁細語之際，突聽黑衣純陽口中狂笑一聲道：「小丫頭，『毒龍涎』原來也不過如此！」

振腕之間，手中白玉拂塵突然朝上拂起！

他這一拂，但見千百縷銀絲，突然散開，飛射出一蓬黑絲，如烟似霧，朝檻內仲姑娘當頭罩去。

他這一蓬黑絲，細如蛛絲，怕不有數千百縷之多，去勢奇速！

就在他拂塵一振，銀絲散開之際，仲姑娘的十幾縷青烟，早已悉數被他暴長的眞氣震散。

因此這一蓬黑絲，毫無阻擋，長驅直入，射入水榭之中。

竺秋蘭悄聲道：「原來他香爐裏燃的是『毒龍涎』，我聽我娘說過，這種毒烟，凝而不散，十分厲害……」

仲姑娘似是有恃無恐，也冷冷一笑道：「本姑娘也未必把你『黑青絲』放在眼裏？」

說話中，突然雙手一按，十根尖尖的玉指，快得如珠落玉盤，在七根琴絃上一陣撥動。

但聽一陣急驟的琴音，如高山流水，萬丈飛瀑，漫山偏谷，俱是洪洪雷聲！像金戈鐵馬，萬騎奔騰，驚天動地，俱是羣山相應之聲！

黑衣純陽一着勢頭不對，雙脚一頓，一道人影，化作一溜黑烟，轉眼消失，他匆忙逃走，竟連徒弟都顧不得了。

原來黑孩兒在琴音初動之時，早已咕咚栽倒地上，功力盡失，黑衣純陽自然無暇再把他帶走了。

這一陣琴音，岳少俊也聽得出來，含有極大殺伐之音，使人耳鼓受到極強的震撼，別無所覺。

但偎在他懷裏的竺秋蘭可不同了，琴音乍起，她如響斯應，口中只說了句：「不好……」

嬌軀立即起了一陣劇烈的顫動，一個人幾乎完全軟癱下來。

岳少俊眼看連江湖上大有名的黑衣純陽公孫權，都抵擋不住對方的琴音，連徒兒都顧不得，跺跺脚就走。

可見仲姑娘這手琴，彈得厲害無比，自己敢情自幼練的是「逆天玄功」，血逆經絡而行，故不受他的影响。

心念一動，立即抱住竺秋蘭的身子，全神貫注，運起玄功，一手按在她「靈台穴」上，緩緩把眞氣度了過去，藉以帮助她抵抗琴音。

差幸這一陣琴音，爲時不久，黑衣純陽遁走之後，仲姑娘纖纖玉指，也隨着停了下來。

只見她一臉俱是困倦之容，雙肘支着桌子，不住的喘息，好像方才那一陣撥動琴絃，是一件十分吃力之事，才會累成如此模樣！

竺秋蘭在他懷裏，長長吁了口氣，說道：「好厲害的琴音！」

岳少俊道：「妳感覺怎麼樣了？」

竺秋蘭嫣然一笑道：「他琴音停止，我就恢復過來，你不用再給我度眞氣！唉，她這張琴，好古怪，我從沒聽人說過，彈琴會使人失去功力的！」

岳少俊緩緩收回右手，還沒開口，忽聽竺秋蘭口中輕咦了一聲，悄悄問道：「你快瞧，那不是宋文俊和惲慧君麼，他們怎麼也來了？」

岳少俊急忙湊着石孔，朝外看去，只見水榭對面一條花徑上，正有一行四人朝九曲石橋走來。

走在前面的是一個身穿藍衫的少年公子，腰懸長劍，正是宋文俊，他身後兩個苗條人影，則是惲慧君和使女小翠。

最後一人，一望而知，是押着三人來的，這人身穿青布大褂，中等身材，一張瘦狹臉，看去年約四旬以上。

岳少俊驟睹此人，心頭不覺大怒，重哼一聲道：「果然是他！」

竺秋蘭回過頭道：「你說誰呢？」

岳少俊道：「押着三人來的那個青衣漢子，就是假裝負傷，託我梢信給宋老爺子的姓涂的賊人，我們出去，我要當面問他……」

說着，要待站起身來。

（未完・七）

# 胡姬（二）

齊雲飛傳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 相勸互交手　好漢重英雄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崔顥在酒樓喝酒詐醉，被黃龍帮的堂主孟石根的手下捉去，他將黃龍帮的人打倒，孟石根見他是條漢子，和他結爲朋友，告知帮主的夫人胡姬失踪，至今尚未知下落，請他代爲找尋，又提到杏園主人的女兒柳擷紅……孟石根決定去蘇州杏園一趟，拜辭了孟石根便上路，來到揚州，因病用罄盤川，不能上路，由店小二介紹找當地富豪「獅子頭」樊喬，爲姓鄔的私鹽販子押運一批古董首飾，還有一個丁展翅是總鏢頭，他作鏢師，將珠寶押運，由一個姓馬的作嚮導，帶到一條小村庄，遇上刦賊，幸好將賊人打走，姓馬的原來是賊人一夥也捉回來……



鄔老闆吃了一驚，問道：「甚麽事不好？」

崔顥已在馬進身上又戳了幾指，說道：「此人暗中已吸了毒藥！」他捏開馬進的牙關，只見嘴腔內一團黧黑，連忙鬆了手。

丁展翅問道：「如何，還有救麽？」

崔顥搖搖頭，鄔老闆那些奇珍異寶失而復得，已是心滿意足，聞言問道：「這種人還值得救麽？他死了，怎查悉他跟誰勾結？」

鄔老闆道：「反正沒有損失，查來作甚，走吧！你們若是正義的，以後見到這種刦匪，便見一個殺一個吧！」

丁展翅道：「那麽咱們把這四位死難者安葬一下再走吧！」

鄔老闆道：「快走！你當甚麽保鏢的？生人不顧顧死人！」

崔顥一言不發，拾了一柄鋼刀就地挖掘起來，那幾個鏢師，都覺得自己被出賣了，因爲保甚麽鏢，以及鏢在何處，全不知道，若不是同伴中有個能人，早已做了糊塗鬼，因此都對鄔老闆不瞅不睬，跟崔顥挖掘起來。

鄔老闆雖然心頭不快，却也不敢作聲，生怕在這荒郊野嶺，只要他們反臉不認帳，把自己殺了，搶走珠寶，也沒人知道。到了後來，見氣氛越來越沉悶，便道：「這些死者的那一半酬金，我照付，請丁少俠轉給他們家屬！」

衆人沒作聲，他只得把條件加上去。「我，我再每人另加十兩作爲撫恤金……你們若平安把我送到家裏，也是每人再加十兩！」

衆人弄好一切便漏夜起程，不敢再停留。到了鄔家，鄔老闆果然依言每人多付十兩銀子，衆人分了銀子便各自回去，丁展翅問崔顥：「崔兄欲去何方？」

崔顥瞧着他不語。丁展翅只得續道：「這次若非崔兄帮忙，只怕……咳，小弟想請崔兄喝一杯酒，請崔兄賞臉！」

「不客氣，助人助己，何須多謝！」

「不，尤其是這五兩總鏢頭的酬金，若不是……」

崔顥止住他的話，道：「那裏有間酒舖，咱們過去買一碗酒喝！」

「那是賣酒的店舖，可不是酒家！」

崔顥已走到那裏去，跟老闆說了幾句，老闆拿出兩隻碗來，舀上白酒，丁展翅搶着付錢。

崔顥捧起酒道：「請！」仰頭一口喝乾。

丁展翅目光一亮，有點吃驚他把酒當水喝般，待崔顥喝罷酒，他才不好意思地慢慢喝。

「丁兄，你以後要小心一點！」

丁展翅一怔，住碗問道：「崔兄這話是何意思？」

「你可曾想過，那個馬進爲何會服毒死？」

「畏罪自殺！」

「那白衣青年的武功非同小可，馬進遠非其敵，若非他一早把毒藥含在口中，根本沒有機會吞食，而且我解開他的穴道之後，也不見他服毒！」

丁展翅一直用疑惑的目光望着崔顥，崔顥眼望遠處。他一早服毒，便證明不一定是畏罪，而是他的合作人手段毒辣，人多勢衆！」

「你是指那些幪面賊！」

「也許他們估計錯誤，只派出一些嘍囉……不過，小心駛得萬年船！後會有期！」

丁展翅欲言又止，崔顥已經轉身飄然而去。

崔顥要去蘇州杏園？不是，他只走了幾里路，便折去揚州了。



再度入揚州城，又是一個黃昏，崔顥到貧亦樂客棧，掌櫃道：「客官是來存衣物的？你的帳趙館主已代你拿來了！」

「在下客途患病，多虧你們照顧，特別回來，請你們吃一頓飯！」

「何必這般客氣！你的銀子也不好賺，還是留在身邊以防萬一吧！」

崔顥逐個通知，全客棧一個掌櫃，兩個小二，兩個打雜洗滌的，一個伙頭，共六個人，全通知遍了。「你們喜歡到那裏吃？」

掌櫃道：「咱們要到戌時過後才能離開，那時候還有甚麽地方！」

趙小二脫口道：「瘦西湖上的……」

掌櫃罵道：「那是甚麽地方！」轉頭道：「小哥你的好意咱們心領了！」

「好！我找人送一席酒來，就開在這裏！」

晚上七個人便擠在那小得可憐的廳上吃酒，崔顥全沒架子，他們你一杯，我一杯的喝得異常痛快！

可是那些掌櫃小二的酒量，對於他崔顥來說，無異是老弱殘兵，不一陣大家都已東歪西倒，不能再喝，崔顥酒興未盡，收了酒席之後，忖道：「瘦西湖既是個不夜天，何不到那裏走走！」

他主意打定，便出了客棧迎風而行。

那瘦西湖遠近馳名，崔顥三年前已經來過，這次駕輕就熟，到了那裏便聽見一陣絲竹聲，隨風送至！

湖上的冰已冰封，岸邊的涼亭有酒賣，旁邊石舫上燈火輝煌，既有絲竹聲，也有呼么喝六的猜拳之聲，好一片熱鬧的景象。

那石舫上的食客，都是富貴人家，崔顥不喜與那些滿身銅臭之夫混在一起，便在涼亭上找了個位子坐下。

一個賣酒女走了過來，道：「客官，這位子已有人訂了！」

崔顥走到另一張桌子，拉開一張椅子坐下，同席一個青年立即道：「那位子少爺已訂下了！」

「人呢？」

「人？」那闊少冷冷地道：「少爺寧願讓它空着！」

崔顥拿出一錠五兩重的銀子放在桌上，把賣酒女呼來。「送一壺白乾來！要烈的！」

「且住！」那闊少道：「你要喝便請站到一旁去喝！」

崔顥不由大怒，霍地拍案而起，大聲怒道：「你是甚麽東西，竟敢如此橫行霸道？」

那闊少哈哈笑道：「你連少爺是甚麽人都不知道，還敢發惡？」

那賣酒女苦着臉對崔顥道：「客官，請您包涵，到別處去喝吧！」

「大爺便是要在這裏喝！」崔顥在椅背上，架起二郎腿來。

其他食客顯然都與闊少相識，紛紛助他。「嘿嘿，這種要飯的，也敢來這裏，眞是臉皮厚呀！」

崔顥本來甚怒，但轉念一想，氣便消了，還故意把鞋子脫了下來，此刻，衆食客都嘩然大叫！酒家女看着不對，立即到

外面去找人，也不知她到那裏找，一找便找來了十個八個虎背熊腰的壯漢。

「誰在鬧事！」

闊少一指崔顥，道：「便是他！」

那些漢子把崔顥圍住，道：「俺數三聲，你若不爬出去，便打斷你的狗腿！」

闊少道：「先打斷他的狗腿，再叫他爬出去！」

崔顥怒不可遏，仲掌在桌下一拍，桌上的一隻杯盞飛了起來，擊在濶少的下頦上，痛得他大叫起來，崔顥則哈哈大笑。

闊少一邊撫着下頦，一邊叫道：「給我重打，有賞！」

羣漢正想衝前，忽聽石舫上有人叫道：「停手！」叫聲不大，但却有聖旨的效力，衆人立即停住了。

崔顥抬頭望去，只見石舫上有一扇窗子打開，一個錦衣青年探頭出來，崔顥一怔，心想與此人素不相識，爲何肯助我？

那錦袍青年道：「這位哥哥着來對杯中物有偏嗜，不知肯賞個臉，移玉上來同飲否？」

「閣下貴姓？爲何肯請在下喝酒？」

「哈哈，人道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我此處既有大麯、有汾酒，也有波斯來的葡萄酒，你若有同好的，便上來，若不肯的便是問一句也嫌多！」

「閣下眞高人也！在下若推辭的，豈非不識抬擧！」崔顥不理旁人走出涼亭，也不見他作勢，身子便如大鳥一般飛了起來。

那石舫高三層，錦袍青年正在最高那一層，只見崔顥凌空一折腰，便自窗子射進石舫！那闊少及壯漢都看得瞪目結舌，剛才尚誇言要教訓人家，但只此一亮相，便教人無地自容！

崔顥射進石舫見裏面只有一張桌子，坐看四個青年，另有幾個少女或彈琵琶或撥琴瑟。

四個青年面對崔顥的，是那穿錦袍的，左右兩個都是身穿裘衣，顯然都是富家子弟，只有背對自己的是一個白衣青年，衣白如雪，却甚是單薄，崔顥心頭微微一動。

錦袍青年挪一挪身子，道：「請過來同坐！」

崔顥仍有些猶疑，但終於大步走了過去。忽然那白衣青年大笑轉頭。「你若臨陣退縮，可要教我失望了！」

「是你！」原來此人正是那夜把馬進捉囘來的白衣人，崔顥又驚又喜。「是你邀我上來的吧！」

白衣青年說道：「誰邀請都是一樣！相逢不如偶逢，咱們兩番相逢，總算是有緣！」

崔顥在他身旁坐下，道：「想不到在此會見到你，在下亦高興得很！」

「就怕你酒量不足！」錦袍青年問道：「你要喝甚麼酒？」他殊不因崔顥的窮困相而有絲毫的不悅或輕視。

「七年前喝過一口葡萄酒，是甚麼味道，都已忘記……」

錦袍青年道：「那就再試一次！」他爲他斟了滿滿的一杯，續道：「這酒用冰鎭過，又拿出來一個時辰，不冷不熱，最是好喝！」

崔顥喝了一口，道：「好，不過酒味略嫌淡一點，還是白酒有勁！」

「要大麯還是汾酒？」

「大麯！」

錦袍青年替他換了一隻大杯，道：「喝葡萄宜小口呷之，配合其清淡，喝這種酒宜大口急飲，才顯得英雄本色！」

左邊那個戴冠的青年道：「只是烈酒喝得急，若非大酒量，三兩杯下肚，便要醉倒！」

崔顥喝了葡萄酒，提起那杯大麯酒，道：「承四位大哥，瞧得起某家，不嫌某家寒酸，同桌共飲，來，某家敬你們一杯，先喝爲敬！」他言畢又一口氣把杯中酒喝個精光。

「好酒量！」白衣青年提起面前的酒杯，也把酒喝乾。

崔顥道：「四位貴姓……」話一出口，他又頗感後悔，若是對方問自己，自己如何答復？人家對自己推心置腹，自己總不能再以崔顥之名搪塞騙人，但要他表明眞正的身份，他又有所猶疑！

那知白衣青年哈哈笑道：「咱們今日以酒會友，何必效那些俗人，先來甚麼通名報姓的！」

右首那個皮膚白皙的青年大聲讚好。「今日咱們五個，若有誰說出自己的姓名，或旁人的姓名，便算輸了如何？」

錦袍青年問道：「要賭一些甚麼來頭呢！」

右首青年道：「輸的那人便沒權追求玉蓮小姐！」

崔顥不覺一怔，問道：「誰是玉蓮小姐？」

「你不知道麽？她是怡香院的頭牌，揚州人要想見她一臉都難！」

崔顥大笑。「這種風流事，某家不會幹，我可不怕輸！」

白衣青年道：「如此我跟你另賭一項如何？」

「賭甚麽？」

「不醉無歸！」

崔顥大笑。「正是某家之願，我願輸了！」

衆皆大笑，便吆五喝六地猜起枚來。下面又不斷送些小菜上來，那四個青年，酒量極豪，使崔顥有如逢知己之感，也漸漸跟他放浪形骸起來。

錦袍青年道：「蓮花，我看你還是在揚州多呆幾天吧，也許能看得到玉蓮！嘿，你不知道她那張臉簡直吹彈得破，天仙下凡一般，小弟不懂形容，總之包你看了，三魂便不見了六魄。」

右手青年問道：「老大誰是蓮花？」

錦袍青年一指白衣青年，道：「他終年穿白衣，豈不是蓮花白？」

右手青年大笑。「對面那個整年戴帽，又穿黃衣，乃紹與加飯酒！」

「吾兄喜穿綠衣，豈不是竹葉青乎？」

「加飯酒」也大笑起來：「你們說老大像什麽酒？」

「蓮花白」道：「這還用說，老大的爹爹中過進士，乃是陳年狀元紅！」

衆皆曰妙，崔顥道：「你們喝過地瓜酒沒有，那地瓜粗生粗長，釀成酒後又烈又嗆喉，正好是在下的寫照！」



「竹葉青」道：「如今都有了以酒爲名的綽號。只怕沒人會輸，不如先聽聽這些丫頭唱的曲子吧！」

於是聲停猜枚，那幾個丫頭春葱似的玉指，落在弦綫上，發出一陣動人的聲响，一個長相略爲豐滿的女子一手提着搖板，一邊輕啓朱唇，唱起小曲來。

崔顥對此一竅不通，又甚少涉足舞榭歌台，「蓮花白」、「狀元紅」等人雖然都聽得津津有味，他却獨愛桌上的酒菜。

一曲既終，衆皆鼓掌讚好，竹葉青示意歌妓們停止，問道：「最近江湖上有什麽大事發生沒有？」

「加飯酒」道：「爲求公平起見，每人說一件如何。」

「竹葉青」道：「華山掌門顧華章失踪年餘……」

「蓮花白」截口道：「一年前的事，還敢拿來冒充最近？」

「竹葉青」道：「但最近有人傳說，說他在江南出現過！」

「狀元紅」哦了一聲：「他到江南作甚？若是與強敵約會作生死戰，倒值得咱們哥兒倆，趕去瞧瞧。」

「這個小弟倒沒聽人說過！」

「加飯酒」道：「上個月濟南一個巨賈失了一批價值連城的珍寶，你們聽見沒有。」

「蓮花白」道：「聽說官府已派了神捕顧雲生調查此案……這顧雲生是顧思南有與雲飛烟的的兒子，他父母當年都跟了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不少時日，把查案伎倆傳與顧雲生，因此人人均說此人青出於藍，果如斯，則破案之期，指日可待！」

「狀元紅」道：「你終日四處浪蕩，聽到的一定更加精采。」

「蓮花白」道：「沒有什歷精采的，只聽人說梅北山暗中挑戰嶗山三鶴，不過決戰日期與地點，雙方絕不吐露一句。」

「加飯酒」道：「以前梅北山若有此等事，必定廣發武林帖，邀人觀戰，這次一改前風，莫非是因爲他沒有必勝的把握。」

「也有可能，不過，公證人是柳舞風，也許他不喜人太多，再說梅北山前幾次的與人決鬥，雖然都取得勝利，但他因事前廣發武林帖，不但惹來白道人士的非議，連黑道上的人，也認爲他不够意思，要當衆損人面子，故此，也有可能是梅北山改變主意！」

「狀元紅」道：「這件事怕只有你最清楚。」

「蓮花白」道：「狀元兄你取笑了！」言畢放聲大笑。衆皆忍俊不禁，連那幾個歌妓，也低頭抿嘴。

「狀元紅」道：「地瓜兄又有何消息奉告？」

崔顥抓抓頭，道：「在下整日在醉鄉中打滾，很少理江湖上的事，但最近也聽到一件，是『黃龍帮』帮主黃彪的一個妾侍失踪了！」

「加飯酒」笑道：「也許那黃彪喝得太多竹葉青，把帖子也染綠了，他小妾跟別人跑了，也不奇怪！」

「竹青葉」大叫：「希望加飯兄不是指桑罵槐？」

衆人又互相取笑了一番，崔顥才道：「照在下聽來的消息，帮內沒一個人有嫌疑，而且她所居住的地方防守嚴密，不可能在毫無所覺的情況之下出入！」

「蓮花白」道：「此事小弟也聽人提過，但令人感覺興趣的，是聞說此姝天生尤物，男人見了都要爲她顚倒，所以黃彪一直把她藏在深閨，不讓別人看見，小弟還聽人傳說，黃彪自從娶了這女人之後，身上便不見了廿斤肉，但自從此姝失踪後他雖然憂心如焚，但又長回了不少肉！」

「竹葉青」笑罵道：「此必是蓮花兄杜撰的！」

崔顥道：「那女人是個胡人，他們黃龍帮的人叫她胡姬！嗯，狀元兄，輪到你了。」他爲他斟了一杯酒。

「狀元紅」道：「小弟有一件小消息，不過却是最新的，有一個叫鄔天佑的鹽販，僱人護送她和一批珍寶囘家，在半路上……」

「蓮花白」與崔顥大笑。「此事問咱們兩人最是清楚！」

衆皆一怔，崔顥道：「在下便是被僱之一人，而紅貨幸保不失，還是蓮花兄之功！」當下把當夜的情況說了一次。「小弟正是當時才認識蓮花兄的！」

「蓮花白」道：「順手牽羊，不足掛齒，幸而沒有遲到。」

「狀元紅」道：「但小弟要說的却不是這件事，而是餘波，否則如何能稱得上是最新的。」

崔顥與「蓮花白」同時哦了一聲，齊問：「快說。」

「那鄔天佑囘到家裏，連夜便被人殺死了，但家裏失去的財物却不是很多，除此之外，有個姓丁的青年，據說是少林的俗家弟子。」

崔顥驚道：「他叫丁展翅，是咱們一行人的首領，他如何了。」

「他也被人殺死了，而且還有幾個同行的鏢師都無故失踪，九成也是被人殺死再毀屍滅跡！」「狀元紅」關懷地道：「所以地瓜兄以後也得小心一點。」

「蓮花白」笑道：「這樣說來，連小弟也得小心。」

「竹葉青」道：「你怕過誰來！」

「你又怎知地瓜兄會怕。」

崔顥大笑，道：「所謂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担心這許多作甚，任何人有本事都可以來取某家之命。」這幾句話說得豪氣干雲。

「加飯酒」道：「單聽地瓜兄此言，已是可浮一大白！」他「骨」的一聲，把杯中酒全灌進肚子裏。

「蓮花白」道：「一個鹽梟，爲何也攪出這許多事來，這件事有點奇怪。」

崔顥道：「看樣子鄔天佑在鹽梟中的生意並不大！」

「狀元紅」道：「聞說樊喬與司徒浩已在調查。」

「蓮花白」道：「這件事倒令人大感興趣！」

「竹葉青」道：「你素來好奇，但現在是什歷時候？不再喝酒，便散伙！」

「加飯酒」轉頭自窗口望出去，道：

「三更未過，不如去怡香院逛逛！不知地瓜兄有此雅興否？」

崔顥道：「在下蒙諸兄不棄能叨擾幾杯，已十分榮幸，而且諸兄豪興逸飛，雖是新交，却似舊友，本想高攀，多混些時日，不過在下有事要辦！」

「狀元紅」道：「過了年去如何。」

崔顥搖頭。「竹葉青」問道：「吾兄欲去何方。」

崔顥沉吟了一下，不想瞞騙，便照實道：「小弟要去蘇州找一位朋友！」

「蓮花白」笑道：「敢情還是位紅粉知己！」

崔顥臉上一熱，訕訕地點點頭。「蓮花白」吃吃笑道：「恕小弟直言再猜一猜，你那位紅粉知己莫非是柳三小姐？」

崔顥大驚，忍不住問道：「蓮花兄如何知道。」

「蓮花白」笑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吾兄豪氣干雲，英雄蓋世，正該配個美人。」

崔顥臉上紅得發紫，連聲道：「蓮花兄取笑了。」

「狀元紅」等人相顧大笑。乃召人會帳，小二上來，哈腰道：「劉公子今日爲什麽這般早回去，是不是酒菜不稱意！」

「狀元紅」笑罵道：「不用賣口乖！」拋了一錠銀子在桌上。

小二道：「剛好是五兩銀子。」

「蓮花白」摸了一塊碎銀丟過去。「給你們買酒喝！」

小二大喜，感恩戴德地道：「咱們這裏，人人均說齊公子最豪爽，人又俊又瀟酒……」

「加飯酒」在他頭上敲了一記爆栗，罵道：「咱們四個便不英俊不瀟洒了。」

衆人大笑離座，崔顥心頭却怦怦亂跳，脫口道：「原來你姓齊。」

「蓮花白」含笑不語，衆人拾級而下，「狀元紅」劉公子道：「現在已無酒可喝，便都把姓名說了吧！這位便是新近崛起江湖，人稱『銀劍白龍』的齊雲飛齊公子！」

崔顥臉色一變，瞪了「蓮花白」一眼，「蓮花白」笑嘻嘻道：「你莫聽劉頌德兄亂說，若小弟沒看走眼的話，吾兄必非尋常之輩，不過小弟看你，一副自暴自棄的模樣，想來你必不肯以眞姓名見告！」

崔顥如挨了一刀，心頭發痛，咬唇不語，頌劉德道：「不管地瓜兄說不說，小弟都爲他介紹一下吧，這位『竹葉青』是滎陽鄭學禮鄭公子，這位則是紹興周漢山周公子！」

周漢山問道：「吾兄眞的不肯把大名賜告。」

崔顥不答，改問齊雲飛。「齊兄眞的要跟他們去怡香院找那玉蓮的婊子。」

齊雲飛臉色微微一變，但隨即恢復常態。「不錯，吾兄即使沒興趣，何妨同去見識一下。」

崔顥臉上如籠了一層寒霜。「齊兄請借一步說話如何？」

原來此刻已走到石舫的最下面那一層，崔顥輕輕躍過欄杆，立在湖上，湖水已結冰，冰雖不厚，但如何難得住崔顥這等高手？」

齊雲飛看了劉頌德一眼，也跳了出去，詫聲問道：「吾兄有何見教！」

「齊兄雖有恩于小弟，但小弟仍要勸你一句……」

「不敢，吾兄有話請即說！」

「莫去怡香院那種地方！」

齊雲飛一怔，問道：「爲什麽？」

「你是不是喜歡擷紅？」

齊雲飛再一怔，問道：「此事與你何關？」

「爲了柳擷紅，你不能再去！」

齊雲飛眉頭一掀。「閣下很令人失望，誰能管得我！」

「我，」崔顥大吼一聲，「我要代擷紅管得你。」

「眞是狗咬耗子，擷紅也不會這般對我。」齊雲飛眼角一瞥，咭地一聲笑了出來：「閣下不會是假公濟私吧！」

崔顥大怒：「齊雲飛，我向你挑戰，你若不敢應戰的，便不是人！」

齊雲飛臉色一變，崔顥身子忽然向前射去，飛進石舫，齊雲飛一怔，不知他爲何臨陣退宿，可是眨眼間又見他重新回來，手上已多了一柄刀，原來他搶進石舫，在刹那之間，摘下了一個食客的一柄刀！

齊雲飛道：「這柄刀趁手麽？我可不佔人便宜，若是不趁手的，再去換過一柄刀！」

崔顥掂一掂，冷冷的笑道：「還可以，你雖然打贏田中郎，但是我也未必會怕你。」

「哈哈，原來你的消息這般靈通？」

「廢話少說，齊雲飛你準備吧！」

齊雲飛雙手負背，立在崔顥一丈之外，意態悠閒，上下着了對方幾眼，淡淡地道：「你若要出手，儘管請便！齊某幾時都準備着！」

劉頌德聽不到剛才崔顥同齊雲飛的話，見他們突然翻臉，十分奇怪，搶了過來，在他們中間一站，道：「地瓜兄，齊兄，這是怎回事，剛才還談得好好的，有什麽事，何不坐下來解決，何事要動刀動劍的！」

齊雲飛道：「小弟被迫上梁山的！」

「地瓜兄，如此便請看在小弟臉上，收了刀再慢慢商量如何。」

崔顥道：「只要他能答應我的條件，在下不但不殺他，而且還當他是朋友！」

齊雲飛大笑。「這樣子的朋友，齊某寧願不要！我已猜到你是誰，也不想抖出來，只想問你一句，假如有人迫你做任何事……唔，不說別的，只說是他不准你喝酒，不准你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你會怎樣？假如你會屈服，我齊某今日便答應你的條件！」

劉頌德急問：「到底是什麽條件！」

崔顥臉色大變，半晌才喃喃地道：「但我這樣做可是爲了你倆的好！」

「你倆的好？」劉頌德恍然大悟，笑道：「原來你是柳三小姐的親戚！」

崔顥臉色再一變，心頭湧上一股酸意，他只這麽一提，劉頌德便立即想到柳三小姐，證明江湖上傳言柳擷紅喜歡齊雲飛，並非空穴來風！

「劉兄請站開，今日小弟要會會這個不知自愛的狂人！」



齊雲飛大笑。「劉兄請讓開！今日小弟要讓人知道，把自己的好惡強加於人頭上，是一件愚蠢而又霸道的事！」

崔顥更難下台，刀子一挽，身上倏地湧出一股森嚴的殺氣，殺氣比那北風還凜烈！

冷月照在冰雪上，發出一團銀白的光，也使大地看來更加冰冷！

齊雲飛眼波急跳，沉聲道：「劉兄快讓開，這是小弟與他兩人之間的事！」

劉頌德被他倆身上發出的殺氣，壓得心頭沉甸甸的，呼吸難暢，恨不得離開，聞言正好下台。「兩位兄長既然有意印證一下武功，請點到即止！」

石舫上的食客還未散的，都走到這邊觀望。

齊雲飛不敢大意，緩緩抽出長劍來，他的劍鞘以銀絲纏成，長劍如一泓秋水明亮。

冷烟凄月，岸上的樹木大都已光秃，却有一種淒清孤寂的美，目光洒在齊雲飛的白衣上，如雪人一般，照在崔顥的身上，却似一頭發怒的雄獅！

陣陣的北風，吹動光秃的樹枝，枝上的積雪紛紛揚揚飄下，但隨即又被北風捲飛！

天氣仍然不變，但觀衆們却覺得越來越冷！

再一陣北風吹過，齊雲飛與崔顥同時走前，刀劍齊舉，但刀與劍並沒有相觸，而人也交錯而過！

可是，就在兩人交錯而過時，劍反手刺出，刀也是反手劈出！

「噹！」的一聲輕响！兩人立時互相糾纏在一起，接着又响起一連串的叮噹之聲，有如銀鈴，煞是好聽。

齊雲飛的一口長劍如同飛鳳，忽左忽右，忽高忽低，閃、擊、掩、抹、刺五訣，使得神鬼莫測！

崔顥的刀如猛虎下山，每一刀都帶起一片刺耳的風聲，把展、鈎、剁、砍、劈五個刀訣，使得淋漓盡致！武學中有所謂，刀沉劍輕，兩人這一鬥正好把兩種兵器優點盡皆展示出來，使得遠處觀戰的人，嘆爲觀止！

瞬息之間，兩人已換了數十招！仍是個不勝不敗之局，忽然崔顥一掌擊出，齊雲飛左掌迎了上去！

兩聲相觸却沒發出一絲聲音，右手的刀與劍則一會是我壓你，一會又你壓我！

忽然足下發出一陣「嘶嘶」的聲音，兩人突然向前撲飛過去，雙掌仍然不分，四隻脚在冰上留下兩道淺淺的痕跡！

一飛七丈，忽又聞一聲大叫，兩人同時向後翻開！

崔顥落足之時，用力稍重，只聽「喀嘶」一聲，冰塊突然裂開，他身子迅速向下沉去！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齊雲飛身影如飛而至，人未至，劍已先刺出，叫道：「上！」

崔顥下身已陷在湖中，但他歷過無數之風浪，臨危不亂，手腕一翻，刀恰敲在劍脊上，忽覺劍上傳來一股大力，他立即借力提氣，飛出湖面，帶着一串串的湖水，飛越齊雲飛的頭頂！

劉頌德、周漢山與鄭學禮都暗叫一聲可惜，爲齊雲飛未能趁機取勝而感到不值，殊料崔顥嘴上不說，心中却暗暗感激！

外人不知，他是當事人，不可能不知道，齊雲飛那一劍，根本不是要刺他，而是救他！

崔顥再度落足冰上，齊雲飛亦轉過身去，淡淡地道：「韓兄反應眞快，小弟佩服！」

此時兩人離石舫已有十數丈，說話已不怕別人聽見。

崔顥聞言臉上一熱，訕訕地道：「此處未能盡展你我所長，何不到岸上再決雌雄？」

齊雲飛道：「何必到岸上，這瘦西湖的名勝五亭橋，正是個好地方！也該這種地方才有資格作爲咱們的戰場！」

崔顥道：「好！」轉身先行，幾個起落已飛上五亭橋，齊雲飛緊跟在後，在兩丈之外上橋，兩人上橋之後，並不急於攻擊，而是凝神屏息，仔細找尋對方身上的破綻！

劉頌德等人隔遠而觀，人影只有小指般高，便道：「咱們繞道過去！」

他家世居揚州，祖上又中過進士，認識他的人不少，當下都跟他跳出石舫，尋路繞去五亭橋。

齊雲飛道：「時間無多，來吧！」長劍如毒蛇出洞，直奔崔顥的喉頭！

崔顥刀一翻，把劍格開，隨即迴刀反攻一招。齊雲飛身形一變，閃在三尺之外，長劍斜刺過來！

崔顥叫了一聲：「好！」刀勢展開，隱隱然有風雷之聲。

齊雲飛讚道：「風雷刀法果然名不虛傳！」長劍使至急處，一化兩，兩化四，只見劍光不見人影，

崔顥連攻三十六招，但連齊雲飛的一片衣角也沾不上，齊雲飛忽然自亭中飛出，半空把右脚尖點左脚面上一點，身子改爲拔起，翩翩落在亭頂。

崔顥不甘示弱，也飛上亭頂，立足在滑不溜手的琉璃瓦上。齊雲飛淡淡地道：「你跟我上來，已輸了一半！」

崔顥臉色一變。「你口出狂言，是否有所根據？」

齊雲飛微微一笑，道：「等事實來證明！」

崔顥怒道：「如此，你還等什麽？」

「吃我一劍！」齊雲飛劍突出，刺向崔顥意想不到之處！

崔顥身形連變三次才閃避得開，齊雲飛在亭上如履平地，似一隻白鳳在崔顥的身旁翩翩起舞！他身隨劍走，劍隨意動，如臂使指，得心應手。

崔顥在下面不覺得怎樣，在亭頂便不知爲何有力不從心之感。

激鬥七十招，不過彈指間之事，但崔顥已完全處於下風。劉頌德等人忙在此時到了橋頭，忽見齊雲飛自中間那亭頂，飛向右首的另一個亭頂，「刷」地一聲，把長劍插入劍鞘！

北風吹來，齊雲飛衣袂飄飛，似欲乘風歸去，意態瀟洒之至！

崔顥則如石像般竚立着，忽然鋼刀自他手中滑下，「噹」的一聲跌在亭頂的瓦

上，彈了開去，直飛落冰河！「刷！」鋼刀破冰插入！

夜風越來越急，但兩人仍然立在亭上。劉頌德輕聲道：「他倆在做什麽？」

周漢山道：「剛才看來，好像是齊兄勝了？」

鄭學禮道：「看神態也知一二！」

崔顥忽然喃喃地開口了：「我敗了……我終於敗了！」

齊雲飛凝氣成聲，把話送進崔顥的耳鼓內，道：「韓兄並沒有敗，小弟也沒有勝！」

崔顥臉色一變。「你不用花言巧語，我韓鐵衣可不是敗不得的人！」

齊雲飛嘆了一口氣，道：「你若硬要說是敗在我手中，倒不如說你是敗在杯中物！」

「什麽？」崔顥神情一震。

「齊某素來眼高於頂，但也知道大俠『風雷刀』韓鐵衣十六歲開始闖蕩江湖，十八歲開始即未曾逢敵手，當今武林幾個大帮派的掌門對你都推崇備至，不敢有一絲的輕視！齊某若能在你手中走五百招而不敗，已感滿足，不敢奢求……」

「但我敗在你手中却是事實！」韓鐵衣（崔顥）沉聲道：「剛才那一劍如果你不是臨身之時平敲，而是畢直削下，韓某這條手臂早就報廢了！」

「這只是表面上的！在平地我也沒法勝你，不過我着出你的手脚不大俐落！」

韓鐵衣大叫一聲：「我手脚不大俐落？」這句話他忘記用凝氣成聲之法交談，下面的人都聽得見，但都聽得莫明其妙！

齊雲飛聲音恒常。「不錯，你自己當然不覺得！你出刀經常有米粒之差距！差距雖小，但對高手來說却是重大的事！我起初覺得十分奇怪，後來一想才知道了原因！」

「什麽原因？」韓鐵衣此刻已忘記他是自己的敵人——情敵！

「你酒喝得太多，多得影响了體內的經脈，以致你手脚在緊張時會發顫，不過如今受害程度尚不太大，假以時日，即使在平時手脚也會無端端地抖動！」

韓鐵衣用疑惑的目光望着他，齊雲飛道：「我見過這種人，喝酒之後便會全身發抖，據神醫『鬼見愁』稱，此乃酒毒已深的表現！吾兄終日沉溺於醉鄉，可沒有好處！」

韓鐵衣喉頭發乾，道：「你何嘗不豪飲？」

「我相信你日日酗酒，而我只是間中放縱一下！我是放縱，你是自我戕傷，情況完全不一樣！」

韓鐵衣冷哼一聲：「花言巧語，還不是一樣！」

齊雲飛誠懇地道：「不一樣！我喝得雖不少，但喝得慢，酒也不是最烈的！我當它是酒來呷賞！」

「它本就是酒！」

「但你當它是水！而且專喝烈的！」

齊雲飛雙眼在黑暗中閃閃發亮。「韓兄，不論你如何着我，但我仍然希望你能改變一下！我相信在一年前，我必非你敵手，假如你肯戒酒，一年後我也不是你之敵！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

他這幾句話說得誠懇無比，聽得韓鐵衣心頭一暖，但隨即想到他在躑躅柳擷紅，他心房暴縮，忽然升起一股不能遏止的衝動，仰頭大笑！

齊雲飛一愕，問道：「在下那句話說錯了，惹韓兄發噱？」

「你剛才如何指責韓某？韓某爲擷紅勸你莫尋花宿柳，現在你倒來勸韓某莫喝酒！」

齊雲飛也大笑起來：「我只是勸，聽不聽完全在你，但你是不許我去，我要去，你便要動武，程度有很大的差別！我是勸，你是干涉！」

韓鐵衣笑聲倏地止住，臉色更加難着，「擷紅眞是……她，她難道不知道你的德行？」

「她知道又如何？她又未嫁給我，我也不會向她山盟海誓！」齊雲飛悠悠地道：「何況我相信她會比你更加瞭解我！哈哈！」

韓鐵衣臉色鐵青，冷冷地道：「今日之辱，韓某終有一日找你報却！」言畢尖嘯一聲，振衣飛落湖上，踏冰急飛，眨眼間只剩下一個小黑點！

劉頌德等人相顧駭然，齊雲飛也暗暗吃驚，忖道：「剛才若不是引他到亭頂，只怕還不知鹿死誰手！」

他緩緩飛下亭頂，立在橋頭，周漢山忙道：「齊兄，你與地瓜兄因何相爭？」

齊雲飛搖搖頭，他忽然想起一事，望着韓鐵衣的去向，道：「三位兄長且回吧，小弟今夜還有事，明日再去找你們！」

他一挽衣袂，跳下五亭橋，落在冰上，像一陣風捲雲般急飛而去！

北風吹過，橋上送來了無數的驚嘆之聲！

× × ×

韓鐵衣盡力狂奔，眨眼間便出了瘦西湖，煩躁的心情稍爲平復。

他走到街上，月光下見一枝酒招在風中獵獵作响，便走前用力拍起門來。

如雷的拍門聲，把店內的夥計驚醒，喝道：「誰呀？」

「買酒的，快開門！」

「操你奶奶的！這是什麽時候，你不見門已關上了麽？」

「再不開門，便把門踢破！」韓鐵衣拍得更急！

那夥計大約心想不開門，也沒法睡得着覺，只得拉開一塊門板，沉着臉問道：「買什麽酒？」

「一罈白酒！」

「大的還是小的？」

「大的！」

那夥計上下看了他一眼，捧了一罈出來，韓鐵衣付了錢，立即拍開泥封，仰頭灌了一大口。那夥計道：「你到別處喝吧，我要關門了！」

韓鐵衣邊走邊灌酒，才喝了小半，酒氣上湧，打了一個呃，托着酒罈，放聲高歌：「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

他脚步歪歪斜斜，但仍歌一句而長飲一口。長街寂靜，不見有人，只有他狂歌



當哭！北風吹散他的歌聲，却吹不散他胸中的鬱悶！

他歪歪斜斜地走到貧亦樂客棧外面，不料門已關了，他以酒罈去撞門，「噗」地一聲，門未開，酒罈已裂開，酒水洒了一地，韓鐵衣大笑，就坐在酒罈上，頭一歪，倚着門板醉倒了！

俄頃，附近屋頂上現出無數的黑影，一聲唿哨，黑影一齊躍了下來，只見那些人全都是黑布幪頭，手上提着明幌幌的刀劍，爲首那人向手下打了個眼色，兩個黑衣人立即提刀上前。

貧亦樂客棧的大門忽然「呀」地一聲打開，韓鐵衣上身跌下，仆在地上，却原來是店內的小二聽見外面的聲响，跑出來探視，見狀不由叫了一聲：「客官，你醉了？我扶你進去！」

當他目光一抬，見到那兩柄明亮的鋼刀，不由大叫一聲：「有賊！」

韓鐵衣頭腦似稍清醒，睜開雙眼，問道：「賊在那裏……」轉過頭來，見到那些黑衣人大笑地慢慢爬了起來。「你們都是些……瞎眼的賊子……」忽「骨」的一聲嘔了一大口汚物。

爲首那幪面賊冷冷地道：「快！」

那兩個手下立即揮刀撲前，小二嚇得大叫，韓鐵衣脚步踉蹌，堪堪閃過兩刀，一拳搗出，却因動作慢了，被對方閃開，可是韓鐵衣不愧是武林有數的高手，在沉醉中，仍然顯出他非凡的本領來！

只見他身子一歪，倒撞入另一個幪面賊的懷內，手肘向後一撞，但聽「喀嚓」一聲，那人已斷了三根肋骨，大叫倒退，韓鐵衣劈手把其鋼刀奪了過來，踏着「醉八仙」步法，迎向另一個賊子！「噹噹」兩聲，第三刀過處，那人已倒在血泊中！

爲首的黑衣人喝道：「一齊上，把他剁成肉醬！」

他身後的十多個黑衣漢子立時蜂湧而出，把韓鐵衣團團圍住！

韓鐵衣大笑，胡亂揮舞着鋼刀，砍倒了一人，自己也着了一刀一劍。

與此同時，忽聞一道長嘯驟起，鋪天蓋地而來，嘯聲一止，場中還多了一個白衣年青，手上那口長劍，如銀龍一般，穿入黑衣漢子中間，「刷刷」兩劍，立响起兩道驚心動魄的慘叫聲！

此人正是齊雲飛，他掌劍齊施，展開生平本領，眨眼間便擊斃六個黑衣漢子：「韓兄，你沒事吧！你進去，這些人讓我來解決！」

韓鐵衣語聲含糊地道：「你是誰……跑來跟我爭生意？……」

韓鐵衣長劍架開一刀，右脚飛起，那人如皮球一般，被踢上對面屋頂，那賊首見狀大叫了一聲，握着一杆長槍，衝了過來！

齊雲飛心懸韓鐵衣的安危，不與賊道硬拚，不時偷襲其手下。

這時候，韓鐵衣雖然也殺了兩個，但身上又添了幾道傷痕，鮮血淋淋，齊雲飛大驚，倏地竄前，把他踢進客棧內，再橫劍立在門口，叫道：「劉兄，周兄，鄭兄，請你們堅守兩邊街口，看小弟生擒他們賊首！」

那賊首標前一步，長槍急刺而出，齊雲飛長劍翻起，護在胸前，却把身子一偏欲閃，不料那槍離身尺半，倏地沉下，刺在地上，賊首身子大鳥一般飛起，借那槍尖一點之力，飛上屋頂，叫道：「齊雲飛，你多管閑事，小心你自己的狗命，咱們走！」

齊雲飛哈哈大笑。「既然如此，閣下爲何要夾着尾巴溜掉？」他極想追上捉住他們一兩個來審問，但又因韓鐵衣身受重傷，不敢造次，連忙回身抱起韓鐵衣，把他放在床上，先點穴止血，再取出一包金創藥來，與店小二七手八脚地爲他包紮起來。

韓鐵衣身上有七八處傷口，而且都不淺，足足包紮了兩頓飯工夫才包紮完畢！

小二問道：「大英雄，你貴姓？」

齊雲飛問道：「我叫無名，你們這裏有安全的地方麽？」

小二道：「有有，柴房內有一個地窖，空置了好些年都沒用！」

齊雲飛道：「帶路去！」

小二提着燈帶路，齊雲飛抱着韓鐵衣跟在後面，那地窖不大，小二胡亂打掃了一下，便扶韓鐵衣下去。

齊雲飛摸出一塊銀子，塞在他手中。「不要告訴別人，還有若有人要找他，你必須說我已抱他離開了！」

「這個小的自然省得！」

齊雲飛再望韓鐵衣一眼，見他睡得很沉，略爲放心，道：「我明早會叫人送藥來，請你替他換藥包紮！」

小二唯唯諾諾，齊雲飛這才離開，走出客棧，却已不見了那些黑衣漢子的屍體，他懊喪地跺足，振衣離開。

× × ×

韓鐵衣是被一陣鑽心的疼痛驚醒，睜開雙眼，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小二趙三和一盞燈。「客官，您醒啦？」趙三正在替他包紮傷口。

韓鐵衣吃了一驚，問道：「這是什麽地方？我，我怎會受傷的？」

趙三嘆了一口氣，道：「你昨夜醉得眞是厲害，你眞的沒一絲印象？」

韓鐵衣此刻兩邊太陽穴一陣陣疼痛，腦袋還昏昏沉沉的，他苦笑一聲：「我若知道，還用問你麽？」

趙三道：「昨夜你醉倒大門外，小的開門，便見到一大羣黑衣漢子，個個都是拿刀舞槍的……咳，嚇死人啦！」

「我便是讓他們打傷的？」

「後來來了一位穿白衣的公子爺，那公子爺一口劍好厲害，刷刷刷，便殺死了好幾個，那賊首看看勢色不對，便帶人跑了！」

韓鐵衣臉色一變再變，喃喃地道：「是齊雲飛？」他忽然一拳擊在地上，地窖「蓬」的一响，震得趙三耳朵極不舒服。

「誰是齊雲飛？客官，你，你……」

「沒你的事！」韓鐵衣惱恨齊雲飛，但想不到幾番受他的恩惠，心情懊喪，沒好氣地道：「後來又如何？」

「後來那位公子跟小的扶你進來，替你包紮好傷口，再帶你來這地窖休息，他說怕那些人會再來找你，要你小心！」

「哼，狗咬耗子！」

趙三道：「客官，小的知道你是個好

人，但那個公子爺人也很好，今早便託人送藥來，而且還有一封信給你！」

韓鐵衣心頭一跳，好像洩氣的皮球般，心想：「大丈夫理該恩怨分明，我今日怎樣啦，爲何老是生他的氣？莫非我眞的妒忌他？啊，不不，只要擷紅能嫁與一個可靠的人，我應該高興，這浪蕩子弟，是什麽貨色，外表風流瀟洒，實則下流骯髒，他怎配得上擷紅？」

心念電閃而過，他輕咳一聲：「信在那裏？」趙三把信遞給他，韓鐵衣立即撕下緘口，取出信箋來，揭開閱之，只見上面寫着，鐵衣吾兄大鑒：昨夜吾兄去乃匆匆，使小弟來不及通知吾兄一件事，擷紅將於這兩天來揚州，吾兄去蘇州，若是爲了見她，就不用去了，屆時小弟必帶她來見你，尚請吾兄寬心養傷，又及，那干黑衣人來去無踪，小弟尚未查出彼等的身份，一有消息，當即通知，惟在此期間，盼吾兄小心爲要，弟雲飛百拜，即日。

韓鐵衣看了信，心中好像打翻了一瓶五味散般，不知是什麽滋味。過了半晌，他心中不由翻上一個疑問：「他帶擷紅來作甚？故意來羞耻我？嘿嘿，我韓鐵衣是什麽人，要吃他這一套？」

他胡思亂想了一陣以致連趙三上去捧了一盤稀飯下來也不知道，趙三餵他吃飯，韓鐵衣心頭一陣激動，把手按在趙三的肩上道：「小三子，眞多謝你的照顧！」

趙三道：「客官不當咱們是下人，也使小的感動得很！那位公子爺說，傷藥是少林寺的，很快見效，他還說叫你多睡一下，兩日左右傷口便會合縫！」

韓鐵衣吸了一口氣，道：「小三子，我求你一件事，那個穿白衣的小……再來，你便說我已離開了！」

「爲什麽？他很關心你嘛！小的還以爲他是您的朋友哩。」

韓鐵衣心頭又似挨了一刀，生氣地道：「你聽不聽我的話？不聽咱們便不做朋友啦！」

「聽聽……啊，小的知道了！客官您是不想沾人的恩惠！」

韓鐵衣一豎拇指，笑道：「你總算明白，記住啦！」

「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小的怕你不高興……」

「什麽事？你說吧！」

「那穿白衣的公子爺，要我勸你，以後不要再喝酒，就是要喝，也只能一斤半斤，絕對不能多喝！」

韓鐵衣大叫一聲：「齊雲飛，你好厲害的手段！」

「客官，您爲什麽生氣？」

「他是故意來氣我的！不吃了！」

趙三見他臉色甚是難看，不敢多說，爬了上去，韓鐵衣胸膛不斷地起伏着，過了好一陣才漸漸平息，忖道：「我若生氣，豈不是墜入他的陰謀中？嘿嘿，我一定要打倒他！」

他腦海中立即浮上昨夜瘦西湖五亭橋上打鬥的情景來，暗道：「他爲人雖然不肖，但那套劍法的確可以獨步武林！」

他想在齊雲飛的劍法中，找出破綻，可是濃睡不消殘酒，腦袋至此自然渾渾沌沌，想了一會，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齊雲飛果然沒有誆他，只兩天的功夫，傷口便合縫了，這兩天中，齊雲飛沒有來，而那些黑衣漢子也沒有再出現。

兩日來，韓鐵衣雖沒喝酒，但每次想起齊雲飛說要帶柳擷紅來看他的話，他便似喝了烈酒一般，喉頭冒烟。

他很想再見擷紅一面，但又很怕再見到她，他今日淪至此田地，還不是拜她所賜麽？可是這又怎能怪她，她是天上的仙女，月宮內的嫦娥，自己是什麽？只是一個粗通文墨的一介武士而已，根本就配不上她，自作多情的結果便是自作自受！還能怪誰？

但，齊雲飛說要帶她來看自己，存心侮辱，他却不能忍受！

就這樣他用最大的努力，再休息了兩天便決定離開這片小客棧。他想看她，但只想在暗中偷窺，却不想讓她看到自己！

當日自己挾看「未來第一高手」的佳譽，精神煥發，風華正茂，她尚且看不起自己，何況今日自己這一副落魄相！

一爬上地窖，韓鐵衣便聞到一股酒香，酒其實並不好，但久渴之下，日來被抑壓的酒火又發作了。他大步走出大堂，見掌櫃正在呷酒。拋下一塊碎銀，道：「賣給我！」抓起那瓶酒，「骨骨」地喝個精光，掌櫃看得猛搖其頭。

「還有沒有？」

話音剛落，外面忽然傳來一個嚦嚦的鶯聲：「雲飛，到了沒有？」

「呶，就是這家！」

韓鐵衣吃了一驚，他認得出，這是齊雲飛和柳擷紅的聲音。

（未完・二）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

# 新無字天書

諸葛青雲・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刁玄霜將呂東岩兩隻手掌割斷，中了刀鋒奇毒，失音變啞，吳心劍上前爲他裹傷，莫如嬌接住和刁玄霜搏鬥，漸漸不敵，葛嘯羣上前協助，向崔無妄借了一把靈龍劍，和刁玄霜的烏芒絕音刀搏鬥，她被劍拍翻在地，起身便走。崔無妄將劍贈給葛嘯羣，並說明和刁玄霜的師傅歐陽彝了斷過節之後便改邪歸正，莫如嬌也要贈送紅兒寶馬，葛嘯羣不受隨即拜辭而去，在路上被神偷蓋方朔妙手空空將他身上的珠寶黃金和靈龍劍偷去，尚不察覺，後來又見到大頭花子東郭斌被他指出，才知道自己的東西全部被偷，東郭斌和他商量去找神偷算帳……

## 行俠義渡化三賊　護鏢銀索取酬金

大頭花子嘆息一聲，答道：「這個『要』字，就是我臭化子的老本行，『伸手要飯』而已！我們如果走到荒村野店，既無當鋪老板，又無鏢行達官，更連賣藝也無人愛看之際，偏偏肚裏餓得發火，嘴裏淡出鳥來，也只好學學那位落拓窮途的伍子胥了！」

葛嘯羣「哎呀」一聲，皺眉叫道：「這沿門托鉢，乞食向人之學，我可……」

大頭花子目光一閃，笑道：「你弄不慣，我是行家，眞眞到了這種當無可當，賺無可賺，賣無可賣的山窮水盡之時，便由我臭化子去『要飯』供你食用就是。」

葛嘯羣聽大頭花子願意行乞『要飯』來供養自己，不禁紅着一張俊臉，囁嚅苦笑說道：「蝟大哥，你這……這樣說法，却叫……叫我……我……我……」

大頭花子縱聲狂笑說道：「你不要以爲『要飯』之舉太苦，常言道得好：『吃了三年叫化飯，給個宰相都不幹』！若是我臭化子單人行路，定把這『要』字，放在『當』、『賺』、『賣』三字之前，作第一個原則，如今奉陪你這位公子哥兒，才不得不委委屈屈地，把我比做宰相還舒服的本行，放到末後，作爲下策，說到此處，我還應該向我們『窮家帮』的歷代祖師爺，行個禮兒，賠賠罪呢！」話完，果然抖抖身上的百結鶉衣，恭恭敬敬地，向空中作了一個長揖。

葛嘯羣知道這位被世人稱爲「君子中的潑皮」的武林奇俠，功力神通，與義父「大漠金鵰」軒轅亮齊名，自己能與他長途相偕，獲益之處必不在少，但因對方性情太怪，素不喜與知其來歷之人多作盤桓，遂只好仍裝作糊塗，用那種奇妙稱呼，含笑叫道：「蝟大哥，根據你『當、賺、賣、要』的四大原則，第一步是要當，但不知……」

大頭花子不等他說完，便自點頭接口說道：「你先把你身邊所有物件取出，讓我看看有甚麼可以當得金銀，來換吃喝之物？」

葛嘯羣遂如言取出身邊各物，苦笑說道：「蜎大哥，我身邊所帶珍寶，業已被人偸光，那裏還有……」話猶未了，語音即頓，因爲大頭花子看見他所帶那具紫色小棺後，便滿面驚奇地，蹙眉思索。

葛嘯羣微微一笑，正待問話，大頭花子已先拍着他的肩頭說道：「老弟，你是姓葛，叫做葛嘯羣吧？」

葛嘯羣微吃一驚，揚眉問道：「蜎大哥，我尚未通名，你怎麼就會知道我的姓名？」

大頭花子狂笑幾聲，又復手指着那具紫色小棺，向葛嘯羣問道：「葛老弟，你這具紫色小棺之中，是不是貯有三十份綠林人物的自書名帖？」

葛嘯羣「哦」了一聲，含笑說道：「原來蜎大哥也知道我師傅，師母的十年舊事，但葛嘯羣有兩樁疑問，久在心頭，不知是否可以動問？」

大頭花子雙眼一瞪，說道：「葛老弟有話快問，我們千里偕行，倘若說起話來，都是這等吞吞吐吐，却怎樣叫人忍受得了？」

葛嘯羣因對方知道自己來歷以後，心中主意已變，遂劍眉雙軒地，抱拳笑道：「蜎大哥，你生具異相，身負神功，是不是名列『當世八大高手』之一，被稱爲『君子中的潑皮』的『銀蜎鬼見愁、大頭蛆王』東郭斌呢？」

大頭花子聞言未答，却向葛嘯羣打量兩眼，皺眉問道：「你的師傅、師母，是葛文欽和石珠娘，義父則是『大漠金鵬』軒轅亮吧？」

葛嘯羣肅立恭身，點頭稱是。

東郭斌神情中微帶迷惑地，目注葛嘯羣說道：「你既是軒轅老雕的義子，總該聽他說起過我這條『大頭蛆』的怪異性情吧？」

葛嘯羣點頭笑道：「我知道蜎大哥生平最不喜歡知道你來歷之人，多作盤桓交結。」

東郭斌聽得瞪起一雙怪眼問道：「你既然知我習性爲何不裝作不識，偏要動問？難道不怕我發了怪癖，不陪你同往『嶗山鬼斧峪』捉那偸寶賊麼？」

葛嘯羣傲氣凌雲地，揚眉笑道：「蜎大哥，我認爲人之結交，最重要的便是氣味相投，你若看我順眼，自會垂愛後進，不吝提携，你若看我不順眼，我便故裝不識，你也絕不理睬，或許還怕對方的一身俗氣，把你身上的那些乾淨虱子，薰髒了呢？」

東郭斌跳將起來，撫掌怪笑說道：「葛老弟，你這見解，確實高人一等！尤其最後那『俗人身上的氣味，會把乾淨的虱子薰髒』之語，更是想入非非，未經人道的千古妙論！」

葛嘯羣繼續笑道：「何況我挾師傅所傳武學，遊俠江湖，名未必揚，品不能墮。好好一個光明磊落的少年人，爲何要鬼鬼祟祟地，明知你是威震乾坤的『大頭蛆王』，而故裝不識，想在狡詐虛僞中找便宜呢？」

東郭斌越聽越覺高興，縱聲狂笑說道：「好！好！好！好一個光明磊落的少年人，居然有如此胸襟，實在難得！」

葛嘯羣失笑說道：「蜎大哥，你對我這樣誇讚，看來可能會不發怪癖，仍肯率領我這已知你底細之人，前往『嶗山』捉賊的了？」

東郭斌點頭笑道：「當然肯，因爲你所有的是一身傲氣，不是一身俗氣，不怕被你薰髒了我身上的虱子。」

葛嘯羣笑道：「蜎大哥，你與我義父是道義之交，雙方身份說明，你便成了我的長輩，我究竟應該改叫你『東郭師伯』還是仍叫你『蜎大哥』呢？」

東郭斌想了一想道：「我不勉强你，由你自己決定。」

葛嘯羣微笑說道：「假如隨我心意，我仍叫你『蜎大哥』，因爲有兩項理由，使我選擇了這種決定。」

東郭斌一面與葛嘯羣緩步同行，一面怪笑說道：「叫我『蜎大哥』最好，但我也願意聽聽你的理由，我覺得你這娃兒的一切想法，都蠻有趣味的呢！」

葛嘯羣劍眉雙挑，朗聲笑道：「第一項理由簡單，就是『東郭師伯』四字，不如『蜎大哥』三字，叫起來響亮順口！」

東郭斌頗爲贊同地，一拍大腿笑道：「這第一項理由就好，人的姓名外號，本來應以響亮順口爲第一要件。」

葛嘯羣俊臉之上，浮現一絲頑皮笑容地，又復說道：「第二項理由比較複雜，是因『東郭師伯』與『蜎大哥』兩種稱呼，有長輩、平輩之分。我若叫你『東郭師伯』，則是隨同父執長者，闖蕩歷練，我既需要拿出些作晚輩的規矩，不能隨興搗蛋調皮，你也難免要扳起老前輩的面孔，假充道學一番，不便施展你那『君子中的潑皮』所擅長的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潑皮手段。」

東郭斌哈哈狂笑說道：「這又是針針見血，看得極爲透徹的絕頂高論！」

葛嘯羣繼續說道：「我若叫你『蜎大哥』則是氣味相投的忘年之交，結件遊戲風塵，便可毫無顧忌束縛地，你要你的翻天印，我打我的五行拳了，何況忘年結友各交各的之舉，江湖中頗有前例可循，我頂多高攀，也不會構成甚麼欺師背祖的逆倫大罪。」

東郭斌怪眼一翻，揚眉叫道：「我愛和誰交友，就和誰交，誰敢怪你欺師逆倫？我們老哥兒倆，交情已訂，從現在開始，便遵行我那『當、賺、賣、要』的四字眞言，去往『嶗山』捉賊……」

語音至此略頓，目注葛嘯羣笑道：「葛老弟，你且把那具紫色小棺中的三十份黑道人物的名帖，拿出來給我看一看。」

葛嘯羣一面如言取出，遞向東郭斌，一面含笑說道：「蜎大哥，只有二十九份，不足三十份了。」

東郭斌目閃神光，訝然問道：「爲何只賸二十九份？少了一份誰的？」

葛嘯羣應聲答道：「黃狼秀士吳心劍。」說完，便把「析城狼窟」之行的一切經過，都向東郭斌詳加敍述。

東郭斌聽畢，向葛嘯羣看了兩眼，點頭說道：「葛老弟，你初出江湖，便渡化『析城五狼』，功德眞是不少，但『北海神偸』蓋方朔所偸旣屬『靈龍劍』，則價值又高於一切珍寶，這個賊兒，更是非抓



不可的了！」

葛嘯羣揚眉問道：「蜎大哥，你與『勾漏獨夫』齊名，並列『八大高手』，可曾和他較量過高低勝負？」

東郭斌搖頭笑道：「沒有，沒有，『八大高手』之中，我僅僅曾與『關東狂客』宇文蒼，互相鬥過九十九掌。」

葛嘯羣目光一閃，失笑說道：「你們兩位，一位是『君子中的瘋子』，一位是『君子中的潑皮』，這場比鬥，定然精彩煞人！何況那九十九掌之數，也必有一段精彩故事。」

東郭斌嘆息一聲道：「當日我與『關東狂客』宇文蒼，在『山海關』前巧遇，宇文蒼酒後狂言，自詡武技高於我上，並能在百招之內勝過我這『大頭蛆王』。」

葛嘯羣聽得冷冷一哼，說道：「武林八大高手之中，任何一位也均身懷罕世絕藝，並非浪得虛名，彼此間若想分個輸贏勝負，總要拚上幾日幾夜，尚未能有結果，宇文蒼百招取勝之語，確嫌輕狂，難怪要被人目爲『瘋子』！」

東郭斌怪笑說道：「宇文蒼不僅斷言百招必勝，並鄭重宣稱，若是不能做到，便將他關東所有產業，分我一半，讓我這受慣風霜雨露的臭化子，也享享晚福。」

葛嘯羣搖頭嘆道：「這位宇文蒼老先生，簡直狂得不知天高地厚，瘋得不見日月星辰了呢！」

東郭斌往下說道：「我當時自不肯容讓他如此輕狂，兩人遂動起手來，但鬥到第九十九招之上，我便飾辭遁走，不完成這場打鬥。」

葛嘯羣點頭笑道：「走得好走得好，我知道蜎大哥有兩大理由，必須在未滿百招之前，飾辭遁走。」

東郭斌怪叫一聲，目注葛嘯羣，現出滿臉好奇神色地，發話問道：「我當時確實有兩大理由，才不欲完成那百招之戰，但你却怎會知道？莫非你能猜得出麼？」

葛嘯羣劍眉雙軒，含笑答道：「我自信我能猜得出其中究竟，但照一般習慣說來，必須懸些彩頭，才能使猜謎人，提高興趣。」

東郭斌哈哈怪笑說道：「懸些彩頭？我眞想不到像你這樣一位『光明磊落少年』，居然也懂得藉機敲詐！」

葛嘯羣也自哈哈笑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是千古不移之論，我既結交了你這樣一位潑皮大哥，多少也應該沾上一些潑皮氣息。」

東郭斌笑罵說道：「好刁鑽的小娃兒，我就懸個彩頭，倒看你是否能把我心中之事猜測得透？」

葛嘯羣揚眉問道：「這彩頭懸得重或不重？若是輕飄飄的，我還樂得省些心事，不願猜呢！」

東郭斌怪眼雙翻，冷笑說道：「你旁敲側擊，花樣百出地，到底是在動我甚麼腦筋？我把『鬼見愁三式』，懸作彩頭，大概總對了你的胃口了吧？」

道「鬼見愁三式」是東郭斌成名絕學，端的妙化萬方，神奇無比！葛嘯羣聞言，自然喜得打跌地，連連點頭笑道：「蜎大哥，你眞是一位玲瓏剔透的聰明大哥，你怎麼知道我想學你的『鬼見愁三式』？」

東郭斌冷笑說道：「你且慢這等高興，我那敝帚自珍的『鬼見愁三式』，決不輕易傳人，除非你能……」

葛嘯羣不等東郭斌話完，便即接口笑道：「我當然能夠猜得出蜎大哥的心思，你與『關東狂客』宇文蒼鬥到第九十九掌之際，定是起了惺惺相惜念頭，認爲宇文蒼雖然狂得可恨，却也瘋得可愛，遂飾辭走頭，不肯鬥滿百招，免得宇文蒼把半世英名，斷送在一句酒後狂言之上。」

東郭斌靜靜聽完，點頭笑道：「你這機靈小鬼，果然厲害，已經把我心中之事，猜出一半。」

葛嘯羣目光中充滿自信神色地，繼續笑道：「蜎大哥，你且慢誇獎，因爲你第一樁心事，平易好猜，第二樁心事，却比第一樁來得曲折多了。」

東郭斌點頭笑道：「你祇要能把我第二樁心事猜出，我就甘心情願地將『鬼見愁三式』傾囊相授。」

葛嘯羣笑道：「我認爲蜎大哥當日與『關東狂客』宇文蒼動手之間，心中曾突起疑念，想到宇文蒼是否因見自己過於窮苦，起了周濟之心，又恐自己傲不肯受，遂故發狂言，好在彼此鬥滿百招以後，把一半關東產業，明輸暗贈地送給自己？」

東郭斌「哎呀」一聲，皺眉叫道：「葛老弟，你太聰明了，竟連我這等曲折心意，都被你一語道破！」

葛嘯羣笑道：「蜎大哥，你心中既已如此起疑自然不肯鬥滿百招，平白受人恩惠，遂在九十九招之上飾詞停手遁去。」

東郭斌長嘆一聲，說道：「好！我所懸彩頭，算你獲得，就在由此至『嶗山鬼斧峪』的一段途程之中，把『鬼見愁三式』，悉心傳你就是。」

葛嘯羣喜心翻倒地，連連稱謝，東郭斌却從那二十九份黑道人物的親書名帖之中，抽出一份，向葛嘯羣怪笑說道：「葛老弟，你紫色小棺中的這份名帖，足可當得不少金銀，够供我們老哥兒倆，沿途揮霍的了。」

葛嘯羣目光微注，看見東郭斌手中所持名帖之上，寫的是：「太行血鷹陳振坤」七字，遂微笑說道：「太行山倒是我們東行必經之路，但不知蜎大哥要向誰把這份名帖，典當金銀？」

東郭斌把其餘二十八份名帖，交還葛嘯羣，高高舉着「陳振坤」的名帖笑道：「陳振坤是多年積寇，所住『太行血堡』之中，窖藏不少，我們不去找這隻『太行血鷹』，還找誰呢？」

葛嘯羣笑道：「蜎大哥，你打算當他多少？」

東郭斌應聲答道：「要當他一千兩黃金，及一百兩紋銀，若少半分半毫，便從陳振坤這隻『太行血鷹』身上，拔他的『鷹毛』抵數。」

葛嘯羣不解問道：「蜎大哥又是甚麼花樣？這一千兩黃金，及一百兩紋銀的數目好像別有涵意？」

東郭斌瞪眼問道：「你不是很會猜的麼？」

葛嘯羣搖頭笑道：「我有時聰明，有時懵懂，如今靈機不動那裏猜得着呢？」

東郭斌手指北方，皺眉說道：「葛老

弟，你來自南方故而未曾看見山西北部因頻年水旱成災，遍野哀鴻嗷嗷待哺……」

葛嘯羣哦了一聲，接口說道：「蜎大哥，你是不是想用這筆金銀賑濟災民？」

東郭斌怪笑答道：「既要濟人，也要濟我，我打算以一千兩黃金，賑濟災民，以一百兩紋銀，供我們酒肉揮霍。」

葛嘯羣聽得失笑說道：「區區一百兩紋銀，能够揮霍得多久？」

東郭斌雙眼一瞪說道：「等揮霍完了再從『當、賺、賣、要』四字妙訣之中，設法弄錢，才會使漫漫長途，時添趣味，不會過於寂寞。」話方至此，遠方山道之上，突然響起了「我……武……維……揚……」悠長洪亮的喊鏢聲音。

葛嘯羣劍眉雙挑，向東郭斌含笑問道：「蜎大哥，你聽鏢車來了，我們要不要自告奮勇地，協助保鏢達官，再復賺它一筆金銀用用？」

東郭斌搖頭說道：「不行，你難道忘了我們剛訂不久的『有當不賺』原則？」

葛嘯羣央告道：「蜎大哥，原則雖定，未嘗不可從權，因為我覺得若能客串一次武林鏢師，都是極為有趣之事，何況我們雖然有份『太行血鷹』陳振坤的名帖可當，但典當之處却遠在『太行血堡』，似也不會與眼前的保鏢舉措有何抵觸？」

東郭斌見他這樣說法，遂想了一想，點頭笑道：「葛老弟若想過替人保鏢的癮兒，也無不可，但我要先略變形貌，然後再替你加以拉攏。」說完，便轉身走到路邊，折取一根小小樹枝，及一段細細山藤。但等他拿了這兩樣東西，回轉頭來之後，却把葛嘯羣嚇了一跳！

原來東郭斌就在這轉身取物的一剎那間，頷下的雪白銀鬚，即已變成與他那滿頭亂髮相同的烏黑色澤。

不僅銀鬚變黑，連他那顆特殊巨頭，竟似也小了不少，但乃比常人要略略大上一些。東郭斌變易形容以後，從身上撕下一角百結鶉衣，用山籐繫在樹枝之上。葛嘯羣看得莫名其妙地，皺眉問道：「蜎大哥，你這是在做甚麽？」

東郭斌怪笑答道：「不是同行不搭訕，我既要向鏢行人物拉攏，自應先做上一面鏢旗。」

葛嘯羣恍然頓悟地，指看那一角百結鶉衣，失笑說道：「這勉強算是鏢旗，但所保鏢車，却在何處？」

東郭斌怪聲笑道：「我保的不是鏢車，而是紅貨！」

葛嘯羣皺眉叫道：「『紅貨』二字，通常是指價值連城的上等珠寶……」

東郭斌搖手止住葛嘯羣的話頭，揚眉怪笑道：「葛老弟，你這武達文通，風流瀟洒的少年人，應該比任何珠寶價值，高出多多，我所保的紅貨，就是你呢！」

葛嘯羣苦笑連聲，方待答話，東郭斌已目向那鏢行人物來處，高聲叫道：「我……武……維……揚……」他剛剛喊了兩聲，山道上便已車響轔轔，轉出了一羣人馬，來的共有四輛鏢車，三匹駿馬，車上插着一面迎風飄拂的八卦鏢旗，當前的一位鏢師，是位年近六十的灰衣老叟。雙方走到距丈許之處，東郭斌向那灰衣老叟，怪笑說道：「老鏢師，這『太行山』脈一帶，萑苻不靖，強人極多，我們既是同行，似可把兩撥鏢兒，合在一處行走？」

那灰衣老叟含笑問道：「老兄們的鏢貨是要保到何處？」

東郭斌應聲答道：「山東嶗山。」

灰衣老叟聞言笑道：「這樣說來，我們同路機會，並不太多，因為兄弟的鏢貨，祗要保出『太行山』境便可。」

東郭斌笑道：「晉、陝、豫、冀一帶的江湖人物，有句口號叫做『保鏢莫過太行山』，可見得這『太行』一帶的行路之難。我們兩撥人馬，合在一起，力量增強，互相也照應，且自走一段算一段吧！」

灰衣老叟點頭笑道：「雙方合在一起也好，老兄們的鏢貨何在？」

東郭斌笑嘻嘻地答道：「你是保的明鏢，我是保的紅貨。」

灰衣老叟聞言一愕目注東郭斌，低聲問：「老兄們既是保紅貨，為何喊鏢？」

東郭斌怪眼雙翻，含笑答道：「這就叫明人不做暗事。」

灰衣老叟始終把氣概軒昂的葛嘯羣當作鏢師，而把鶉衣百結的東郭斌當作帮閑人物，如今因見葛嘯羣默不作聲，神情高傲，遂微覺不悅地，低聲問道：「你們這位鏢師，是何來歷？怎的如此高傲？」

東郭斌瞟了葛嘯羣一眼，失聲笑道：「他不是鏢師，我才是鏢師，他就是我所保紅貨。」

灰衣老叟因自己把整個事料錯，不禁愧色滿面地，向東郭斌抱拳笑道：「小弟眼拙，多有得罪，尚未請教兄台上姓尊名以及貴寶號的名稱所在？」

東郭斌哈哈一笑，指看灰衣老叟的身後鏢旗，揚眉說道：「我見了你這面八卦鏢旗，便知是關中長安鏢局的副總鏢頭『八卦金刀』韓永壽，你怎麽就認不出我的鏢旗來呢？」

「八卦金刀」韓永壽聞言，向東郭斌所說那面用一角鶉衣所製的鏢旗看了兩眼，不禁越發慚愧地，搖頭說道：「兄台請恕韓永壽眼皮子太淺，經驗太薄，我竟看不出……」

東郭斌接口笑道：「韓老鏢頭莫要在意，我是逗你取樂，因為我這鏢局，敢說是曠古絕今，別開生面，任何人也不容易認得出鏢旗來呢！」

韓永壽越聽越覺好奇地，揚眉問道：「兄台的上姓尊名……」東郭斌不等韓永壽話完，便自失笑答道：「我姓魏，但有姓無名，鏢局子也設在『終南山』的絕頂山上，連鏢客，趟子手等，全是我一人包辦，故而向來我不保鏢銀，祗是紅貨。」

韓永壽一雙銳眼，閱人甚多，如今雖因東郭斌施展功力，略變形貌，認不出他就是名列當世武林「八大高手」中的「大頭蛆王」，却也看出此人定是一位身懷絕藝，游戲風塵的奇人異土。

東郭斌一面前行，一面又向這「八卦金刀」韓永壽笑道：「韓老鏢頭，我們既已一路同行，我想和你訂個君子協定。」

韓永壽笑問道：「魏兄請講，你想訂甚麽樣的君子協定？」

東郭斌答道：「途中無事便罷，若是有事，你們帮了我們多少忙兒，就應該接受我們的多少酬報。」



韓永壽連搖雙手說道：「魏兄說那裏話來？四海之內，無非兄弟，何況我們還有同行之誼……」

東郭斌截斷對方的話頭說道：「韓老鏢頭不要客氣，我所說的是雙方互惠的君子協定，假若途中有事，而是我們帮了你的忙，你也該照樣付給我們酬勞才對。」

韓永壽點頭笑道：「那是自然……」一語未畢，「滴溜」一連聲空中竟響起了綠林響箭！韓永壽臉色立變急忙招呼趟子手及另外兩名鏢師把四輛鏢車，團團圍住。迎面一片樹林之內走出十幾位綠林人物。

葛嘯羣對於這種保鏢刦鏢場面，尚是初次見識，故而興趣頗濃地，站在一旁，靜着那位身為長安鏢局副總鏢頭的「八卦金刀」韓永壽如何應付？

韓永壽並未拔出自己的成名兵刃「八卦金刀」，祇是赤手空拳地向前走了兩步，目光掃視那一字排開阻住去路的十幾位綠林人物。

他是長安鏢客，自然久走中原，在這目光一掃之下，竟未發現攔路人羣之中，有甚成名巨寇？韓永壽心中方自懷疑，只聽連聲厲嘯，再起當空，又從密林之內，閃出了三條人影。這三條人影，宛如巨鳥掠空，敏捷無儔地，越衆而過。當中一個是位身穿血紅長衣，貌相陰森的五十來歲老叟。右邊一個，是位青袍瘦小道人。左邊一個，是位痴肥臃腫的綠衣醜婦。這「紅、青、綠」三條人影一現，韓永壽眉峯立蹙往後退了半步。

東郭斌則以蚊哼般的話音，向葛嘯羣耳邊，怪笑說道：「葛老弟，這才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站在三人當中的紅衣老叟，就是我們想去找的『太行血鷹』陳振坤呢！」

葛嘯羣聞言，更復提高了不少興趣。

「八卦金刀」韓永壽退了半步，微抱雙拳，向「太行血鷹」陳振坤含笑問道：「朋友們可是『太行三鳥』？在下韓永壽，忝為長安鏢局的副總鏢頭……」

話猶未畢，「太行血鷹」陳振坤便冷笑說道：「在這豫北、晉南一帶，『太行三鳥』與『析城五狼』，總是小有名頭，你保鏢路過此間，為何不向我『太行血鷹』陳振坤或『青隼』祝松，『綠梟』何秀姑等，打個招呼，遞份名帖，究竟是看不起我們兄妹？還是倚仗你們長安鏢局的藝業能為，威風殺氣？」

韓永壽靜靜聽完，伸手入懷取出了一張大紅拜帖。但他帖才取出，「太行血鷹」陳振坤便又眉騰殺氣地搖手冷然道：「韓永壽，你枉是長安鏢局的副總鏢頭，難道還不懂『箭響不接帖』的綠林規矩？」

韓永壽皺眉說道：「陳當家的這樣說法，莫非不肯高抬貴手，借一步路，彼此定欲傷和氣麽？」

「太行血鷹」陳振坤冷笑說道：「借路不難，祇要請韓大鏢頭，把你『八卦金刀』的高明招術，留下幾手。」

韓永壽聽對方這等說法，知難善了，遂哈哈一笑，探手肩頭，把自己的成名兵刃「八卦金刀」掣在手內。

刀光如電閃，刀嘯似龍吟，就在這電閃龍吟之中，那位名叫「青隼」祝松的青袍瘦小道人，發出一陣「哼哼」冷笑，說道：「對了，做鏢客的，本應該放英雄些，你們保鏢闖路，我們上綫開扒……」

話方至此，東郭斌忽然一搖一擺走出，幌着他那顆不知用甚功力，已然縮小不少的大頭，向「太行血鷹」陳振坤怪笑說道：「陳當家的，我魏老大有事請教。」

「太行血鷹」陳振坤是積年巨寇，何等眼力？起初雖未注意這位風塵奇俠「大頭蛆王」，但如今細一注目，却不禁悚然失驚地，拱手笑道：「魏朋友也是長安鏢局的大鏢頭麽？」

東郭斌連連搖手地，接口道：「陳當家的，你看走了眼，長安鏢局，名滿關中，那裏會有我這等不成材的邋遢人物？」

陳振坤雙眉微揚，訝然問道：「魏朋友既非長安鏢局人物，却為何與韓大鏢頭同路而行？」

東郭斌目光微瞥韓永壽笑嘻嘻地答道：「他是大鏢局的大鏢頭，我是小鏢局的小鏢頭，既屬同行，故同行。」

陳振坤「哦」了一聲，含笑問道：「魏大鏢頭，你是在那家鏢局得意？」

東郭斌怪笑說道：「我這鏢局，沒有字號，却有鏢旗。」

「青隼」祝松在一旁笑說道：「有鏢旗就請拿出來看看，不是我『青隼』祝松誇口，南七、北六諸省，以及九塞、三邊的各大鏢局鏢旗，均曾見識，到眼便知你這鏢局是在何處？應係由何人主持？」

東郭斌看了「青隼」祝松一眼，微笑道：「祝當家的，你見識過的大鏢局，我是小鏢局，這面鏢旗恐怕你定然尚未見識過。」說完，遂把手中那綁在樹枝上的一角鶉衣，向這「隼青」祝松略為展拂。

「青隼」祝松目光閃處，氣得厲嘯一聲，臉色大變地，似欲發作。「太行血鷹」陳振坤看出對方故意嘲諷，必有所恃，遂一面搖手止住「青隼」祝松，一面向東郭斌笑着道：「魏大鏢頭，你有何事見教？」

東郭斌問道：「我想請教陳當家的這率衆攔路之衆，是不是要想刦鏢？」

陳振坤點頭笑道：「魏朋友說得不差，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兄妹既是綠林人物，為了手下弟兄的澆澆裏裏，也祇好上綫開扒。」

東郭斌指着「八卦金刀」韓永壽，又復問道：「我和韓大鏢頭等兩家鏢局，各保了一批鏢貨，你們是要刦那一家？還是兩家都刦？」

陳振坤自見那幾輛鏢車之上，插的是長安鏢局的「八卦鏢旗」，遂向東郭斌訝然問道：「魏大鏢頭，你也保鏢貨？」東郭斌點頭笑道：「韓大鏢頭保的是幾車鏢銀，我則保的是一箱紅貨。」

「綠梟」何秀姑站在一旁，靜聽至此，揚眉冷笑道：「鏢銀要刦，紅貨也要刦，『太行三鳥』手下，從來就沒有漏網之魚，及啄餘之粟！」

葛嘯羣早就有點按納不住，聞言之下，朗聲叫道：「蜎大哥，這『太行三鳥』，眞是有點把自己看作鳳凰一般，豎眼橫眉，狠天狠地，我不如把那箱紅貨，拿出來給你們看看，倒看他們誰有熊心豹胆，再敢說『刦奪』二字？」

東郭斌點了點頭，目光凝注在「太行

三鳥」中，身為首腦的「血鷹」陳振坤臉上，笑嘻嘻地說道：「陳當家的，你聽見沒有？我那自居小老弟的小財東說了話了，他要把那箱紅貨，取將出來，看你們敢不敢刼？」

「血鷹」陳振坤雖看出東郭斌比那「八卦金刀」韓永壽，難鬥得多，葛嘯羣氣宇軒昂，也非流俗，但弓在弦上，業已不得不發，祇好狂笑說道：「魏大鏢頭，便請你那財東，把所帶紅貨取出，讓我們開開眼界也好，但恐普天之下，並沒有我『太行三鳥』兄妹所不敢下手刼奪的奇珍異寶！」

葛嘯羣聽他如此狂言，遂冷笑一聲，把那紫色小棺取出，托在掌上。

十年前的「太湖百棺大會」，使多少武林巨寇為之喪胆驚魂！故而紫色小棺才現，便把「血鷹」陳振坤驚得連退兩步，戟指葛嘯羣，顫聲問道：「你……你……你是不是自太……太湖……」

葛嘯羣手托紫色小棺，劍眉雙挑，答道：「葛嘯羣奉家師師母之命，漫游江湖，查訪十年前寄名棺中的武林人物。」

「血鷹」陳振坤臉色大變！「青隼」祝松與「綠梟」何秀姑，自也聽得「血鷹」陳振坤說過這段遙魄驚魂的故事，兄妹三人遂聚在一起，低聲互作商議。

東郭斌怪笑問道：「你們商量好了沒有？還敢不敢刼奪這箱紅貨？」

「血鷹」陳振坤霍地抬頭，下了頗大決斷地，咬牙答道：「自然要刼，陳振坤十年前在『太湖葛家堡』內，是中了葛文欽、石珠娘的巧妙算計，才不得不忍辱留名，如今正好向他們夫婦的得意傳人，在眞實武學方面，領教！領教！」

東郭斌聽完話後便自飄身後退，伸手拍着葛嘯羣肩頭道：「葛老弟，你先去把『太行三鳥』教訓一頓，然後我再將『血鷹』陳振坤當作娘舅，向他當點東西。」

這種話兒，含有隱事，自難使「血鷹」陳振坤一聽就懂，就在皺眉尋思之際，葛嘯羣業已揣好紫色小棺，傲氣凌雲地向「太行三鳥」發話叫道：「太行三鳥聽眞，任憑你們一湧而上也好，祇要有人能在任何一種武學之上，勝得葛嘯羣絲毫，我便把陳當家的昔日在『太湖葛家堡』所留名單，取出奉趙。」

東郭斌聽完，向站在自己身邊的「八卦金刀」韓永壽低聲怪笑說道：「韓大鏢頭，常言道『光陰似箭催人老，一代英雄讓少年』！你看我這位葛老弟的騰騰豪氣，勃勃英姿，却夠多麼可愛！」

韓永壽含笑說道：「此次如非兩位大俠，仗義拔刀，長安鏢局的多載威名心血，以及韓永壽這條老命，均將交代在『太行三鳥』手中。」

東郭斌「哦」了一聲，目注韓永壽問道：「韓大鏢頭，聽你之言，莫非你自認鬥不過『太行三鳥』？」

韓永壽看了看手中的八卦金刀，搖頭嘆道：「人貴有自知之明，韓永壽在這柄八卦金刀之上，雖下了數十年苦功，但最多祇能對付『太行一鳥』，倘若三鳥同攻，必然死無葬身之地！」

東郭斌笑道：「這樣說來，我們竟帮了你一點小忙？」

韓永壽滿面感激神色說道：「那裏祇是小忙，簡直是地厚天高之恩，令韓永壽及整個長安鏢局，均自感激不盡。」

東郭斌怪笑道：「韓大鏢頭，大可不必，却莫要忘記付給我們酬勞便好。」

韓永壽此時也已看出這東郭斌及葛嘯羣一老一少是有意帮助自己的風塵異人，聽他索討酬勞，還以為是詼諧之語，遂陪笑道：「魏兄莫要取笑，假若你與葛老弟眞肯受酬，韓永壽不惜千金重謝。」

東郭斌搖頭笑道：「不要那多，我們如果能趕走『太行三鳥』使你鏢車安然度過『太行山』，祇請韓大鏢頭，給我們百兩紋銀，作為酬勞就是。」

韓永壽見他詞色鄭重，不像說笑，不禁詫聲問道：「魏兄此話當眞？」

東郭斌嘆了一口氣道：「一文逼死英雄漢，好漢無錢處處難！我和葛老弟，都被人把身上財物偷光，要去『嶗山』捉賊，苦無旅費，祇好找這種替人出力機會，賺點不太多的盤纏，才好上路。」

韓永壽聽得失聲大笑說道：「魏兄放心，祇要韓永壽不把這條性命，交代在『太行三鳥』手下，你與葛嘯羣老弟，東赴『嶗山』的所需盤費，都包在我的身上便了。」

東郭斌聞言，遂揚眉怪笑道：「葛老弟，多加點油，祇要打跑『太行三鳥』使鏢車安度『太行山』，韓大鏢頭便答應賞給酬勞，足夠作盤纏了。」這時「太行三鳥」中，業已有人和葛嘯羣，打在一起。

第一個出手的是「綠梟」何秀姑，她施展出她得意絕學「仙梟掌法」，向葛嘯羣猛然進攻，招招都是毒辣招數。

葛嘯羣有心戲敵，青衣飄拂，步下輕靈，手中却守多攻少，彷彿已被「綠梟」何秀姑，圈在了百變掌影之內。

但東郭斌這一叫他進手，葛嘯羣縱聲狂笑，冥心獨悟的絕學立施，一招「蕭何問路」，一招「韓信點兵」，虛實相生，陰陽翕合地，從守勢下轉為攻勢。

何秀姑那肯輕易失却這已佔先機的相當優勢？遂以一式「手揮五弦」硬折葛嘯羣所攻來的「陰陽和合掌法」！

那知不加硬接還好，這一硬接之下，發現葛嘯羣武功太高，自己遠非敵手，竟被震得兩臂酸痲，蹌踉退出四五尺遠。葛嘯羣掌力一收，傲然笑道：「太行綠梟，已然承讓，但不知『太行血鷹』及『太行青隼』，還肯不肯繼續賜教？」

「青隼」祝松走出了兩步，向葛嘯羣厲聲喝道：「葛朋友，我要和你鬥一鬥輕功。」

祝松所以如此說法，是因自己的「猛隼輕功身法」冠絕一方，料來必可超過葛嘯羣，獲取勝利。葛嘯羣聞言，劍眉一挑，點頭說道：「好，我們就比輕功，祝道長請自施為，葛嘯羣照樣學步。」

祝松長嘯一聲，未見任何作勢，身形便憑空拔起了三丈有餘，然後兩手平分，向前一撲，雙足再略屈伸，便活像一隻絕大青隼，電疾般地，環飛一圈落在原地。

葛嘯羣儒衫一飄，也照樣拔起了三丈有餘，也照樣提氣環飛一周，落足在原來所立之處。

他是照樣學步，但却有兩點學得不像



。第一點是「青隼」祝松在拔身之前，曾經先行發出一聲長嘯！葛嘯羣則根本不曾發出絲毫聲息。第二點是「青隼」祝松提氣環飛之際，飛得極快，儼如電掣，葛嘯羣則飛得稍慢，宛若雲飄。外行人着來，葛嘯羣既有兩點未曾學像，更應作敗論。

但內行人着來，却是「太行三鳥」中的「青隼」祝松，又告鎩羽。因為引吭長嘯，可以提聚眞氣，帮助騰身，故而不嘯拔高，要比發嘯拔高，難上一點。飛得較慢，難出多多，顯得自在從容，輕靈美妙。「青隼」祝松心中有數，正自臉上微紅，想不出應該怎樣答話之時，東郭斌却發出一陣呵呵大笑！他不但笑，而且笑唱，他唱的是：

「眞奇聞，眞奇聞，
夫子壇前敢論文，
活見鬼，活見鬼，
揚子江頭偏賣水！
自吃苦，自吃苦，
魯班門口揮大斧……」

歌聲未了，「青隼」祝松便臉色鐵青咬牙叫道：「魏朋友，你所唱的『活見鬼』『自吃苦』等語，都是在諷刺我麼？」

東郭斌點頭笑道：「我不承諷刺，我祇是就事論事而已！」

「青隼」祝松揚眉問道：「甚麼叫就事論事？甚麼叫孔壇論文，江頭賣水，及魯班門前揮大斧呢？」

東郭斌指着葛嘯羣，向「太行三鳥」發出一陣縱聲狂笑，說道：「你們知不知道他的來歷？」

「血鷹」陳振坤點頭笑道：「我知道他是『太湖葛家堡』堡主葛文欽、石珠娘夫婦的衣鉢傳人……」

東郭斌不等「血鷹」陳振坤話完，便自搖手笑道：「對是對了，但你還遺忘了一位要緊人物，就是我這葛老弟還有一位義父。」

「血鷹」陳振坤訝聲問道：「他還有義父，此人姓甚名誰？」

東郭斌狂笑道：「他義父便是當世武林八大高手中的『大漠金鵬』軒轅亮。」

這「大漠金鵬軒轅亮」的七字英名，把「太行三鳥」聽得相顧失色地，全身一顫。

東郭斌目注「青隼」祝松，繼續狂笑說道：「區區鷹隼，怎比金鵬？你偏要向盡得他義父軒轅亮眞傳的葛老弟，比較輕功，豈不等於鷄卵擊石，螳臂擋車，夫子壇前論詩文，魯班門前揮大斧麼？」

「太行三鳥」之中，畢竟數「血鷹」陳振坤能屈能伸，老奸巨猾，他聞言之下，微一尋思，忽然把手一揮，命那干綠林豪雄閃開一條道路。

葛嘯羣愕然問道：「陳當家的，你此舉何意？」

「血鷹」陳振坤哈哈大笑說道：「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又道是江湖闖蕩，義氣當先，我『太行三鳥』，冲着葛老弟義父軒轅大俠的『大漠金鵬』威名，放任長安鏢局的所保鏢車通過！」

葛嘯羣「哦」了一聲，轉身目注「八卦金刀」韓永壽，劍眉雙軒，含笑叫道：「韓大鏢頭聽見沒有？『太行三鳥』已經讓路，你可以趕緊走了。」

韓永壽大喜過望，一面指揮着手下的鏢師、趟子手，趕動鏢車，一面向東郭斌、葛嘯羣稱謝笑道：「兩位不是要趕赴『嶗山』……」

東郭斌伸出一隻手兒，怪笑連聲地說道：「韓大鏢頭，你們先走，我們老哥兒倆，尚與『太行三鳥』有事交代，但一百兩銀子的酬勞費用，你可不能忘記。」

韓永壽「喏喏」連聲，如言遞過一百兩紋銀，便自道謝別去，東郭斌接過一百兩紋銀，先是「哈哈哈」地大笑三聲，又復「嗚嗚嗚」地，大哭三聲。

他這種怪異動作，不僅使「太行三鳥」瞠目而視，連葛嘯羣也弄得莫名其妙地，皺眉問道：「蝟大哥，你怎樣又哭？又笑？」

東郭斌一翻怪眼，佯怒說道：「葛老弟，你怎麼笨起來了？我們賺到一百兩紋銀可以先作酒肉之資，怎不叫我高興？」

葛嘯羣失笑說道：「蝟大哥既高興，為何又要哭呢？」

東郭斌瞪眼叫道：「我怎麼不哭，你義父軒轅亮的那隻三脚貓，四門斗的玩意兒，不見得比我強，但一提他『大漠金鵬』名號，便嚇得『太行三鳥』趕緊自找台階收科讓路，而我本人到場這久，却有誰理會我呢？」說到此處，好似眞箇傷心，又復破袖連翻，抱頭大哭。

「血鷹」陳振坤聽得好生懷疑地，向葛嘯羣問道：「葛老弟，你這位蝟大哥，到底是誰？」

葛嘯羣因站在東郭斌身邊，見他自從雙袖抱頭以後，那顆不知怎會縮小的特號大頭，業已漸漸漲大還原，頷下銀鬚，也轉成白色，遂截斷「血鷹」陳振坤的話兒，揚眉笑道：「陳當家的，你是久歷江湖人物，難道眞不能從我這蝟大哥的特殊形相之上，認出他的身份來歷麼？」

「太行三鳥」聞言，同時目注這位頭顱已大，虬髯已白的風塵奇俠「大頭蛆王」，陳振坤首先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趕緊抱拳恭身，陪笑問道：「請問老前輩，莫非就是威震乾坤的『銀蝟鬼見愁，大頭蛆王』東郭大俠？」

東郭斌雙眼一瞪，神光四射，沉聲叫道：「小鵬兒，你既然知道是我，便應該懂得我的忌諱，我還不老也不是你的前輩，趕快把『老前輩』三個字去掉，我若再聽見這種討厭的稱呼，便非把你們兄妹等一身鷹毛、隼毛、梟毛統統拔光不可。」

陳振坤那敢囘口，低聲陪笑道：「東郭大俠，對陳振坤兄妹有何訓示？」

東郭斌怪笑答道：「我和你有點小事，但需押後再談，你還是先和我葛老弟，把十年前的『太湖』舊事，了斷了斷！」

陳振坤苦笑搖頭，說道：「太湖舊事，無非一張名帖而已！今日陳振坤兄妹既然立意金盆洗手……」

葛嘯羣聽得頗感意外地，失聲問道：「陳當家的，你們兄妹三人，竟要金盆洗手？」

陳振坤嘆道：「綠林人物在上綫開扒之後，功力難敵對方，竟避路讓鏢，業已聲名掃地，不足再復稱雄，何況陳振坤自見葛老弟，想起當年『太湖』舊事，深悟十年之非，祇要東郭大俠與葛老弟能夠見

諒，我兄妹便決心從此金盆洗手，退出綠林的了。」

葛嘯羣聽這「血鷹」陳振坤居然頗知悔改，心中方自覓慰高興之際，東郭斌却頓足怪聲叫道：「完蛋！完蛋！」

葛嘯羣驚問道：「蜎大哥，你這『完蛋』之語，却是甚麽意思？」

東郭斌指着「血鷹」陳振坤，皺眉答道：「我們先以爲這隻『太行血鷹』，定極重視『太行』舊事，才想利用那張棺中名帖向他典當一千兩黃金，及一百兩紋銀，如今，他既欲金盆洗手，那裏還……」

陳振坤聽到此處，接口問道：「東郭大俠，你們要一千兩黃金，及一百兩紋銀則甚？是否充作前往『嶗山』盤費？」

東郭斌搖頭答道：「盤費那用許多？我們本意是想以一百兩銀子，先作盤費，以一千兩黃金，賑濟晉北災民。」

陳振坤雙眉一挑，慨然說道：「山西北部，連野災民，一千兩黃金雖然爲數不少，却仍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東郭斌說道：「你倒會推搪。」

陳振坤慌忙接口笑道：「東郭大俠，千萬莫要誤會，陳振坤決不是推拒，我是有一個意見貢獻。」

東郭斌點頭說道：「既有意見，不妨說來聽聽。」

陳振坤目注「青隼」祝松，及「綠梟」何秀姑，正色說道：「二弟、三妹，我們既欲金盆洗手，可否把寨中歷年積蓄，變賣上個萬兩黃金，先作賑災之用？」

祝松、何秀姑異口同聲答道：「我們贊同此事，大哥儘管做主。」

葛嘯羣取出「血鷹」陳振坤昔年留在「太湖」的那張名帖，雙手奉過，滿面佩服神色說道：「陳兄肯以萬金賑災，確是武林豪俠！這張名帖，昔年舊事，便請把它看成過眼雲烟，莫再存念了吧！」

陳振坤接過自己昔年的親書名帖，看了兩眼，忽然目注葛嘯羣，微笑問道：「葛老弟，恕我無禮動問，你那具紫色小棺木之中，有沒有『五台瞎婆』，及『恆山竹杖翁』的名帖？」

葛嘯羣點頭說道：「有這兩位人物，昔年也曾參與『太湖葛家堡』的百棺大會，但不知陳兄問起則甚？」

陳振坤揚眉笑道：「因爲『五台瞎婆』及『恆山竹杖翁』自從參與『百棺大會』，由『太湖』歸來之後，均已韜光隱晦，不再出世，葛老弟若肯把這兩份名帖給我，則陳振坤便可邀請他們一同出力，對賑濟晉北災民之事，收效更大。」

葛嘯羣聽得點頭說道：「陳兄此意甚佳，葛嘯羣敬如尊命。」話完，果在紫色小棺木之中，尋出「五台瞎婆」，及「恆山竹杖翁」等兩份名帖，遞在陳振坤手內。陳振坤稱謝接過，並取出一百兩紋銀，贈送給東郭斌、葛嘯羣作盤費。

東郭斌毫不客氣地，收下紋銀，便與這「太行三鳥」，互相爲別。

東郭斌一面緩步前行，一面舉着那二百兩紋銀眉飛色舞地，向葛嘯羣怪笑說道：「葛老弟，我們這次『血中搾血』，當了一百兩紋銀，並幫人保鏢，賺了一百兩紋銀，看實彩頭不錯，如今有錢在身，大可猛吃猛喝的逍遙自在一陣，祇可惜在這荒山野道之中，連想化錢都化不掉呢！」

葛嘯羣也頗爲高興地，揚眉笑道：「這樁買賣，着實不錯，不僅自己賺了盤費，並還渡化『太行三鳥』，更使嗷嗷待哺的晉北災民獲得相當賑濟，眞所謂利己利人，一舉三得。」

東郭斌看着葛嘯羣怪笑說道：「葛老弟，我有句話兒，忘了問你。」

葛嘯羣笑道：「蜎大哥有話請講。」

東郭斌幌着他那顆巨大頭顱問道：「據我所知，你師傅、師母是收了你們師兄妹二人，並向『百棺大會』的赴會羣豪聲稱，十年藝滿，雙雙遊俠江湖，但如今却怎祇有你單獨一人……」

葛嘯羣不等東郭斌往下再問，便自噘着嘴兒說道：「蜎大哥，你還問呢？我師傅，師母，和我義父，都太以偏心。」

東郭斌笑道：「他們怎樣偏心？」

葛嘯羣苦笑說道：「我與我師妹石玲二人，是同時藝成行道，但師傅、師母叫她往南行，叫我往北走。」

東郭斌皺眉笑道：「往南往北還不一樣，這有甚麽偏心？」

葛嘯羣劍眉雙挑，不服說道：「南方山明水秀，北方水惡山窮。」

東郭斌失笑道：「胡說！你爲甚麽不說是南方水弱山柔，北方山雄水壯？」

葛嘯羣一面縱目眺覽四外，一面苦笑說道：「不但如此，連我師傅的『勝邪神劍』，也給了我石玲師妹。」

東郭斌連連搖手地含笑說道：「這不是偏心，却是你師傅認爲你在武功成就之上，高於石玲，才賜她一柄前古神劍，防身却敵而已！」

葛嘯羣揚眉叫道：「蜎大哥，你倒眞會說話，你知不知道我是單獨上路，我義父却和我石玲師妹，一同走呢？」

東郭斌哈哈大笑說道：「這就更顯得你能獨當一面，無需師父翼護，難道你還不高興麽？」

葛嘯羣因辯說不過東郭斌，氣得頓足叫道：「蜎大哥，你不要嘔我，小心我會向你要賬兒！」

東郭斌「咦」了一聲問道：「我欠你甚麽賬兒？」

葛嘯羣微笑說道：「你欠了我『鬼見愁三式』。」

東郭斌恍然大悟，點頭笑道：「我倒幾乎忘記了這筆賬兒，但我不怕要賬，我有對付要賬人的最佳辦法。」

葛嘯羣根據東郭斌的「潑皮」外號，揚眉笑道：「蜎大哥，我猜得出你所謂的最佳辦法，定是『賴賬』！」

東郭斌連搖雙手說道：「不對不對，欠人債終須了，賴到來生也要還，這『賴賬』二字不僅不是最佳辦法，並是一種最惡劣的手段。」

葛嘯羣被他說得俊臉一紅，訕訕笑道：「那我倒要請教蜎大哥，甚麽才是對付要賬人的最佳辦法？」

東郭斌怪笑幾聲，接口笑道：「最好辦法，就是『還賬』。無論要賬之人是否兇惡如狼虎，但祇消一聲『還賬』定必霧散雲開，皆大歡喜。」

葛嘯羣聽得既覺有氣，又覺高興，目注這位「大頭蛆王」急急問道：「蜎大哥



，你打算還我這筆賬兒了麽？」

東郭斌點頭笑道：「還是要還，但必須分期償付，我今天先還你三分之一。」

葛嘯羣愕然問道：「你一次還清多好，何必又牽腸掛肚地，留下三分之二？」

東郭斌微笑說道：「好東西應該細嚼慢嚥，才體會得出其中眞味，倘若一次把賬還清，我怕你消受不了。」

葛嘯羣傲氣微騰地，不服叫道：「蜎大哥，你怎樣這樣着不起我？區區三招掌法……」

東郭斌怪眼雙翻，截住葛嘯羣的話頭，哈哈狂笑道：「葛老弟，我決不會看不起你，但你也不應該看不起你這位蜎大哥，要知道『鬼見愁三式』，是我『銀蜎鬼見愁，大頭蛆王』東郭斌殫精竭智，獨創深研，敢誇傲世無雙的三招嘔心絕學！」

葛嘯羣一身冷汗，悚然肅立，向東郭斌長揖爲禮，陪笑說道：「小弟失言，尚請蜎大哥見恕我浮揚狂妄之罪。」

東郭斌擺了擺手，怪笑說道：「像我們這等武林人物，最重言諾，一言既出，絕無反悔，我這『鬼見愁三式』，遲早都要傳你，祇不過等第一式成熟以後，再傳第二式，比較能夠專心研練，獲得神髓而已！」

葛嘯羣連連點頭，東郭斌繼續說道：「我這『鬼見愁三式』，共分『上下古今鬼見愁』，『南北東西鬼見愁』，『人見不愁鬼見愁』……」

葛嘯羣忍俊不禁地，失笑叫道：「蜎大哥，這些名稱，眞虧你想得出來，尤其是最後一招『人見不愁鬼見愁』，委實匪夷所思，具有無窮妙趣！」

東郭斌深深看了葛嘯羣兩眼，點頭說道：「你倒頗爲識貨，我這招『人見不愁鬼見愁』，不僅具有無窮妙趣，並也具有無窮妙用，是『鬼見愁三式』中的精中之精，粹中之粹。」

葛嘯羣大喜說道：「蜎大哥，你是不是先教我這招『人見不愁鬼見愁』？」

東郭斌搖頭道：「不行，這一招要等你把其餘兩招完全悟透，並施展得相當精熟以後，方可傳授，我今天打算先教你『上下古今鬼見愁』。」

葛嘯羣高興萬分地，正自凝神細聽東郭斌對自己解說這招玄奇絕學之際，忽有一聲厲嘯，自前路山峯之後，隱隱傳來。

東郭斌雙眉一挑，怪笑說道：「葛老弟，這嘯聲是江湖人物，在那峯後決鬥，我們暫時不要理它，且等你記下我所傳的『上下古今鬼見愁』後，再去發發利市便了。」

葛嘯羣聞言，不禁心中暗想：東郭斌適才還說這「鬼見愁三式」必須細嚼慢嚥，無法速成，如今却怎又說在片刻之間，便能記住？

東郭斌像是從眼光中便可看出葛嘯羣的心意，一面手舞足蹈，連說帶比地，向他傳授這招「上下古今鬼見愁」，一面怪聲笑道：「葛老弟，你不要以爲我所說話兒，前後矛盾，其實祇是『鬼見愁三式』，易學難精，以你這等聰明資質，及內外武功均有相當根基之人，對於招術手法，一着便會，但其中變化，却因時、因地、因敵而異，非多臨陣磨練，無法盡得精微，如今你已將基本手法記住，可以前往那峯後，找個倒霉鬼兒試試身手了。」

葛嘯羣見這招「上下古今鬼見愁」的基本手法，果然一着便會，頗爲簡單，但所蘊變化，却又顯極神奇，彷彿隨心所欲，生生不已，知道東郭斌所言不謬，遂連連點頭，表示業已記下，雙雙展動身形，馳往那時有懾魂厲嘯、不斷再傳來的高峯之後。

行近高峯，葛嘯羣忽向東郭斌揚眉笑道：「蜎大哥，你是不是仍應略爲變易容貌？否則對方一見『武林八大高手』中的『大頭蛆王』出現，定必乖乖懾服，我還怎樣發利市呢？」

東郭斌怪笑說道：「你雖說得不錯，但凝功易容，極耗眞氣，乞靈藥物，我又不屑爲之，祇好躲在暗處，由你一人出面便了。」話完，微一揮手，身形便消失在岩巉怪石之內。

葛嘯羣豪情勃發，眞氣微提，一式「八步登空」，飛縱到高峯之後，再復略爲納氣凝神，悠悠閑閑地緩步轉出。

這時，峯後厲聲已不再作，但却有兩具死屍，仆倒在地。葛嘯羣轉出一看，面前一小片空曠地，兩具死屍均作苗裝，但仍然有一名漢裝苗人，與一藍衫老叟相對峙立。那苗人雖然穿着漢裝，但是雙肘套着不少奇形金環，手握軟鋼刀，神情異常猙獰，祇消曾走南荒之人，一着便知是「野人山」中頗爲稀見，而凶名甚著的「金臂苗族」。

藍衫老叟年約六十左右，手中執着一柄罕見外門兵刃「長柄仙人掌」，但滿身血漬殷然，似已受傷多處，臉上神情也顯得極爲疲憊。一來葛嘯羣身法輕靈，悄悄轉出，二來也所立地勢，比漢裝苗人與藍衫老叟對峙之處，略高八九尺餘，故而人雖露面，站在一株古松之後，却未被對方發覺。

漢裝苗人擺了擺手中那柄精芒如電的極好苗刀，目光冷注藍衫老叟，神情傲慢地，用流利漢語，狂笑叫道：「藍太岳，就憑你這點修爲，就想從我們落魂教中救出那個老頑固麽？」

葛嘯羣聽了這兩句話兒，不禁微吃一驚！他對「落魂教」三字，毫無所知，但却聽說過「仙掌崑崙」藍太岳，是中原武林的有名俠士。這位「仙掌崑崙」藍太岳，雖非「八大高手」那等絕代奇人，也是具有相當功力的老輩俠客，如今居然身帶傷勢，顯落下風，可見得這漢裝苗人，不能輕視。

葛嘯羣方在尋思，那「仙掌崑崙」藍太岳業已拚命振作精神，戟指漢裝苗人，冷笑說道：「姬拉，你神氣甚麽？你雖是『落魂教』以內『雙龍四鬼一枝花』中的『四鬼』之一，但除了倚仗苗刀鋒利，及先有兩個替死鬼，耗去我相當的精力以外，眞能勝得了藍太岳手內這柄『仙人掌』麽？」

姬拉哈哈一笑，厲聲叫道：「藍太岳老狗，你再逞口舌之利，姬拉若不能在三十招中，砍斷你一雙手臂，把你押返苗疆，聽憑教主處置，我就自動取消這『金環惡鬼』之號。」

（未完・五）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方敏和那醜女對陣，見她師傅紅掌祖師和白骨神君搏鬥，方敏知道他們都是邪道中人，聽醜女的勸告便毅然離去，來到濱江鎮上，見蔡大強、大雄弟兄走入一家飯店，自己也跟進去，見金羅漢和尚向他們索取寒玉七首，這七首已被醜女偷去，蔡大強當然拿不出來，金羅漢發怒強要，在座的一個瘦小子用稜釘將他懲戒，金羅漢誤以為是方敏所為，方敏拿出七孔刀應敵，金羅漢一見七孔刀便走了。此時蔡大強想說出旋風島老妖婆的身份，却被人暗害，方敏携屍交還蔡大風，然後到墳前向亡母致祭……

## 尋覓聖書　逕赴雲南

方敏只講了兩個字，那小個子身子微側，一掌自外而內，已然揮出。看他個子如此瘦小，相隔又有丈許遠近，說什麼也不會有多大的力量，因此方敏手腕一翻，只用了五成力量，想將他的掌力硬震回去，好讓他知難而退，不再無理取鬧。

怎知他這裏手腕甫翻，內力方吐，對方那一掌之力，已然襲到，力道果然並不甚大，但是却怪異之極，一與自己掌力相接，那股大力，似散非散，方敏剛才暗笑，如此不濟事，也要尋人生事，未免太不自量，大約只是仗着師傅在江湖上有點名頭，所以才這樣狂妄。

剛才作如此想法，忽然看出眼前情形不對，那小個子所發掌力若是一下子便被自己一掌震散的話，他人少說也要退出七八步去，何以他一動不動，自己那股力道，却像石沉大海，從此消失？

一想及此，立即暗叫不好，尚幸他功力眞是不弱，眞氣立即運轉，但已覺得自己剛才一掌擊散的力道，已然從四面八方一齊襲到，不但方向怪異，而且力道甚強！方敏忙向後疾竄而出，一掌自上而下揮了下來，將自己全身，盡皆封住，只見那小個子跟踪躍到，道：「不行，你掌力還差得遠呢，我倒要試試你威震天下的七孔刀，還不取兵刃？」

方敏生性亦甚好強，一時不察，只用了五成力，雖然退得很狼狽，但並未吃虧，聽那小個子如此說法，不禁動了好勝之念，冷笑道：「只怕尚無此必要？」踏步進身，雙掌隱含排山倒海之力，左陽右陰，兩股掌力，疾向對方逼出，兩股掌力一出，立即合而為一，深得陰陽互生，生生不已之妙，力道這時比純陽或純陰之力，大了數倍，直向那小個子推去。

那小個子反掌一迎，面上也略現驚異之色，兩人掌力相交，身形盡皆凝立不動，堅持了半晌，並無勝負，但此時，雙方身子雖未相碰，手掌相距，也有五六尺光景，但是功力到了他們這樣程度，掌力凝練，已如同實質，一到了這種內力硬拚的境地，誰先退讓，誰便要吃大虧。此時，兩人均已珍惜對方武功，心中皆生了罷手之念，但是騎虎難下，變成了只好僵持下去！

不消片刻，已然小半個時辰，方敏看那小個子時，突然像是面色甚為惶念，心中一動，忽然聽得積雪上有「吱吱」之聲傳出，分明是有人走了過來，側頭望去，只見一個老叫化子，看來走得甚是緩慢，但是却一幌眼，便到了眼前，雙脚踏在雪地上，將積雪踏得「吱吱」作響，但是當他脚提起來後，雪地上却又了無痕跡。

方敏心中一動，暗忖老叫化子這一手，分明是極上乘的內功，在每一步跨出之後，又運內力將被踏陷下去的積雪提了起來。

這一點，本來不難做到，但難的是不但一點雪花都不揚起來，而且積雪在一陷一起之間，一點痕跡也看不出來，可知這個老叫化子內力之運轉自如，已臻化境，



方敏暗忖好哇，天下高手，幾乎在一日之間，全叫自己給碰上了，這老叫化子不知是否宇內四邪之一？

但是仔細一看，又不禁愕然，暗忖這老叫化的面口好熟啊！

用心一想，已然憶地，當六年前，三強莊上，羣魔畢集之際，便有一個老叫化帶着一個瘦削的小姑娘，求到大廳上來烤火取暖，一直坐在牆角上，也沒有人注意他們，可不是那個老叫化是誰？

心中猜不透他是什麼來頭，唯恐他來加害自己，如今正與那小個子在拚力，却是無法還手，心中一急，內力疾吐，陰陽兩股大力，交相纏結，力道頓時加強了三倍，但是對方那個小子，亦非庸手，他這裏內力加強，小個子所發，那股虛無飄渺的大力，也頓時加強，兩人反而各向前踏了半步，雖然仍是不分勝負，但形勢越來越僵，更難以分解。

就在兩人各自加強內力之際，那老叫化已然走到了兩人面前，先向方敏看了一眼，然後轉頭向那小個子道：「阿瑩，可是什麼事和人發生了爭執？」

那「阿瑩」道：「我在濱江鎮的飯店中，正要懲戒金羅漢，他却自以為強，橫來生事，怎麼不令人生氣？」

方敏見兩人一問一答，口氣之間，像是師徒，心中更是大驚，暗忖和徒弟也不過打個平手，若是師傅一出手，自己焉有倖理？剛想拚着捱那小個子一掌，至多也不過被他掌力，震散這眞氣，以便見機而退，不要等那老頭子出手時，便想走也走不了，却聽那老叫化一笑，道：「阿瑩，你年紀也不小了，怎麼還是這樣脾氣？這點小事，你值得與人動手？」

說着，只見他雙手「啪」地一聲，合在一起，向兩人內力相交之處，直插了下來。

方敏聽得他如此說法，心中剛一放下，見他出手，又是一驚。

但是那叫化出手奇怪，兩手一插進來，立即左右一翻，一股不可抗拒的大力湧到，身不由主，向後退出五六步去。

定睛看時，那個阿瑩也是一樣，已在五六步外站定，叫道：「師傅，你總是帮着外人！」

那老叫化哈哈一笑，道：「淘氣！」回頭向方敏一笑道：「尊駕莫怪，我這徒弟，就是小心眼兒，但却是好人，雖然喜歡捉弄人，但亦不致令人十分難堪，若不是你帶着七孔刀的話，只怕什麼事情都沒有了。」方敏見他講話之時，雖然和藹，但却自有一股令人肅然起敬的威嚴。

而且，他一身衣服，破破爛爛，但是却毫不損害他那種威嚴，所謂神儀內蘊，便是這老叫化的寫照，再加上剛才一舉手間，便將自己震退了五六步，力道至陽至剛，頗如溫婆婆所說，上乘內家罡氣那樣，知道眼前這個老叫化，定是異人，忙道：「多承前輩指點！」

老叫化又向他看了一眼，道：「本來，人各有志，不能相強，但我却有一句話要相勸尊駕。」

方敏道：「前輩何必客氣，有話請說！」老叫化並不言語，轉身向前走了十餘步，來到方敏母親的墳前，突然伸出手指，在石碑上刻劃起來，「刷刷」有聲中，不消片刻，便轉過身來。

方敏定睛看那石碑時，原來自己只以七孔刀尖刻了「先母方」三字，便為那小個子的冷笑聲所打斷，而如今，石碑上却已成了齊齊整整的「先母方太夫人之墓」八個字，下面的五個字，圓潤蒼勁已極，其深淺更不在自己用刀尖所刻的之下，心中不禁大為嘆服，只見那老者轉回身來，道：「當年你母親歸去之時，想必曾對你有所囑託，你什麼事都可以做，只是絕不能——」

老叫化剛講到此處，方敏突然覺得自己耳旁「聽宮穴」上，略略一麻，像是有一隻硬殼虫飛了過來，突然撞在耳旁，正好撞在「聽宮穴」上一般，事先毫無知覺，就在剎那之間，「聽宮穴」却被封住了一個極短的時間，那「聽宮穴」一被封住，雙耳便同時聽不到任何聲音，時間雖短，但是却將老叫化在「絕不能」以下的話漏去，只見老叫化神色嚴肅，嘴唇掀動，却是一個字也沒有聽清楚！

等到疾運眞氣，將「聽宮穴」衝開之時，又只聽得了四個字：「好自為之！」講完了這句話，老叫化便拖了那小個子，疾馳而去。

方敏想要追趕，但是那老叫化脚程快得出奇，一幌眼，人已在數丈開外，方敏知道已追不上，忙叫道：「前輩留步！」

那老叫化並不停步，只是回頭過來，道：「你只要記得我說的這話，便可保無事，否則便難說了！」這句話在空中搖曳，自遠而近，等到講完，人已如一溜輕烟也似，不知所踪。方敏不禁暗暗頓足，心想這老叫化武功如此之高，行動如此之飄逸，必定是一代高手，而他又知道母親死前，必對自己有所囑付，說不定是自己父母以前的好友都有可能，他對自己所講的話，一定大有道理，只惜他講到要緊關頭時，剛好自己「聽宮穴」略一發麻，竟未曾將他那句話聽到。

如今他雖然叮囑自己，別忘了他那句話，但自己根本不曾聽明他講的是什麼，眞是想要記也無從記起。

看他那老叫化的神色，這一句話，像是對自己一生頗為重要，否則他不至有「記得這句話便可保無事」之語，只記得他說了「絕不能」三字之後，自己便在剎那之間，一無所聞了，絕不能什麼呢？怎麼樣也猜不出來，他心中雖知剛才「聽宮穴」突然一麻，事有出奇，但是周圍並無人影，着實疑惑了一陣。

但是四周圍仔細一看，也不像有人暗算，而且，要是有人暗算的話，祇要出手稍重些，便可令自己身受重傷，大約總是突然之間，眞氣走岔之類，以致「聽宮穴」略略一麻，心想自己祇不過要來三強莊上一拜母親的墳墓，一天一夜之間，不知遇到了多少稀奇古怪的事，迭遇高手，所謂「宇內四邪」，竟被自己碰到了兩個，白骨神君和紅掌祖師，那老叫化的來歷，還未弄清，但武功祇怕還在那白骨神君和紅掌祖師之上。

此去中原，取那崑崙聖書，尚有數千里之遙，半途中是否能不出事呢？取到了崑崙聖書以後，歸途上又如何呢？在旋風

島上的溫婆婆，傷勢如此之重，是否能等到自己回去？

種種心事，一齊湧上心頭，煩悶無比，仰天長嘆數聲，走出了三二丈，心中又不禁大為猶豫。他心中實在還想見那個醜女一面，以打探自己的身世，但見到那醜女，勢必與白骨神君，紅掌祖師兩人相遇，照白骨神君對自己恨得如此咬牙切齒的情形看來，再與之相遇，縱使能敵，也是多費時日。

而在他的心中，拿老太婆的安危，和他亟欲知道自己身世的心情來比較，還是溫婆婆的安危來得重要些，所以滑出二三丈後，祇是略停了一停，便繞過了三強莊，直向南而去。

第二天，便跟上了一輛來往載客的雪橇，那種雪橇，以數十頭獒犬拉牽，當地土著喚作「雪裏快」，又大，載得人又多，跑得也快。

方敏一問，正是去關內的，便順途搭載了上去。「雪裏快」上，除了各種皮草之類，運往關內的貨物之外，不過五六個人，方敏仔細打量了一下，也全都是商人模樣的人，便將心放下，連日來並未好好休息，便趁此機會，調勻眞氣，練起功來了。

一連三天，均是在漫無邊際的雪地上行駛，到第七天頭上，長城蜿蜒，已然在望。

「雪裏快」無論在載客載貨，向來祇到長城為止，從不進關內，方敏付了川資，另買了一匹駿馬，踏進了長城，當晚宿在客店中，向店小二要了紙筆，將他母親生前，對他所講的四句話，寫在紙上，細細推詳。

他母親並沒有將那崑崙聖書藏在什麼地方，確切地講給他聽，祇是告訴了他四句話，但却和他說明，到他長大了之後，一定能夠明白那四句話中的含義，從而輕而易舉地找到那部崑崙聖書，細參其中所載武林絕學，成為天下第一高人。

那四句話，方敏一直翻來覆去地在心頭記誦着，如今，他也是近二十歲的青年人，照理說，已經長大成人，應該可以明白那四句話的含義了，但是他寫了出來之後，却還是不能十分明白。

那四句話是：「白雲不飄西北東」、「羅漢臂長抓蒼穹」、「當年父母捨性命」、「孩兒取書成英雄」。方敏知道那四句話中，指示藏書地點的，實際上祇是頭兩句，而第三句，令他一直大惑不解的，是他在三強莊上，已然聽得了那崑崙聖書，是崑崙派的鎮山三寶之一，而這鎮山三寶，又全落在自己母親的手上，莫非竟是自己父母，從崑崙派中偷出來的麼？若自己父母眞有這樣的本領，為什麼還要去做這種事。

第四句，當然是母親希望自己取得了崑崙聖書之後，成為頂天立地的英雄好漢，自己也一定不會辜負父母的這一番期望的，一將崑崙聖書取到，便可以和溫婆婆同在旋風島上練功，至多幾年工夫，便可以更加出人頭地，轟轟烈烈地在江湖上闖蕩一番了。

但是，第一、第二兩句，看來異常淺白，但究竟所指的，是什麼意思呢？他却還不能確切的明白。當他沒有對着那四句話深思的時候，覺得一旦思索，便可以迎刃而解，再加上母親生前，講得如此肯定，當然更不成問題，但是，那兩句話雖然淺白，却極是玄奧，急切間，還當眞不能弄明白是什麼意思。

方敏在離開旋風島時，敢以肯定自己能夠在四月內趕回島去，是因為知道那部崑崙聖書一定是藏在中原一帶，而以自己功夫，四個月中，足可來回五六千里，當然可以找到，但如今對着那四句話一想，竟大覺惘然，越是急，心情便越是煩亂，也更是想不出究竟來。想着想着，不覺想起幼年時的情形來。

母子兩人，住在河北的一個小鄉中，父親在一年之中，至多來住上兩三天，便又離去，極少見面，而母親則和他長相廝守。

六年前，父親突然回家，父母兩人密議了許久，便吩咐他一人在家中，外出了兩個多月，正當他在家中焦急無比的時候，母親便已回來，一到家，便將那「千年雪參」給他服了下去，身上也多了寒玉七首，祇是未見那部崑崙聖書。

從此，母子兩人便離家而走，一路上，不知有多少人追逐在他們的後面，以致他母親終於中了崆峒派那個姓關的一鞭，半途不支，死在大風雪之中。

方敏想到這裏，心中又是一陣難過，但總算給他將往事整理了一個頭緒，那就是：當年父母一起離家的那兩個多月，一定是去將那崑崙聖書，妥為收藏，一來一去，不過兩個多月，可知若是自己知道了藏書地點，一定可以如期返往旋風島上去的。

一想及此，精神一振，暗忖當年父母離開時，曾見他們向南而去，而那四句話中，第一句又說「白雲不飄西北東」，可知一定是向南而去，自己甫入關內，急也無用，不如一直向南，再摸索那第二句「羅漢長臂抓蒼穹」是什麼意思。

母親生前既然說得如此肯定，道自己年長之後，一定能夠知道，當是指自己在江湖上有了一番閱歷之後，怎知道自己六年來，一直在旋風島上，幾與外界隔絕，主意打定，才熄燈睡去。

一連十餘天，均是向南趕路，碰到有客商或鏢行中人在路上經過時，便上去搭訕，天南地北，什麼都講，方敏人生得英俊挺拔，又平易近人，倒也給他知道了不少事，而且，他已然可以肯定，那第一句「白雲不飄西北東」，指的地點，乃是雲南。

第一句既已豁然貫通，便有了大目的地，再找，便要容易許多，因此他一路向南趕路，算來離開旋風島，已經整整地一個月，人也來到了湖北境內，早離了極北苦寒之地，又適值春天，祇覺得春風拂面，鳥語花香，長在塞北居住的人，眞想不到世上還有如此美麗的景緻的。

方敏雖然心急，也不免周圍瀏覽，慢了好些，足走了七八天才穿過了湖北，來到了洞庭湖邊的岳陽鎮上。那岳陽鎮人物薈萃，極是熱鬧。方敏一路趕路，祇貪近便，大都是小路來走，因此並未經過什麼大城鎮，一到岳陽鎮，不禁為之目迷五色



，心忖離開旋風島時，溫婆婆所給的金子，還有許多剩下，未到岳陽，便聽得人說岳陽近着洞庭湖，沿湖幾座大酒樓，所製菜餚，全都睥睨天下，何不躭擱一天，對着湖水，去一舒心胸，或者能打聽到些什麼，也是好的。

主意打定，便牽了馬，找了一間客店住下，然後才信步向湖旁走去，大街之上，人來人往，極是熱鬧，方敏一路東張西望，忽地瞥見一塊金漆的招牌，上書「宋家老舖」，四個大字。

在大字之旁又有兩行小字，道：「精選雲南上佳柔鋼，代客打造兵刃鞘套。」

方敏看到了「雲南」兩字，心中一動，暗忖聽得人說，雲南所產的精鐵，如鍊成鋼之後，極是柔軟，是打鑄兵刃的上佳材料，自己雖然不想打造兵器，但是這家兵器舖子既然自誇「精選雲南上佳精鋼」，當然不斷有人來往雲南，去打探一下也是好的。而且，自己的七孔刀並無刀鞘，藏在懷中，頗不方便，懸在腰間，略一迎風，便發出厲嘯之聲，驚人耳目，趁這機會去造一柄刀鞘也是好的。祇見店堂門虛掩着，便推門走了進去。

祇見店堂中甚是寬大，鐵砧爐火，兩旁兵器架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兵刃，但是却未見有人。方敏揚聲道：「掌櫃的在麼？」

叫了兩遍，仍未見有人來，隨意瀏覽一遍，祇見一隻鐵砧之上，放着一隻老大的鐵鎚，那鐵鎚大得出奇，少說也有三二百斤，方敏心中暗忖使這鐵鎚的人好臂力，走過去順手提了一提，又砰地一聲，將鐵錘放在砧上，道：「掌櫃的在麼？」

這一下語音才息，便聽得裏間有人應道：「來了！」那兩個字，聲音極是低微，倒像是那人三天未曾吃飯，餓壞了的一樣。接着，拖鞋「蹋他」之聲，從裏面走出一個瘦子來。

那瘦子眞是瘦得皮包骨頭，走起路來，每一跕脚，都像是可以被風吹了起來似的，一臉病容，身上穿着一件灰樸樸的長衫，懶洋洋地向方敏打量了一眼，道：「客官找誰？」

方敏心想這個瘦子和兵器舖子，可顯得實在太不相稱，大約是舖中打雜的伙計，又在生病，打擾了他，是以才一肚子寃氣，便道：「我找掌櫃的。」

那瘦子兩眼一翻，道：「我就是，客官有什麼事？可是要打造兵器？小店今天不開工！」

方敏心中又是一奇，暗忖這那像是做買賣的，倒像是開了舖子，來找人吵架來的啦！強忍住氣，道：「在下倒也不是想來買兵刃，想問一下，有沒有合式的刀鞘，想要配上一個，最好是現成的，免得躭擱了掌櫃的！」

那瘦子一聽方敏要配刀鞘，突然精神了起來，睜大了兩隻眼睛，向方敏打量了一眼，方敏本是會家，一見那瘦子雖然看來弱不經風，但眼中精光四射，顯然內功不弱，心中一動，暗忖自己可是走了眼，若不是學武之士，怎使得那麼重的鐵鎚？

瘦子向方敏看了一眼之後，道：「原來是自己朋友到了，不知尊駕是那一條綫上來的？」

方敏聽得莫名其妙，暗忖這是什麼話？全然不知所對，那瘦子又像是不耐煩起來，道：「你將刀給我看！」方敏探手入懷，取出了七孔刀，遞了過去，瘦子漫不經意地接了過來，低頭一看。

一看之下，面上倏地失色，「瑲瑯」一聲，那柄七孔刀竟跌到了地上，抬頭道：「原來尊駕……」是……方敏心想好哇，又是一個看了七孔刀，便知我是那裏來的，也不等他講完，便接了上去道：「對了，我是從旋風島來的！」

瘦子滿臉驚喜之容，彎腰將刀拾起，恭恭敬敬交還給了方敏，以手加額道：「天助我東洞庭！西洞庭那面，雖然請了無數高手，但祇憑尊駕這柄七孔刀，便可成事了！」

方敏根本不懂他講的什麼東西，剛想發問，已聽得那瘦子道：「閣下請跟我來！」方敏還祇當跟他進去揀刀鞘，便手提七孔刀，走了進去。

穿過了一條長廊，眼前另有天地，祇見雕欄畫棟，竟是一座宏偉美麗已極的大廈，那瘦子來到了石階面前，道：「弟兄們不知閣下會突然來到，未能遠迎，尚望恕罪！」自從一見了七孔刀後，前倨後恭，判若兩人。

方敏也不知他搗的什麼鬼，祇見他雙掌平伸，向前略推了推，無聲無息，相隔五六尺遠近，大廳的兩扇門，竟然被隔空推開。

方敏此時雖然仍不明究竟，但也知自己已然來到了是非之地，想要立即退出，又按不下好奇心，尋思自己本來就準備在岳陽躭上一天，與其臨湖獨酌，倒不如看看這裏有什麼怪事了！便打消了退走的主意，抬頭看時，祇見大廳中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約莫坐了十餘個人，瘦子一走進去，那十餘人便一齊站了起來，望着方敏，面上俱有訝異之色，只聽那瘦子道：「好了！好了！各位可曾看清，這位少俠手中所持，是什麼兵刃？」

他這麼一說，各人的眼光，又全都集中到七孔刀上來，一時之間，驚嘆之聲四起，人人面有喜色，方敏不明所以，掉頭向那瘦子道：「掌櫃的——！」

但是話未講完，那瘦子已道：「少俠不必客氣，在下姓宋名三開，人稱三湘神龍！」接着，便指着那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十餘個人，一個一個地指名介紹。

方敏一時之間，也記不了那許多名字，只好全都點頭為禮，只聽得宋三開道：「各位，時已不早，我們走吧！」

那十餘人紛紛答應，由宋三開帶頭，向外走去，方敏既已打定主意，看個究竟，便跟在宋三開後面，一夥人從後巷繞出，已然極是荒涼，走了不久，便來到了洞庭湖邊，上了一艘船，自有人搖櫓，直向湖中心而去。

方敏藝高人胆大，毫無心怯之念，站在船頭，披襟當風，望着浩浩湖水，心懷大開，船行迅速，已然繞過了不少小島，直向湖中心駛去，船上十餘人，沒有一個人開口講話，方敏欣賞了風景一會，猛地想起自己踏進兵器舖子，要買刀鞘，尚在其次，打聽雲南那面的情形，方是為主，向前望去，湖水蕩蕩，看來一時半刻，還

到不了目的地，何不趁此機會，向宋三開詢問一下。便掉頭道：「宋兄鋪面，道是精選雲南桨鋼，可是常去雲南？」

宋三開道：「不錯，我一年之中，倒有四個月常住雲南昆明！」

方敏心中一喜，暗忖就算多少躭擱點時間，若能探聽到一點消息，也是値得之極，又道：「雲南武林人物中，佛門高手，知名的不知有那幾位？」他因那四句話中，第二句是「羅漢伸手抓蒼穹」，因此才問宋三開，雲南可有什麽佛門高手，很可能母親是將崑崙聖書寄在一位佛門高手手中，等自己大了去取回。

三湘神龍宋三開一側首，道：「少俠難道不知麽？當今三大佛門高手，一僧一尼一頭陀，各領佛門內功之一，却沒有一個在雲南的。」

方敏本聽得温婆婆講過，那佛門三大高手，乃是東海鐵礁島鐵行頭陀，峨嵋金頂神尼千芥大師，和在黃山始信峯結廬而居的百丈禪師。如今聽得宋三開也是如此講法，不由得心中一冷，但繼而一想，宋三開此人，看來江湖閱歷甚爲豐富，何不向他打探一下「宇內四邪」，尚有兩人，究竟是何等樣人？便道：「那佛門三大高手我知道，但請問宋兄，所謂宇內四邪不知是何許人？」

言方出口，宋三開便面色陡變，接看，又變爲滿面狐疑之容，道：「尊駕手中七孔刀，究竟是從何而來的？」

方敏道：「是温婆婆給我的。」

宋三開道：「相煩閣下給我一看！」

方敏不知何故，將刀取出，遞了過去，只見三湘神龍疾伸右手，以食、中二指夾住了刀尖，但却並不將刀接過，同時，方敏感到一股大力，從刀上傳過，那宋三開分明是借觀刀爲名，來試探他的功力！

方敏心中不禁大爲不愉，暗忖着宋三開的樣子，見到自己，便大爲高興，像是有什麽事要靠自己帮助一般，如今却又來試自己功力，豈非太以小覷人？倒要試試他究竟有多高功力。

也就不動聲色，先將眞氣調勻，眞力聚於左臂，將宋三開襲來的力道，以陰制柔，消弭於無形之中，不一會，宋三開面上巳漸漸露出了驚惶之色，方敏試出他功力也頗爲不弱，不在金羅漢等人之下，但却不是自己敵手，也就不爲巳甚，淡然一笑，道：「宋兄可是不信我這柄七孔刀是旋風島上之物，因此要加以驗明麽？」

三湘神龍宋三開滿面惶恐，心中着實奇絕，那七孔刀打造雖然不難，但天下却只有一柄，什麽人敢那麽大的胆子，去仿造七孔刀，在老虎頭上拍蒼蠅？而且自己內力源源而發，全都被莫名其妙地消去，若不是旋風島上人物，斷難有這樣高的武功，但是他却又詢問何謂宇內四邪，心中狐疑不定，只得強笑道：「在下因事關重大，致有此舉，少俠莫怪。」

方敏見他認錯，自然再不追究，又向他問了一些雲南的事，宋三開雖是有問必答，但方敏聽來，却是不得要領，心中只想那「羅漢」兩字，必有所據，便又問道：「宋兄，雲南一地，可有什麽地方、人物，是以羅漢爲名的麽？」

宋三開也不明白他何以對雲南感到這樣大的興趣，想了一想，道：「只有昆明近郊，玉案山上的邛竹寺，有五百羅漢堂，尊尊羅漢，栩栩如生，是天下一絕！」

方敏聽了，心中一動，暗忖自己一問到「羅漢」，宋三開便想到了邛竹寺的羅漢堂，可知那羅漢堂一定大大地有名，而那四句話中的「羅漢」也極可能在這羅漢堂的五百尊羅漢之中，不管怎樣，到了雲南，先去邛竹寺中的羅漢堂走一遭！

又問了宋三開此去何處，宋三開却只是不答，以他語支吾開去，足在湖上行了個多時辰，忽然見前面，就在湖中心，烟波浩瀚之中，搭起了老大的一座浮台。那浮台約有七八丈見方，全是用一根一根，粗可合抱，長約三丈的巨木，接衔而成。

浮台上靠西面，巳有二十多人，坐在木椿之上，浮台正中，還有兩個高出五尺，丈許見方的木台，宛若擂台也似，一個台上，空蕩蕩地，另一個台上，却疊放看七隻大鐵箱。

方敏老遠一望見那七隻鐵箱，不由得一楞，相隔雖然還遠，但是那七隻鐵箱疊在一起，又高又陡的形象，他却是印象極深，因爲一個月以前，那七隻鐵箱，也曾在他肩頭之上疊成這個樣子過，而神龍鞭常林父子慘死，白骨神君與紅掌祖師爭奪鐵箱，那醜女子知道他的身世種種事，無一是他輕易能忘記的，所以一着那鐵箱的形狀，便認出和常林要他送往濱江鎭的那七隻，實在是一模一樣，毫無差別。一個月前，方敏因走得匆忙，連白骨神君和紅掌祖師這樣的高手所爭奪的鐵箱，箱中放的是什麽東西也沒有用問，此時，又陡地見到了那七隻鐵箱，在洞庭中的浮台出現，怎能令得他不大爲疑惑？暗忖武功到了白骨神君和紅掌祖師這樣地步的人，要分勝負，實是不易，莫非是那醜女子帶了鐵箱，來到了這裏？但又和三湘神龍宋三開有什麽關係？

一肚子的疑問尚未及向宋三開發問，只聽得浮台之上，一人哈哈笑道：「宋老三居然依時趕到，總不失是一條好漢。」

浮台上那些人接着便是一陣哄然大笑，方敏聽出這開口講話的那人，語言雖是銳利，但却聽得出聲言是以丹田之氣，硬逼出來的，一入會家耳中，便知技巳止此，而那一羣哄笑聲中，却有兩個人笑得極爲響亮，餘音繚繞不絕，而其中有一個女子笑聲，雖然只有「格格」兩聲，却更是蕩人心魄，語音不絕。

方敏見宋三開像是有恃無恐一般，忙低聲向他道：「宋兄，我們來此作什麽，你怎麽還不和我說明？」

宋三開面色一變，道：「咦？少俠不是商風子請來的麽？」

方敏道：「什麽商風子？」

宋三開急至面無人色，道：「便是爲東洞庭四出請武林高手的那人！」

方敏搖頭道：「我却不認識他！」

宋三開額上汗珠點點而下，一頓足，道：「那少俠又如何知道我們所定下的暗號？」

方敏更是莫名其妙，道：「什麽暗號，我不知道啊？」

宋三開道：「唉！舉起那大鐵錘，在玷上敲一下又要爲兵刄配鞘，這全是我們



定下的暗號，唉！早知你來此全是偶然，我們寧願不要那七隻鐵箱，東西洞庭互不爲犯一事，總可維持，何必來此送死？」

方敏見他講得嚴重，一看其他十餘人，個個也面如土色，雖然不知他們和那巳在浮台上相候的那帮人之間，有什麽糾葛，但想起宋三開一見七孔刀，便高興得像天上掉下鳳凰來似的，或許温婆婆本是識他的，也說不定，不由得激於義憤，道：「你們別急，既叫我誤打撞地遇上了，我便助你們一臂之力便是了。」

十餘人這才鬆了一口氣，就在這說話之間，船離浮台，巳不過兩三丈遠近，三湘神龍宋三開雙臂一振，叫道：「不錯，宋三開依時到達，向于兄領敎！」人隨聲起，拔起丈許高下，起在半空，身子一斜，一個轉折，便巳落在浮台之上。

船上數人加緊搖櫓，隨即靠上了浮台，紛紛躍上浮台，方敏夾在衆人當中，不動聲色，來到東首木椿上坐了，仔細看對方時，當先站看的，是一面滿面虬髯的大漢，其餘二十多人中，有兩個竟是認識的，全是六年前，曾在三強莊上見過的人物，一個是天心劍客曹不仁，昂首向天，一副傲容，另一個却是芙蓉尼，手拈嬌艷無比的芙蓉花，笑得邪門巳極。

方敏暗忖難怪得宋三開心驚，原來「宇內四邪」中，倒有兩個是對方，！只見宋三開一抱拳道：「于兄，依小弟之見，咱們同在洞庭湖上討日子過，那七隻鐵箱，又是東洞庭和西洞庭的人，同時在湖底撈起來的，不如摒退外人，我們將鐵箱打開，看看究竟是什麽東西，東西洞庭平分秋色，豈不是好，何必動什麽干戈，又叫外人看咱們東洞庭西洞庭兩派人物相打，當作笑話！」

那大漢冷笑，道：「宋老三，你不必多說了，我們早就約定，到時如沒有種的，趁早遠遠地避開，別來沾惹，如今你既巳到了，還廢話什麽？」

方敏聽了兩人對話，巳依稀明白這兩夥人，本來一屬東洞庭，一屬西洞庭，相安無事，但最近因爲從湖底撈起了那七隻鐵箱，便起了爭執，因此才各約高手，來此奪箱，自己純屬誤會，却也落入了這一場是非之中。

聽他們兩人口氣，那七隻鐵箱被撈起之後，像是未曾離開過洞庭湖，然則白骨神君託常林運送的那七隻鐵箱，並不是這七隻了，細細一看，大小尺寸，雖然一樣，但是箱上鑄出的花紋，却是一凸一凹，恰巧相反。

宋三開聽得那大漢如此說法，嘆了一口氣，道：「于兄既然堅持如此，我也無法，我們兩人身爲東西洞庭之主，是由我先交手，還是怎地？」

那大漢從鼻子眼中冷笑數聲，說道：「宋老三，今日我請到的兩位朋友，你大概也認識的了，他們說，七隻鐵箱，自然歸我，但是東洞庭風景怡人，却要請你搬搬家，將東洞庭劃歸他們兩人，作靜修之地？」

宋三開面色一變，道：「于兄，東西洞庭，數十代相傳，親如兄弟，怎可拱手讓與別人？」

那大漢尚未回答，天心劍客曹不仁巳然「霍」地站了起來，一聲長嘯，道：「天下河山，天下人居之，宋朋友何出此言？」傲態之狂，不可一世。

方敏在一旁冷眼旁觀，巳看出那姓于的大漢，雖然身爲西洞庭之主，但却全無骨氣，不是什麽好東西，以爲和曹不仁，芙蓉尼兩人勾結，便可任意欺人，却不想想這兩人是何等奸毒的人物，那七隻鐵箱之中，若是有什麽好東西，那裏還會有他的份兒。

只聽宋三開冷笑一聲，道：「曹朋友說得不錯，待在下和于兄見過高下之後，再向曹朋友領敎便了！」

天心劍客曹不仁又是仰天一笑，道：「本來我不應反客爲主，但旣蒙主人相請，總當代爲出力，久仰三湘神龍功力深湛，掌法奇奧，一套九子母連環鎖，更是驚人，在下要領敎幾招。」

一個「招」字才出口，手背一探，佩劍一聲龍吟，巳然出鞘，伸指一扣，「錚」地一聲，也未見他怎樣動作，便在浮台上跨前三步，那姓于的大漢連忙退開，宋三開見勢所難免，一抖衣袖，「叮叮噹噹」一陣響，手中巳多了一件奇異兵刄。

那兵刄只是九隻徑可三寸的圓形鋼環，除了每一環的邊緣，甚爲鋒利之外，並無出奇之處，兵刄一出手，道一聲：「請！」身子便斜縱出去，落到了木台之上。

方敏見兩人即將動手，本來也想見識一下宋三開這九子母連環鎖，是怎麽一個用法，但繼而一想看來西洞庭方面，所倚仗的便是這曹不仁和芙蓉尼兩人，只要將他們兩人打發了，事情也可以解決的，何必多費時日，事完之後，自己還可以兼程趕往雲南！一見宋三開和曹不仁巳相繼躍到了台上，曹不仁劍尖向下一點，巳將挑起，忙叫道：「宋兄請退！」

他這裏只是叫了四個字，木排之上，三四十人，人人心頭盡皆一怔，那芙蓉尼一直在低頭嗅聞那朶實則上是精鋼打成的芙蓉花，假作嬌羞之狀，此時也不禁抬起頭來，向方敏打量了幾眼，曹不仁一劍本來巳要幌起數十道劍影，疾刺而出，經方敏一幌，也驟然收勢，後退開去，站在台邊，向方敏望來。

方敏微微一笑，放低聲音，道：「宋兄，人家西洞庭有朋友代主人出頭，東洞庭若是沒有，豈非顯得宋兄你請來的人全都不够朋友，待我也反客爲主，來與天心劍客週旋幾招！」

一面說，一面身形幌動，相隔三四丈遠近，巳如箭離弦，到了木台之上，有心賣弄，一面躍了上去，一面暗暗一掌發出，人尚未到，一股排山倒海的大力，巳然疾壓而至，曹不仁饒是早巳看出厲害有了準備，仍不免搖幌了幾下，幾乎跌下台。

宋三開滿面喜色道：「既是少俠吩咐，敢不從命！」一個轉身，便下台而去。

曹不仁對着方敏，不禁大爲躊躇，想對方年紀如此之輕，但功力之深，却是深不可測，不要爲了貪圖便宜，聽說洞庭湖中撈起了七隻鐵箱，東西洞庭兩派爭執不下，想來這裏揀點便宜，結果却吃了虧去！他爲人狡獪無比，按劍不動，道：「閣下尊姓大名，師長何人，若是相識，我們可不要傷了和氣。」

明是想套人虛實來歷，却還要裝出武林前輩的口氣，在曹不仁而言，這種口氣，還算是客氣之至的了，若不是方敏剛才一聲斷喝，和撲上台來的那股大力着實驚人，令得他心存顧忌的話，態度還要狂傲幾分哩。

方敏看了他這種外強中乾的樣子，心中不禁好笑，暗忖七孔刀的名頭，不但金羅漢一見喪胆，連紅掌祖師這樣身居「宇內四邪」之一的人物，聽了也有所忌憚，何況是你？索性奚落他一番，冷笑道：「我師長是何等人物，豈會與你這種人相識，要動手便動手，廢話作甚？」

曹不仁明知這個年輕人不是好惹的人物，但總自恃一柄長劍，罕遇敵手，心中勃然大怒，手腕一抖，抖出十數朵劍花來，劍尖閃起點點銀星，當頭撒下，能將一柄長劍運使到如此程度，確是不易的事。

方敏一見劍身，身子一側，向旁避開，那一避的身法，看來簡單之極，實質上已暗合七孔刀法中的步法，足踏子午，無論是進是退，均有法度，曹不仁連攻對方七處要害的一招「七重天」，已然走空，正要再進第二招時，忽然聽得一聲嬌呼，百忙中回頭一看，芙蓉尼俏生生的身形，疾掠而起，一塊木板和她同時飛出，先落在水面之上，她身子向下一決，左足足尖，正好點在木板之上，甫一點到，便已向外滑出了兩三丈去，曹不仁竟大是愕然，只聽得芙蓉尼叫道：「曹不仁，來年今日，便是你週年之期，我定當臨湖設祭，你放心好了。」

曹不仁一聽這不像話，怒道：「賊尼，虧你還是阿修羅秘魔妙音的唯一的傳人，怎地如此膿包？」

芙蓉尼頭也不回，「格」一陣嬌笑，道：「我是膿包，待一會兒，你怕連膿包都做不成了，看着你對手腰中所纏的，是什麼兵器再狂不遲！」

就這幾句話工夫，人已在十餘丈開外，瞬即隱沒於浩渺烟波之中，成了一個小黑點。

變故突生，西洞庭這方面的人，個個都面露不安之色，曹不仁還只當芙蓉尼在弄什麼玄虛，說不定也和自己一樣心思，想獨吞那七隻鐵箱，才欲擒故縱，先是離開，冷笑一聲，轉過頭來。

一轉過頭來，便不期而然，向方敏腰間一掃，一眼瞥見方敏腰間所纏，乃是一條銀光燦爛，像軟鞭又不像軟鞭的奇異兵刄，他究竟在江湖上闖蕩有年，倏地想起一個人來，不由大驚失色，「蹬蹬蹬」退出三四步去，道：「閣下是……是……」

「是」了半天，竟然驚至講不下去，方敏淡然一笑道：「曹朋友，你不必理我是那裏來的，咱們一對一動手，還不公平麼？」

曹不仁面色慘白，不知如何是好，長劍下垂，手兒也在微微發抖！

方敏「颼」地掣出了七孔刀，道：「咱們一刀對一劍，曹朋友請進招！」他這裏七孔刀一出手，帶起極爲銳利的一聲異嘯，「噗通」水響不絕，西洞庭方面二十餘人，倒有十七八人，跳下了湖中，飛也似的，向四面八方，游了開去。

只餘那姓于的大漢，面如死灰，和另外兩個人僵立當地，作聲不得。

曹不仁苦笑道：「尊駕何必逼人太甚？」這句話直講得尷尬已極，而且不倫不類，可知他心中的惶急。

方敏一笑，道：「剛才只是你逼三湘神龍，誰逼你來？」曹不仁無言以對。

方敏道：「你來此可是爲這七隻鐵箱，可知這七隻鐵箱中有些什麼東西？」

曹不仁一見軟銀杖和七孔刀全在方敏手上，早已胆喪，那裏還敢亂說，戰戰兢兢道：「只知道崑崙瓦解之前，崑崙七子每人當着門人封了兩隻鐵箱，嗣後那十四隻鐵箱便不知下落了，這七隻鐵箱多半是那十四隻之中的！」

方敏一聽那鐵箱是崑崙七子所封，心中一動，暗忖不如在他身上留點記號，令得他不能再橫行不法，看着這鐵箱之中，究竟有些什麼東西，七孔刀一揚，剛要去削他右耳，曹不仁一「手下留情」四字才叫出口，忽然聽得湖面之上傳來了一陣驚心動魄的笑聲，連方敏也覺得耳鼓發癢，立即收刀，回頭一看，只見一人，衣袂飄飄，足登木板，電也似疾衝了過來，眨眨眼已然來到浮台之上，雙袖齊揮，兩股大力激射而出，連曹不仁和宋三開，一齊被那兩股大力掃入水中。

那大力掃過浮台，餘勢未衰，將湖水激起兩道老高的水柱，從笑聲入耳到人趕到，其間相差，祇是極短的時間，而一到便揚威將那麼多人拂落湖中，還將湖水激起老高，聲勢之驚人，聞所未聞。

當那笑聲陡然傳到之際，方敏已知來者是誰，是以早有準備，眞氣下沉，未致於爲他拂入湖中，但雖是如此，也在木排之上退出一步去，定睛看時，來人青滲滲的面皮，一臉陰笑，不是白骨神君是誰？

白骨神君見自己兩袖勁風疾掃而出，木排上竟然還有人能不跌落湖中去，心中大奇，定睛看時，認出正是在北塞濱江附近，與紅掌祖師師徒兩人相遇時，那一度曾將七隻鐵箱奪過，後來又棄箱而去的旋風島上弟子，心中又驚又怒，「桀」地一聲怪笑，笑聲劃空而起，更是令人心悸，陰惻惻一笑，道：「小子，祇當你今生今世不會再落在我的手中，怎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那「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一語，如是形容人作惡多端，終於難逃王法之意，「天網」兩字在此即作「王法」的解釋，亦即後漢書中所言「陳蕃蕪室，志清天網」之意，白骨神君此時以這句話來說方敏未能脫出他的手掌，實在是不倫不類已極，但是宇內四邪，個個自視比天還高，所以在白骨神君而言，講出這種話來，他自己一點也不覺到有什麼不對。

方敏看出他在對自己講那兩句話的時候，不但滿面陰毒之色，眼中兇光隱閃，而且語氣也異常刻毒，像是將自己恨到了極點，並且知道他武功非同小可，絕不可輕視，又後退一步，將七孔刀和軟銀杖一起抓在手中，祇聽得身後「嘩啦」水聲不絕，原來是天心劍客曹不仁，和三湘神龍宋三開，一齊被白骨神君的兩袖勁風，掃落湖中之後，宋三開知道曹不仁芙蓉尼這一夥人眞比宇內四邪之一的白骨神君還要難惹。



因爲宇內四邪，武功雖然高出曹不仁之流多多，但是他們却自視爲一代大宗師，雖然行事邪毒，總要稍顧身份，下三濫的事，却是不肯做的。

而曹不仁這一流人，武功本也不弱，而行事之濫，却全是下三濫的行徑，而方敏又不能常在自己身旁相助自己，因此一覺出來了高手，一擧手間，那股大力，連天心劍客曹不仁都抵抗不住，而被掃落湖中，自己武功可能不如曹不仁，但是兩人俱在水中，却是大爲有利，若不趁機將他除去，祇怕他糾纏不休，以後永無寧日，因此他一跌入湖中，立即閉氣向下沉去。

沉下三丈左右，睜眼一看，曹不仁水性似也不弱，正在拚命向外游去。

宋三開雖然知道來人定然非同小可，但是他也想不到會是久已未在江湖上走動「宇內四邪」之一的白骨神君親自來到，心忖若來者是敵，有方敏在足可應付，若來者是友，當然更無問題，因此雙足一蹬，箭也似向上竄去，覷準了曹不仁的足踝便抓。

他外號人稱「三湘神龍」，水性之佳，自然非同泛泛，曹不仁雖也會水，但是却比不上他，再加已然認出，一照面便將自己從木排上趕了下來的，乃是「宇內四邪」中的白骨神君，雖然知道「宇內四邪」四人之中，白骨神君和紅掌祖師，排名同佔第三，尚不是厲害的人物，但是也曾聽得獨脚追風崔奇講起過他的厲害，早已魂飛魄散，無心戀戰，祇想逃命，覺出有人從水底上來抓自己脚踝，長劍一揮劃水而下，劍鋒透過水面，逕切宋三開手腕。

他這一劍，上半身在水面之上，是反手揮出的，但是也認得極準，宋三開連忙縮手，身子一挺，如一條大魚一樣，「嘩」地竄出了水面，手中「九子母連環鎖」幌起極爲悅耳的一陣「叮噹」之聲，手腕略翻，便向曹不仁後頸砸下。

曹不仁此時也已看清，追襲而至的，乃是東洞庭三湘神龍宋三開，心中實是怒極，暗罵王八蛋的，這種時候，還來打落水狗，身子一沉，在水中直橫過來，撩劍便削，在長劍撩起之時，貼着水面掠過，帶起一蓬極薄的水霧，向宋三開當頭罩到，力道也自不弱，宋三開手腕一翻，人重又落入水中，但手中九子母連環鎖，却攪得水面生花，攻之不已，攻的全是曹不仁的要害，兩人翻來滾去，水柱濺起丈許高下，又全蘊了兩人的內力，一到半空，水柱便紛紛爆散，成爲萬千滴水珠，打在湖面之上，每一滴水珠，又激起尺許高下的一條小水柱，當眞是好看已極！兩人以快打快，幌眼之間，便是一二十招，曹不仁究竟吃了水性不如的虧，劍法雖妙，不如在陸地之上，能够盡情施展，已然落了下風。

而宋三開倏沉倏浮，宛若游龍一般，出沒無常，靈活無比。

曹不仁偷向浮台上看時，只見白骨神君好整以暇地坐在木台之上，一會兒向自己處看來，一會兒望住了方敏，猜不出他心中打的是什麼主意，心中更是着急，不出五招，章法便自大亂。

宋三開在一旁看出有機可趁，「嗆嗆嗆」三聲，九子母連環鎖連攻三招，人便突然向湖底下沉去。曹不仁將這三招應付過，已然是手忙足亂，突然水聲一響，對方人已不見，唯恐宋三開在水底暗算，連忙跟看潛下水去，但是他一則水性不如宋三開之佳，二則發動慢了一步，等他潛下三尺，睜眼一看，碧瑩瑩地全是湖水，連水泡也不見一個，哪裏有宋三開的影子。

曹不仁心中一喜，暗忖九成是宋三開以進爲退，已然溜走了，背一弓，便向水面上浮來。

怎知宋三開一潛入水中，便箭也似向前射出丈許，又浮上水面，用水性中的一「踩水法」，立在湖水之中，湖水淹不過他的小腿彎，「踩水法」練到這種程度，也眞是世所罕見，宋三開自小在湖邊生長，深識水性，又曾得多人指點，才能練到。

曹不仁跟着潛下水去時，只顧向下面及左右尋找宋三開的踪跡，却料不到宋三開早已到了他的頭上，一等曹不仁浮上水面，尚未將水珠摔脫，便見眼前金光亂閃，知道不好，趕緊側身，擧劍去撩時，已自不及，宋三開九子母連環鎖，一招「后羿射日」，緊接着化爲「九日連墮」，直切而下，曹不仁祇覺得左肩上一涼，接着便是一陣劇痛，惶急中定睛一看，湖面上染紅了一大片，一條斷臂，浮了上來，知道左臂已被宋三開九子母連環鎖生生切下，大叫一聲，惡性突發，道：「宋老三，我與你拚了！」一提眞氣，猛地竄出水面，但究竟受傷太重，血尚未止，一鼓作氣，躍出水面後，再想揮劍傷敵，已自不能，重又「噗通」一聲，跌入湖中。

三湘神龍宋三開一見他已受重創，知道若是不斬草除根，以後永無寧日，見他在水中一個沉浮，九子母連環鎖又響起「嗆嗆」之聲，壓了下去，仍是一招「九日連墮」，眼看砸中，忽然斜刺裏傳來一陣尖銳已極的暗器嘶空之聲。

側頭一看，三點滾圓、亮晶晶的物事，正電也似疾，向自己飛來，來到近了，看出挾着那麼大力道飛來的，那裏是什麼暗器，竟是三顆水珠！三顆水珠而竟然有如此威力，將水珠彈出傷人，功力之高，可想而知，心中一驚，急忙一蹬足，身子緊貼着水面，平平地射出丈許去，只聽得「通通通」三聲，那三點水珠，落入了湖中，激起三道手指粗細，高約七八尺的水柱來！

宋三開心中更是吃驚，只聽得木排上陰惻惻一笑，道：「曹不仁已受重傷，你爲何還要下殺手？快滾開，着你送我那七隻鐵箱份上，饒了你一條狗命！」

話講得難聽已極，宋三開暗忖這倒笑話了，我什麼時候又答應過將七隻鐵箱送給他來着？曹不仁此窮兇極惡的武林敗類，人人得而除之，他又來打什麼抱不平？仍以「踩水法」站直了身子，剛要答話，便聽得方敏道：「宋兄，這位是宇內四邪之一的白骨神君，你還是快上岸，到岳陽城中去料理一下，遠走高飛吧！」

宋三開一聽來人竟是白骨神君，難怪他彈出的三顆水珠也有如此威力，不由得心胆俱寒，那裏還顧得到那七隻鐵箱中放的是什麼東西，答應一聲，便泅水離去。

天心劍客死裏逃生，聽白骨神君口氣，彷彿對自己甚好，浮上水來，先點了自

環球小說畫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彩

馬雲新作

千門奇俠

千門奇俠故事
千門奇俠
每本七元

千門奇俠故事
名人
馬雲著
每本八元

千門奇俠故事
古玩
馬雲著
每本九元

H.K.N.G.
環球出版社出版



己的穴道，將血止住，向木排划了幾步，道：「多謝——」

白骨神君臉色一沉喝道：「快滾！」宛若晴天響起了一個霹靂，曹不仁討了一個沒趣，但又不敢發作，也泅水逃了開去不提。

宋三開和曹不仁相鬥三十餘合，聲勢極猛，但時間却並不長，方敏雙目注視白骨神君，唯恐他突然發難，但白骨神功却並無動手之意，直等宋三開和曹不仁相繼離去，方始回過頭來，冷冷地道：「小子，你想清楚了沒有？」

方敏莫名其妙，說道：「什麽想清楚了？」

白骨神君「桀桀」地一笑，說道：「要不你就葬身洞庭湖中，要不你就速速滾開！」

方敏心中一奇，暗忖這倒確是意想不到的怪事，看他一到時的情形，好像萬萬不能放過自己，如今却又如此說法，唯一理由，當然是因爲忌憚自己是旋風島上的人物所致，看來自己不走，他也未必眞敢下手，那七隻鐵箱，既和當年崑崙七子有關，說不定和自己也有點關係，不如索性冒險，攝定心神，從容答道：「要我走不難，這七隻鐵箱，却要被我帶走！」

一言甫畢，白骨神君怪叫一聲，雙臂一振，狂風頓作，白骨神君怪叫道：「好小子，那七隻鐵箱，已因你作梗，而被紅掌老兒以詭計取去，幸而尚有七隻在此，你竟然還敢口發狂言？看在旋風島溫老妖婆面上，再饒你一次，你走不走？」

方敏聽他講得雖然兇惡無比，但自己所料，他是顧忌着溫婆婆，而不敢動手一事，却並未料錯，立即道：「白骨神君，那七隻鐵箱我是要定的了，你有本領打發我走，我便無話可說！」

白骨神君仰天大笑三聲，尖聲道：「小娃子，你別以爲溫老妖婆子是宇內四邪之首，便肆無忌憚，須知我們四人，定此名份，已是多年以前的事，如今就算溫老妖婆親來，我也未必怕她！」

方敏一聽白骨神君說旋風島上，那麽和藹可親的溫婆婆，竟是自己聽了千百遍的「宇內四邪」之首，不由得一呆，接着，立即閃過一個念頭：白骨神君在胡說，因爲他絕對無法想象溫婆婆這樣慈祥的老婆婆，會和血手印紅掌祖師，白骨神君一樣，俱是邪派中的頂兒尖兒人物。

當下便冷笑一聲，道：「白骨神君，你也是一代宗匠，何以竟學這種下三濫行徑？」他的意思，是指白骨神君在挑撥他和溫婆婆之間的感情而言。

但是白骨神君已然忍而再忍，一聽方敏仍要和自己作對，心一橫將多年未發的兇戾之性，一齊發作，怪嘯數聲，手臂一伸，五隻骨節嶙峋的手指，鋼鈎也似帶起一股其烈無比的勁風，向方敏當胸抓到。

方敏急忙一側身，軟銀打歸橫便格，七孔刀也挾起一陣厲嘯，斜斜砍出，但是白骨神君並不趨避，只是手臂一屈，手肘外凸，逕向軟銀杖撞來。

方敏吃了一驚，心想你血肉之軀，莫非還能和兵刃相抗麽？杖勢不變，一杖掃到，怎知這一來，恰中了白骨神君之計，軟銀杖剛揮動，他手臂又倏地伸直，方敏七孔刀雖然也在同時砍向白骨神君的肩頭，軟銀杖也將要砸到他的腦際，但是却被白骨神君快了極短的一刹那時間，若是一杖一刀，仍不顧一切地使了過去，胸口非被白骨神君抓出一個大洞不可，只得涵胸拔背，吸一口眞氣，胸口突然凹入四寸，同時撤招後退。

但白骨神君的武功，也當眞是深不可測，方敏一口氣才吸進，只聽得「喀！」地一聲，白骨神君已伸得筆似直的手臂，突然又向前硬伸了三寸許，「嗤」地一聲，將方敏胸前的衣襟，抓破了一大塊，指甲上的勁風，在胸前劃過，也覺得好生疼痛！

方敏這一下，眞是大大地出乎意料之外，他自從離開旋風島以後，所遇到的人，全不是他的敵手，那一個奇醜的女子，和那個瘦小子，也祇不過和他打個平手，但如今一和白骨神君交手，便吃了大虧，而他還是一手執刀，一手持杖，白骨神君只是空手。

一步退出之後，不敢再攻，七孔刀使一招「七星連環」，軟銀杖使一招「化有爲無」，一刀一杖，幻出百十道光影，將全身護了個風雨不透，白骨神君長笑一聲，突然欺近身來，祇見他手臂連伸幾伸，像是想要在如此嚴密的刀光杖影之中，逕自探手進來一樣。

方敏心中更是吃驚，將那一招「七星連環」，「化爲烏有」，來回使動，一招未老，二招又至，越使越急，白骨神君長臂飛舞，向空抓之不已，方敏看來，他絕無辦法將自己兵刃抓去，正在略覺放心之際，突然聽得白骨神君一聲大喝，一隻右手，竟從杖影之中穿了過來，根本未曾看清他是以什麽手法，祇覺得他手臂直勾勾地一伸，便伸了進來。

方敏一見情形不好，想要後退時，已目不及，白骨神君一將手臂伸進，立即反腕一抓，已然將軟銀杖抓住，那軟銀杖杖身之上，有四道極爲鋒利的稜角，方敏一覺得手中一緊，硬向旁跨出了半步，七孔刀呼嘯砍到，同時左臂用力向後一拉，試圖以軟銀杖上橫鋒，將白骨神君的手掌心劃破。

但白骨神君是何等樣人物，若不是武功已臻絕頂，怎會名列「宇內四邪」之一，各正派中人物，也對他側目而視，輕易不敢去惹他？剛才既能在「七星連環」和「化有爲無」兩招之中，將軟銀杖抓住，此時已佔上風，怎容得方敏得手？

方敏一刀祇砍到了一半，他左臂已突然揚起，看似格向七孔刀，待到手臂堪堪待與刀鋒相觸，突然順着刀鋒，電也似疾，向外一滑，竟撞在方敏的右臂之上，方敏祇覺手臂如同被千百斤重的鐵棍打了一下，其痛徹骨，若不是功力已然深湛，全身眞氣運轉自如，雙臂一交，一股大力，便自然衝過，與之相抗，幾乎連手臂都要折斷。

如今手臂雖然未斷，但也被白骨神君那一碰之力，將手臂向上震高了尺許，一陣發麻，五指一鬆，七孔刀脫手飛出，「叭」地一聲，落在六七尺外，刀尖插入木排之上，刀柄兀自顫抖不已！

（未完・六）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寧神固本
氣金丹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